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08JZD0036)成果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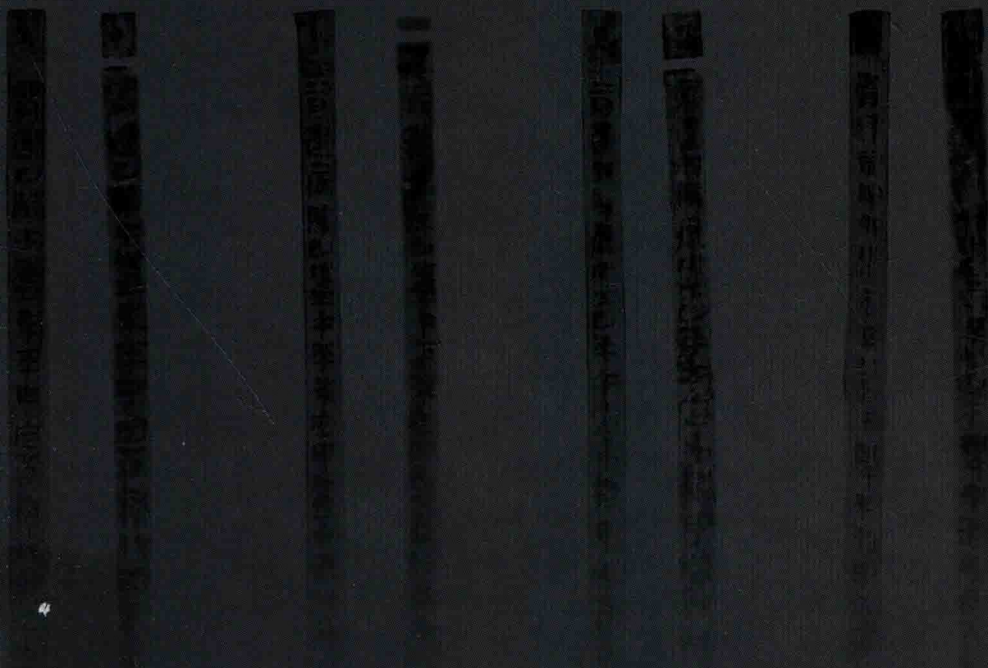
湖北省学术著作
出版专项资金
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秦 简 牍 研 究

陈伟 主编

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

■ 孙占宇 鲁家亮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08JZD0036)成果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湖北省学术著作

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

秦 简 牍 研 究

陈伟 主编

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

■ 孙占宇 鲁家亮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孙占宇,鲁家亮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12

秦简牍研究/陈伟主编

ISBN 978-7-307-19916-3

I. 放… II. ①孙… ②鲁… III. ①简(考古)—研究—天水—秦代 ②竹简—研究—秦代 IV. K8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9198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0.5 字数:285千字 插页:3

版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916-3 定价:9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秦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深刻改变了秦国、秦代的文献状况和历史认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从 1975 年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 11 号秦墓出土简册开始，到 2013 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二世诏书，秦简牍先后发现 13 批，其中可见文字的简牍超过 23000 枚。^①

秦简牍发现、研究的进程，大致可以世纪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资料主要是(1)以律篇为主的法律文献；(2)《语书》《世书》、信件等公私文书；^② (3)日书、易占、病方和《为吏之道》等书籍。相应地，海内外学界的研究以秦法律制度和择吉习俗为重心，成果卓然。^③ 后一阶段，2002 年出土的里耶秦简包含大量洞庭郡迁陵县廷的簿籍与上行、下行文书，可据以对秦代十多年间一个南方边县的历史作全面、细致的复原；2007 年湖南大学、2010 年北京大学先后入藏的

① 可参看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序言”第 1~9 页。

② 世书，旧称“编年记”或“大事记”。受印台汉简《叶书》与松柏汉简《叶书》启示，李零称之为《叶书》（见氏撰《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 年第 12 期，第 77~80 页）。我们怀疑“叶书”即“世书”，是记载世系之书。参看陈伟：《秦汉简牍〈叶书〉刍议》，《简帛》第 10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5~89 页。

③ 参看曹旅宁：《睡虎地秦律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8 期，第 11~19 页；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二十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10 期，第 2~9 页；张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文博》1995 年第 3 期，第 105~112、104 页。

秦简，有律令、奏谳类文献、《数》书、《占梦书》与日书、祠祝书、病方、诗文等，是对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的前期发现的重要补充和扩展。2001年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奏谳书》，2006年刊布的孔家坡汉简《日书》，多可与秦简关联，也有力地推动了资料解读和内涵研究。如果说20世纪末叶秦简研究相对沉寂，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新旧发现和秦汉资料彼此支撑、相互激励，因而在国际范围兴起新一轮更为持久、深入的研究热潮。

这套五卷本的《秦简牍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08JZD0036)的重要成果。课题立项于2008年年底，正值新的研究热潮走高之时。而项目实施的五六年间，新资料陆续刊布，新成果层出不穷，课题组既独立探索、自我辩难，也积极与海内外同行切磋、互动，在参与推进学术发展的同时，不断凝聚、修正自我认识，完成、完善项目成果。项目的基础成果有四：(1)2014年出版，包括图录、释文和注释的《秦简牍合集》(第一辑)4卷6册。20世纪出土8批秦简，除王家台简外，汇于一辑。(2)2012年出版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对应，围绕缀合、释字和断读做了大量工作，并作有注释。(3)这套五卷本的《秦简牍研究》。(4)凝集以上三项成果特别是《秦简牍研究》以及相关阶段性成果的《秦简牍整理与研究》，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秦简牍研究》五卷为：(1)陈伟著《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2)徐世虹教授等著《秦律研究》；(3)晏昌贵教授著《秦简牍地理研究》；(4)孙占宇教授、鲁家亮副教授著《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5)伊强博士著《秦简虚词及句式考察》。作为项目首席专家及本书主编，并承担其中一卷的研撰，我深知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对参与写作的各位朋友充满感激。

历史学是一门高度依赖资料的学问。秦简牍的大量涌现，使得许多问题的形成、讨论和解决成为可能，相关研究空前活跃。不过，我们今

天看到的简牍，往往支离破碎；而整理工作的周期，又使得一些业已出土的重要资料难以得到及时刊布，因而在本来需要缜密考证的作业中，往往留有想象、假设的空间。有时还不得不利用汉代的简牍资料，把秦与汉初以至西汉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这样得出的推论，存在游离，甚至完全背离历史真相的危险。在《秦简牍研究》研撰中，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利用已刊资料和已有成果，通过辨析、考校，推进认知；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推理、论证的局限性，有勇气、也有兴趣不断校正思路，修订结论，探寻真知。

陈伟

2017年5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放马滩秦简文本研究	1
第一节 抄写年代及学术价值	1
第二节 简册编连与断简缀合	14
第三节 通假字使用	33
第四节 标识符号及其功用	61
结语	81
第二章 放马滩秦简专篇研究	83
第一节 《十二支占盗》与十二生肖源流	83
第二节 《星分度》的距度系统及相关问题	108
第三节 《丹》的性质及其归属	132
结语	146
第三章 放马滩秦简与秦汉数术研究	148
第一节 楚、秦建除术及秦简日书置建法	148
第二节 禹步及反支	158
第三节 太岁及刚柔日	168
第四节 居延数术残简丛考	181
结语	201

第四章 岳麓秦简《梦书》研究	203
第一节 《梦书》字句考释	206
第二节 《梦书》编联与分类的再检讨	219
第三节 《梦书》编卷复原臆测	231
第四节 《梦书》篇题再考	245
第五节 占梦文献在汉以前的流传	254
第六节 《梦书》所见占梦文化	267
结语	297
主要参考文献	299
后记	321

第一章 放马滩秦简文本研究

文本的复原与解读，是简帛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性工作。1989—1990年，《文物》《书法》杂志先后刊布了放马滩秦简的部分释文及图版。利用这些图版，李学勤、刘信芳、邓文宽、施谢捷等人对当时的释文进行过不少订正，并就个别篇章的划分提出新的见解。2009年，《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发表了这批竹简的全部释文、图版及相关考古资料，为学界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后，不少学者先后就文字释读、断简缀合、简册编连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在撰写《秦简牍合集〔肆〕》时，亦着力于文字释读、断简缀合、简册编连等问题的全面解决，并在简牍文字断代、通假字破读、标识符号的功用等问题上有所收获。限于体例，该书对以上问题未及详细讨论，此处试作展开。

第一节 抄写年代及学术价值

一、抄写年代

关于放马滩简的抄写年代，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整理者何双全根据一号墓中随葬器物的类型及《墓主记》（今称为《丹》）中的纪年“八

年八月己巳”提出，此墓的“下葬年分当即在秦始皇八年冬或九年初”^①，不少学者以此认定这批竹简抄写于战国晚期。另一整理者任步云则推测该“八年”当是汉高祖八年或汉文帝八年，认为“日书的下限时期不晚于西汉初年，亦即文帝以前”^②。

此后，学界围绕这一纪年进行过不少深入讨论。多数研究者认为篇中“御史”系秦官，“丹”又葬于秦地，“八年”应是秦国纪年。张修桂、宋华强皆推定为秦昭王八年，^③ 雍际春推定为秦惠文王后元八年^④。晏昌贵则主张丹最后落脚于赵，“八年”应是赵国纪年，推定为赵惠文王八年。^⑤ 以上诸说皆立足于《丹》篇中的故事为实录，或真假参半，但在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面世之后，这一问题已趋于真相大白：此篇中死而复生的故事是根据某个已有母题编创出来的，“丹”并非当时实际生活中的人，更不是墓主。而篇首“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云云，刻意模仿官文书的格式，乃是出于数术家自神其说的需要。因此，“八年八月己巳”对于放马滩简断代的意义不是很大，实无详细考证的必要。

但《丹》篇中两次提及犀武这一历史人物。《战国策·魏策一》：“秦败东周，与魏战于伊阙，杀犀武。”此战，又见于《史记·秦本纪》：

①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何双全执笔），《文物》1989年第2期。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沿用此说，见该书第128页。

② 任步云：《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

③ 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宋华强：《放马滩秦简〈邸丞谒御史书〉释读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④ 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⑤ 晏昌贵：《放马滩简〈邸丞谒御史书〉中的时间与地点》，《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昭襄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

《白起列传》《六国年表》《楚世家》所记并同，则犀武死于秦昭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①可作为该篇成书时间的大致坐标。而放马滩简作为一个整体，其抄写年代应更在此后。

近年，程少轩注意到《贞在黄钟》篇中两处将“民”字改为“黔首”的例子：

贞在大吕，阴阳溥(薄)气，翼凡三□，居引其心。牝牡相求，徐得其音。后相得毆，说(悦)于黔首心。乙262

贞在蒙(莖)宾，是谓始新。啻(帝)尧乃韦九州，以政下黔首。斩伐冥冥，杀戮申申。乙272^②

他认为这些卦辞多以四字为句，押韵，但其中“说于黔首心”“以政下黔首”等语却参差不齐，也不合韵脚，显然是从四字句“说于民心”及“以政下民”强改而来的。而这种改动，很可能是由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改“民”为“黔首”的缘故，则放马滩简的抄写年代一定在秦统一之后。同时，他又指出，“尽管这批竹简属于‘秦简’的可能性非常大，也不能完全排除晚至汉初属于‘汉简’的可能性。”^③

① 睡虎地秦简《杂书》则将“攻伊阙”一事系于秦昭王十三年及十四年，与《史记》略有差异。

②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83页。本书所引放马滩秦简，除特殊说明者之外，皆出自此书，后文仅列篇题或简号，不俱出注。

③ 程少轩：《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页。此外，胡平生、李天虹还透露：“有些学者在观察了该墓出土的器物后曾认为，这座墓应当是汉墓而不是秦墓。”见所著《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日本学者海老根量介则在全面检讨放马滩简中“罪”和“辜”“黔首”“毆”和“也”的使用情况后指出，根据甲种简中多使用“罪”字的情况，可以确定放马滩简抄写于秦统一之后。但乙种简还使用“辜”字，又暗示它是在秦代统治者将“辜”改换成“罪”后不久抄写的。“黔首”和“毆”都是具有秦国特色的字词，在西汉以后不太常用，放马滩简既然使用这些字词，则其抄写年代不太可能晚至汉代。^① 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以下略作补充。

其实，《贞在黄钟》篇中还有使用“民”字的用例：

【贞】在毋(无)射，禹以成略，溉(既)就溉(既)成。乃告民申辜(罪)人，在此忧心。乙 279

其前已见两处将“民”字生搬硬套地改作“黔首”的例子，则该篇抄写于秦统一之后无可怀疑。但上例中“民”字并未改作“黔首”，正好说明此篇抄写时距离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并不遥远，抄写者对此不甚熟悉，故有疏漏。这种情况又见于《候岁》乙 158：“壬癸雨，大水，禾粟弗起，民多疾。”其中“民”字，似乎也是未尽改所留。总体而言，放马滩简中已普遍使用“黔首”一词，共有九处。但使用“民”者较少，仅以上两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举《贞在黄钟》及乙种《建除》中皆见“辜”与“黔首”同时出现在一篇材料中的现象。按照过去的认识，秦始皇改“民”为“黔首”，又改“辜”为“罪”，是“辜”与“黔首”难以共存。但借助于新材料，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了新认识。陈伟注意到，在岳麓秦简有关购、赏的律令中(抄于秦统一之后)，曾多次出现“辜”字，也可以见到“辜”与“黔首”共存的条文。因此，他指出：“在秦统一之后的一段时

^① [日]海老根量介：《放马滩秦简的抄写年代蠡测》，《简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间,‘皇’字还在行用。”^①换言之,《说文》所谓“秦以皇似皇字,改为罪”的时代,可能稍晚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见“更名民曰黔首”。因此,在上述两篇材料中同时出现“皇”与“黔首”,是可以理解的。在《占黄钟》《阴阳钟》《五音(二)》《自天降令》等篇中皆见单独出现的“皇”字,共五处。过去我们认为这些篇目抄写于秦统一之前,^②现在根据陈伟的判断综合考虑,也应该是秦统一之后抄写的。

句末语气词,秦代早期通用“毆”,中期以后逐渐改用“也”。放马滩简中普遍使用“毆”字,多达二百一十处。但在《贞在黄钟》中还有三处用“也”,不能忽视。日本学者大西克也曾怀疑此篇来自东方六国文献,并举简乙344中的“与”字为证。^③其说可从。今按,《丹》篇中的“丹”本是魏国大梁人,复活后又去了赵国,说明这一故事很可能最初流传在赵、魏一带,^④后来才被辗转至秦国。我们知道,目前所见多种“日书”并没有统一文本,都是抄写者从不同的母本中辑录出来的,出土于楚地的睡虎地简中收录了《秦除》即是明证。因此,放马滩简中掺入来自东方六国的内容也是很有可能的,其中所见三处“也”字不好作为此批竹简抄写年代较晚的证据。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严格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里耶秦牍8-455号就是当时迁陵县一位基层官吏抄录的关于特定用字及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序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② 张德芳主编,孙占宇著:《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概述》,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③ [日]大西克也:《放马滩秦简用字的几个特点》,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字学会编:《第二十一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吴大学2010年版。此文指出:“秦系书写系统中的并列连词只用‘及’,不用六国常用的‘与’。”据我们统计,放马滩简中的并列连词普遍用“及”,多达三十一处,用“与”者仅《阴阳钟》乙344中三处。

④ 在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中,类似故事又被说成“泰原有死者,三岁而复产,献之咸阳”。此“泰原”,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疑指咸阳原,我们认为指太原郡的可能性更大。

名号变更的“备忘录”，也可以作为判断放马滩简抄写年代的重要参考。先摘录其中有关用字变更的部分内容如下：^①

“【吏】”如故，更“事”。AⅦ

“者”如故，更“【诸】”。AX

“【酉】”如故，更“【酒】”。AXI

“【瀟】”如故，更“废官”。AXII

原牍残泐之处甚多，方括号内文字系陈侃理根据残笔及文意所作的拟释或拟补，当可采信。现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放马滩简中的相关用字情况作一全面梳理：

“‘吏’如故，更‘事’”句将原先通用的“吏”“事”二字作了区分，是说表“官吏”义的字仍用“吏”字，表“事”义的“吏”则改用“事”字。赵平安已指出，睡虎地秦简在记录“事”义时混用“吏”“事”两字，但在龙岗秦简中，此二字绝不相混。^② 陈侃理又进一步指出，以“吏”字记录“事”义，乃是秦统一前流行的用字习惯。验之以放马滩简，大部分表“事”义的字已改作“事”（不用“吏”形），共二十七处，但在《建除》乙16及《贞在黄钟》乙275中仍保留“吏”形。

“‘者’如故，更‘诸’”，是说作为代词或助词的“者”仍用原字，表“诸多”义的“者”则改用“诸”字。周波已指出，战国秦文字多用“者”字表示“诸多”之“诸”，其例见于《诅楚文》、睡虎地秦简等。而秦统一以后抄写的秦始皇诏版、龙岗秦简、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等均已改

① 陈侃理：《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2014年第9期。下同不注。此处行号采用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标点为本书所加。

② 赵平安：《云梦龙岗秦简释文注释订补——附论“书同文”的历史作用》，见氏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7页。

作“诸”。^① 陈侃理也说：从《里耶秦简〔壹〕》来看，“者”字凡一百三十余见，无一处可以确定为用作“诸”。验之以放马滩简，“者”“诸”二字已有严格区分，“者”字凡一百零七见，“诸”字仅见于《占黄钟》篇两处，绝不混用。

“‘酉’如故，更‘酒’”，是说作为地支的“酉”仍用原字，表“酒”义的“酉”则改用“酒”。陈侃理发现，睡虎地秦简中“酒”“酉”两字混用，但在《里耶秦简〔壹〕》及周家台秦简中，表“酒”义时皆用“酒”，不再用“酉”。因此他指出，秦统一后的通行写法是将“酒”从“酉”分出，单独承担“酒”义。验之以放马滩简，记录“酒”的字仍用“酉”形，见《毋毒之方》篇，仅一处。

“‘灋’如故，更‘废官’”，是说记录“灋(法)度”之字仍用“灋”，记录“灋(废)官”之字则改用“废”。陈侃理指出，睡虎地秦简无“废”字，表“废”之字均写作“灋”。验之以放马滩简，表“废弃”义的字仍用“灋”，并没有改用“废”，见《帝》篇，共五处。

再看其中涉及名称变更的部分内容：^②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AXX II

毋敢曰“巫帝”，曰“巫”。AXX III

毋敢曰“猪”，曰“彘”。AXX IV

毋曰“邦门”，曰“都门”。BXX IX

“毋敢曰‘王父’，曰‘泰父’”，是说对于祖父，不能继续称作“王父”，要改称“泰父”。游逸飞认为本条应是秦政府推行秦语“泰父”，取

^① 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线装书局 2012 年版，第 63~64 页。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5~157 页。标点为本书所加。

缔楚语“王父”的规定。^① 验之以放马滩简，未见“王父”一词，但《贞在黄钟》篇中有“大父亲”、《占病祟除》篇中有“大父”，当是“泰父亲”或“泰父”之简写。

“毋敢曰‘巫帝’，曰‘巫’”，是说对于“巫帝”（或指群巫之长），不能继续称作“巫帝”，要改称“巫”。验之以放马滩简，《十二支占盗》《直室门》及《黄钟》篇中共有五处“巫”，应该不是“巫帝”的改称。但在《占病祟除》篇中有“巫𡗗”，其中“𡗗”字，当是“帝”之讹字。游逸飞指出：“秦始皇自称皇帝，又禁止巫者称‘帝’，无疑想独占‘帝’的名号。”我们推测，此处将“帝”写作“𡗗”，或系抄写者有意为之。

“毋敢曰‘猪’，曰‘彘’”，是说对于猪，不能继续称作“猪”，要改称“彘”。游逸飞认为本条应是以秦人正读之“彘”，取代方言之“猪”。验之以放马滩简，“猪”字未见，《十二支占盗》《直室门》《候岁》及《残篇》中共见五处“豕”，《杂忌》篇中则有一处“彘”，与羊、鸡并列。今按，《方言》卷八：“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豮；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豮。”知“彘”及“豕”乃是秦方言，统一后推行全国。

“毋曰‘邦门’，曰‘都门’”，是说对于“邦门”（或指国都之门），不能继续称作“邦门”，要改称“都门”。验之以放马滩简，《直室门》篇有一处“邦门”、一处“邦君子〈之？〉门”，“都门”一词则未见。今按，“邦门”一词习见于睡虎地秦简，或是秦统一前的名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里耶秦牍 8-455 号所见用字及名号的变更，应该不是通过某个诏令一次性实施的，而是在秦统一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政府公文用语的逐步规范化，渐次推广开来的。而这一木牍的抄录者，仅仅摘录了一些自己容易混淆、需要经常注意的内容。通过以上比对，我们容易看出放马滩简中的大部分用字或名称符合里耶秦牍中的新规定，但也存在“吏”（表“事”义）、“酉”（表“酒”义）、“灋”（表“废

^① 游逸飞：《里耶秦牍 8-455 号木方选释》，《简帛》第 6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下同不注。

弃”义)、“巫乘(帝)”“邦门”等旧字或旧名未尽更改的情况。说明放马滩简的抄写者对于秦始皇的“标准用字(语)”并不十分熟练,故此时有疏漏,当改而不能尽改。

从避讳的角度来看,放马滩简不讳“正”或“政”。陈伟在全面梳理周家台秦简及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已公布部分)中“正月”和“端月”的使用情况后指出:在秦王政元年至二十五年,秦人大致是称“正月”;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曾一度称“端月”,然后改回“正月”。大概在二世元年才讳用“正月”而再度使用“端月”。^① 验之以放马滩简,其中大量使用“正月”,无一处讳作“端月”者。若从上述秦简中的避讳情况来看,放马滩简的抄写年代当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之间,不会迟至秦二世时代。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日书类文献是否也像行政文书、司法文书或法律文献那样严格避讳,因此以上根据避讳材料得到的时代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参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放马滩简的抄写年代应在秦统一以后不久,称其为“秦简”应无问题。

二、学术价值

战国秦汉时代,数术之学十分发达,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相关书籍就有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魏晋以后,其书散亡略尽。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地秦汉日书的大量出土,今人才得以亲睹这一学术的庐山面目。放马滩秦简的内容大体上属于日书,为古代“日者”等数术家所操之工具书。经我们整理,甲种竹简可分为十五篇,乙种竹简可分为八十一篇(含《丹》)。若按《艺文志》的划分,其绝大部分内容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序言”第 2 页。

可归入数术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各家，亦有少量兵书类及方技类内容。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放马滩秦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秦代数术文化及秦人民俗信仰的基本面貌，其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放马滩秦简有不少专门讲述早期五行学说的篇章，十分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秦汉五行学说的认识。

五行学说是秦汉日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贯穿于其中的多种数术。与其他简牍日书不同，放马滩秦简中有不少篇目专门讲述五行理论，如《五行》篇讲述“五行三合局”，《五音（一）》篇讲述五音、五行与十干、十二支、五方、主客、五色的固定搭配关系，《六甲纳音》篇将六十甲子按“同类娶妻，隔八生子”的律吕相生之法分配于五音、五行等。这些内容都是早期五行学说的基本内核，对后世术家影响甚大，但在其他同时代典籍中尚不见如此完整、系统的表述，值得研究者重视。

《汉书·艺文志》所载不少属于五行家的典籍皆以钟律为占，如《钟律灾异》二十六卷、《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三卷、《钟律消息》二十九卷、《黄钟》七卷等，后人已难知其详。但在放马滩秦简中，却有大量用钟律来占卜吉凶的篇章，正是此类内容，可补史阙。其中有单以十二律为占者，如《贞在黄钟》篇；有以律吕与数字配合为占者，如《占黄钟》《阴阳钟》等篇；有以律吕与三十六禽配合为占者，如《黄钟》篇；有以律吕本身之组合为占者，如《自天降令》《十二律吉凶》等篇。其所卜事项全面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多个方面，甚至涉及一些军国大事。对上述材料加以深入研究，无疑会十分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秦汉五行家的认识。

第二，放马滩秦简中有许多属于杂占家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占卜文化的整体认知。

秦汉时代，占家众多，流派非一。《史记·日者列传》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论不决，以状闻。”其中所见仅某日可否娶妇嫁女，就有七种占

卜结果可供选择，足见其时占术之盛。

放马滩秦简所见杂占术种类繁多，原理各异，可与上引记述互相印证，试以“占病”为例说明之。在古人的迷信观念中，生病往往是由于鬼怪作祟所致，《占病祟除》篇就专门讲述如何利用“占图”来占卜病祟。术家如何知道病疵所在？《占病》篇通过数字运算来推定，《五音（二）》篇通过吹律听声的办法来贞测，《黄钟》篇则利用十二律与三十六禽的配合来卜算。人生病后病情如何发展，多久可以康复？《问病》及《占黄钟》篇皆以数字之多寡来验算，《刚柔日》篇以日支之阴阳来推衍，《占疾》篇以建除十二神值日来查看，《十二律吉凶》则以十二律之组合来占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秦汉占卜文化的纷繁复杂与多姿多彩。

第三，放马滩秦简《星分度》篇集中反映了先秦时期天文历法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我们通过天象记录考订古史中若干重要年代提供了可靠的星宿坐标。

《星分度》篇所见二十八宿“古度”是一套有别于传统距度（今度）的星宿距度体系。据我们考证，其最初应用年代大致在春秋晚期，集中反映了我国早期天文学的伟大成就，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二十八宿体系的演变、距星的选择、日月躔次、五星行度乃至“古六历”的产生等皆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学界高度重视。^①

《新唐书·历志》载：“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晨，心八度中。”其中心宿八度与传统距度五度不合，但与此篇中十一或十二度契合，说明这一古度体系曾应用于秦代颛顼历中。而秦颛顼历乃是承袭殷历而来，实为后者的“变种”。过去学界曾通过推定古籍所载天象的观测年代来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取得一定成果。但他们在推定天象观测年代时却普遍使用今度坐标，而忽视了更为古老的古度坐标。我们认为，如果利用古度系统坐标来解决这些年代学问题，可能更接近于古史的本来面目。

① 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第四，放马滩秦简《律数（一）》等篇全面记录了秦代及先秦时期音律学方面的多项重要成果，是我们解决秦代十二律相生次序等问题的宝贵原始资料。

战国至汉初时期的律数，仅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音律》及《史记·律书》中的片段记载，且语焉不详，后人难知全貌。但在放马滩秦简中却有这方面的完整记述，主要集中在《律数（一）》《律数（二）》及《生律》等篇。《律数（一）》详细记录了黄钟、大吕等十二律吕的“大数”及其相生次序，《律数（二）》则记录了这十二律吕的“小数”，皆是研究秦代及先秦时期音律学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十分宝贵。

关于十二律相生次序，《吕氏春秋·音律》曾笼统地说：“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其中“为上”“为下”等关键词语的含义较为模糊，致使后人对秦代生律次序究竟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存在不同理解，久讼不决。而放马滩秦简《律数（一）》则明确记载：“黄钟以至姑先（洗）皆下生，三而二；从中吕以至应（应）钟皆上生，三而四。”而通过对该篇所载黄钟大数的推算，我们可以确知秦代生律次序是“先损后益，蕤宾重上”。

第五，放马滩秦简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后世多个民俗事项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前人多认为来自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印度佛经“十二神兽更次教化”的故事或北方草原民族的“兽历”。但放马滩秦简《十二支占盗》及《黄钟》篇所见十二禽中已有十禽与后世十二生肖一致，且《十二支占盗》篇中已见十二禽与五行搭配的迹象，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将其视作十二生肖的源头应无问题。^①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民间就有了正月七日为“人日”的民间俗信。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为入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

① 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有学者认为这种习俗源自中国古代的创世传说，^①但放马滩秦简《候岁》篇云：“人正月一日而风不利鸡，二日风不利犬，三日风不利豕，四日风不利羊，五日风不利牛，六月〈日〉风不利马，七日风不利人。”可见，南北朝以来的“人日”俗信实际上来源于秦代占卜术。

第六，放马滩秦简《丹》篇虽是数术家的作品，但其中死而复生的故事却逐渐演变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死而复生”是一个常见的母题，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佛教生死轮回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如普慧就曾指出，中国古代“死而复生”的观念是佛教“三世因缘”和“因果报应”思想的产物。“魏晋以前，中国人认为死后是不能复生的。然而，自从佛教输入后，这种‘死而复生’的观念和说法也进入了中土，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以致正史及僧传也多采其说。”^②

但从《丹》篇来看，至迟不晚于秦代，中国民间就有了“死而复生”的观念，并已经演绎为一个情节复杂、有血有肉的完整故事。因此，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类似母题应源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广泛流行的鬼神信仰，而佛教的传入对于此类体裁的产生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七，放马滩秦简日书作为占卜工具书，集中反映了当时民众生活的各个侧面，为秦代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李学勤曾指出，对于日书，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去考察；另一方面，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③由于统一秦朝的存在时间很短，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秦宫等人为毁灭，使得有关秦代的文献记载十分贫乏，除了政治军事以外，其他领域几乎是空白。

①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② 普慧：《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放马滩秦简日书作为一种占卜工具书，在神秘主义的数术外衣之下，对当时社会中下层的日常生活给予了全方位关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集中在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家庭以及信仰崇拜等方面，可以弥补传统史料之不足。通过放马滩秦简及其他秦简日书，我们可以多角度地探视数术文化对于秦代民众生活的影响和渗透，从而较为准确地勾勒出当时民众现实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基本风貌。三十年来，学界已在日书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值得深入。

第二节 简册编连与断简缀合

放马滩秦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清理后共有 461 个编号，可按形制分为甲、乙两种。甲种简共 73 枚，内容多见于先前公布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及孔家坡汉简日书，编连次序较为清楚。乙种简共 388 枚（包括《丹》篇），保存状况较差，字迹漫漶不清乃至完全脱落之处甚多，断简、缺简亦复不少。加之其中许多篇章为迄今所未见，缺少可资比勘的材料，简册编连的难度很大。经过整理者的辛勤工作，简册的大致轮廓已经显现，反映在《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中。^①此书出版后，任攀、冯先思、晏昌贵、吕亚虎、刘增贵、程少轩等人相继就简文的缀合、编连问题提出许多高明的见解，^②有力推动了这一工作。我们在撰写《秦简牍合集〔肆〕》的过程中，借助于改释后的新释文及其他简牍日书，又发现不少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 2009 年版。本节称“整理者”或“原释”之处，皆引自此书，不俱出注。

② 任攀：《读〈天水放马滩秦简〉札记一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以下简称复旦网），2009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944；吕亚虎：《〈天水放马滩秦简〉识小》，《简帛》第 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程少轩：《放马滩简式占佚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余者见后文引述。

简可以缀合、编连为新的篇目，或者补入原有篇目。但限于体例，该书未及详述，今补述如下：

一、《𠂔日及日夜》篇与《衣》篇

简乙 78 至乙 86 第貳栏主要讲述正月至十二月中何日为“𠂔日”，以及十二个月中昼夜长短的变化，原无篇题，整理者拟题为“𠂔日长短”。其中缺“四月”“六月”“七月”“八月”等四条内容。后冯先思对乙 65 贰及乙 362 贰中两条残文进行了拟补，确定为“六月”及“七月”，^①正确可从。我们研读过程中又发现，简乙 81 第貳栏确有“四月”条内容，而乙 372 第貳栏字迹磨灭之处实为“八月”条，皆可补入此篇。

简乙 81 第貳栏字迹漫漶严重，整理者未释。但在红外线照片中依稀可见“四月”二字残画，其下约有六字不可辨识，据睡虎地秦简日书《𠂔日𠂔日》《日夕》等篇，此处当可补为“甲𠂔日十夜六”，断读为：

四月【甲𠂔，日十夜六。】乙 81 贰

简乙 372 第貳栏字迹磨灭，但其对应的第壹栏内容可辨识，为《衣》篇“衣新衣良日”条残文。从甲种简《衣》篇来看，此简当排列在乙 83 号之前。细察红外线照片，我们发现距离简尾 5.9 厘米处有一个墨丁“·”可辨识，位置正与“正月”“二月”诸条分栏符号相当。因此，可以基本肯定乙 372 贰中已灭失内容也属于此篇，缺文可据文意拟补为：

·【八月丁𠂔，日八夜八。】乙 372 贰

^① 冯先思：《读放马滩秦简〈日书〉笔记二则》，复旦网，2010 年 1 月 16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056。

整理者以为此篇“记述诸月昼夜时间长短”，实际上篇中所见昼夜长短并非专指“昼夜”，而是对一年十二个月中昼夜长短变化的整体描述。简文实利用月份的一致性将“昼夜”及“昼夜长短”两种不太相干的东西抄写在一起，与睡虎地秦简日书《日夕》篇将“秦楚月份对照表”与“日夕表”合抄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我们将篇题改拟为“昼夜及日夜”。

此篇“七月”至“九月”三条所对应的壹栏内容为：

入月十四日、十七日、廿三日，不可褻(制)衣冠、带剑、乘车马，□□□□。乙 362 壹

【衣新衣良】日：乙丑、丁卯、庚午、辛酉、己巳、壬子。乙 372 壹

·材(裁)衣良日：丁丑、丁巳、乙巳、己巳、癸酉、乙亥、乙酉、己丑、己卯、辛亥。乙 83 壹

简乙 362 壹“剑”“乘车马”、乙 83 壹“材”“丁丑、丁巳、乙巳”等字，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简乙 372 壹上部残断无存，今据甲 69 贰补出。简乙 83 壹“癸酉”下原简有留空，疑是削改所致，今连续写出。

此三枚简所述分别是“褻(制)衣冠”“衣新衣”及“材(裁)衣”的忌日或良日，内容相近，可合为一篇，暂据文意拟题为“衣”。

二、《归行》篇

乙种简中有不少内容皆与出行有关，整理者分别归入《作事》《行忌》《杂忌》及《问病》等篇，我们将其析出，合为一篇，拟题为“归行”。下录两枚简，整理者分置于两处，原意不明。但若将二者连读，则可以确定归入《归行》篇。其文为：

·正月丑、酉，二月寅、申，三月卯、未，四月辰，五月巳、亥，六月午、戌，七月卯、未，八月申、寅，九月酉、丑，十月戌，十一月辰、巳，十二月巳、亥，凶日，不可以乙 301 初入官，忌殿。乙 366

简乙 301“凶日”原释作“此日”，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

上举简文罗列了正月至十二月中若干不宜“入官”的日支，是日书中常见的时日禁忌。孔家坡汉简日书《入官》篇中也有此类内容，可以比看：

入官毋以十月戊午、十一月亥 196、巳，十二月子……二月甲、乙、辛、戌、亥、癸、庚寅、申，三月戊、甲、乙卯、戌、未，四月辰、巳，197 五月丙、丁亥、乙未、巳，六月申、戌、壬、癸午，七月甲、乙、丙、未、酉，八月甲、乙、甲戌、申、寅，九月酉、丑。198^①

两者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放马滩秦简强调“初入官”，即初次入职为官。另外，放马滩秦简中不宜“入官”的日期仅限于日支，孔家坡汉简中还包括日干，较之更多，应是此类日忌在汉代进一步细化的结果。简牍日书所见“入官”多与“归行”有关，如睡虎地秦简《行忌(二)》篇简乙 141：“入官：久宦者毋以甲寅到室。”^②岳山秦牍《归行》篇：“久宦毋以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3 页。本书所引孔家坡汉简日书皆出自此书，后文仅列篇题或简号，不俱出注。

②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43 页。本书所引睡虎地秦简日书皆出自此书，后文仅列篇题或简号，不俱出注。

庚午到室。”^①知上举二简可以归入《归行》篇。

下录一枚简原意不明，但若将它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类似文本对读，破解其中关键词的含义之后，也可以确定属于《归行》篇。其文为：

·丙寅、甲戌、戊寅、辛丑、己丑、癸巳、丙申、甲辰、戊申、辛亥、己未、癸亥，是谓离日，不可入□。乙 318

其中“离日”，又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艮山》篇。黄儒宣曾将此二者进行过仔细比较，指出本条所记与《艮山》“离日”大致相合，惟本条“辛丑”，《艮山》作“辛巳”，疑是误书。^②今按，《艮山》篇明言：“离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是离日禁忌也与出行有关。联系到此简最后一字，原释作“官”，细看残笔轮廓，也可能是“官”。无论此字是“官”还是“官”，都与“归行”有关。

三、《反支》篇

下录四枚简主要讲解反支日的推算及其宜忌，整理者分别归入《作事》《杂忌》及“其它”。我们从中析出，合为一篇，拟题为“反支”。其文为：

·子朔己亥，·丑朔子午，寅朔子午，卯朔丑未，辰朔丑未，巳朔寅申，午朔寅申，未朔卯酉，申朔【卯酉，酉朔辰戌，戌朔辰戌】，乙 127 亥朔己亥，是胃(谓)反只(支)。以徙官，十徙。以受忧者，十喜。以亡者，得十。𣪠(繫)囚，亟出。不可冠带、见人、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7 页。本书所引岳山秦牍日书皆出自此书，后文仅列篇题或简号，不俱出注。

^② 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中西书局 2013 年版，第 130 页。

取(娶)妇、嫁女、入臣妾，不可乙 128 主歌乐鼓舞(舞)、杀畜生见血，人死之。利以出，不利以入，得一失十。以受贺喜，十忧。以去入官者，必去。以欧(殴)治(笞)人乙 309 者，必辱(辱)。乙 367

简乙 127“卯酉”“申朔”等字，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简乙 128“受”原释作“旻”，“不可”原释作“及田”，简乙 309“舞”原释作“瑟”，“受”原释作“叟”，简乙 367“者”原释作“春”，“辱”原释作“簿”，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简乙 127“申朔”下原简残断无存，今据文意补为“卯酉，酉朔辰戌，戌朔辰戌”。

其中简乙 128 下可接续乙 309 及乙 367，此处略作陈述。乙 128 以两种句式讲述反支日的种种禁忌。其一如“以受忧者，十喜”句，暗示若在反支日发生某事，其最终结果会向相反方向发展；其二如“不可冠带、见人、取(娶)妇、嫁女”句，直接说明反支日不宜做某事。再看简乙 309，其中“利以出，不利以入，得一失十”“以受贺喜，十忧”等句正如第一种句式。若将它与简乙 128 连读，则“不可主歌乐鼓舞(舞)”等句正如第二种句式，也是直接陈述反支日禁忌。简乙 309“以欧治(殴笞)人”下文意未尽，若接续简乙 367“者，必辱(辱)”四字，则文意畅通无碍。

简乙 309“以去入官者，必去”句中两个“去”字似有抵牾，颇疑第一个“去”字系衍文。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简 53：“出一得十，亡人环反(还返)，以史(事)忧者得喜(喜)，去官十迁。”^①与本条略同，当是《反支》篇残文。其中“去官十迁”可与此处“以[去]入官者，必去”互相参照。

①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1 年版，第 31 页。本书所引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皆出自此书，后文仅列篇题或简号，不俱出注。

四、《土功(二)》篇

乙种简中有不少内容与土功有关，整理者分别归入《作事》《杂忌》及《问病》等篇，我们从中析出，合为一篇，拟题为“土功(二)”。下录一枚简原意不明，但若将它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类似文本对读，则容易确定其归属。其文为：

春三月申、夏寅、秋巳、冬亥，戊子、庚申、癸未、己亥及戊己。正月寅、二月癸、三月甲、四月乙、五月戊、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乙 302

我们注意到“正月寅”下一句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土忌(一)》篇“土徼”条颇为近似(“春三月”上或有缺简，姑置不论)。其文为：

土徼正月壬，二月癸，三月甲，四月乙，五月戊，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戊，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乙，不可为土攻(功)。甲 104 壹

比较以上两种简文中神煞所在方位，除了睡虎地秦简作“正月壬”处放马滩秦简作“正月寅”之外(二者或有一误)，其余完全相同。因此，上举简乙 302 所述神煞很可能也是“土徼”，若将此枚简归入《土功(二)》篇，应无太大问题。其下有未尽之意，当有缺简。

五、《门户》篇

下录四枚简主要讲述与门户有关的忌日及良日，整理者归入《门忌》篇，我们从中析出，单列为一篇，拟题为“门户”。其文为：

■凡启门，以七星、张、翼、亢、奎皆【吉】。门忌乙 133 贰
乙、辛、戊、五丑！。乙 132 贰

■祠门良日：甲申、庚申、壬申！。乙 135 贰

■户忌丁及五丑，凶！。乙 134 贰

整理者将简乙 132 贰置于首位，颇为唐突。晏昌贵将简乙 133 贰调整到篇首，^① 正确可从。但他又将简乙 134 贰排在乙 133 贰之后，刘增贵亦将此二枚简连读，^② 似有可商之处。

晏昌贵、刘增贵将此二枚简分别改释、断读为：

凡启门以七星、口、翼、口、奎，皆门忌。乙 133 贰其忌丁及五丑，凶。乙 134 贰

凡启门以七星、张、翼、亢、奎皆门良乙 133 贰日，忌丁及五丑，凶。乙 134 贰

细察红外线照片，简乙 133 贰原释作“忌”、刘释作“良”之字确为“忌”。简乙 134 贰原释作“日”、晏释作“其”之字实为“户”。“户忌丁及五丑，凶”语义完整，睡虎地秦简日书《穿户忌》：“穿户忌：毋以丑穿门户，不见其光。”与此处“户忌日”略同，可比看。简乙 133 贰“门忌”与乙 134 贰“户忌”对举，若将二者连读，则简乙 132 贰“乙、辛、戊、五丑”不知所从。

此篇所对应的壹栏内容为《土功(二)》篇，其中简序无明显规律可循，故此篇之连读还需从其内部寻找规律。我们看到简乙 135 贰“祠门

① 晏昌贵：《天水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分篇释文（稿）》，《简帛》第 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下同不注。

② 刘增贵：《放马滩秦简〈日书·置室门〉及门户宜忌简试释》，《简帛》第 6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良日”及乙 134 贰“户忌”两条句首皆以墨块“■”起始，句末皆以竖墨线“|”结束，此种抄写格式亦见于其他篇目。但简乙 133 贰上有“■”下无“|”，而乙 132 贰上无“■”，下有“|”，则此二枚简所述当为一事。再将乙 133 贰简尾“门忌”与乙 132 贰“乙、辛、戊、五丑”连读，正与放马滩秦简日书《门》篇“门忌：乙、辛、戊”大体相同。简乙 133 贰“皆”下不知所云，颇疑此处脱一“吉”字，若补出此字，则全句可以通读如上。

六、《候岁》篇

乙种简中还有不少简文以某些特定日期的风、雨等天气状况来占卜年景，整理者分别归入《占候》《正月占风》《人日》及《杂忌》，我们合为一篇，取篇中“候岁”二字为题。下录简乙 162A 可与乙 93A 缀合，其后接续简乙 313，亦可归入《候岁》篇，此处试加申述。

· 入正月一日风=(风，风)道东北，禾黍将。从正东，卒者丈夫。从东南，手臬坐=(坐坐)。从正南，乙 162A 衣之必死……乙 93A 兵，邦君必或(有)死之。从正北，水潦来。乙 313

简乙 162A“丈夫”原释作“支先”，“手”原释作“之”，简乙 93A“衣之必死”原释作“口死”，简乙 313“潦来”原释作“渍夜”，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简乙 162A“坐=”，原释作“壘=”，此从晏昌贵改释。

整理者所编乙 162 号实由两枚断简组成，文意不连贯，今析分为 A、B 两片。乙 93 号实由三枚断简组成，今析分为 A、B、C 三片。其中乙 162A 与乙 93A 文意连贯，可以缀合，其下还有一段竹简缺失，所缺内容应是风从“西南”及“正西”来时，年景若何的叙述，再下可接续简乙 313。

秦汉时有正月旦决八方来风，以占断来年水旱兵疫等的习俗。《史

记·天官书》载：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

《唐开元占经》引《京房占》云：

正月朔日，候八风，从乾来，有忧兵；坎来，有大水；艮来，人疾疫，岁内有虫蝗；震来，阳气干，岁大旱，有丧；巽来，年内多风，伤五谷；离来，岁旱，大热，多火灾；坤来，有疾疫，道上多死人；兑来，有兵事。^①

《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孔家坡汉简《占》篇简 418-422 亦有类似记述，不赘录。其法皆以正月朔日八方来风预测来年水旱兵疫，内容与上举简文略同，可以比看。

七、《占黄钟》篇

乙种简中多见以“黄钟”为占的内容，整理者分置于各篇，我们将其析出，合为一篇，拟题为“占黄钟”。下录两枚简，亦可归入《占黄钟》篇。其文为：

投黄钟之首，先投日，上，父毆。投辰，下，母毆。投时，其

^①（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 9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809 册，商务印书馆 2006 年影印本，第 43~44 页。

中，子毆。上多下少，事君有初毋(无)后，贾市、行贩皆然，唯利贞臯(罪)、蛊、言语，乙 243·诸羣(群)凶之物尽去。【上多】下甚少为逐有臯(罪)，贾市丧，行贩折。下数多者为上立(位)，贾市、行贩有，诸羣(群)美皆吉，□恶，大凶立(位)者乙 288

简乙 243“投”原释作“毆”，“先”原释作“光”，“行贩”原释作“行财”，简乙 288“下数”原释作“二娄”，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简乙 288“上多”等字原简残泐不清，整理者未释，今据残笔、文意拟释。

在释出“行贩”“上多”“下数”等若干关键字后，将二者连读，则简文前后贯通。此段以日为上、辰为下、时为中，按其数之多寡为占，所主事项包括“事君”“贾市”“行贩”等，其占卜结果也因“上多下少”“上多下甚少”“下数多者”等不同情况而变化。总体来看，“上数”越多结果越趋于凶，“下数”越多结果越趋于吉。简乙 288 下尚有未尽之意，原简或已亡佚。

八、《阴阳钟》篇

下录三枚简，整理者分别归入《问病》《占候》《音律贞卜》及《杂忌》。其文为：

☐【多其数】者，占病益病，占狱讼益臯(罪)，占行益久，占贾市益利，占忧益忧。少其数者，乙 360A+162B 占病有瘳，占狱讼益轻，占行益易，占贾市少赢。下毋(无)所比者，旦以至日中以其雄占，日中以至晦以其雌乙 297 占=(占。占)长年不定家，占男子摇妻，女子去夫，百事摇。乙 310

简乙 360A +162B“占病”原释作“日无”，“少其数”原释作“之其忧”，简乙 310“摇”原释作“望”，“去”原释作“吉”，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

其余整理者误释之处，悉从晏昌贵、陈剑、程少轩改释。简乙 360A + 162B 简首残断，据文意，至少可补出“多其数”三字。

整理者所编乙 360 号实由两段断简拼合而成，晏昌贵析分为 A、B 两片，并将乙 360A 与乙 162B 缀合，正确可从。其中文句多与简乙 297 对应，二者正可前后连读。简乙 297 中有“旦以至日中以其雄占”句式，其下文为“日中以至晦以其雌”，简乙 310 首字恰为“占”字。若将二者连读，不但文字对应，文意也十分通畅。此段简文亦以某种数的多寡为占，所关注事项为“病”“狱讼”“行”“贾市”“忧”等，大体而言，“多其数者”为凶（“占贾市”除外），“少其数者”为吉。若出现“下毋（无）所比者”的情况，则需要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按其雌、雄为占，所关注事项则以“男子樛妻”“女子去夫”等家庭关系为主。

下录两枚简，整理者分别归入《问病》及《杂忌》。其文为：

九与八^L、七与六^L、五与四，皆妻夫毆^L。日为夫，晨（辰）为妻，星为子。欲夫妻之和而中数毆，甚众者盍，少者夫乙 344 妻之……数贵者不和，□不失，数□不【和】。乙 324

简乙 344“甚众者盍”原释作“良君者益”，“少者夫”原释作“少者失”，简乙 324“数贵”原释作“肆卖”，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简乙 324 最后一字残泐不清，整理者未释，今据残笔、文意拟释为“和”。

简乙 344 文意较为明显，简文先列举出互为“妻夫”的三组数字，又以日、辰、星分别与夫、妻、子对应，再以日、辰、星数的某种运算结果来占断“夫妻之和”。简乙 324 残泐较甚，未释之处不少，但简首之“妻”正可与乙 344 简尾“夫”连读，残文所见也与“夫妻之和”似有关联，因此我们将此两枚简连读。从文意来看，此段简文似与上举简乙 310 有联系，但二者是否可以连读，一时难以断定。

下录两枚简，整理者分别归入《音律贞卜》及“其它”。其文为：

·凡爻(投)黄钟不合音娄(数)者。是谓天绝纪毆。娄(数)有六十六,旦从六十八,夕从六十四。娄(数)【有】七十五,占七十六。娄(数)有卅四,占卅二。阴阳乙 283 钟已备。乙 368

简乙 283“阴”原释作“服”,乙 368“备”原释作“冨”,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其余整理者误释字,悉从晏昌贵、程少轩改释。

我们认为乙 283 简尾“阴阳”当与乙 368 简首“钟”连读。“阴阳钟”一词,又见于简乙 359,其文为:

■凡阴阳钟,各爻(投)所卜大娄(数)曰置娄(数)者。旦到日中从多,日中至晦从少。乙 359

其中“凡阴阳钟”“各”,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爻”原释作“钟”,“曰”原释作“日”,“置”原释作“寔”,“到”原释作“自”,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

放马滩秦简中往往借用“黄钟”一词指代“十二律”,《黄钟》《自天降令》等篇皆是。十二律又分六阳律、六阴吕,前者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奇数律,后者指林钟、仲吕、夹钟、大吕、应钟、南吕等偶数律,故借指十二律的“黄钟”也可称“阴阳钟”。上举简乙 283 及乙 368 一段讲黄钟小数“旦从”某数,“夕从”某数,与此枚简讲黄钟大数“旦到日中从多,日中至晦从少”,也有相通之处。两者中“投”写作“爻”,“数”写作“娄”的情况也相似。因此,我们认为此枚简与上举乙 283 及乙 368 两枚简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

以上简文,我们皆归入《阴阳钟》篇。

九、《星分度》及《日分》篇

简乙 167 至乙 178 第壹、贰两栏主要讲述二十八宿分度及十二月中

日躔所在之宿，原无篇题，整理者拟题为“星度”，我们认为“星度”一词晚出，据《淮南子·天文》改拟为“星分度”。原释文缺牵牛、婺女、舆鬼等三宿内容，我们在研读过程中发现简乙 361 正是此枚简，其壹贰栏内容为：

𠄎·十二月。乙 361 壹舆【鬼】五。乙 361 贰

其中“·十二月”原释作“四月二月”，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舆”“五”二字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其间一字，可据文意拟补为“鬼”。舆鬼为南方朱雀七宿之第五宿。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所出“二十八宿圆盘”及刘向《洪范传》所见古度皆为五，与简文契合。对照睡虎地秦简日书《除》《玄戈》等篇中月星固定搭配，壹栏“·十二月”上残去部分当有宿名“牛”“女”及其距度。按二十八宿排序，舆鬼应在东井之后，此枚简当与“东井”所在之简乙 170+325 连读。验之以第叁栏内容，也是合适的，详见后文。

《星分度》篇对应的第叁栏内容包括日、辰、时、星的划分以及有关日、辰、时数的运算等，整理者归入《律书》，我们从中析出，单列为一篇，取篇首“日分”二字为题。我们发现简乙 374 可补入此篇，并与《星分度》篇之乙 168 遥缀。其文为：

𠄎到东壁，·奎以到轸。乙 374

其中“东壁”原释作“东毆”，“奎”原释作“金”，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到”，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简文句式与《日分》篇“·时分：旦以到东中，·西中以到日入”等句相同，内容亦与之相关。按放马滩秦简中常见的日、辰、星排序，可知此枚简当置于乙 174 叁之后。乙 168 与乙 374 之间残去内容可据文意补为“·星分：角以”。其上可与乙 167 叁及乙 174 叁连读如下：

·日分：甲以到戊，·己以到癸。·辰分：子以到巳，·午以到亥。乙 167 叁·时分：旦以到东中，·西中以到日入。乙 174 叁【·星分：角以】到东壁，·奎以到轸。乙 168+374 叁

除此而外，简乙 325 亦可与《星分度》篇之乙 170 缀合，补入此篇。其文为：

【五以□倍之】，至于五而止。六以三倍之，至于六而止。七以五乙 325

第一处“至于”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两处“止”原释作“之”或“于”，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至于”上残泐不清之字，可据文例补为“五以□倍之”。其上与简乙 175 叁，其下与简乙 361 叁连读，全文为：

壹(一)倍之二。二倍之四。三以三倍之，到三止。四以四倍之，至于四□。乙 175 叁【五以□倍之】，至于五而止。六以三倍之，至于六而止。七以五乙 170+325 叁倍之，至于七而止。八以八倍之，至于八而止。九以三倍之，至于九乙 361 叁

简乙 361 中三处“倍”原释作“居”或“月”，“八以”原释作“于”，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

此三枚简的关系，原先并不明朗，但借助于新释文字，可编连如上。此段讲述某种数字运算，其下未尽之意，当抄写在简乙 171 第叁栏。惜此简残泐太甚，无法释出只言片语。

十、《占病》篇

下录两枚简，整理者皆归入《问病》。其文为：

· 占病者，以其来问时直(值)日、辰、时，因而三之，即直六结四百五，而以所三□□除焉，令不足除毆，乃□□者曰久易，如其余□，以乙 355 ■ 九者首毆，八者肩、肘毆，七、六者匈(胸)、腹、肠毆，五者股、肱毆，四者髀(膝)、足毆。此所以智(知)病疵之所毆。乙 343

简乙 355“占”原释作“日”，此从晏昌贵释。“来问时”原释作“来视事”，“除焉”原释作“阴正月”，“余”原释作“饮”，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乙 343 号“智”原释作“曹”，此从陈剑释。

简乙 355 缺释之处较多，但其大意是可以知道的，即以占病者来卜问时所值日、辰、时的数字进行某种运算，最后取得一个余数。而简乙 343 所述又以“九”至“四”等数字对应于人身体发病部位的某个部位，我们怀疑此处“九”至“四”六个数字或即简乙 355 所得余数。准此，我们尝试将此两枚简合为一篇，取篇首“占病”二字为题。全篇所言似为如何以日、辰、时的数来占断人生病的部位。

十一、《占亡货》篇

下录三枚简，整理者分别归入《牝牡月日》《杂忌》及《音律贞卜》。其文为：

占亡货：以亡而来问之，并日、辰、时数，因而……
乙 90……三□并而五之，□□□之起□□……乙 331 辰为存，今得
=(得。得)其前参(三)为始。得其后参(三)为已，为往，为
去。乙 299

简乙 90“亡货”原释作“亡者”，“以亡而来”原释作“九亡而未”，“并

日、辰、时数”原释作“牡日辰时妻病”，简乙 331“并而五之”原释作“并而五九”，简乙 299“今”原释作“合”，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简乙 90“因而”、简乙 299“辰为”，整理者未释，今据红外线照片释出。

放马滩秦简中以日、辰、时数的某种运算来进行占卜的内容甚多，前文已见两例。简乙 90 及乙 331 所述也是此类运算，似可连读。由于此二枚简中缺释之字颇多，已无法详细知道其中运算究竟如何操作，但其所占事项是“亡货”，即财物失窃，是可以肯定的。其他篇中所见此类运算的目的是要得到某些具体数值或数值区间，再将不同数值指向不同的占卜结果。而简乙 299 中“前参(三)”“后参(三)”正是这样的数值区间，其结果也指向“存”“始”“已”“往”“去”等与财物或人的活动状态有关的内容，正与简乙 90 所言“占亡货”对应。因此，我们将此三枚简合为一篇，取篇首“占亡货”三字为题。

十二、《日争胜》篇

下录两枚简，整理者皆归入《问病》。其文为：

· 日争胜者：甲六、乙三、丙四、丁二、戊九、己四、庚八、辛六、壬一、癸十二。子四、丑二、寅一、卯四、辰八、巳五、午七、未六、申九、酉四、戌七、亥六。乙 349 · 日为客，辰为主人。数多者 □，数等者 □，□□□□ 冬忌胜日，数簿先者 □。乙 340

简乙 349“胜”原释作“时”，简乙 340“日为客”原释作“日无间”，“数等者□”原释作“使某春长”，“数簿先者”原释作“喜禁先者”，皆据红外线照片改释。

初看此二枚简，简乙 349 内容为日、辰与数字的搭配（据《日辰》篇，天干为日，地支为辰，但此处日辰与数字的搭配与该篇有所不同

同), 简乙 340 以日为客, 辰为主, 并以日数及辰数之多寡为占, 二者似有关联。再看乙 349 简首“日争胜”三字, 《论语·八佾》: “君子无所争。”刘宝楠正义: “争者, 竞胜之意。”则此处“日争胜”或即以日、辰之数互相较量之意。而简乙 340 正有“数多者”若何、“数等者”若何的内容, 则此三枚简关系密切, 似可连读。我们合为一篇, 取“日争胜”三字为题。

下录两枚简, 也似讲述主客相胜之道, 我们也倾向于归入此篇。

多支, 宜春夏。主人多, 女子吉, 宜【秋】冬。乙 329

为客□主。卜狱讼、□斲(斗), 多者胜客。乙 282

但这两枚简不好与上举两枚简连读, 疑此上还有缺简, 当已散失。

十三、《五音(二)》篇

下录七枚简皆与五音学说有关, 简文先对宫、徵、羽、商、角等五音的音色进行细致描述, 次叙五音所主身体部位及建筑物, 最后说五音与五畜、五器、五种、五事、五处、五味、五病的搭配, 整理者分别归入《问病》《音律贞卜》《杂忌》及“其它”。晏昌贵将简乙 352 至乙 354、乙 289A、B 及乙 375 合为一篇, 其说可从。我们在研读过程中发现, 乙 303B 及乙 370 亦可归入此篇。先录新释文如下:

■宫之音弇, 如【牛】处窖中。宫, 肠毆、圉仓毆。宫音贵, 其畜牛, 其器弇□, 其種(种)重, 其事贵, 其事□, 其处安, 其味乙 353 甘, 其病中。徵之音下出, 如负虎而□。【徵】, □□□毆。徵音善, 其畜虎, 其器□, 其種(种)华, 其事嗇夫, 其处整□乙 352 长, 其味酸, 其病□。羽之音如野鸣马。羽, 面毆、□毆。羽音吉, 其畜马, 其器□□, 其種(种)禾黍, 其事贱, 其

乙 354 处实，其味苦，其病头；乙 375【商之音……】□，其畜羊，其器危，其種(种)稷，其事□，【其处□。其味□，其病□。】乙 289A【角之音……】□鸣犊。角，头毆、项毆、门毆。角音搖(摇)，其畜□犊，其器梮(杯)，其種(种)村(菽)，其事有臯(罪)，【其】处搖(摇)，其味咸，乙 303B+289B 其病久。乙 370

晏昌贵将前三枚简的编连次序调整为：乙 353→乙 352→乙 354，并将乙 289 析为 A、B 两段，当无疑问。其后简序，他调整作乙 289B→乙 289A→乙 375，或可商榷。我们推测，晏氏将简乙 375 置于乙 289A 之后，可能是出于五音与五味的固定搭配。但我们知道，放马滩秦简及孔家坡汉简等日书中五音与五行及五味的搭配与传统说法不同，若单纯从文字连贯的角度考虑，乙 375 简首“处实”，正可与乙 354 简尾“其事贱，其”连读，故重新编连如上。

整理者所编乙 303 实由三段断简拼接而成，茬口无法吻合，内容亦不连贯，我们将其析分为 A、B、C 三段。其中乙 303B 原释作“之鸣犊角头毆猓锐珥颡角□”，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作“野(?)鸣犊。角，头毆、项毆、门毆。角音”，则此段简文所述当系之于“角”无疑。再来看乙 289B，此段原释作“畜其畜□□其器梮其处利其事有臯无坠其味□□”，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作“搖(摇)，其畜□犊，其器梮(杯)，其種(种)村(菽)，其事有臯(罪)，【其】处搖(摇)，其味咸”。此两段残简文意连贯，茬口大致吻合，当可缀合。我们还注意到，乙 289B 中“搖”可读为“摇”，训为“疾”。^① 则此处作角之音也符合《管子·地员》“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的特点。而乙 303B 中又有“野(?)鸣犊”，牛犊叫声与角音“疾以清”的特点亦相符。准此，我们将乙 289B 与乙 303B 缀合为一枚整简，并系之于角之音，应无问题。

① 《楚辞·九章·抽思》：“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楚辞》：“摇起，疾起也。疾起与横奔，文正相对。《方言》曰：‘摇，疾也。’”可证。

简乙 303B+289B“其味咸”三字书于简尾。据文例，其下当有“其病”若何之语，而乙 370 简首书有“其病久”三字，似可接续。但其中“久”字如何破读，我们仍有疑虑。

乙 289B 既系之于角之音，则 289A 当系之于商之音。《管子·地员》中又有“凡听商，如离群羊”的描述，正与乙 289A“其畜羊”对应，亦可证此段所述为商之音。

以上诸简，我们合为一篇，篇题暂拟为“五音(二)”。

第三节 通假字使用

通假字是中国古书特有的用字现象之一，在先秦两汉古籍中尤为多见。清人王念孙云：“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籀为病矣。”^①近百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甲骨、钟鼎、简牍文字材料重见天日。这些材料未经后世篡改，保留了古人用字的原汁原味，为我们研究通假现象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原始材料，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冯其庸、邓安生《通假字汇释》，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等书便是这方面的总结性成果。^②

据我们统计，放马滩秦简中共出现 600 余处通假字(取广义，包括古今字、异体字)，单字 141 个，其中不乏用例较早，乃至新见者，可为通假字研究补充大量新材料，已引起研究者注意。但由于此批材料公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自序”第 1 页。

②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 1997 年版；冯其庸、邓安生：《通假字汇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布时间较晚，目前尚不见系统性成果。

音同或音近是判断通假的基本语音条件。大体而言，放马滩秦简中的通假字亦可分为声韵皆同的通假、声近韵同的通假及声同韵近的通假等三种类型，今结合字义分述如下。

一、声韵皆同的通假字

即通假字与本字的上古声纽相同、韵部也相同的通假，又分声调相同和声调不同两种情况。共有 97 个，要者如下。

(一) 声调相同者

1. 冈：与“刚”通

例见《刚柔日》《刚柔日(二)》等篇：

谓冈(刚)揉(柔)之日。甲 4 贰

是胃(谓)冈(刚)日、阳【日】、牝日毆，女子之吉日毆。乙 113 壹

是胃(谓)柔日、阴日、牝日毆，男子之吉日毆。乙 114 壹

冈，《说文·山部》：“山骨也。从山网声。”刚，《说文·刀部》：“强断也。从刀冈声。”①查唐作藩《上古音手册》，两字上古音均属平声见母阳部，可通假。②

上例中“冈揉”与“阴阳”“牝牡”“男女”并举互解，实即“刚柔”之通假。《淮南子·精神》：“刚柔相成，万物乃形。”高诱注：“刚柔，阴阳

①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2013 年版。下文所举字之本义，除特殊说明者外皆出自此书，不俱出注。

②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下文所举字之上古音声韵调，除特殊说明者外皆出自此书，不俱出注。

也。”《易·系辞下》：“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孔颖达疏：“刚柔，即阴阳也。”是其证。

2. 辰：与“晨”通

例见《时(二)》篇：

晦食、大辰(晨)八。乙 179 伍

每(晦)食、大晨八。乙 188 伍

辰，《说文·辰部》：“震也。从乙、匕，象芒达；厂，声也。辰，房星，天时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凡辰之属皆从辰。”晨(𡗗)，《说文·晶部》：“房星，为民田时者。从晶辰声。晨，𡗗或省。”两字均属平声禅母文部，可通假。

上例两条简文皆讲述时称与数字的搭配关系，内容一致。但前例中“辰”字在后例中作“晨”，何者为正？时称“大晨”见于悬泉汉简 VI92DXT1222②19“时称𡗗”，在“夜大半”之后，“鸡前鸣”之前。① 其中“晨”取本义。“大辰”一词则不见于文献，知此处“辰”当是“晨”之借字。

3. 郑：与“定”通

例见《时(二)》篇：

人郑(定)、中鸣六。乙 181 伍

郑，《说文·邑部》：“京兆县。周厉王子友所封。从邑，奠声。”定，《说文·宀部》：“安也。从宀从正。”段玉裁注：“从宀，正声。”②

① 张德芳：《简论汉唐时期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十二时制和十六时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②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文所引《说文》段注皆出自此书，不俱出注。

根据钱大昕“古无舌上音”的观点，两字均属去声定母耕部，可通假。

上例中“人郑”为时称，赵岩训为“人定”，^①可从。“人定”见于古籍。《后汉书·来歙传》：“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王先谦集解：“《通鉴》胡注：‘日入而群动息，故中夜谓之入定。’”^②可参看。

4. 波：与“陂”通

例见《建除》篇：

闭日：可以波(陂)渴(竭)，入人奴妾。甲 20 贰

波，《说文·水部》：“水涌流也。从水皮声。”陂，《说文·阜部》：“阪也。一曰沱也。从阜皮声。”两字均属平声帮母歌部，可通假。

上例中“波渴”，周波读作“陂竭”，并指出“陂”活用作动词，“陂竭”指壅筑堰塘。^③今按，此句意为：闭日，可以壅筑堰塘，买入奴婢。《协纪辨方书·宜忌》“闭日”条云：“宜筑堤防、补垣塞穴。”^④可证。

5. 央：与“殃”通

例见《五音日卜死》篇：

少男死，毋(无)后央(殃)。乙 111 壹

央，《说文·冂部》：“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内。”殃，《说文·歹

① 赵岩：《放马滩秦简日书札记二则》，简帛网，2009年10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53。

②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15《来歙传》，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218页。

③ 周波：《秦汉简〈日书〉校读札记》，复旦网，2010年3月17日，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111。

④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10《宜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部》：“咎也。从𠂔，央声。”“殃”从“央”得声，两字均属平声影母阳部，可通假。

上例中，“央”与“死”对举，当作“灾殃”之意理解。“央”通“殃”，见于汉代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德篇》：“毋道〈遗〉身央（殃），是胃（谓）袞常。”①《隶释·汉无极山碑》：“为福来福，除央（殃）则祀。”②可参看。

6. 卯：与“昴”通

例见《星分度》篇：

卯（昴）十五。乙 173 貳

卯，《说文·卯部》：“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凡卯之属皆从卯。”昴，《说文·日部》：“白虎宿星。从日卯声。”“昴”从“卯”得声，两字均属上声明母幽部，可通假。

上例中“卯”为二十八宿之一。此星宿，传世典籍中皆作“昴”，无作“卯”者，可知此处“卯”与“昴”通。

7. 童：与“瞳”通

例见《毋毒之方》篇：

𩚑（饮）必审𩚑梧（杯）中，不见童（瞳）子勿𩚑（饮）。乙 144 壹

童，《说文·辛部》：“男有鼻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声。”瞳，《玉篇》：“目珠子。”两字均属平声定母东部，可通假。

据文意，上例中“童子”应指“瞳子”。“童”通“瞳”，见于《汉书·项籍传》：“舜盖重童子，项羽又重童子，岂其苗裔邪？”颜师古注：“童

①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 页。

② （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5 页。

子，目之眸子。”《史记·项羽本纪》字作“瞳”，可证。

8. 夜：与“腋”通；𠂔：与“颈”通

例见《土功(二)》篇：

穿地井，到𦵏(膝)，少子死。到要(腰)，中子死；到夜(腋)，长子死。乙 136 到𠂔(颈)，妻死。没人，母父死。乙 137

夜，《说文·夕部》：“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腋，为“亦”的后起字，《说文·夕部》：“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凡亦之属皆从亦。”两字上古音均属入声喻母铎部，可通假。

𠂔，《说文·工部》：“水脉也。”颈，《说文·页部》：“头茎也。从页，𠂔声。”“颈”从“𠂔”得声，两字均属平声见母耕部，可通假。

上例中“𦵏”“要”分别是“膝”“腰”的本字，皆指人身体部位。据文意，此处“夜”当是“腋”之假借，指人的腋窝；“𠂔”当是“颈”之假借，指人的颈部。

9. 侯：与“瘰”通

例见《十二支占盗》篇：

名曰“灌”，有黑子、侯(瘰)。甲 39

侯，《说文》：“春𩚑所𦵏侯也。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瘰，《正字通·疒部》：“疣小者，俗谓之瘰子。”两字均属平声匣母侯部，可通假。

此篇中描写盗者的体貌时，往往会指出他较为明显的“病疵”。上例中“黑子”指人身上的黑色斑点，“侯”应是“瘰”的借字，指人体皮肤上长出的小瘤子，俗称“瘰子”。

10. 晶：与“雷”通；累：与“雷”通

例见《邦居军》篇：

丙丁𩇑(雷), 军后徙。戊己𩇑(雷), 军敬(警)。庚辛𩇑(雷), 军前徙, 为雨不徙。壬癸累(雷), 战。乙 346

𩇑,《集韵·灰韵》:“卢回切,𩇑(并)音雷。田闲也。”①雷(𩇑),《说文·雨部》:“阴阳薄动𩇑雨,生物者也。从雨,𩇑象回转形。”两字均属平声来母微部,可通假。

累(纍),《说文·糸部》:“缀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𩇑声。”徐铉注:力追切。“累”一读平声来母微部,与“雷”可通假。

放马滩秦简中多见以风、雨为占者,如《候岁》,上例则以“𩇑”为占,似是兵阴阳家的遗篇。从文意来看,其中“𩇑”“累”二字皆是“雷”之借字。

11. 勿:与“物”通

例见《阴阳钟》篇:

日、辰、星各有勿(物)数,而各三合。乙 327B

勿,《说文·勿部》:“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凡勿之属皆从勿。”物,《说文·牛部》:“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两字均属入声明母物部,可通假。

上例中“勿数”语意不明,但若读“勿”为“物”,则文意豁然。物数,东西的数量。《周礼·天官》:“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饔。”郑玄注:“《公食大夫礼》《内则》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数备焉。天子诸侯有其数,而物未得尽闻。”《左传》鲁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预注:“唯天子得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诸侯则

① (宋)丁度等编:《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下文所引《集韵》皆出自此书,不俱出注。

不敢用八。”可参看。

12. 胾：与“𩚑”通

例见《丹》篇：

已，收胾(𩚑)而厘之，如此鬼终身不食𩚑。志5

毋以羹沃胾(𩚑)上，鬼弗食𩚑。志7

胾，《说文·肉部》：“挑取骨间肉也。从肉𩚑声。”𩚑，《说文·食部》：“祭酹也。从食𩚑声。”两字均从“𩚑”得声，皆属入声端母月部，可通假。

上例讲述在墓地等处祭祀死者时应当注意的事项。其中“胾”当是“𩚑”之借字，指献祭的食品。“胾”与“𩚑”通，见于《汉书·郊祀志上》：“其下四方地，为胾，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颜师古注：“胾字与𩚑同，谓联续而祭也。”其中用作动词，上例则用为名词。

13. 射：与“麇”通

例见《黄钟》篇：

日入至晨投中林钟，射(麇)𩚑。乙229

射(𩚑)，《说文·矢部》：“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从矢从身。射，篆文𩚑，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麇(麇)，《说文》：“如小麋，脐有香。从鹿𩚑声。”麇从“射”得声，两字均属入声船母铎部，可通假。

《黄钟》篇以每日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分别“投中”十二律，再配以三十六禽占卜疾病。从文例来看，上例中的“射”当是禽兽名，我们读为“麇”。麇，俗称“香獐”，形似鹿而小。

14. 欧：与“𩚑”通；𩚑：与“𩚑”通

例见《反支》篇：

以欧(殴)治(笞)人乙 309 者，必蓐(辱)。乙 367

欧，《说文·欠部》：“吐也。从欠区声。”殴，《说文·殳部》：“捶殳物也。从殳区声。”两字均从“区”得声，上古音皆属平声影母侯部，可通假。

蓐，《说文·蓐部》：“陈艸复生也。从艸辱声。一曰蔴也。凡蓐之属皆从蓐。”辱，《说文·辰部》：“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置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蓐”从“辱”得声，两字皆属入声日母屋部，可通假。

“欧治”当是“殴笞”之假借。殴笞，即殴打。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 79：“妻悍，夫殴治之，决(决)其耳，若折支(肢)指、肤臄(体)，问夫可(何)论？当耐。”^①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 39：“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②可参看。“蓐”当是“辱”之借字。“蓐”通“辱”，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王之于臣也，贱而贵之，蓐(辱)而显之，臣未有以报王。”^③可参看。

15. 禺：与“遇”通

例见《贞在黄钟》篇：

卜疾人三禺(遇)黄钟死，卜事君吉。乙 261

禺，《说文·由部》：“母猴属。头似鬼。从由从内。”遇，《说文·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0 页。

②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③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206 页。

辵部》：“逢也。从辵禺声。”“遇”从“禺”得声，两字皆属去声疑母侯部，可通假。

此篇以十二律来占卜各种事物的吉凶状况。从文意来看，上例中“禺”当是“遇”之借字。全句意为：占卜人生病，若三次遇到黄钟，病人会死。占卜侍奉君王，则吉利。

16. 非：与“飞”通

例见《自天降令》篇：

【中吕、南吕、大吕之卦曰】：是谓非(飞)龙之□□乙 248

非，《说文·非部》：“违也。从飞下𠂔，取其相背。凡非之属皆从非。”飞，《说文·飞部》：“鸟翥也。象形。凡飞之属皆从飞。”两字均属平声帮母微部，可通假。

从文意来看，上例中“非”应是“飞”之借字。飞龙，见于《庄子·逍遥游》：“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楚辞·九歌·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遑吾道兮洞庭。”可参看。

17. 隋：与“橢”通

例见《黄钟》篇：

日中至日入投中大族，豹毆，隋(橢)颐，长目，长要(腰)。乙 213

隋，《说文·肉部》：“裂肉也。从肉，从陞省。”橢，《说文·木部》：“车𦐇中橢橢器也。从木，隋声。”“橢”从“隋”得声，两字皆属上声透母歌部，可通假。

上例中“隋颐”与“长目”“长要(腰)”并举，其中“隋”用来形容“颐”的形状，当是“橢”之借字。橢颐，指下巴长而圆。《尔雅·释鱼》：“𩺰，小而橢。”郭璞注：“橢，谓狭而长。”《淮南子·修务》：“今

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员锐椭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钧也。”可参看。

18. 燔：与“蕃”通

例见《五音日卜死》篇：

官日：卜父及兄以死，子孙燔(蕃)昌。乙 108A+107 壹

燔，《说文·火部》：“熬也。从火，番声。”蕃，《说文·艸部》：“艸茂也，屏也。从艸，番声。”燔，上古音属平声并母元部；蕃，作“茂”义时，亦为平声并母元部。两字同音，可通假。

上例中“燔”与“昌”连用，应是“蕃”之借字。蕃，茂盛；兴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杨伯峻注：“蕃，蕃殖也，子孙昌盛之意。”“燔”与“蕃”通，见于马王堆帛书《经法·名理》：“如燔如卒，事之反也。”整理小组注：“燔读为‘蕃’，茂盛。”^①

19. 摇：与“摇”通

例见《五音(二)》篇：

角音摇(摇)，其畜𧢲犊，其器𧢲(杯)，其种(种)𧢲(菽)，其事有𧢲(罪)，【其】处摇(摇)，其味咸。乙 303B+289B

摇，《说文·木部》：“树动也。从木𧢲声。”摇，《说文·手部》：“动也。从手𧢲声。”两字均从“𧢲”得声，皆属平声喻母宵部，可通假。

上例中两处“摇”字，我们认为皆是“摇”之借字。第一处“摇(摇)”可训为“疾”。《方言》：“摇，疾也。”此处言“角音摇(摇)”，与《管子·地员》：“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的特点相符。第二处“摇(摇)”应是“动摇”之意。

^①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7页。

20. 𣎵: 与“纤(織)”通

例见《黄钟》篇:

旦至日中投中大族, 虎毆, 𣎵(纤)色, 大口, 长要(腰)。

乙 212

𣎵, 《说文·韭部》: “山韭也。从韭𣎵声。”纤(織), 《说文·糸部》: “细也。从糸𣎵声。”“纤(織)”从“𣎵”得声, 两字均属平声心母谈部, 可通假。

上例中“𣎵”与“色”连用, 疑当读为“纤(織)”。纤, 黑经白纬, 指祭服的颜色。《礼记·间传》: “中月而禪, 禪而纤, 无所不佩。”郑玄注: “黑经白纬曰纤。”虎之毛色黄黑相间, 故简文曰“纤色”。

21. 漑: 与“既”通

例见《贞在黄钟》篇:

贞在毋(无)射, 禹以成略, 漑(既)就漑(既)成。乙 279

漑, 《说文·水部》: “水。出东海桑洩覆甌山, 东北入海。一曰灌注也。从水既声。”既, 《说文·皀部》: “小食也。从皀无声。”段玉裁注: “引伸之义为尽也、已也。”“漑”从“既”得声, 两字皆属入声见母物部, 可通假。

上例中“漑就漑成”, 宋华强读为“既就既成”。^①可从。简文“漑(既)就漑(既)成”, 语义与“禹以成略”重复, 或谓大禹的疆界已经形成。

^① 宋华强: 《放马滩秦简〈日书〉识小录》, 简帛网, 2010年2月14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20。

(二)声调不同者

1. 𣎵: 与“柔”通

例见《刚柔日》《刚柔日(二)》等篇:

谓冈(刚)𣎵(柔)之日。甲 4 貳

是胃(谓)冈(刚)日、阳【日】、牡日毖,女子之吉日毖。

乙 113 壹

是胃(谓)柔日、阴日、牝日毖,男子之吉日毖。乙 114 壹

𣎵,一般认为是“𣎵”音同义同的异体字。𣎵,《说文·火部》:“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声。”柔,《说文·木部》:“木曲直也。从木矛声。”𣎵,上声日母幽部;柔,平声日母幽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上例中“冈𣎵”与“阴阳”“牝牡”“男女”并举互解,实即“刚柔”之通假。说见前文“冈:与‘刚’通”条。

2. 只: 与“支”通

例见《反支》篇:

子朔巳亥……亥朔巳亥,是胃(谓)反只(支)。乙 127-128

只,《说文·只部》:“语已词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凡只之属皆从只。”支,《说文·支部》:“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凡支之属皆从支。”只,上声章母支部;支,平声章母支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上例所述为“反支”日的推算方法,若某月朔日为“子”,则该月“巳”“亥”二日为“反支”,余可类推。这种数术,在孔家坡汉简日书《反支》篇及后世选择通书中皆作“反支”,知此处“只”为“支”之

借字。

3. 安：与“晏”通

例见《禹须臾所以见人日》篇：

子，旦吉，安(晏)食吉，日中凶，日失(映)吉，夕日凶。

甲 43 贰

安，《说文·宀部》：“静也。从女在宀下。”晏，《说文·日部》：“天清也。从日安声。”安，平声影母元部；晏，从“安”得声，去声影母元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据文意，上例中“安食”为时称。秦汉时称中，以吃饭时间之早晚为名者甚多，有“早(蚤)食”“暮(莫)食”“晏食”“夜食”等，此处“安食”当即“晏食”之通假。《淮南子·天文》：“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可参看。

4. 某：与“谋”通

例见《贞在黄钟》篇：

中吕，利毆，材(财)毆，市贩事毆，有合某(谋)毆。乙 270

某，《说文·木部》：“酸果也。从木从甘。”谋，《说文·言部》：“虑难曰谋，从言某声。”某，上声明母之部；谋，从“某”得声，平声明母之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上例中“某”与“合”连用，当可通“谋”。全句意为：中吕，所主事项为利、材(财)、贩卖、合某(谋)做生意等。“某”通“谋”，亦见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简 48 肆-49 肆：“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之】，某(谋)不可遗。”^①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39 页。

5. 古：与“姑”通；先：与“洗”通

例见《自天降令》篇：

参黄钟、古先(姑洗)、夷则之卦曰……乙 244

古，《说文·古部》：“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凡古之属皆从古。”姑，《说文·女部》：“夫母也。从女古声。”古，上声见母鱼部；姑，从“古”得声，平声见母鱼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先，《说文·先部》：“前进也。从儿从之。凡先之属皆从先。”洗，《说文·水部》：“洒足也。从水先声。”先，平声心母文部；洗从“先”得声，上声心母文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上例中“古先”与律名“黄钟”“夷则”并列，当是“姑洗”之通假。姑洗，十二律中第五律。此律，后世皆作“姑洗”，无作“古先”者。

6. 侯：与“候”通

例见《候岁》篇：

二月……侯(候)岁：戊雨，董蒿毆。己雨，禾秀毆。乙 155

侯，《说文·人部》：“春飡所𠂔侯也。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候，《说文·人部》：“伺望也。从人侯声。”侯，平声匣母侯部；候，去声匣母侯部。两字仅声调不同，可通假。

从文意来看，上例中“侯”当是“候”之借字。侯(候)岁，占测年景之好坏。《史记·天官书》：“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汉书·艺文志》术数类“杂占家”著录有《泰壹杂子候岁》二十二卷、《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卷，即是此类专书。

二、声近韵同的通假字

声近韵同的通假字，即通假字与本字上古声纽相近，而韵部相同的通假。共有 37 个，要者如下：

1. 杓：与“剽”通

例见《帝》篇：

啻(帝)以春三月为室亥，杓(剽)卯，杀辰，四瀟(废)庚辛。乙 95 壹

杓，《说文·木部》：“料柄也。从木，从勺。”剽，《说文·刀部》：“斫刺也。从刀，𠂔声。一曰劫人也。”“杓”字上古音属平声帮母宵部，“剽”字上古音属平声并母宵部。二者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杓”日，睡虎地秦简日书《帝》作“剽”日。这两种《帝》篇中皆不见“杓”日或“剽”日禁忌，但有“杀”日禁忌。“剽”与“杀”义近，则“剽(杓)”日禁忌或与“杀”日相同，故疑此处“杓”可通“剽”。

2. 发：与“祓”通

例见《自天降令》篇：

直(值)此卦者利于发(祓)事。乙 328

发，《说文·犬部》：“走犬兒。曳其足则刺发也。”祓，《说文·示部》：“除恶祭也。从示发声。”发，入声并母月部；祓，入声滂母月部。滂、并两母旁纽，声近韵同，可以通假。

据前后文，此处“发”可通“祓”。全句意为：若得此卦，则有利于祓除灾邪、疾病等活动。

3. 彼：与“破”通

例见《建除》篇：

彼(破)日：毋(无)可以有为毆，虽(唯)利彼(破)水。

甲 19 壹

彼，《说文·彳部》：“往，有所加也。从彳皮声。”破，《说文·石部》：“石碎也。从石，皮声。”彼，上声帮母歌部；破，去声滂母歌部。两字均从“皮”得声，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第一个“彼”为建除神煞名。此神煞，孔家坡汉简日书《建除》《淮南子·天文》及后世选择通书皆作“破”。第二个“彼(水)”在句中有“破堤放水”之意，与“破”之本义合。全句意为：彼(破)日，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只有利于破堤放水。

4. 晦：与“晦”通

例见《时(二)》篇：

晦食、大辰(晨)八。乙 179 伍

每(晦)食、大晨八。乙 188 伍

每，《说文·巾部》：“艸盛上出也。从巾母声。”晦，《说文·日部》：“月尽也。从日每声。”段玉裁注：“引伸为凡光尽之称。”每，上声明母之部；晦，上声晓母之部。晦从“每”得声，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两条简文内容一致，但前例中“晦”字在后例中作“每”。前文已指出，秦汉时称多有以吃饭时间为名者，“晦食”也是此类。晦，夜晚。《易·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高亨注：“翟玄曰：‘晦者，冥也。’冥谓暮夜也。向晦犹今言向晚也。”此篇中已有“莫(暮)食”，则“晦食”当即“夜食”。后例中“每”当是“晦”之借字。

5. 德：与“忒”通

例见《贞在黄钟》篇：

不差德(忒)，分资或或。乙 275

德，《说文·彳部》：“升也。从彳，惠声。”忒，《说文·心部》：“更也。从心弋声。”德，入声端母职部；忒，入声透母职部。端、透两母旁纽，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德”与“差”并举连用，应是“忒”之借字。“差”“忒”同义，古文中常连用，意为“差错”。《吕氏春秋·季夏》：“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诗·大雅·抑》“昊天不忒”，郑玄笺：“不差忒也。”可参看。

6. 直：与“德”通

例见《刑德》篇：

□□年，刑直(德)并在土。刑徙所胜直(德)，直(德)徙所不胜刑。乙 347 貳

直，《说文·乚部》：“正见也。从乚，从十，从目。”德，《说文·彳部》：“升也。从彳，惠声。”直，据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应属入声定母职部；德，入声端母职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古人以刑为阴克，以德为阳生，附会五行生克之说，是为“刑德”。秦汉时“刑德”学说盛行，在马王堆帛书《刑德》、北大汉简《节》等篇中皆有所反映。上例中“直”与“刑”并举，所述内容也与“刑德”相合，可知此处“直”与“德”通。阜阳汉简《诗》“既沮我直”，^①毛诗《邶风·谷风》作“既阻我德”，是其证。

^①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7. 治：与“答”通

例见《反支》篇：

以欧(殴)治(答)人 乙 309 者，必蓐(辱)。乙 367

治，《说文·水部》：“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台声。”答，《说文·竹部》：“击也。从竹台声。”治，平声定母之部；答，平声透母之部。两字均从“台”得声，定、透两母旁纽，声近韵同，可通假。

据文意，上例中“欧治”当读为“殴答”，其中“治”与“答”可通假。说见前文“欧：与‘殴’通”条。

8. 失：与“昐”通

例见《禹须臾所以见人日》篇：

子，旦吉，安(晏)食吉，日中凶，日失(昐)吉，夕日凶。
甲 43 贰

失，《说文·手部》：“纵也。从手乙声。”昐，《说文·日部》：“日昐也。从日失声。”失，入声书母质部；昐，从“失”得声，入声定母质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日失”为时称，当即文献中常见的“日昐”。《史记·天官书》：“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昐，为稷；昐至铺，为黍。”日昐，又称“日昐(仄)”。《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昐”，孔颖达疏：“‘昐’亦名‘昐’，言日蹉跎而下，谓未时也。”可参看。

9. 殳：与“投”通

例见《阴阳钟》篇：

凡殳(投)黄钟不合音娄(数)者，是谓天绝纪毆。乙 283

殳，《说文·殳部》：“以殳殊人也。从又，几声。凡殳之属皆从殳。”投，《说文·手部》：“擿也，从手，从殳。”桂馥义证：“当云‘殳’声。”殳，平声禅母侯部；投，平声定母侯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殳黄钟”在《占黄钟》简 241-243 中皆作“投黄钟”，凡有三处，知此处“殳”乃“投”之通假。放马滩秦简中的“投黄钟”指按某种方式(多是数字运算)“投中”十二律中某一律，然后据其对应的占辞推测吉凶。

10. 台：与“始”通

例见《自天降令》篇：

主台(始)有口也，后智(知)其请(情)。乙 356

台，《说文·口部》：“说也。从口目声。”始，《说文·女部》：“女之初也。从女，台声。”台，平声定母之部；始，上声书母之部。“始”从“台”得声，据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台”字，我们认为是“始”之借字，表“开始”义。“台”与“始”通，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德篇》：“百仁(仞)之高，台于足【下】。”^①传世本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参看。

11. 赏：与“尝”通

例见《五种忌》篇：

不可始種(种)、获及赏(尝)。乙 164

赏，《说文·贝部》：“赐有功也。从贝，尚声。”尝，《说文·旨部》：“口味之也。从旨，尚声。”赏，上声书母阳部；尝，平声禅母阳

^①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5 页。

部。两字皆从“尚”得声，声近韵同，可通假。

从文意来看，上例中“赏”当是“尝”之借字。尝，尝新。《诗·小雅·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孔颖达疏：“尝，尝新谷。”古时又有尝新之祭，时在八月。《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孔颖达疏：“尝者，荐于宗庙，以尝新为名，知必待嘉谷熟乃为之也……八月嘉谷熟，所荐之物备，故以建酉之月荐尝于宗庙。”可参看。

12. 阳：与“唐”通

例见《贞在黄钟》篇：

贞在黄钟，天下清明，以视陶阳(唐)。乙 260

阳，《说文·自部》：“高、明也。从自易声。”唐，《说文·口部》：“大言也，从口，庚声。”阳，平声喻母阳部；唐，平声定母阳部。据曾运乾“喻四归定”的说法，两字很可能同音，可通假。

上例中“陶阳”似指陶唐氏。全句意为：若占卜的结果是黄钟，则天下清明，可比陶唐之世。该篇占辞每每涉及古代帝王圣贤，除此句外，还有简乙 269：“皋陶出令，是以为凶。”简乙 268：“穆王入正，河之滔滔。”简乙 272：“啻(帝)尧乃韦九州，以政下黔首。”简乙 281：“贞在毋(无)射，禹以成略。”可作内证。

13. 此：与“觜”通

例见《星分度》篇：

此(觜)觶六。乙 176 贰

此，《说文·此部》：“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凡此之属皆从此。”觜，《说文·角部》：“鸛旧头上角觜也。一曰：觜，觶也。从角此声。”此，上声清母支部；“觜”从“此”得声，一读上声精母支部。

精、清两母旁纽，二者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此觶”为二十八宿之一，传世典籍中皆作“觥觶”，无作“此觶”者，可知此处“此”通“觥”。

14. 则：与“侧”通

例见《生男女》篇：

日中女，日过中男，日则(侧)女，日下则(侧)男。乙 142

则，《说文·刀部》：“则，等画物也。从刀，从贝。”侧，《说文·人部》：“侧，旁也。从人，则声。”则，入声精母职部；侧，从“则”得声，入声庄母职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日中”“日过中”等皆为时称，系以太阳所在位置命名者。据文意可知，“日则”指太阳偏西时分，“日下则”指太阳比“日则”更偏下的一段时间，疑此处“则”与“侧”通。日侧，当即“日昃”或“日昃”。详看前文“失：与‘昃’通”条。

15. 詐：与“作”通

例见《贞在黄钟》篇：

童(帝)乃詐(作)之，分其短长。比于宫声，以为音尚。乙 260

詐，《说文·言部》：“惭语也。从言，作声。”作，《说文·人部》：“起也。从人从乍。”“詐”从“作”得声，入声庄母铎部；作，入声精母铎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从文意来看，上例中“詐”当是“作”之借字。古时有黄帝作律的传说，《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汉书·律历志》：“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

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我们怀疑此例中的“啻(帝)”即黄帝。

16. 作：与“乍”通

例见《自天降令》篇：

是谓作(乍)居作(乍)行，左右可(何)望。乙 254

作，《说文·人部》：“起也。从人从乍。”乍，《说文·亡部》：“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作，入声精母铎部；乍，入声崇母铎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从文意来看，上例中“作”当是“乍”之借字，用作副词。“作”与“乍”通，见于孔家坡汉简日书《丛辰》简 44：“阴日，是胃(谓)作(乍)阴作(乍)阳，先辱后有庆。”可参看。

17. 艮：与“眼”通

例见《黄钟》篇：

日中至日入投中黄钟，胸濡毆，小面，多黑艮(眼)，善下视。

乙 207

艮，《说文·匕部》：“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眼，《说文·目部》：“目也。从目艮声。”艮，去声见母文部；眼，从“艮”得声，上声疑母文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艮”与“面”对举，又以“黑”修饰。宋华强认为：“艮”当读为“眼”。《集韵·产韵》“眼，古作𥇑”。古医书描述人常见“黑眼”，《灵枢·玉版》：“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①今按：此处“多黑

^① 宋华强：《放马滩秦简〈日书〉识小录》，简帛网，2010年2月1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20。

艮”与“善下视”连用，“艮”指眼目当无疑。此篇简乙 236 中还有一处“黄艮”，指人的眼仁发黄，可参看。

18. 屈：与“掘”通

例见《丹》篇：

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狐穴屈(掘)出。志 3

屈，《说文·尾部》：“无尾也。从尾出声。”掘，《说文·手部》：“搯也。从手屈声。”屈，入声溪母物部；掘，从“屈”得声，入声群母物部。溪、群二母旁纽，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丹》篇先说丹自杀后被人埋葬在垣离里南门外，此处又说公孙强让一只白狐将丹的尸体“屈出”，则此“屈”应是“掘”之借字。《汉书·景十三王传》：“掘出尸，皆烧为灰。”可参看。

19. 栩：与“羽”通

例见《日分》篇：

宫一，徵三，栩(羽)五，商七，角九。乙 176 叁

栩，《说文·木部》：“柔也。从木羽声。”羽，《说文·羽部》：“鸟长毛也。象形。凡羽之属于皆从羽。”栩，从“羽”得声，上声晓母鱼部；羽，上声匣母鱼部。晓、匣二母旁纽，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栩”与“宫”“商”等并列，当是“羽”之通假。我国古代音阶分为五级，即宫、商、角、徵、羽。《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赵岐注：“五音，宫、商、角、徵、羽。”可参看。

20. 𡗗：与“系(繫)”通

例见《反支》《占黄钟》篇：

以亡者，得十。𡗗(系)囚，亟出。乙 128

投黄钟以多，为病益笃，市旅得，事君吉，𡗗(系)者久。

乙 242

𡗗，“𡗗”之异体字。𡗗，《说文·殳部》：“相击中也。如车相击。故从殳从𡗗。”系(繫)，《说文·系部》：“系纆也。一曰恶絮。从系𡗗声。”《玉篇》：“约束也，留滞也。”𡗗，入声见母锡部；系(繫)，从“𡗗”得声，入声匣母锡部。二者声近韵同，可通假。

据文意，上例中“𡗗”乃“系(繫)”之借字。系囚，指在押的囚犯。《汉书·杜周传》：“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张衡《〈四愁诗〉序》：“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可参看。

21. 恒：与“亘”通

例见《黄钟》篇：

旦至日中投中大吕，牛𡗗，广颜，恒(亘)鼻、缘(喙)，大目，肩倮。乙 209

恒，《说文·二部》：“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亘，《说文·二部》：“亘，求𠂔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𠂔回形。上下，所求物也。”恒，平声匣母蒸部；亘，去声见母蒸部。二者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恒”用来形容鼻、喙的形状，应是“亘”之借字，意为“长”。恒(亘)鼻，应即“长鼻子”。“恒”与“亘”通，见于《汉书·叙传上》：“潜神默记，恒以年岁。”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恒，音亘境之亘。”可参看。

22. 渴：与“竭”通

例见《建除》篇：

闭日：可以波(陂)渴(竭)，入人奴妾。甲 20 贰

渴，《说文·水部》：“尽也。从水曷声。”竭，《说文·土部》：“壁间隙也。从土曷声。读若渴。”渴，入声溪母月部；竭，入声影母月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上例中“渴”可通“竭”。说见前文“波：与‘陂’通”条。

23. 谿：与“豨”通

例见《黄钟》篇：

日入至晨投【中應】(应)钟，谿(豨)【豨】。乙 217

谿，《说文·谷部》：“山谿无所通者。从谷奚声。”豨，《说文·豕部》：“生三月豚，腹豨豨兒也。从豕奚声。”谿，平声溪母支部；豨，平声匣母支部。两字皆从“奚”得声。声近韵同，可通假。

《黄钟》篇以每日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分别“投中”十二律，再配以三十六禽占卜疾病。从文意来看，上例中的“谿”当是禽兽名，可读为“豨”。豨，小猪。《方言》第八：“猪，其子或谓之豨。”

24. 𠬪：与“哭”通

例见《丹》篇：

祠墓者毋敢𠬪(哭)。𠬪(哭)，鬼去敬(惊)走。志 5

𠬪，《说文·口部》：“欧兒。从口𠬪声。”𠬪，《说文·哭部》：“哀声也。从𠬪，狱省声。凡哭之属皆从哭。”𠬪，入声晓母屋部；哭，入声溪母屋部。两字声近韵同，可通假。

《丹》主要讲述鬼的好坏及祭祀鬼时的注意事项。从文意来看，上例中的“𠬪”当是“哭”之借字。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祭死人之冢，勿哭。须其已食乃哭之，不须其已食而哭之，鬼辄夺而入之厨。”^①悬泉

① 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

汉简 V1410③72: “上冢, 不欲哭。哭者, 死人不敢食, 去。”①所述大意与上例类似, 可参看。

三、声同韵近的通假字

即通假字与本字的上古声纽相同, 且韵部相近的通假。共有 7 个, 要者如下:

1. 挚: 与“执”通

例见《建除》篇:

挚(执)日: 不可行, 行远, 必挚(执)而于公。乙 18 壹

挚, 《说文·手部》: “握持也。从手从执。”执, 《说文·幸部》: “捕罪人也。从扌从幸, 幸亦声。”“挚”字上古音属入声章母质部, “执”字上古音属入声章母缉部。二者声同韵近, 可通假。

上例第一个“挚”为建除神煞名。此神煞, 孔家坡汉简日书《建除》《淮南子·天文》及后世选择通书皆作“执”。第二个“挚”在句中作“拘捕”解, 即“执”字本义。全句意为: 挚(执)日, 不可出行。若出行到远方, 肯定会被公家(政府)拘捕。

2. 啻: 与“帝”通

例见《土功(一)》《贞在黄钟》篇:

丁未啻(帝)筑丹宫而不成。乙 117 壹

贞在大(太)族, 北方之啻(帝)。乙 264

① 胡平生、张德芳: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83 页。

啻，《说文·口部》：“语时不啻也。从口帝声。一曰啻，諛也。读若鞮。”帝，《说文·上部》：“谛也。王天下之号也。从上，束声。”啻，去声书母支部，按《说文》“读若鞮”，又为平声端母支部；帝，入声端母锡部。按照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或《说文》“读若鞮”的音，两字声同韵近，可通假。

上例中“啻”所指为某种天神，实即“帝”字本义。第一例意为：丁未日，天啻(帝)修筑丹宫而不成(故此日不宜兴做土功)。第二例意为：贞在大(太)族，是北方之啻(帝)(主事)。

3. 置：与“窒”通

例见《塞穴置鼠壅困日》篇：

凡可塞穴置(窒)鼠、壅(壅)困日，虽(唯)十二月子。甲 73 貳

置，《说文·网部》：“赦也。从网、直。”窒，《说文·穴部》：“窒，塞也。从穴，至声。”置，入声端母职部；窒，入声端母质部。两字声同韵近，可通假。

上例中“置鼠”与“塞穴”连用，通读全句，知此“置”当作“堵塞”之义理解，正是“窒”字本义。《诗·豳风·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其意与上例略同。毛传：“窒，塞也。”孔颖达正义：“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其出窟。”周家台秦简《壅困垓穴》：“以壬辰、己巳、卯壅(壅)困垓穴，鼠弗穿。”张光裕等：“垓，当读为‘窒’。”^①可参看。

4. 灋(法)：与“废”通

例见《帝》篇：

四灋(废)日不可以为室□内，为圉、仓及盖。乙 103 壹

^① 张光裕、陈伟武：《简帛医药文献考释举隅》，《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灋，《说文·廌部》：“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废，《说文·广部》：“屋顿也。从广，发声。”法，入声帮母叶部；废，入声帮母月部。两字声同韵近，可通假。

上例中“四灋日”，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帝》及后世数术文献皆作“四废日”，其中“废”含有日干“废弃无用”之义。故知此处“灋”系借字，其本字为“废”。

5. 桀：与“世”通

例见《直室门》篇：

云门，其主富三桀(世)。乙 14 貳

桀，《说文·木部》：“櫪也。桀，薄也。从木卅声。”世，《说文·卅部》：“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桀，入声书母叶部；世，入声书母月部。两字声同韵近，可通假。

上例中“桀”与“三”连用，从文意来看，当是“世”之借字。“桀”与“世”通，见于出土文献。《古文苑·秦惠文王〈诅楚文〉》：“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盟曰：‘桀万子孙毋相为不利。’”章樵注：“《檀弓》：‘世世万子孙毋变也。’”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简 19 伍—20 伍：“自今以来，段(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桀(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可参看。

第四节 标识符号及其功用

关于简帛文献中的标识符号问题，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中已有论及。其后，陈槃在《汉晋遗简偶述》等文中也有过精彩论述。他们的研究材料，主要集中在早期出土的敦煌汉简及居延汉简，较为有限。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更大批量的简帛材料相继出土，其内容除行政文书

之外,还有大量法律文书及文化典籍。随着这些材料的陆续刊布,关注其中标识、符号的研究者日益增多,迄今已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基本厘清了先秦两汉时期简帛文献中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及其发展脉络,为汉语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以薛英群、李均明、张显成、蒋莉、林清源、程鹏万、刘信芳、骈宇騫等人的成果最具代表性。^①

放马滩秦简大致抄写于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政策的时代,其中出现的各类标识符号对于后世抄本文献的誊写格式,乃至标点符号的发展应有一定影响,值得学界重视。又,放马滩秦简中绝大部分内容属于“日书”,此类文献的文本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近年来日书出土较多,有些尚在整理之中,厘清放马滩秦简中各种标识符号的使用规律,对其他类似文献的整理也会有所助益。

一、墨丁“·”

此类符号在放马滩秦简中十分常见,可大致辨识者有 402 处,皆以浓墨涂写,形状略呈圆形,较小,一般占据半个字位,书于简首、栏首及句中,文字正上方。举例如表 1.1:

表 1.1 墨丁“·”形状

								
甲 1 貳	甲 4 貳	乙 2 壹	乙 118 壹	乙 317 貳	乙 159 壹	乙 204 壹	乙 204 貳	乙 167 貳

^①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8~162 页;李均明:《简牍符号考述》,《华学》第 2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3 页;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79~214 页;蒋莉:《楚秦汉简标点符号初探》,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艺文印书馆 2006 年版;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106~139、164~165 页;刘信芳、王簪:《战国简牍帛书标点符号释例》,《文献》2012 年第 2 期;骈宇騫:《简帛文献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1~170 页。

其功用较为复杂，以下试作分析：

(一)作为分栏标识

放马滩秦简的抄写者十分注意简册空间的充分利用。其抄写顺序，大体是先简册上部抄写篇幅较大的内容，再“见缝插针”，于下部空白处抄写其他内容，形成两栏或多栏版式。在这种情形下，又在下栏文字的上端涂以符号“·”，与上栏内容形成分割。如：

·男日【子】、卯、寅、巳、酉、戌。·女日午、未、申、丑、亥、辰。甲 1 贰

·以女日病，以女日瘳，必女日复之。以女日甲 2 贰

·死，以女日葬，必复之。男日亦如是。甲 3 贰

·谓冈(刚)桺(柔)之日。甲 4 贰①

上例是甲种《刚柔日》篇全文，该篇抄写在甲种《建除》下方，每行文字上端皆有符号“·”，这四个墨丁位置相若，在视觉上形成一条直线，与上栏文字形成明显区分。又如：

·仓门，是谓富，井居西南，困居西北，詹必南乡(向)，乙 2 贰

·毋绝县肉。绝之，必有经焉。乙 3 贰

·南门，是谓将军门，可聚邦、使客。八岁更。辟门，廿乙 4 贰

·岁更。主必富，使仆□□。大伍门，宜车马，宗乙 5 贰

·族、弟兄、妇女吉，十二月更。则光门，其主必昌，乙 6 贰

① 《秦简牍合集〔肆〕》所录释文中对部分符号作了省略处理，本节悉据图版补出，后文不再注明。

· 好歌舞(舞), 必施卒(衣)常(裳), 十六岁更。不毆, 必为巫。乙 7 贰

上例是《直室门》篇部分内容, 该篇抄写在乙种《建除》下方, 每行文字上端多有符号“·”, 作为两篇的分界。

需要指出的是, 不少涂写于下栏的符号“·”除了起到分栏的作用之外, 大多数还兼有分条的功能(详见后文)。但以上两例中甲 3 贰及乙 3 贰、乙 5 贰、乙 6 贰、乙 7 贰所见“·”皆置于一句中间, 明显不是分条标识。

(二) 作为开篇标识

1. 篇题标识

放马滩秦简中自署篇题的情况较为少见, 有篇题者又多与正文连贯抄写, 如果不仔细观察, 很难发现。检索全部自署篇题, 其前冠以符号“·”的情况较为常见。如:

· 黄钟: 平旦至日中投中黄钟, 鼠毆, 兑(锐)颜、兑(锐)颐、赤黑、免(俛)倮, 善病心、肠。乙 206

· 犬忌: 癸未、酉、庚申、戌、己燔园中犬矢(屎), 犬弗尼(呢)。乙 307

· 邦居军: 丙丁鼎(雷), 军后徙。戊己鼎(雷), 军敬(警)。庚辛鼎(雷), 军前徙, 为雨不徙。壬癸累(雷), 战。乙 346

上例中符号“·”下之“黄钟”“犬忌”“邦居军”等文字皆很难与其下内容连读。但细察这些文字, 都是对后文总括性的描述, 若将它们视作篇题, 则其下文意豁然开朗。

2. 开篇标识

放马滩秦简中大多数成篇材料并无篇题, 但在首简文字前冠以符号

“·”，而其后各简文字前则无此类符号，标识作用较为明显。如：

· 凡人来问病者，以来时投日、辰、时数并之。上多下占病已，上下等曰陞(垂)已，下多上一曰未已而几已，下多上二曰未已，下多三曰乙 345 日尚久，多四、五、六曰久未智(知)已时，多七曰瘥(瘥)不已，多八、九曰死。乙 348

上例是《问病》篇全文，抄写在两枚简上，仅在首简文字前冠以符号“·”，十分醒目。又如：

· 角十二，【· 八月】。乙 167 壹亢十二。174 壹氏十七，· 九月。乙 168+374 壹房七。乙 173 壹心十^上、十二，· 十月。乙 169 壹尾九。乙 176 壹箕十。乙 175 壹

上例是《星分度》篇部分内容，此篇讲述二十八宿分度及逐月日躔所在星宿，抄写在十三枚简上。全篇仅在星宿名“角”上冠以符号“·”，其他星宿名上皆无此符号，暗示此处乃本篇首句。核之以二十八宿的传统排序，也是以角宿起始，次之以亢、氏等宿。再看下栏内容，也可前后连读贯通。附带指出，此篇在各月份上也标以符号“·”，意在突出其上各宿乃是该月日躔所在。此种用法仅限于本篇，后文不赘。

(三)作为章节标识

1. 章节标识

放马滩秦简中有些成篇的材料内容较多，抄写者往往根据其中内在逻辑细分为若干章节，并在每个章节前标以符号“·”，较为醒目，也使得全篇层次井然有序。如：

· 旦至日中投中大吕，牛毆，广颜，恒(亘)鼻、缘(喙)，大

目，肩倮，恶，行微=(微微)毆，土，色白黑，善病风痺。乙 209

日中至日入投中大吕，冢(兕)牛毆，广颜，大鼻，大目，裹重，言闲=(闲闲)，恶，行倮=(倮倮)，要，白色，善病要(腰)。乙 210

日入至晨投中大吕，旄牛毆，免(俛)颜，大颈，长面，其行丘=(丘丘)毆，苍皙色，善病颈项。乙 211

上例是《黄钟》篇的部分内容，该篇将一日分为“旦至日中”“日中至日入”及“日入至晨”三个时段，再以各个时段所“投中”的十二律来占卜病祟。抄写者仅在“旦至日中”时段前施加符号“·”，其余时段不加，简文排列次序不言自明。又如：

·黄钟，音毆。贞在黄钟，天下清明，以视陶阳(唐)。帝(帝)乃誰(作)之，分其短长。比于官声，以为音尚。久乃处之，十月再周，复其故所。其祟上君、乙 260先□。卜疾人三禺(遇)黄钟死，卜事君吉。乙 261

·大吕，音毆。贞在大吕，阴阳溥(薄)气，翼凡三□，居引其心。牝牡相求，徐得其音。后相得毆，说(悦)于黔首心。其祟大乙 262街、交原。卜疾人不死，取(娶)妇、嫁女吉。乙 267

上例是《贞在黄钟》篇的部分内容，该篇分为十二节，各以十二律为占，每条占辞都连续抄写在两枚简上，抄写者仅在首简施加符号“·”，接续其下的第二枚简上则无此符号。这一规律对我们复原其他类似篇目的编连次序有很大的帮助。

2. 分条标识

放马滩秦简的内容大体上都属于日书，这类典籍中程式化的表述较多，条理较为明显。乙种简的抄写者习惯于在一些分条叙述的文句(也可视作“节”)前冠以符号“·”，显得眉目分明。如：

· 甲亡，盗在西方，一于(字)中食者五口，疵在上，得，男子毆。乙 55 壹

· 乙亡，盗青色，三人，其一人在室中，从东方入，行有遗毆，不得，女子毆。乙 56 壹

· 丙亡，盗在西方，从西北入，折齿，得，男子毆，得。乙 57 壹

上例是乙种《十干占盗》篇部分内容，各条文字上端皆标以符号“·”，富于条理。又如：

· 甲子旬，辰巳虚，戌亥孤。失六，其虚在东南，孤在西北。若有死【者】，各【六凶】，不出一岁。乙 115 貳

· 甲戌旬，寅卯虚，申酉孤。失，虚在正东，孤在正西。若有死者，各四凶，不出一月。乙 116 貳

· 甲申旬，子丑虚，午未孤。失，虚在正北，孤在【正】南。若有死者，各一凶，不出一岁。乙 117 貳

上例是《六甲孤虚》篇部分内容，各简上端皆施加符号“·”，显得条理清楚。同时，该篇抄写在《土功(一)》篇下方空白处，这些符号也兼具分栏功能。

(四)作为句读标识

放马滩秦简中的符号“·”用在句中，具有标识语气停顿的功能，略如符号“┐”的用法(详见后文)。如：

· 日分：甲以到戊，· 己以到癸。· 辰分：子以到巳，· 午以到亥。乙 167 叁 · 时分：旦以到东中，· 西中以到日入。乙 174 叁
【· 星分：角以】到东壁，· 奎以到轸。乙 168+374 叁

上例是《日分》篇的部分内容，其中多见符号“·”。位于句中“己”“午”“西中”“奎”等字上面的“·”，主要用于标识语气停顿，应在其上断读。其他“·”为分条标识，也有断句功能，位于简首的还兼具分栏作用。又如：

■凡占黄钟，一左一右，壹行壹止，一□□□□□□□□□□。
·生黄钟，置一而自十二之，上三益一，下三夺一。·占
□乙 333

上例是《占黄钟》篇的部分内容，其中两处符号“·”所起的作用也是断句。经此符号标点后，全文层次更为分明。

二、墨块“■”

此类符号在放马滩秦简中较为多见，可辨识者共 49 处。其形状又可细分为 I、II 两式，宽度皆与简宽等齐。I 式窄长或近于正方，以浓墨竖向涂写于竹简顶端，一般占据两个字位。II 式宽扁，以浓墨横向涂写于竹简中部，一般占据一个字位。举例如表 1.2。

表 1.2 墨块“■”形状

I 式									
	甲 1	甲 30A	甲 42 壹	乙 1 壹	乙 14 壹	乙 66 貳	乙 293	乙 104	志 1
II 式									
	甲 18 貳	甲 16 貳	甲 24 貳	甲 42 貳	甲 73 貳	乙 48 貳	乙 56 貳	乙 73 貳	乙 78 貳

以上二式，虽形状有异，但其功用是基本一致的，试分析如下：

(一)作为分栏标识

如前所述，放马滩秦简中一般用符号“·”作为分栏标识，但偶尔也有以“■”分栏的情况，不多见。如：

■开日，逃亡，不得。可以言盗，盗必得。甲 18 贰

上例是甲种《建除》篇中的一条。该篇起先在上栏抄写，从此条开始转入下栏抄写，故在此条上施以“■”，用于提示。这一点与乙种《建除》篇中位于“建日”上作为章节符号的“■”并不相同（详见后文）。

(二)作为开篇标识

1. 篇题标识

如前所述，放马滩秦简中的自署篇题前多冠以符号“·”。但也有冠以符号“■”的情况。如：

■禹须臾行不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乡（向）北斗，质画地。视（祝）之曰：“禹有直五横。今利行=（行，行）毋（无）咎。为禹前除道。”乙 165

上例中符号“■”下之“禹须臾行不得择日”为篇题，揭示后文所述是一种在无法选择良辰吉日的情况下出行时所应当采用的一种厌禳术，也属于“禹须臾”术。

放马滩秦简中的自署篇题多与正文连贯抄写（如上例），但以下两例篇题各用一枚简单单独抄写，其前又冠以符号“■”，较为少见。如：

■禹须臾行日甲 42 壹

■禹须臾所以见人日甲 42 贰

上例中符号“■”下之文字皆为篇题，其后诸简所述内容正是如何利用“禹须臾”术选择出行或晋见贵人的良辰吉日，正与篇题呼应。

2. 开篇标识

放马滩秦简成篇材料中仅在篇首文字前冠以符号“■”的情形也较为常见。如：

■官之音弇，如【牛】处窖中。官，肠毆、困仓毆。官音贵，其畜牛，其器弇□，其種(种)重，其事贵，其事□，其处安，其味乙 353 甘，其病中。徵之音下出，如负虎而□。【徵】，□□□毆。徵音善，其畜虎，其器□，其種(种)华，其事嗇夫，其处整□乙 352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大梁人王里□徒曰丹，□今七年，丹刺伤人垣离里中，因自刺毆，□之于市三日，志 1 葬之垣离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志 2

上例分别是乙种《五音(二)》及《丹》篇的部分内容，首句皆以“■”顶格起始，其下各句前不再出现此符号，十分醒目。

另外，放马滩秦简成篇材料中又多见先在首简冠以符号“■”，其后各条文字前再冠以符号“·”的情形，显得眉目分明。如：

■春三月甲乙不可伐大榆东方，父母死 1。乙 129 貳·夏三月丙丁不可伐大棘南，长男死。乙 130 貳·戊己不可伐大桑中央，长女死之 1。乙 131 貳

■……年，刑直(德)并在土。刑徙所胜直(德)，直(德)徙所不胜刑，五岁而复并于土。乙 347 貳·直(德)之所在主岁。乙 308 貳

上例分别是《伐木忌(二)》及《刑德》篇全文，两篇皆以符号“■”起始，

其下条文之前再冠以符号“·”，这些“■”又兼具分栏功能。

(三)作为章节标识

前文已述以符号“·”作为章节标识的情形。除此之外，放马滩秦简成篇材料中以符号“■”作为章节标识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如：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挚(执)未，彼(破)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乙 1 壹

·二月，建卯，除辰，盈巳，平午，定未，挚(执)申，彼(破)酉，危戌，成亥，收子，开丑，闭寅。乙 2 壹

■建日，良日毆。可为啬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大生(牲)，不可入黔首。乙 14 壹

·除日，逃亡不得，痺疾死。可以治啬夫，可以斲(彻)言君子、除臯(罪)。乙 15 壹

上例是乙种《建除》篇部分内容。该篇内容可分为“建除表”及“占辞”两章，前者实为建除神煞的“值日表”，后者所述为不同神煞所主吉凶宜忌。两章各以符号“■”起始，其下各条再冠以“·”，层次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亦见于后文所举《刚柔日(二)》及《门户》全文，此处不赘。

三、双墨点“=”

此类符号在简文中较为常见，现可辨识者共 97 处，符号由两个墨点(有时作两短横)组成，多书于一字右下方，较小，举例如表 1.3。

表 1.3 双墨点“=”形状

								
乙 351	乙 132 壹	乙 217	乙 255	乙 235	乙 250	乙 327B	乙 299	乙 210

其功用主要有两种：作为重文符号或省写符号，前一种情况较为普遍。以下试作分析：

(一) 作为重文标识

“=”作为重文符，在放马滩秦简中有多种用法。除了常见的对单字的重复之外，又见对多字的重复等新情况。

1. 重复上文单字

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

·旦至日中投中大(太)族，虎毆，戡(纡)色，大口，长要(腰)，其行延=(延延)毆，色赤黑，虚=(虚虚)，善病中。乙 212
·茅(蕤)宾，□毆，别离、上事毆，外野某毆。贞在茅(蕤)宾，是谓始新，帝(帝)尧乃韦九州。以政下黔首，斩伐冥=(冥冥)，杀戮申=(申申)。乙 272

上例分别是《黄钟》及《贞在黄钟》篇部分内容，其中“延”“虚”“冥”“申”等字下的符号“=”皆表示对前一字的重复。此两篇中叠音词很多，都用这种方式书写，无一例外。又如：

■寡门，不寡濡泥兴=(兴，兴)毋(无)所定，妻不吉，必参(三)寡。乙 1 貳

·入正月一日风=(风，风)道东北，禾黍将。从正东，卒者丈夫。从东南，手臬坐=(坐坐)。从正南，乙 162A 衣之必死……乙 93A

上例分别是《直室门》及《候岁》篇部分内容，其中“兴”“风”两字下的符号“=”也表示对前字的重复，但重复两字之间需要破读。

2. 重复上文多字

放马滩秦简中又见连续出现的多个符号“=”重复多字，以及单个“=”重复多字的现象，若按重复单字的常规方式释读，往往文意难通。在这种情形之下，需要作变通处理。如：

占盗：以亡辰为式，投得其式为有中，闲得其前五为得、为闻，得其后伍(五)为不=得=(不得，不得)其前后之伍(五)为复亡。乙 322

·役居□若有所远使，千里外顾复归，不可以=壬=癸=到=□=(以壬癸到□。以壬癸到□)，必死！。乙 319

上例分别是《占盗(二)》及《归行》篇中部分内容，其中“不=得=”等字，若机械地释读为“不不得得”则不知所云，今析书作“不得，不得”则文意通畅。“以=壬=癸=到=□=”等字，也应析书作“以壬癸到□。以壬癸到□”。又如：

【·微日：……】燔(蕃)昌。小者以死，有(又)之少者。女(母)死，取长子=(长子。长子)死，取中子=(中子。中子)死，取少子。乙 108B 壹

上例是《五音日卜死》篇的部分内容。其中两处“=”，若将其读作“子子”则文理不通。但若通读全句，则不难发现此两处“=”实际上是对其前“长子”或“中子”两字的重复，应按其具体语境分别析书作“长子。长子”及“中子。中子”。

(二)作为省写标识

1. 替代常用词汇“是胃(谓)”中的“胃(谓)”字

放马滩秦简中多见一种“某某是=某某”的程式化表述，其中“是=”实际上是对“是胃(谓)”的习惯性书写形式。先看《刚柔日(二)》篇中的

例子：

■凡甲、丙、戊、庚、壬、子、寅、【卯、戌】、巳、酉，是胃(谓)冈(刚)日、阳【日】、牡日毆，女子之吉日毆。乙 113 壹

■凡乙、丁、己、辛、癸、丑、辰、午、未、申、亥，是=(是谓)柔日、阴日、牝日毆，男子之吉日毆。乙 114 壹

此二句结构相同，内容相类，句式一致。但前句中作“是胃(谓)”之处，后句却写作“是=”，可见后句中“=”实际上是省去前句中“胃(谓)”字的特定标识。放马滩秦简中还有多处“是=”句，如：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是谓)土禁，不可垣。垣一版，费。三版，耐。成垣，父母死。乙 133 壹

·卯、丑、寅、午、辰、巳、酉、未、申、子、戌、亥，凡是=(是谓)地司空，不可操土攻(功)，不死必亡。乙 134 壹

·毋(无)射、大(太)族、蒙(蕤)宾之卦曰：是=(是谓)水火之贫=(贫贫)。乙 351

·林钟、应(应)钟、夹钟之卦曰：是=(是谓)作(乍)居作(乍)行，左右可(何)望。乙 254

上例分别是《土功(二)》及《自天降令》篇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是=”，前人多看做重文符，析书作“是是”，训为“此是”。^①其说虽大致可通，但在放马滩秦简的时代，“是”字是否已经演进为判断动词，学界仍有疑问。若从上举《刚柔日(二)》篇中“是=”用作“是谓”的实例来看，我们将以上四例中“是=”析书作“是谓”，即将“是=”看做“是谓”的习惯

^① 杨锡全：《出土文献“是=”句浅析》，复旦网，2009年11月3日，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958。

性省写，可能更加稳妥。

2. 替代与前字构件相同的特定单字

在放马滩秦简中，若上下相连的两个字具有某个相同的构件，抄写者有时会承上省去后字，而代之以符号“=”，仅以下二例：

徙门，数实数=(数娄)，并黔首家。乙 18 叁下

营=(营宫)廿。·正月。乙 172 壹

前者见于《直室门》篇。其中“数实数=”句，睡虎地秦简日书《直室门》篇作“数富数虚”。据此，我们将此处“数=”析书作“数娄”。“娄”为“数”字左部，故抄写者承上省去。娄，可读作“窳”，《尔雅·释言》：“窳，贫也。”《玉篇·宀部》：“窳，空也。”与“虚”义近。

后者见于《星分度》篇。其中“营=”，我们析书作“营宫”。“宫”为“营”字下部，故抄写者承上省去。营宫，二十八宿之一，传世典籍皆作“营室”，但出土文献多写作“营=”，如睡虎地秦简日书《星》及《取妻出女》篇、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及《刑德》篇、周家台秦简《系行》篇、阜阳汝阴侯汉墓“二十八宿圆盘”中皆作此形。可见，将“营宫”写作“营=”，是秦汉时的一种书写习惯。

四、墨勾“L”

此类符号在简文中较为常见，可大体辨识者约 76 处，多书于一字右下方，较小。举例如表 1.4：

表 1.4 墨勾“L”形状

								
甲 57 貳	乙 37 貳	乙 326	乙 40B	乙 41 貳	乙 289B	乙 304	乙 304	乙 350

其功用较为单一，一般在句中起停顿作用，略如现今标点符号中的顿号、逗号或句号，以下试作分析：

(一)用在并列的名词之间

例如：

·黄钟^ㄣ、大吕^ㄣ、姑先(洗)^ㄣ、中吕^ㄣ、林钟皆曰：请谒得，有为成，取(娶)妇嫁女者吉，病者不死，𠂔(系)囚者免。乙 257

·大(太)族^ㄣ、蒙(蕤)宾^ㄣ、夷则^ㄣ、南吕皆曰：请谒不得，有为不成，取(娶)妇嫁女不吉，疾人死，𠂔(系)囚者不免。乙 258A+371

·夹钟^ㄣ、毋(无)射^ㄣ、应(应)钟皆曰：请谒难得，有为难成，取(娶)妇嫁女可殴，疾人危，𠂔(系)囚难出。乙 256

上例是《十二律吉凶》篇的部分内容，其中在“黄钟”“大吕”等律名之间施加符号“^ㄣ”，表示并列关系，其功用略如现今之顿号。

(二)用在并列的数词之间

例如：

九与八^ㄣ、七与六^ㄣ、五与四，皆妻夫殴^ㄣ。日为夫，晨(辰)为妻，星为子。欲夫妻之和而中数殴，甚众者盍，少者失乙 344

心十^ㄣ、十二，·十月。乙 169 壹……胃十四^ㄣ、十三，·三月。乙 168 貳

上例分别是《阴阳钟》及《星分度》篇的部分内容，其中相连的两个数字容易混淆，抄写者在两者之间施加符号“^ㄣ”，以作划分，其功用略如现今之顿号。

(三)用在句中，表示语气停顿

例如：

·平旦生女^ㄣ，日出生男^ㄣ，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过中男，日则(侧)女，日下则(侧)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昏)女^ㄣ，夜莫(暮)乙 142男^ㄣ，夜未中女^ㄣ，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乙 143

·春三月东首^ㄣ，夏三乙 303A月南首^ㄣ，秋三月西首^ㄣ，冬三月北首^ㄣ，皆吉。乙 304

上例是乙种《生男女》及《四时首》篇全文，其中在各句之间施加符号“^ㄣ”，表示语气停顿，其功用略如现今之逗号。又如：

·巳，旦不听^ㄣ。安(晏)，听^ㄣ。昼，不听^ㄣ。夕，得后言。乙 40B 贰

·午，旦不听^ㄣ。安(晏)，百事不听^ㄣ。昼，许^ㄣ。夕，许。乙 41 贰

·未。旦有美言^ㄣ。安(晏)，后见之^ㄣ。昼，得恶言^ㄣ。夕，不听。乙 42B 贰

上例是乙种《吏》篇部分内容，该篇分“旦”“安(晏)”“昼”“夕”四个时段占测下级官吏求见长官的不同结果。抄写者在各句之间施加符号“^ㄣ”，表示语气停顿，其功用略如现今之句号。

五、竖线“丨”

此类符号在简文中较为常见，今可辨识者共 52 处，皆书于句末，其形状为竖向墨线，长短粗细略如正文中的竖画，一般占据一个字位。

举例如表 1.5。

表 1.5 竖墨线“丨”形状

								
乙 83 貳	乙 96 貳	乙 96 叁	乙 124 壹	乙 124 貳	乙 318	乙 136 壹	乙 380	乙 48 貳

其功用较为单一，略如现今标点符号中的句号，以下试作分析。

先看一例：

■凡启门，以七星、张、翼、亢、奎皆【吉】。门忌乙 133 貳
乙、辛、戊、五丑丨。乙 132 貳

■祠门良日：甲申、庚申、壬申丨。乙 135 貳

■户忌丁及五丑，凶丨。乙 134 貳

上例是《门户》篇全文，其中句首皆以墨块“■”起始，句末尾则施以竖墨线“丨”，起结束的作用。这一规律对此篇编连次序的复原具有重要作用。又如：

夏三月帝(帝)为室【寅】，杓(剽)午，杀未，四瀟(废)壬癸丨。

乙 96 壹

秋三月帝(帝)为室巳，杓(剽)酉，杀【戌】，四瀟(废)甲乙丨。

乙 97 壹

上例是《帝》篇部分内容，其中文句末尾皆施以符号“丨”，表示语气的终结，层次井然。这种情况，亦可参看前文所举《伐木忌(二)》全文。

六、横线“-”

此类符号在简文中不常见，今可辨识者共 2 处，书于句中，形状为横向墨线，大体占据半个字位。举例如表 1.6。其功用单一，略如现今标点符号中的逗号。

表 1.6

横墨线“-”形状

	
乙 77 貳	乙 77 貳

仅见于下例：

· 土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乙 77 貳

这是《五行》篇最末一句，抄写者在语气停顿之处施以符号“-”，将前后两个相同之字隔开，与符号“丿”的功用基本相似。

这一符号在简帛文献中十分少见。若按放马滩秦简的一般抄写习惯，上下重复之字往往写作“某=”，此句应作“土生木=(木，木)生火=(火，火)生土”。但此句不但将重复字连续写出，而且在它们之间施以符号“-”，除了表示语气停顿之外，似乎还有特别强调两个重复字不可连读之意。

如上所述，放马滩秦简中标识符号的使用已较为普遍，六类符号各有其大致固定的作用。若加以综合考察，可见以下四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第一，各种符号的形状已趋于定型，但在使用上具有较大随意性。

从形状上来看,放马滩秦简中的六种符号已大致固定,与其他秦代简牍日书中的符号相比,也大体无异。整体而言,甲种简中符号较少,而乙种简中符号较多。如《吏》篇,甲种简仅见一处“乚”,但在乙种简多达二十余处。又如《建除》《十二支占盗》等篇,甲种简仅见开篇符号“■”,但在乙种简中还有章节符号“■”,并在各条目前施加符号“·”。

乙种简中虽然较多地使用了各种符号,但随意性仍然较大。如《衣》篇:“·入月十四日乚、十七日、廿三日”,其中“十四日”与“十七日”之间有符号“乚”,但在其后的“十七日”与“廿三日”之间则缺失。又如《丹》篇,志7云:“·丹言:‘祠者必谨骚(扫)除,毋以淘口祠所。’”其中在“丹言”上施加符号“·”。依例,位于志4的另一处“丹言”前也应有此符号,但抄写者却付诸阙如。

第二,“一号多用”的情况较为多见,但其核心功用日趋突出。如符号“·”可分别作为分栏、开篇、章节、句读等方面的标识性符号,似乎比较复杂。但实际上,这四种功用的核心是一致的,即根据简文的具体情况将其划分为不同层次。最初的层次是依据简文的抄写位置划分出上下栏,其次是依据简文内容的不同划分出篇,再次是依据某篇内容的内在逻辑将其划分为若干章节(条目)乃至句。

第三,“异号同用”的情况亦为多见,但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如符号“■”与“·”的基本功用大体上是重合的,但在“■”作为开篇标识或章节标识的情况下,其下作为段落或条目的标识一般都是“·”。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较高层级的标识,而“·”的层级较低。又如,符号“乚”“丨”“·”及“-”都可以作为语气停顿的标识,但简文中使用前两种符号的情况较多,使用后两种的情况却不多见。此后,符号“·”及“-”作为语气停顿标识的功用逐渐灭失。

第四,标识性符号使用较多,而语气性符号使用较少。符号“·”及“■”的主要功能是分栏、分篇及分章节,在简文中使用十分广泛。符号“=”作为重文或省写标识,其使用频率也较高。这三种符号主要是

作为某种“标识”使用的。相比之下，表示语气停顿的符号“乚”及“丨”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这一情况在睡虎地秦简日书及周家台秦简日书中也普遍存在。反映出在秦代日书类典籍的抄写过程中，抄写者对于篇、章、节等基本层次的划分较为重视，相关“标识”性符号已基本成型，而对于语气停顿等细致层次的划分还处于探索阶段，“标点”性符号的使用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

结 语

关于放马滩简的抄写年代，程少轩据《贞在黄钟》篇强改“民”为“黔首”的情况指出应在秦统一之后，但不排除晚至汉初的可能。我们还注意到《贞在黄钟》篇中还有一处“民”字并未改作“黔首”，说明此篇抄写时距离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并不遥远，抄写者对此不甚熟悉，故有疏漏。而且，放马滩简中的大部分用字符合里耶秦简“更名方”中的新规定，但仍存在“吏”“酉”“灋”等旧字未尽改的情况，很可能也与抄写者对于秦始皇的“标准用字”不太熟练有关。综合考虑以上情况，放马滩简应抄写于秦统一以后不久。

关于放马滩秦简的缀合编连问题，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要者如：简乙 309、乙 367 可补入《反支》篇；《门户》篇的排列次序应是乙 133 贰→乙 132 贰→乙 135 贰→乙 134 贰；简乙 360A+162B 可与乙 297、乙 310 连读，简乙 344 可与乙 324 连读，简乙 283 可与乙 368 连读，连同简乙 359，合为《阴阳钟》篇；简乙 374 与乙 168、简乙 325 与乙 170 可分别缀合，连同简乙 361 叁，补入《日分》篇；简乙 303B 与乙 289B 缀合，连同简乙 289A、乙 370，可归入《五音(二)》篇，其排列次序应是乙 354→乙 375 乙→289A→乙 303B+乙 289B→乙 370。

放马滩秦简中总共出现一百四十一个广义上的通假字，其中不乏用例较早，乃至新见者。我们以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所列上古音声韵调

为准，结合简文中的具体内涵，从音、义两个方面对其中六十个通假字及其本字进行了认真分析，归纳为声韵皆同的通假、声近韵同的通假及声同韵近的通假等三种类型。

在放马滩秦简中，已普遍使用“·”“■”“≡”“⌒”“|”及“-”等六类标识符号，各有其大致固定的作用。综合考察其使用情况，可见以下四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各种符号的形状已趋于定型，但在使用上具有较大随意性；第二，“一号多用”的情况较为多见，但各种符号的核心功用日趋突出；第三，“异号同用”的情况亦为多见，但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第四，标识性符号使用较多，而语气性符号使用较少。

第二章 放马滩秦简专篇研究

放马滩秦简作为一部时代较早的数术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如《十二支占盗》篇所见十二禽与后世十二生肖大体一致，应是后者的源头；《星分度》篇所见二十八宿“古度”大致成熟于春秋晚期，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意义重大；而《丹》篇所见死而复生的故事情节曲折、有血有肉，后来逐渐演化为志怪小说的母题之一。皆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以上内容，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我们不揣浅陋，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十二支占盗》篇与十二生肖的形成过程；十二生肖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佛经十二神兽的关系；十二禽（生肖）在西域及北方草原的传播。第二，《星分度》篇中二十八宿的距度系统、应用年代，以及与此相关的先秦、秦汉文献中所载日躔问题。第三，《丹》篇中的“丹”与放马滩一号秦墓墓主的关系，以及该篇的主旨与归属问题。

第一节 《十二支占盗》与十二生肖源流

十二生肖是现今广泛流行于亚洲各国、各民族间的一种重要民俗文化事象。其中以中国汉族的十二生肖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以鼠、牛、虎、兔等动物（灵物）分别与十二支对

应，用于纪年，特别是标志人的生年；第二，以某年或某人所属生肖为基础，配合五行生克原理，用于推算年命、合婚择日、占卜休咎等数术活动。

关于十二生肖的来源，前人多持“外来说”。唐代僧人道世曾引《大集经》云：“此之十二兽，并是菩萨慈悲化导，故作种种人畜等形，住持世界，令不断绝。故人道初生，当此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是故汉地十二辰兽依此而行，不异经也。”^①清代学者赵翼认为西汉以前尚未用甲子纪岁，十二辰配禽又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等篇，“是后汉时其说甚行，更推之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人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②。法国汉学家沙畹则对道世与赵翼的观点兼收并蓄，但“更倾向于认为十二生肖的真正发明者是突厥人”^③。郭沫若认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也”^④。

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及孔家坡汉简诸日书“占盗”篇的相继面世，其中“十二禽（物）”与后世生肖大体相似（详见后文），李学勤、于豪亮、饶宗颐皆指为十二生肖的源头，^⑤得多数学

①（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30《主持篇·罗汉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3年版，第511页。

②（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34《十二相属起于后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页。

③（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

④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⑤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于豪亮：《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7页。

者认同，但仍有不少人坚持十二生肖来自域外。^①另外，关于十二生肖的形成过程、对外传播等问题，前人所述亦未详备。因此，有关十二生肖的多个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如前所述，十二生肖的核心是：第一，与十二支相配，用于纪年；第二，与五行结合，用于卜算。准此，后文讨论亦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黄道十二宫与生肖无关

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起源甚早，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泥版中，就有其雏形。公元前 1300 年左右，黄道十二宫传入小亚细亚东部的赫提特，公元前 800 年以后传入希腊。巴比伦黄道十二宫最初为十二种图形，现存最完整者为古埃及顿德拉神庙中的石雕图像。^②见图 2.1。

此一石雕原置于埃及顿德拉神庙(建于公元前 120 年至公元 34 年之间)穹顶，现藏法国卢浮宫。图像呈圆形，可由内而外分为四层，黄道十二宫分布在第二至三层。其图形与现今流行的十二星座图像大体接近，其名称历来译法不一，今通名作：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及双鱼宫。

① 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马英昌：《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西北师大学报》1999 年第 4 期；孔庆典：《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38 页。

② 自 19 世纪以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埃及的黄道十二宫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希腊影响的产物。说见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 年第 3 期。



图 2.1 古埃及顿德拉神庙石雕中的黄道十二宫图像^①

郭沫若《释支干》一文认为甲骨文所见“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等十二辰名，或在字义上与上述十二宫名称相通，或在字形上与十二宫符号相似，因此他推测中国十二辰源于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鉴于十二辰与十二生肖密不可分的关系，郭氏又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古巴比伦，后以西域民族为中介，传播至中原。

^① 采自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 年第 3 期。

我们认为,郭沫若对于十二辰字义与巴比伦十二宫图形的比附,还有不少可商之处。如郭氏认为“巳”之古文作“子”,当于希腊之双子座。^① 验之以前引顿德拉神庙黄道十二宫图像,双子宫的早期形象实为一男一女,并非两个男子,译成于唐代的佛经《宿曜经》及《七曜禳灾决》中就分别称之为“男女”或“阴阳”(见表 2.1),可证。郭氏又说“未”之本义为禾穗,而巴比伦之白羊宫乃是合希腊之牡羊座(中国之胃、娄)与 Catus(中国之廐积)而成,前者意为“农夫”,后者意为“田圃”。“与此未之为穗,意既相近,与中国之星象则尤为切合。《天官书》曰‘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为廐积’,星象皆系农事。”因此,古文“未”乃是白羊宫之像。^② 其引申颇为牵强。另外,郭氏对于十二辰字形与希腊十二宫符号的比附,也存在一定问题。如郭氏说“卯”之甲骨文与希腊狮子座符号类似,“申”之甲骨文与双鱼座符号同义,“酉”之甲骨文像壶尊之形,当是水瓶座。^③ 但希腊十二宫符号系由巴比伦十二宫图形简化、抽象而来,时代较晚,最早见于中世纪晚期的抄本,^④ 其时中国十二辰早已出现。凡此种种,足证郭氏之说不好完全采信。^⑤ 郭氏作《释支干》时,正值安特生等人基于考古发现而主张的“中华文明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②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③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

④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夏氏所据为《英国百科全书》1964年修订版,第960页。

⑤ 郭沫若后来(1952年)也说:“《释干支》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我把它解释为起源于巴比伦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是没有更好的直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坚实的反证……希望在地下发掘有系统地广泛开展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明。”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西来说”盛行于世,^①故不少研究者言必称希腊、罗马乃至巴比伦、埃及。实乃一时之学术风尚,后学者须明辨之,慎思之。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古巴比伦、古埃及或古希腊的黄道十二宫,虽然一开始就与星占等数术结合,但它一直是用来纪月的(并且是跨越历法月的“星命月”),从未用于纪年。如果我们将黄道十二宫名称与十二生肖顺次比较,除白羊—未羊外,其余均不相合。退一步,如果单以其中羊、牛、蟹、狮、蝎、马、鱼等七种以动物命名者与十二生肖比较,相合者也只有羊、牛、马三种。因此,将它作为中国十二生肖的起源,难以令人信服。

目前,我们尚无法从考古资料或文献记载中看到古巴比伦或希腊文化直接影响秦汉西域民族的有力证据。如果仅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黄道十二宫的知识是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印度自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与希腊直接接触,至公元前2世纪左右,希腊黄道十二宫传入印度,出现在一些佛教经典中。^②迟至隋代,才经过佛经的汉译,被介绍到中国,其名称略如表2.1。

表2.1中十二宫名称还不完全统一,当是翻译者不断调适中印文化差异的结果,但从中仍可窥见十二宫传入印度后并未经过太多本土化改造。翻检上引经文,其中十二宫仍用于纪月(星命月),并未纪年。值得注意的是,黄道十二宫系由《大方等日藏经》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其翻译者那连提黎耶舍乃北天竺乌菟国人,年十七发意出家,四处游方,后因突厥之乱,于高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来到中原,至隋开皇年间译成此书。可见十二宫知识来华,甚至未经过西域民族的中介,

① 郭沫若主张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与巴比伦及中亚已有文化交流,就是受到安特生的影响。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开》,《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328页。

②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表 2.1 汉译佛经中的黄道十二宫^①

汉译佛经名称	汉译时间	白羊	金牛	双子	巨蟹	狮子	室女	天秤	天蝎	人马	魔蝎	宝瓶	双鱼
大方等日藏经	6 世纪	特羊	特牛	双鸟	蟹	师子	天女	秤量	—	射	魔蝎	水器	天鱼
宿曜经	785 年	羊	牛	娼	—	狮子	女	秤	蝎	弓	—	瓶	鱼
宿曜经	785 年	—	—	男女	—	—	双女	—	—	—	魔蝎	宝瓶	—
支轮经	10 世纪末	天羊	金牛	阴阳	巨蟹	—	双女	天秤	天蝎	人马	摩蝎	—	双鱼

因此对于郭沫若“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的推测，我们同样持有谨慎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十二生肖、十二辰与古巴比伦及希腊的黄道十二宫并无明显渊源关系。

二、十二生肖形成于东汉中期

放马滩秦简《十二支占盗》、睡虎地秦简《盗者》及孔家坡汉简《盗日》等篇中皆见一种以十二禽(物)配合十二支占卜盗者的方术，论者多指此十二禽(物)系后世十二生肖之源头。在放马滩秦简日书《黄钟》篇中还有一种占卜病祟的数术，其中在“旦至日中”时段与十二律搭配使用的十二禽与十二生肖尤为接近。由于十二律与十二支在秦汉时已有了固定搭配关系，故此篇中的十二禽亦可以与十二支相配。

兹将上述材料中所见十二禽(物)与后世十二生肖作一比较，列表如 2.2。

^① 此表采自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

表 2.2 日书十二禽(物)与十二生肖比较

十二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放马滩秦简 《十二支占盗》	鼠	牛	虎	兔	虫	鸡	马	羊	石	鸡	犬	豕
放马滩秦简 《黄钟》	鼠	牛	虎	兔	龙	雉	马	羊	王龟	鸡	犬	—
睡虎地秦简 《盗者》	鼠	牛	虎	兔	—	蟲	鹿	马	环	水	老羊	豕
孔家坡汉简 《盗日》	鼠	牛	虎	鬼 (兔)	蟲?	虫	鹿	马	玉石	水日	老火	豕
后世十二 生肖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表 2.2 所见十二支配禽(物), 可据其出土地分作秦、楚二系。在楚系的睡虎地简与孔家坡简中, 只有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孔家坡汉简字作“鬼”, 整理者以为系“兔”之误抄, 今从之)、亥豕等五组与后世完全一致。巳之配禽为“蟲”或“虫”, 于豪亮指出, “《说文·虫部》: ‘古虫蟲不分。’而虫字下云: ‘虫, 一名蝮。’蝮是一种毒蛇, 因此‘巳, 蟲也’, 实际上是巳为蛇”^①。则辰蟲(或虫)搭配实质上也与后世一致。巳之配禽, 睡虎地秦简无说, 孔家坡汉简中相应之字笔画不全, 整理者拟作“蟲”, 此处存疑。其余午、未之配禽, 皆作“鹿”“马”; 申之配物, 一作“玉石”, 一作“环”; 酉之配物, 一作“水”, 一作“水日”; 戌之配禽(物), 一作“老羊”, 一作“老火”。皆与后世迥异。于豪亮曾指出“环”可读为“猿”, 猿即猴; “水”可读“雉”, 雉即野鸡。饶宗颐也曾

^① 于豪亮:《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62 页。下同不注。

读“水”为“隼”，并引《古今注》“狗，一名老羊”之说，将“老羊”训为狗。^①但我们看到申之配物皆与“石”相关，酉之配物皆与“水”相关，戌之配禽(物)皆突出其“老”，自成体系，似乎另有所本。值得重视的是，隋萧吉《五行大义》所引三十六禽“异说”中也有申配“死石”，戌配“死火”或“死金”之例，其他还有未配“老木”，酉配“死石”“死土”，亥配“朽木”等，^②皆明显超出了“禽”的范畴，当是五行说的遗留。因此，对于申、酉、戌三支所配之物，不宜强解作禽名。^③

在秦系的放马滩简中，已有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午马、未羊、酉鸡、戌犬、亥豕等九组与后世完全一致。辰之配禽，《十二支占盗》作“虫”，但《黄钟》又作“龙”，与后世一致。其余巳之配禽，一作“鸡”，一作“雉”；申之配禽(物)，一作“石”，一作“王龟”。皆与后世不同。

由上可见，虽然楚系日书中的十二禽(物)尚与后世十二生肖存在较大差异，但秦系放马滩日书中的十二禽(物)已与后世十二生肖十分接近，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支占盗》及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篇中，已经有了十二禽(物)与五行搭配的迹象，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前人足够注意。

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支占盗》篇中对盗者进入宅院行窃的方向多有占测，列表如 2.3：

① 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28 页。

② (隋)萧吉：《五行大义》卷 5《论三十六禽》，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本，第 323~324 页。

③ 迟至今日，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仍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如毛道黎族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西双版纳傣族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哀牢山彝族十二生肖顺序则为：虎、兔、穿山甲、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排序不同外，又改“龙”为“穿山甲”。详见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

表 2.3 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支占盗》篇所见入盗方位

十二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禽(物)	鼠	牛	虎	兔	虫	鸡	马	羊	石	鸡	犬	豕
入盗方位	—	北	东	东	东	—	南	南	西	西	—	—

从秦汉时期广泛流行的“日廷图”(即十二辰方位图,参见第三章图 3.1)来看,亥、子、丑三辰皆在北方,属水;寅、卯、辰三辰皆在东方,属木;巳、午、未三辰皆在南方,属火;申、酉、戌三辰皆在西方,属金。表 2.3 所见丑、寅、卯等八日入盗方位,无不与“日廷图”一一契合。子、巳、亥三日,该篇皆占作“盗者中人”,谓盗者是“家贼”“内鬼”,故不列方位。戌日未见入盗方位,或是漏抄,或亦是“盗者中人”。

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篇中有四处“旦闭夕启某方”的表述,李学勤推测讲的是一种有关如何防盗的方术,所谓“启”“闭”,或指门户的开关。列表如表 2.4:

表 2.4 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篇“旦闭夕启”方位

十二支	寅〈子〉	卯	午	酉
十二禽(物)	虎〈鼠〉	兔	鹿	水
“旦闭夕启”方位	西	北	东	【南】

李学勤指出,寅日“旦闭夕启西方”一句应在子日下,酉日条“旦闭夕启”下又脱“南方”二字,当系抄写者疏误,^①其说可从。子、卯、午、酉四辰在“日廷图”中分别居于北、东、南、西的位置,在这种数术里面,“旦闭夕启”的方位实际上是将此四辰本来对应的方位逆时针移动了一位。

①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7 页。

以上可见,在上述两种秦简日书“占盗”篇中,十二禽(物)借助于十二辰,已与东西南北四向形成了固定搭配关系。而四向(或五方)与五行的对应,作为传统五行说核心内容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固定。放马滩秦简日书《五音(二)》篇就专门讲述五行与五方、五色、五音及十干、十二支的对应关系,《日辰》篇又讲述十二支与五行及数字的对应关系,可作内证。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两种秦简及孔家坡汉简日书诸“占盗”篇看出,借助于十二支,十二禽(物)还与五色、男女(阴阳)建立了某种联系,虽不甚明朗,但已初露端倪。

综上所述,秦代日书中的十二禽(物)已与后世十二生肖大体接近,并且它们一开始就与五行学说结合,作为占卜的工具。而十二生肖的功用,除了纪年,主要还是作为占卜、择吉或合婚的命理依据。因此,我们将秦简日书中的十二禽视作十二生肖的源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秦汉简牍日书中的十二禽(物)毕竟只与纪日地支联系,^①尚未用于纪年,还不能说它就是十二生肖。

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华夏本土论者,多谓其源自天文星占或图腾崇拜。如郑文光认为十二支及生肖皆源自华夏先民对星象的观察,先描写为符号,后肖之以动物形象。李零据《五行大义》中的相关记述指出十二生肖源自天文。董家遵认为十二生肖与古代十二姓同出一源,系由鼠、牛、虎、麒麟、龙等十二种图腾演化而来。麻根生认为十二生肖起源于九黎部落联盟的十二神兽图腾。张秉伦认为十二生肖多与农牧、狩猎生活有关,应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动物崇拜。陈冠英等则认为生肖文化的源自中国古代的伏羲崇拜。^②以上诸说多是基于符号学或社会学理论

^① 这一点,容易从孔家坡汉简日书中写在367号简上端的自有篇题“盗日”看出。

^②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3页;董家遵:《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1期;麻根生:《十二神兽文化探源》,《民俗论坛》1993年第3期;张秉伦:《十二生肖与动物崇拜》,《大自然》1984年第1期;陈冠英、张维萍等:《十二生肖与伏羲图腾》,《民俗研究》2002年第2期。

的推测,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还缺乏过硬的证据。近年,王贵元指出“十二禽的来源,也就是十二地支所配物的原始面貌,可能是十二种物怪,或是有动物有物怪,后来才全部演化为十二种动物”^①。王氏之说主要来源于对楚系十二禽(物)中“老羊”“玉石”等“异说”的全面考察,若验之以放马滩秦简日书《黄钟》篇,这一情形就更为明朗。我们知道,“病起而卜祟”是春秋以来的一种社会风习,至秦汉尤甚。而《黄钟》篇所述实为一种占卜病祟的数术,其中三十六禽(包括十二禽在内)乃是三十六种形象各异的精怪。术家根据一天内上午、下午及夜晚等不同时间所投中的律吕,可以容易地卜得是何种精怪作祟使人生病的,然后进行相应的厌禳活动。在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登涉》中,也有以“三十六禽”(实有二十四禽)作为精怪的记载。因此从放马滩秦简日书来看,十二生肖的文化本源似在于古人的精怪信仰。

在成书于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中,已可见到干支纪年的实例。据李学勤介绍,“一种帛书的表中,排列着六行干支,计六十组。第五行第一组为‘甲辰’,第二组左边写着‘今皇帝十一年’右边写着干支‘乙巳’。据上下文知,‘今皇帝’即汉高祖。而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正好是乙巳年。这与《史记》年表《集解》所说完全一致”^②。《汉书·王莽传》云,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亦是干支纪年。若以理推之,秦汉之际十二禽既与十二支搭配纪日,则应可用于纪年,但在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尚不见任何以十二禽纪年的记载。

至东汉初年,十二支配禽名称始与后世十二生肖完全一致,见于王充《论衡》一书。其中《物势》篇云:

① 王贵元:《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

②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

其中已言及十一支配禽，《言毒》篇又见“辰为龙”之说，是为完整十二支配禽，与后世生肖完全一致。上文还详细叙述了十二禽的五行属性及其生克关系，说明当时十二禽与五行的搭配也趋于定型。但在《论衡》中，我们仍找不到以十二禽纪年或作为属相的记述。

至东汉中期，干支纪年已经相当普遍。如《敦煌长史武斑碑》：“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大岁在丁亥”，《后汉书·朱称传》亦称此年为“丁亥之岁”。《韩勅修孔庙后碑》：“永寿三年(公元157年)，青龙建酉。”^①此时，在一些道教文献中开始出现单纯以十二支记述生年，配合十二禽卜算命运的记载。不晚于汉顺帝时代(公元126—144年)的《太平经》卷一百十一《有德人禄命决》云：

寅申之岁，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

^① 转引自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见氏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9页。

为文章，在木之乡，山林猛兽，自不可当。但宜清洁，天遣令狩，不宜数见，多畏之者，名之为虎。年在寅中，命亦复长，三寅合生，乃可久长。申为其冲，了不相亡，多恶畏夜，但能缘木上下，所畏众多。其命在金，行害伤人。故令小寿，是为可知。^①

其文开头总述“寅申之岁，其人似虎”。其后则分说生于寅、申之年者的运势。大意为：生于寅年者，其人与虎相似，势不可挡。但虎作为上天派来守护山林的神兽，宜当洁身自好，深藏不露。此年所生之人本来就长寿，若出生月日也属寅，就更长寿了。生于申年者，其人命运与猴相似（文中说“能缘木上下”，疑指猴），猴子生性顽劣，经常行害伤人，故其短寿。姜守诚说：“《太平经》继承了传统的十二禽说，又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将生年地支与诸种选择术因素糅合到一起，藉此推行祸福、预测吉凶，从而极大推动了汉代生肖宿命论的整合步伐，对后世命理学的体系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②可谓一语中的。我们认为，《太平经》中已经蕴含了十二禽作为属相的因素。如此，则十二生肖在东汉中期已经初步形成。

更加明朗的材料则见于稍晚的《后汉书·郑玄传》：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

唐李贤注引北齐刘昼《高才不遇传》论玄曰：

“辰为龙，巳为蛇，岁至龙蛇贤人嗟。”玄以讖合之，盖谓此也。

①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2页。

② 姜守诚：《汉晋时期“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四川文物》2015年第2期。

清人赵翼在论“十二属相起于后汉”时已注意到这一史料，但其文引自王子年《拾遗记》，该书成于东晋，为志怪小说集，多诞谩无实，故研究者未敢遽信。但《后汉书》明言“以讖合之”，刘昼又确指此讖即“辰为龙，巳为蛇，岁至龙蛇贤人嗟”，联系到前引《太平经》以寅虎、申猴卜算人命之事，知刘昼之说当有所本，则“岁至龙蛇”之说在东汉晚期已经相当流行。其中不仅以生肖纪年，而且将个人命运与生肖相联系，已完全具备十二生肖命理说的基本内容。

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十二生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已臻于成熟，并广泛流行于大江南北。《晋书·谢安传》载：

（谢安）因怅然谓所亲曰：“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逊位……寻薨，时年六十六。

其中说到“白鸡主酉”“太岁在酉”，亦是东汉中期以来民间乃至社会上层采用生肖纪年，并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的明证。或十二属相在东晋时就已十分流行。

《南齐书·五行志》载：

永元中，童谣云：“野猪虽嗥嗥，马子空间渠。不知龙与虎，饮食江南墟。”识者解云“陈显达属猪，崔慧景属马”，非也。东昏侯属猪，马子未详，梁王属龙，萧颖胄属虎。

其文虽述南齐永元年间之事，但所涉及的人物陈显达、崔慧景等多是刘宋早期生人，去东晋未远。

《周书·晋荡公护传》载宇文护之母阎姬为北齐所执，齐王令人为阎氏作书，贻护曰：

汝与吾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大规模改易汉俗，中原十二生肖应在此时为鲜卑等少数民族所接受。宇文护兄弟生于北魏宣武帝时期，其时鲜卑族已全面汉化，而十二生肖纪年早已深入人心，故时年八十的阎姬仍然清楚地记得三个儿子的生年属相。

南朝后期诗人沈炯甚至创作了一首题为“十二属诗”的藏头诗，曰：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隠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①

全诗共十二句，每句起首分别嵌入一种生肖名称，次序井然，内容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说明此时十二生肖已被广大民众所熟知。而考古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陶俑、壁画等也大致出现在这一时期。如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所出两批生肖俑，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中十二生肖壁画。^② 此不赘述。

三、《大集经》十二神兽源自汉地

北凉时期天竺僧人昙无讖所译《大集经》卷 23《净目品》中曾讲到，

①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56《杂文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07 页。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 年第 2 期；临淄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 年第 3 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10 期。

阎浮提外，四海之中，各住三种神兽，修行功德，教化同类，是为十二神兽。今摘录如下：

阎浮提外，南方海中有琉璃山。其山有窟名种种色，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无死，中有一马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善住，中有一羊修声闻慈。

西方海中有颇梨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有一猕猴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誓愿，中有一鸡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法床，中有一犬修声闻慈。

北方海中有银山。中有一窟名曰金刚，中有一猪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香功德，中有一鼠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高功德，中有一牛，修声闻慈。

东方海中有金山。中有一窟名曰明星，有一狮子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净道，中有一兔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喜乐，中有一龙修声闻慈。

是十二兽，昼夜常行阎浮提内，天人恭敬，功德成就已。于诸佛所发深重愿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余十一兽安住修慈，周而复始。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声闻乘教化一切鼠身众生，令离恶业，劝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三日，鼠复还行。如是乃至尽十二月，至十二岁，亦复如是。^①

上引佛经中的十二神兽分别是：毒蛇、马、羊、猕猴、鸡、犬、猪、鼠、牛、师(狮)子、兔、龙。若从物种来看，与中国十二生肖并无太大差别，唯其中狮子，中国作虎而已。若从排列次序上来看，也是以鼠为首(文中明言“七月一日鼠初游行”)。其后排列何兽？从全文叙述次

^① (北凉)昙无讖等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3《虚空目分·净目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67页。

序来看，应是牛、师(狮)子、兔……依次而行，与中国十二生肖完全相同。但文中“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等句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其中十二神兽是按日游行，与纪年并无关系。其起始点是七月一日，以鼠先行，其他神兽按日轮流，循环无穷。这些内容明显不同于中国十二生肖。因此，道世《法苑珠林》所谓“汉地十二辰兽依此而行，不异经也”，确实是牵强附会。

事实正好相反，近人已逐渐认识到《大集经》中的十二神兽其实来自中国十二生肖。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就说：《大集经》中“还有关于十二兽传法之说，蛇、马等十二兽按日按月轮流教化各自的同类，‘令离恶业，劝修善业’……显然是采自汉民族的十二生肖说”^①。王仲尧也指出：“《大集经》中的五行阴阳、天地干支、二十八宿及十二兽修声闻慈等内容，肯定是译经时加进去的中土文化。”^②其说未详，以下略作补充。

任继愈已指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先要与中国本土的宗教迷信，特别是道教相融合”^③。事实上，当时许多东来高僧都十分精通中国文化。如东汉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刻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④。三国时康居僧人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⑤。南朝时天竺僧人求那毘地“明解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⑥。他们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② 王仲尧：《智顗〈摩诃止观〉之三十六兽说考论》，《佛学研究》（年刊）2004年。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④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版，第4页。

⑤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版，第15页。

⑥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3，中华书局1992版，第138页。

在弘法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对原有经义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为普通受众所接受。而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一些译者乃尽可能地吸收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神仙道教、数术方技甚至儒家学说，使之融会贯通为佛教的有机部分。

上引《大集经》的译者昙无讖也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生于天竺，天资聪颖，专攻大乘佛教。后经罽宾“东入鄯善，白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①。依附沮渠蒙逊十余年，译籍甚多。昙无讖对于中国数术方技之学也十分精通。如当时《宝星陀罗尼经》《大孔雀咒王经》《摩诃僧祇律》等多种译经在表述印度天文学中的二十八个“月站”时，多按照梵语发音进行音译，而他在《大集经》卷20《宝幢分》中则直接译作中国四象二十八宿。前引《大集经》中十二兽所在的方位是：南方毒蛇、马、羊，西方猕猴、鸡、犬，北方猪、鼠、牛，东方师（狮）、兔、龙，正是战国以来数术家所用的十二辰方位，即：南方巳、午、未，北方亥、子、丑，西方申、酉、戌，东方寅、卯、辰（可参看第三章图3.1）。如前所述，在昙无讖从事译著的时代，十二生肖说在中原已臻于成熟，并广为流传，昙无讖应当有所了解。因此，他在翻译《大集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结合佛经已有的某些东西，将中国十二生肖、十二辰方位等内容植入其中。后道世不明此理，误以为汉地十二辰兽源自《大集经》，实乃本末倒置。

四、十二禽（生肖）在西域及北方草原的传播

郭沫若曾推测汉地十二生肖“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也”。近年来，李树辉又在此说基础上加以引申，指出巴比伦十二兽历先东传至印度，经过中亚罽宾或塔里木盆地操

①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08页。

印欧语民族的一番本土化改造后，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①其说实未举出战国晚期或秦汉时代西域民族使用十二生肖的有价值的文献记载或文物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猜测。但若从当地出土文献来看，事实恐怕正好相反，西域十二禽应当来自河西或中原地区，其时代可能晚在公元三四世纪。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楼兰发现大批用佉卢文键陀罗语写成的文书，其中第565号是一件以十二禽为纲领的占卜文献，刘文琐拟题为“十二属星占文”，今从之。其文云：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耐。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速。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②

林梅村最早指出，这件文书应该是日书的键陀罗语译本，其内容与

① 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林梅村：《键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

建除十二值有关。^①其后，刘文琐对该文书进行过详细考证，并指出“这件文书可看成是一篇占星术文献，但体现出东西方占卜术相结合的特征”^②。我们更倾向于这是一件大体按照秦简日书《建除》篇的框架，糅合了《十二支占盗》篇中的十二禽及《娶妻出女》篇中的星宿纪日法，并杂采多种占卜术，加以本土化改造，乃至创作后的东西，并非单纯的日书佉卢文译本。以下稍作分析：

这篇文献主要讲述十二星宿及十二禽值日的吉凶宜忌，在形式上与秦汉日书诸“建除”篇的占辞部分十分接近。从具体内容来看，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③但后者更多地杂糅了日书中的多种数术，刘文琐论之已详，此处不赘。必须强调的是，《十二属星占文》对《建除》进行了大量的加工改造：（1）其中值日神煞已由建除十二神改作十二禽及星宿。建除十二神值日与十二禽配日都以十二为周期，故两者容易替换。日书中有二十八宿纪日法，也可见二十八宿与十二月的固定搭配，若将其中“月”代之以“日”，则二十八宿也可与十二日搭配。这些改动，应出于术家增强占卜神秘性的需要。（2）其中“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等内容不见于秦简日书，明显是为了适应当地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作的增补，具有地域化特征。（3）其中“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耐”等内容不见于秦简日书。刘文琐推测“这种‘忍’的思想，有可能受当时的佛教思想所影响”，^④我们赞同这一观点。

学界一般认为佉卢文源于古代犍陀罗，公元1—2世纪时曾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至东汉末年，随着贵霜帝国的衰落，部分大月氏人东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流行，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

①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② 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9页。

③ 如放马滩秦简《建除》篇“建日，良日殿”与《十二属星占文》“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相近，《建除》篇“开日，逃亡，不得”与《十二属星占文》“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相近。

④ 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6页。

重要的佛教语文。关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的年代,学界大体认为其时代范围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略当于中原王朝的西晋(公元265—317年)至十六国(公元304—420年)前期,这篇文献应不会例外。

西晋时期,借助于玄学,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传播。进入十六国,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支持,佛教开始兴盛。这一时期,不少西域胡僧经由丝绸之路前往中土弘扬佛法,如无罗叉(于阗人)、强梁娄至(西域人)、安法钦(安息人)、佛图澄(西域人,或谓天竺人)、帛尸梨蜜多罗(西域人)等。而佛教的兴盛也激发了河西、中原僧人前往西域取经求法的热忱,渐成风气,见诸史籍者有竺法护、康法朗、慧常、慧辩、僧纯、昙充等。

大部分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汉僧人都精通中原及西域的多种语言文化,竺法护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南朝僧祐《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载: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也。是时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话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大小乘经《贤劫》《大哀》《正法华》《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①

① (南朝)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8页。

其中所见竺法护祖籍月支，生于敦煌，八岁出家，博览“六经”，通晓中原文化，到西域以后，又遍学三十六国异言（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最后携带大量西域佛经进入内地从事译经、弘法工作。

前述《十二属星占文》中含有“事事要忍耐”的佛教思想，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在两晋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已经有了“忍”的概念，但其含义近乎“克制”。如《论语·卫灵公》：“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而“忍耐”的思想并不被中国人重视。尤其是在秦汉日书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忍耐”的讲述。但在佛教中，却十分强调“忍耐”及“忍行”。刘文琐曾介绍过一件出土于尼雅的佉卢文佛经《解脱戒本》残卷，其中就有：

（毗婆尸）：“忍是最高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

从中可见，在尼雅使用佉卢文的时代，佛教所倡导的“忍耐”思想已在当地流行。因此，这件《十二属星占文》的创作者应当是一位兼通日书与佛经的人物，很可能就是某个通晓佉卢文的河西或中原僧人。而据伊斯拉斐尔·玉苏甫介绍，新疆吐鲁番安乐城出土的汉文《金光明经》残卷中有生肖纪年，其时代稍晚，大体在公元430年前后，^①亦可证明内地僧人曾在十二生肖西传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从西北汉简来看，早在两汉时期，各种版本的日书就在河西走廊的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军民中间广为流传。而这一时期及稍晚，汉晋政府也曾在楼兰地区大兴屯田，日书也有可能经由戍边吏卒流入西域，经当地笃信佛教的僧侣或土人加以改造后，转写为佉卢文版的《十二属星占文》。

^① 伊斯拉斐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维吾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民族语文》2009年第3期。

无论如何,不晚于4世纪中期,来自内地的十二禽知识已在西域传播,并为民众所接受,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有关西域的同一时期文献资料及考古报告中,尚未发现来自古巴比伦或印度“十二生肖”的任何证据。但与多种日书“占盗”篇一样,《十二属星占文》中的十二禽也仅用于纪日,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十二生肖。

唐代道世曾说十二生肖源自佛经,清人赵翼又称起于匈奴。近年,马英昌等人折中以上观点,仍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印度佛经十二神兽轮流值岁的故事。并说其传播过程是:大体在阿育王时期,十二神兽传入中亚,演化为匈奴十二兽纪年习俗。秦汉之际,汉匈往来频繁,遂传入中国。^①其说大抵以为匈奴人游牧为生,对各种动物甚为熟悉,具有创造十二生肖的有利条件。但翻检秦汉史籍,其中并无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使用生肖纪年的文字记载,同期考古资料中也未见其他有说服力的证据。赵翼所据者,乃《新唐书·回鹘传》及《宋史·吐蕃传》中的材料,^②去汉世甚远,恐不足为凭。马英昌也未提供有价值的证据。故对于匈奴曾有十二生肖的说法,我们也应持审慎的态度。

沙畹说:“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至少从公元1世纪起十二生肖就已经为中国人熟知,另外它是来自被突厥人占领地区的舶来品。”^③但他所举突厥人最早使用十二生肖的例子——鄂尔浑碑铭文却是唐玄宗时期的遗物,远迟于公元1世纪,无法自圆其说。路易·巴赞不同意这种看法,主张“古突厥人肯定是从六世纪下半叶起,从中国中原借鉴了这种

① 马英昌:《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云:“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卷492《吐蕃传》云:仁宗遣刘涣使唃廝囉,其首领唃廝囉延使者劳问,“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

③ [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7页。

纪年”^①。其说大致可从。但我们认为，突厥人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并不是通过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班历于突厥”直接从中原引进，^②而是经由鲜卑等其他民族作为中介辗转传入的。

前文已指出，北魏孝文帝时，鲜卑族应已接受中原十二生肖。其后西魏、北周皆与突厥和亲，前者帮助突厥消灭柔然残余势力，后者又借助突厥势力征讨北齐。突厥也曾多次遣使朝贡，北周也“岁给缯絮锦采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③。双方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此时，鲜卑族已普遍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可能对突厥人产生较大影响。出自蒙古国后杭爱省(突厥故地)的“布古特碑”记有“兔年”，据学界考证，应是公元571年，并无异议。由此可见，至迟在北周晚期，突厥人已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至于《周书》所谓突厥人“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的说法，^④应是由于彼时突厥人采用此种纪年法不久，故不为汉地人所知。此后不久，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突厥可汗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⑤其中没有采用汉地通用纪年“甲辰”，而代之以单字“辰”，应是突厥口语“龙年”的书面化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布古特碑”是用粟特文写成的。联系到汉唐间大量粟特商人曾经活跃于丝绸之路，与中原文化交流颇多的史实，我们推测，粟特人也应在十二生肖传入西域及北方草原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限于材料，目前还难知其详。

① (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9页。

② 《隋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页。

③ 《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0页。

④ 《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1页。

⑤ 《隋书》卷84《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8页。

第二节 《星分度》的距度系统及相关问题

将地球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宿，作为记录天象、制定历法的坐标，是中国先民对于世界文化的一项重要贡献。甲骨卜辞中已见关于鸟(七星或柳宿)、大火(心宿二)的记载。^①《尚书·尧典》中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中鸟、火(心宿)、虚、昴皆属二十八宿。《诗经》中总共出现九个星名：织女、参、昴、定(营室)、火、牵牛、毕、斗、箕，除织女外，都在二十八宿之列。^②作为总称，“二十八星(宿)”一词首见于《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木箱，其盖面两侧绘有青龙白虎图案，中间书一大“斗”字(或说“斗土”二字)，^③围绕此字，又书有完整的二十八宿名称。其中“车(轸)”字与“角”字之间留有空白，应是从“角”字写起，至“车(轸)”而终。见图2.2。

其文为：“角、陴(亢)、氐、方(房)、心、尾、箕、斗、牵牛、佻(婺)女、虚、产(危)、西萦(营)、东萦(营)、圭(奎)、娄女(娄)、胃、矛(昂)、毕(毕)、此佳(觜觿)、参、东井、与(舆)鬼、酉(柳)、七星、张、翼、车(轸)。”^④裘锡圭指出，其中“西萦”及“东萦”分别指

① 王建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

②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 刘信芳、苏莉认为系“斗土”二字。见氏著《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④ 王建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



图 2.2 曾侯乙墓所出漆箱盖面“天文图”(摹本)①

营室、东壁，其余宿名多用异体、通假字，实与《吕氏春秋·有始》及《淮南子·天文》中宿名相同。② 该墓下葬于公元前 433 年稍后，则至迟在战国早期，二十八宿名称已经完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围绕“斗”字所写的二十八宿名称大致呈一个闭合的圆形，此圆受青龙白虎图案的影响，不甚规则，但绘制者用它来指代一周天，并配以四象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说明其绘制者应已掌握二十八宿距度方面的知识。

抄写于秦代的放马滩秦简《星分度》则详细记录了二十八宿距度，并对各月日躔所在之宿作有特殊标记，为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史料。原释文缺释、误释较多，未作分栏处理，编连上也存在调整余地，我们根据红外照片改释拟补、缀合编连如下：

·角十二，·【八月】。乙 167 壹亢十二。乙 174 壹氏十七，·九月。乙 168+374 壹房七。乙 173 壹心十、十二，·十月。乙 169 壹尾九。乙 176 壹箕十。乙 175 壹斗廿三^L、廿二，·十一月。乙 170+325 壹【牛……

①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4 页。

②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 年第 7 期。

女……】·十二月。乙 361 壹虚十四。乙 171 壹危九。乙 177 壹营
官廿，·正月。乙 172 壹东壁十三。乙 178 壹

奎十五，·二月。乙 167 貳娄十三。乙 174 貳胃十四^L、十
三，·三月。乙 168+374 貳卯(昴)十五。乙 173 貳毕十五，·四
月。乙 169 貳此(觜)觶六。乙 176 貳参九。乙 175 貳

东井廿九，·【五月】。乙 170+325 貳舆鬼五。乙 361 貳【柳】
□□，·六月。乙 171 貳七星十三。乙 177 貳张□□，·七月。
乙 172 貳翼十三。轸十五。乙 178 貳

其中牛、女二宿及其距度缺失(应在简乙 361 上半部分)，柳、张二宿
距度字迹磨灭，实见二十四宿距度。

中国古代曾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星宿体系。《隋书·天文
志》：“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立甘、石、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
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
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五星。”其中
巫咸氏体系已佚，后世所见仅甘氏、石氏两种。从《史记·律书》《汉
书·天文志》等相关记载来看，这两种体系所采用的星宿名称大体相
同，但甘氏体系中的建星、留、浊、罚、狼、弧、注等宿名不见于石
氏，而石氏体系中的斗、觜觶、东井、舆鬼、柳等宿名不见于甘氏，且
两者中参、张、七星等宿的排列次序亦不一致。《星分度》篇见“斗”“此
(觜)觶”等宿名而无“建”“留”等宿名，说明其中所用二十八宿体系属
石氏。

一、距度系统

后世所见二十八宿体系属石氏，其距度系统又有两种：一种是见于
《淮南子·天文》《汉书·律历志》等书中的今度(又称“石氏距度”)“传统

距度”)系统,具体数值小有出入;另一种是见于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二十八宿圆盘”及《唐开元占经》所引刘向《洪范传》古度系统,具体数值有一定差异,但总体接近。试将上引放马滩秦简二十八宿距度与今度及两种古度比较如表 2.5。

表 2.5 放马滩秦简距度与古度、今度对比

四象	宿名	放马滩距度	二十八宿盘古度	《洪范传》古度	《汉书》今度	四象	宿名	放马滩距度	二十八宿盘古度	《洪范传》古度	《汉书》今度
东方苍龙	角	12	1□	12	12	西方白虎	奎	15	14	12	16
	亢	12	11	9/8	9		娄	13	15	15	12
	氏	17	1□	17	15		胃	14/13	11	11	14
	房	7	7	7	5		昂	15	15	15	11
	心	10/12	11	12	5		毕	15	15	15	16
	尾	9	9	9	18		觜觿	6	6	6	2
	箕	10	10	10/11.25	11		参	9	9	10	9
北方玄武	斗	23/22	22	22	26	南方朱雀	东井	29	26	29	33
	牛		9	9	8		舆鬼	5	5	5	4
	婺女		10	10	12		柳		18	18	15
	虚	14	14	14	10		七星	13	12	13	7
	危	9	6	9	17		张			13	18
	营宫	20	20	20	16		翼	13		13	18
	东壁	13	15	15	9		轸	15		16	17

注:①表中“二十八宿盘古度”相关资料引自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该盘中距度数值,殷涤非另有释文,见氏撰《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②“《洪范传》古度”相关资料引自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60~6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影印本,第580~595页。其中,亢宿及昂宿古度,《唐开元占经》失引,表中为后人推测值。

如表 2.5 所示,以《星分度》所载距度与“二十八宿圆盘”古度相比,有十一宿完全相合(相合者用下划线标出,下同),其余九宿的差距在三度之内,另有八宿无法比较;^①与《洪范传》古度相比,有十七宿完全相合,其余七宿的差距也在三度之内,另有四宿无法比较。而与《汉书》今度相比,只有三宿完全相合,其余二十一宿均不合,最大相差九度(尾宿)。从这些情况来看,《星分度》所载距度应当属于以《洪范传》为代表的古度系统。

但此三种古度数值之间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原因在哪里?我们推测,应是这三种古度的观测者对于距星的选择不尽一致所造成的。此篇中的心、斗、胃等三宿各有两种距度,《洪范传》古度中箕宿也有两种距度,当是不同观测者的实测结果,也说明先秦秦汉时期确实存在多种二十八宿距度体系。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的二十八宿划分多以亮星为距。若以上三家观测者所取距星不一,则其实测数据肯定会出现较大差异。另外一种可能,若距星选择基本一致,但观测年代有先后或观测仪器有改进,实测数据也会发生较大变化。我们知道,《星分度》的抄写年代不晚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汝阴侯墓的主人夏侯灶卒于公元前 165 年,《洪范传》的作者刘向生活在公元前 77 年至公元前 6 年,前后相差 200 年以上。在汉初民间研习天文历法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详见后说),天文观测方法及仪器应有较大改进,而“二十八宿圆盘”及《洪范传》古度与本篇的差异,也有可能是后者对观测数据不断修订的结果。

① 潘鼐认为:“圆盘上危、井两宿的 6 度与 26 度,从字形及七宿小计来看,‘六’字当为‘九’之误。”见氏著《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 页。潘氏似曾见过实物,若从其说,则本篇与该盘有十二宿距度相合,八宿相差在三度之内。

二、应用年代

有迹象表明,制定秦颛顼历所用的距度系统就是这种古度。《新唐书·历志》对唐以前的各朝历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其中提道:“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昏,毕八度中……晨,心八度中。”其中所见心宿至少为八度,超出了今度五度的范围,但正好在古度十至十二度的区间之内,表明制定秦颛顼历所用的距度系统应是某种古度而不是今度。而从时间上来看,这种古度应与放马滩秦简古度一致或接近。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秦颛顼历乃是承袭殷历而来,实为后者的“变种”。据饶尚宽考证,“秦之以寅正十月为年始的颛顼历,实为建寅为正的四分历,即殷历甲寅元,只不过每年起自十月(亥月)终于九月(戌月)而已。汉初承秦制,用的也是以寅正十月为年始的秦颛顼历,即殷历甲寅元”^①。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②要之,秦颛顼历与殷历之区别,大体仅在秦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而已。而据宋会群等人推算,比秦颛顼历更早的古颛顼历也用古度坐标。^③宋氏所指“古颛顼历”应即殷历。因此,放马滩秦简古度的测定时间应与包括殷历及颛顼历在内的早期推步历法——古四分历的出现密切相关。

古四分历出现于何时?学界还有争论。但我们知道,这种历法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取365.25日为岁实(回归年长度);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周。比照上述条件,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古四分历产生的时

① 饶尚宽:《颛顼历辨正——“古历论稿”之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 张闻玉也说:“秦用颛顼(历)实为殷历甲寅元,只是岁首不同而已;而所谓乙卯颛顼历,虽于六历中有颛顼之名,实为殷历甲寅元的变种。”见氏撰《元光历谱之研究》,《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

③ 宋会群、苗学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代。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则至迟自此年(公元前655年)起，古人已开始以冬至为岁首，对回归年长度进行长期实测。经过若干时间，应不难测得较为准确的岁实。而据陈美东等学者研究，至迟在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十九年七闰法已基本成型。^① 据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古四分历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末年。如前所述，古四分历就是以放马滩秦简古度或类似古度作为星宿坐标的，则这种古度系统大体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形成，并应用于历法实践。

验之以现代学者对古度观测年代的推算，也与上述结论接近。近年，程少轩重新梳理了前述三种古度数值，并推订距星，计算出这些古度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② 此前，潘鼐曾据古书中相关记载推定“二十八宿圆盘”及《洪范传》古度系统的冬至点应在牛宿二附近，并根据这一条件计算出其测定年代下限在公元前六世纪初。^③ 与程少轩的结论相差不到100年。两位学者的推算，折中了三种古度的差异性，似失之粗疏，但在现有条件下仍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其结论值得重视。

而这种古度后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与西汉文帝至武帝期间历法革新有关。秦代施行颛顼历，汉初不废，史有明文。《史记·张丞相列传》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④

① 参看陈美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程少轩：《放马滩简〈星度〉新研》，《自然科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④ 《史记》卷26《历书》亦见相关记载。

上文所见张苍以为汉得“水德”，故承袭秦历。此秦历即颛顼历，《史记·张丞相列传》又载：“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绁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近年，不少学者对出土简牍中的一些实用历书进行了大量研究，亦可证秦至汉初历法使用颛顼历。

而在秦至汉初的天文观测实践中，也一直使用古度作为星宿坐标。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中详细记载了秦王政元年（公元前 246 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凡七十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等行星的运动情况，据宋会群等人计算，其中所用星宿坐标就是某种古度。^①死于孝文帝十五年（公元前 165 年）的夏侯灶，其墓同时出土“二十八宿圆盘”及其他天文仪器，二者很可能是配合使用的，也暗示这一时期的天文观测中确实使用古度坐标。

但颛顼历较为疏阔，在高祖时已多见“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等不符合实际天象的情况。^②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鲁人公孙臣以汉当得“土德”为由，要求更改历法，遭到张苍反对。^③但第二年黄龙见于成纪，正与“土德”说相应，因此孝文帝同意改历。《汉书·郊祀志》载：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

① 宋会群、苗学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② 《汉书》卷 21 上《律历志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974 页。

③ 公孙臣上书之时间，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为孝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则在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此取后说。

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

其后，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孝文帝，亦“颇言正历服色事”，受到幸用，参与草创“土德之历”。^①但至孝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②，历时两年的改历之事遂不了了之。

但公孙臣与诸生既草创“土德之历”，使新历与实际天象相符，则势必会对二十八宿距度进行更为准确的测定，以便确立“二至”“二立”等节气。而星宿距度的测定，关键在于距星的选择。潘鼐、王健民等人曾对“二十八宿圆盘”及《洪范传》古度所取距星进行过详细考订，^③从中可以看出，古度系统多以亮星为距，距星之间的“空白地带”较大，失之粗疏；而今度系统多以西一星为距，能够实现星宿之间的“无缝对接”，更为精密。以后者为坐标，能够方便历数家准确地推算日月行度，从而大大提高历法的精密程度，使之符合实际天象。因此，由公孙臣、新垣平等所草创的“土德之历”虽未施行，但用更为精密的今度取代较为粗疏的古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后不久，在《淮南子·天文》中就首次出现了二十八宿今度数据。关于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过去学界多有歧见。后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广泛参证《史记》《汉书》，推知淮南王刘安向汉武帝献书的时间应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④则《淮南子》当著于文景之世。我们看到，在

① 《史记》卷26《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60页。

② 《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3页。

③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0页；王建民、刘金沂：《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圆盘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8页。

④ [日]池田知久著，刘兴邦译，林树校：《从〈史记〉、〈汉书〉看〈淮南子〉的成书年代（节译）》，《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汉初方术盛行的大背景下，不少诸侯王乃至民间术士都十分热衷于天文历算之学，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帛书《五星占》、汝阴侯汉墓中出土“二十八宿圆盘”即是明证，而在《淮南子》一书中出现大量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内容应该不是偶然现象。《汉书·淮南王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其中“《内书》二十一篇”即传世《淮南子》。该书在天文历法方面创见甚多，其中二十八宿今度或即刘安及其门客所测，也有可能是公孙臣等人草创“土德之历”的成果。

至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武帝采纳这一建议，乃下诏考星度、改历法。《汉书·律历志》记载甚详：

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

从中可见公孙卿等人以晷仪、漏刻等工具来追寻二十八宿的“四至”（即确定距星），重新测定星度，作为制定《汉历》的坐标，再配以闰月，^①来确定朔晦弦望、二分二至、日躔月离，使之与实际天象相符，已取得

^① 引文中的“终”，即闰月。《史记·历书》：“举正于中，归邪于终。”裴骃集解引韦昭曰：“终，闰月也。中气在晦则后月闰，在望是其正中也。”

初步成果：以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冬至为新历正月初一日。

但其法仍疏，后射姓又奏明武帝，进一步精密星度，更造《太初历》。《汉书·律历志》又载：

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閤与焉。都分天部，而閤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閤、平法……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在《太初历》的制定过程中，朝廷又招募方士唐都“分天部”，^①再次测定二十八宿距度。其后由落下閤“运算转历”，其所制新历合于邓平八十一分历，遂颁行天下。按，唐都等人所测距度即《汉书·律历志》所载今度（见表 2.5），与《淮南子·天文》所见基本相同，唯箕宿今度，《汉书》作十一度，《淮南子》作十一又四分之一。至此，今度完全取代古度，成为汉唐间各种历法的唯一坐标。正因为这种古度已于太初元年废止，生活在西汉元、成帝时期的刘向在撰写《洪范传》时已称其为“古”了。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学界曾通过推定古籍所载天象的观测年代来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利用《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记载来确定夏代纪年，利用《国语·周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的记载来确定武王灭商年代等，皆取得丰硕成果。但他们在推定天象观测年代时，大体上都使用今度坐标，而忽略了先秦历法及天文观测中所用的星宿坐标系统实际

① 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

上是古度。因此，如果利用古度坐标来解决这些年代学问题，可能更接近于古史的本来面目。

三、日躔问题

《星分度》中在特定星宿下注有月份，其上复以墨丁“·”，作为提示，其中星月对应关系可整理如下：

营官，正月。奎，二月。胃，三月。毕，四月。东井，五月。
柳，六月。张，七月。角，八月。氐，九月。心，十月。斗，十一
月。女，十二月。

我们注意到以上星月搭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及《淮南子·天文》等篇中所载诸月日躔之宿有不少一致的地方。为叙述方便，先摘录《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相关记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季春之月，日在胃……孟夏之月，日在毕……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季夏之月，日在柳……孟秋之月，日在翼……仲秋之月，日在角……季秋之月，日在房……孟冬之月，日在尾……仲冬之月，日在斗……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高诱注：“夏之正月也。是月，日躔此宿。”其后“奎”“胃”等宿名下，高诱皆注：“是月，日躔此宿。”由此可知上文所述为正月至十二月中太阳运行所至之宿。两相对比，可见《星分度》中正月至六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中星月搭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诸月日躔之宿一致，七月、九月、十月则提前一宿。《礼记·月令》中诸月日躔之宿与上引《吕氏春秋·十二纪》完全相同，不录。

《淮南子·天文》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星：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星”下，高诱注：“‘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春之月在奎、娄，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营室’，字之误也。”钱塘补注：“皆谓日所在星也。《大衍历议》云：‘《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王引之云：“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两‘日’字而省。高注以‘星’为‘日’之误，非也。”^①三家对于“星”字是否为“日”之误颇有歧见，但一致认同上文所述也是诸月日躔之宿。今以《星分度》与《淮南子·天文》对比，可见《星分度》中正月至五月中星月搭配与《淮南子·天文》诸月日躔之宿一致，其余各月则提前一至二宿。

以上所见，《星分度》中星月搭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天文》等篇中所载诸月日躔之宿既有较多的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星分度》中的星月搭配也与日躔有关吗？我们知道，《星分度》中虽有四宿缺失，但各宿距度的总和为三百六十五度是可以肯定的。古人认为，太阳巡行周天二十八宿，日行一度，共用三百六十五日。《星分度》中将二十八宿按其距度分配于十二月，可见这些“月”是基于太阳视运动周期划分的节气月，而不是基于月亮视运动周期划分的朔望月。换言之，《星分度》中的十二月（实际上等同于古人所谓“十二星次”）与二十八宿配合使用，可以准确地反映出太阳在任何一个节气月，甚至某一天中所处之星宿。因此，《星分度》中的星月搭配无疑可以反映出一个回归年中逐月日躔的变化。

我们又注意到前引《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天文》两种日躔记录中每月仅记一宿（《淮南子·天文》二月有两宿），但《星分度》在每月下列有两个或三个星宿，全篇所反映的诸月日躔所在可整理如下：

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3《天文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1页。

正月，日在营官、东壁。二月在奎、娄。三月在胃、卯(昴)。四月在毕、此(觜)觿、参。【五月】在东井、舆鬼。六月在【柳】、七星。七月在张、翼、轸。【八月】在角、亢。九月在氐、房。十月在心、尾、箕。十一月在斗、【牛】。十二月在【女】、虚、危。

睡虎地秦简日书《官》、周家台秦简日书《系行》及孔家坡汉简日书《星官》中皆有与上述日躔完全一致的星月搭配，此处不赘录。我们容易看出，《星分度》中的日躔记录比《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天文》更为完整。实际上，前人早就注意到《淮南子·天文》等篇所述日躔之宿并不全面，乃是后人妄加删节的结果。王引之在注解前引《淮南子·天文》躔宿时曾云：

“二月建奎、娄”，备举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则正月当云建营室、东壁，三月当云建胃、昴，四月当云建毕、觜觿、参，五月当云建东井、舆鬼，六月当云建柳、七星、张，七月当云建翼、轸，八月当云建角、亢、氐，九月当云建房、心，十月当云建尾、箕，十一月当云建斗、牵牛，十二月当云建须女、虚、危。盖《月令》日在某星，但举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则举其全也。后人妄加删节，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独二月建奎、娄尚仍其旧，学者可以考其原文矣。

从《星分度》内容来看，王引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在古人对于天象较今人熟悉的背景下，只要牢记诸月躔宿的一宿，其余各宿是容易推知的。因此之故，古代文献中记录日躔，往往仅记一宿，这在出土简牍数术类文献中有大量反映，^①见表2.6。

① 已有研究者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除》《官》等篇中星月搭配与日躔有关。见王胜利：《〈云梦秦简日书初探〉商榷》，《江汉考古》1987年第11期；张铭治：《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秦汉史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胜利：《睡虎地〈日书〉“除”篇、“官”篇月星关系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下同不注。

表 2.6 各类文献所见十二月与十二宿对应关系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备注
放马滩秦简 《星分度》	营宫	奎	胃	毕	东井	【柳】	张	角	氏	心	斗	【女】	完全相同
睡虎地秦简《除》等	营	奎	胃	毕	东	柳	张	角	氏	心	斗	须 (女)	
汝阴侯墓“六壬式盘”	营室	奎	胃	毕	井	柳	张	角	氏	心	斗	女	
北大汉简 《雨书》	营室	奎	胃	毕	东井	柳	张	角	【氏】	心	斗	婺女	
九店楚简	营室	奎	胃	毕	东井	柳	张	角	房	心	【斗】	【女】	各有差异
《吕氏春秋·十二纪》	营室	奎	胃	毕	东井	柳	翼	角	房	尾	斗	婺女	
《淮南子·天文》	营	奎、 娄	胃	毕	东井	张	翼	亢	房	尾	牵牛	虚	
北大汉简 《堪舆》 ^⑤	营室	奎	胃	觜 觿	东井	西 (柳)	翼	角	氏	尾	斗	婺女	

注：①“睡虎地秦简《除》等”相关材料引自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1 页。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官》两篇中亦有类似星月搭配，不录。②“汝阴侯墓‘六壬式盘’”相关材料引自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北大汉简《雨书》”③相关材料引自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82 页。④“九店楚简”相关材料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5~57 页。⑤“北大汉简《堪舆》”相关材料引自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9 页。

表 2.6 中,《星分度》躔宿与睡虎地秦简日书《除》等篇、汝阴侯汉墓“六壬式盘”及北大汉简《雨书》篇所见完全相同,但与九店楚简、北大汉简《堪舆》《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天文》又不尽一致(不合之宿用下划线标出),后者之间也有差异。原因在哪里?以下试做分析:

先看《星分度》躔宿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及《礼记·月令》的差异。我们注意到《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有“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的天象记载,其中“弧”和“建星”等宿名用甘氏二十八宿体系,而《星分度》中的宿名用石氏。前文已指出,甘、石两种体系在宿名、排列次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星分度》躔宿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记有几处不同,当在情理之中。^①而《礼记·月令》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完全相同,历来注家多认为其文即取自后者。^②王引之在注解前引《淮南子·天文》躔宿时曾注意到它与《礼记·月令》的差异性,认为这是由于二者对于当月所有躔宿的取舍不同所致。今天来看,首要原因恐怕是二者所用星宿体系有所不同。

再看《星分度》躔宿与《淮南子·天文》的差异。前文已指出《淮南子·天文》所用距度为今度,而《星分度》用古度。两者所用距度系统不同,推算出的躔宿自然不会一致,月份越往后,差异越大。附带指出,前人在研究睡虎地秦简《除》等篇中星月搭配时很少注意它与《淮南子·天文》日躔之宿的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二者之间差异很大,不好比较。但从《除》等篇与《星分度》中星月搭配完全一致的情况来看,其中星宿距度用古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最后看《星分度》躔宿与北大汉简《雨书》及《堪舆》的异同。北大秦

① 王胜利已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除》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间的星宿差很可能是二者所采用星宿系统不同所造成的,前者采用石氏,而后者采用甘氏。

② 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简《节》篇见“孝景元年”，整理者认为“简文称景帝谥号，说明书写年代在汉武帝即位以后”^①。其时正值古度与今度交替时期，民间术士的天象观测活动十分活跃。其中《雨书》篇中躔宿与《星分度》一致，则它采用古度的可能性较大。而《堪舆》篇中躔宿与《星分度》差异较大，但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接近，则它采用甘氏星宿体系的可能性较大。如前所述，我们所说的古度系统其实十分复杂。迄今所见，就有《星分度》、“二十八宿圆盘”及《洪范传》三种，即以《星分度》而言，部分星宿的古度又有两种。准此，《堪舆》篇也有可能采用石氏体系的其他类型古度。

既然各种文献所用距度系统有所不同，为什么据此推算出来的躔宿又存在较大的一致性？这又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先看以《星分度》为代表的古度条件下躔宿是如何确定的。王胜利曾采用《洪范传》古度，以冬至点在牵牛初度为基点，取每个节气日行十五又三十二分之七度，对战国秦至汉初时期十二个节气月中太阳所在星宿进行过推算，其结果与前引“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契合，较为准确地复原了当时古度条件下太阳的行度，值得重视。我们再将他的推算结果与《星分度》及睡虎地秦简日书《除》所见躔宿作一比较（参见表 2.7）：

表 2.7 古度所推诸月躔宿与《星分度》及《除》躔宿比较

月份	星次	初节所在	中气所在	古度所推躔宿	《星分度》躔宿	《除》躔宿
正	娵訾	室 5，立春	室 20，惊蛰	室、壁	营宫，东壁	营
二	降娄	奎 1，雨水	娄 4，春分	奎、娄、胃	奎、娄	奎
三	大梁	胃 4，谷雨	昴 8，清明	胃、昴、毕	胃、昴	胃
四	实沈	毕 8，立夏	参 3，小满	毕、觜、参、井	毕、觜、参	毕

^①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3 页。

续表

月份	星次	初节所在	中气所在	古度所推躔宿	《星分度》躔宿	《除》躔宿
五	鹑首	井 9, 芒种	井 24, 夏至	井、鬼、柳	东井, 舆鬼	东
六	鹑火	柳 5, 小暑	星 3, 大暑	柳、星、张	[柳], 七星	柳
七	鹑尾	张 5, 立秋	翼 7, 处暑	张、翼、轸	张、翼、轸	张
八	寿星	轸 9, 白露	角 8, 秋分	轸、角、亢、氏	角、亢	角
九	大火	氏 4, 寒露	房 1, 霜降	氏、房、心	氏, 房	氏
十	析木	心 9, 立冬	箕 3, 小雪	心、尾、箕、斗	心, 尾, 箕	心
十一	星纪	斗 8, 大雪	牛 1, 冬至	斗、牛、女	斗, [牛]	斗
十二	玄枵	女 7, 小寒	虚 12, 大寒	女、虚、危、室	[女], 虚, 危	须

从表 2.7 我们可以看出, 若采用《洪范传》古度计算, 一月之内太阳运行所经过的星宿有二至四个, 但《星分度》躔宿只是选取其中二至三宿, 范围有所缩小。

再看以《淮南子·天文》为代表的今度条件下躔宿是如何确定的。《汉书·律历志》曾使用今度体系对当时十二星次的起止范围进行过界定, 各星次分别以十二节气为起始点, 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太阳在十二个节气月中所处的位置。《淮南子·天文》星宿及距度体系与《汉书·律历志》相同, 二者所处时代又较为接近。因此《汉书·律历志》十二星次中太阳所在星宿可作为《淮南子·天文》所取躔宿的参考。试比较如下(见表 2.8):

表 2.8 今度所推诸月躔宿与《淮南子·天文》躔宿比较

月	星次	初节所在	中气所在	月终	今度所推躔宿	《天文》躔宿
正	娵訾	危 16, 立春	营室 14, 惊蛰	奎 4	危、营室、壁、奎	营室
二	降娄	奎 5, 雨水	娄 4, 春分	胃 6	奎、娄、胃	奎、娄

续表

月	星次	初节所在	中气所在	月终	今度所推躔宿	《天文》躔宿
三	大梁	胃 7, 谷雨,	昴 8, 清明	毕 11	<u>胃</u> 、昴、毕	胃
四	实沈	毕 12, 立夏	井 1, 小满	井 15	<u>毕</u> 、觜、参、井	毕
五	鹑首	井 16, 芒种	井 31, 夏至	柳 8	<u>井</u> 、鬼、柳	东井
六	鹑火	柳 9, 小暑	张 3, 大暑	张 17	柳、星、 <u>张</u>	张
七	鹑尾	张 18, 立秋	翼 15, 处暑	轸 11	张、 <u>翼</u> 、轸	翼
八	寿星	轸 12, 白露	角 10, 秋分	氐 4	轸、角、 <u>亢</u> 、氐	亢
九	大火	氐 5, 寒露	房 5, 霜降	尾 9	氐、 <u>房</u> 、心、尾	房
十	析木	尾 10, 立冬	箕 7, 小雪	斗 11	<u>尾</u> 、箕、斗	尾
十一	星纪	斗 12, 大雪	牵牛 1, 冬至	婺女 7	斗、 <u>牵牛</u> 、婺女	牵牛
十二	玄枵	婺女 8, 小寒	危 1, 大寒	危 15	婺女、 <u>虚</u> 、危	虚

从表 2.8 可以看出,若采用今度计算,一月之内太阳运行所经过的星宿有三至四个,《淮南子·天文》只选取其中一宿(二月两宿)作为当月的日躔之宿的代表。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尚有待进一步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材料中的躔宿可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朔宿”(即某月朔日太阳所在星宿)。因为“朔宿”是建立在月相盈亏变化的朔望月(或称“历法月”)基础上的概念,而《淮南子·天文》《吕氏春秋·十二纪》及各地出土简牍日书中的“月”往往是基于太阳运动的“二分”“二至”及“四立”等若干节点而划分的节气月(或称“星命月”)。

若将表 2.7 古度所推诸月躔宿与表 2.8 今度所推诸月躔宿作一比较,尽管二者所用的距度系统不一样,但推算所见太阳在十二节气月中所在躔宿却大体一致。其中完全重合的多达八个月,只有四个月稍有差异(不合之处用下划线标出),见表 2.9:

表 2.9 古度所推诸月躔宿与今度所推比较

月	古度所推躔宿	今度所推躔宿	古度《除》 躔宿	今度《天文》 躔宿	《堪輿》 躔宿
正	室、壁	<u>危</u> 、营室、壁、 <u>奎</u>	营	营室	营室
二	奎、娄、胃	奎、娄、胃	奎	奎、娄	奎
三	胃、昂、毕	胃、昂、毕	胃	胃	胃
四	毕、觜、参、井	毕、觜、参、井	毕	毕	<u>觜觿</u>
五	井、鬼、柳	井、鬼、柳	东	东井	东井
六	柳、星、张	柳、星、张	柳	<u>张</u>	西(柳)
七	张、翼、轸	张、翼、轸	<u>张</u>	翼	翼
八	轸、角、亢、氏	轸、角、亢、氏	角	<u>亢</u>	角
九	氏、房、心	氏、房、心、 <u>尾</u>	氏	<u>房</u>	氏
十	<u>心</u> 、尾、箕、斗	尾、箕、斗	<u>心</u>	尾	尾
十一	斗、牛、女	斗、牵牛、婺女	斗	<u>牵牛</u>	斗
十二	女、虚、危、 <u>室</u>	婺女、虚、危	须(女)	<u>虚</u>	婺女

再将采用古度系统的《除》躔宿、采用今度系统的《淮南子·天文》躔宿与不详采用何种距度系统的北大汉简《堪輿》躔宿进行比较(见表 2.9, 不合之处用下划线标出), 由于《除》等篇都是从当月太阳所至全部星宿中选取一宿作为代表, 加上古、今两种距度所推诸月躔宿原本差别不大。因此, 无论采用何种距度, 如果只选一宿, 它们之间的重合度自然会比较 高。

四、用途蠡测

《星分度》详细记载了二十八宿古度及诸月日躔所在, 它的用途是什么? 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以下试作猜测:

其一, 历法家用以推行历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历法起源甚早。《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主要是通过观察“四仲中星”的变化来确定四季的交替，便于安排农事活动。《夏小正》中也有不少记载，不赘。其时历法尚处于“观象授时”的初级阶段。当古人对天象有了更多了解，尤其是掌握了二十八宿距度及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过数学计算来推衍季节交替了，进而在确定“岁实”“年始”及“置闰法”之后，制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法。在制定历法的过程中，二十八宿距度是确立“二分”“二至”“四立”（统称“八节”）等关键节气点的唯一坐标，而这些节气点的精确与否又关系到历法能否准确反映了天象与物候的变化。因此，星宿距度对于历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古人的知识结构中，十二律吕也与历法同出一源，密不可分。“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①皆与时令密切相关。重要的是，历法与生律法的推算都从“天地之道”而来，在理论和数字上都可以互通，故历代正史《律历志》皆以历、律并叙。如《史记·律书》以八风配二十八宿、十二律叙述一年内季节的变化，《汉书·律历志》也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叙述一年内阴阳二气的此消彼长。《淮南子·天文》先以十二律比附二十四节之变，后以十二律比附十二月中万物生长，也是很好的例证。而且，在古代制定历法的具体实践中，律吕与阴阳变化的相互和谐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终极追求。《史记·天官书》载汉武帝在制定太初历的过程中曾下诏曰：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于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

① 《汉书》卷21上《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8~959页。

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由此不难看出十二律吕对于历法的重要性。

放马滩秦简中也有大量与十二律相关的内容，如《律数(一)》篇讲述“黄钟大数”及十二律相生之法，《生律》篇讲述十二律相生次序，《律数(二)》篇记录“黄钟小数”。此外还有两处“日夜表”，准确地反映了一年十二个月中昼夜长短的变化，说明当时民间术士对于太阳运动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观察与认识。

战国秦汉之际，民间术士对于天文历法之学十分热衷。楚人甘德、魏人石申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吕氏春秋》《淮南子》分别是吕不韦及刘安召集门客所作，其中《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当大量吸收了民间术士的智慧。《史记》《汉书》也记载了不少民间术士直接参与朝廷创制历法的活动，汉文帝时有公孙臣、新垣平，武帝时更有二十多位民间治历者参与其中，尤以唐都、落下闳等人贡献卓殊。我们猜想，放马滩秦简的主人也应该是这样一位民间的术士（也有可能是低级官吏，喜好数术），对于天文、律吕、历法等颇有研究。其学问或许不如唐都等人高明，但在朝廷颁布正朔的情况下，他可以方便地利用《星分度》中的星宿距度来排定节气、推算月朔，方便民众。

其二，历占家用以占断吉凶。

《汉书·艺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人观测天文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天象的变异与人世吉凶祸福的关系。《左传》中常见以日月、五星行度的异常现象来占卜军国大事，多以二十八宿坐标作为参照。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也是这方面的例子。而以二十八宿来占卜百姓人家的吉凶祸福，《史记·天官书》及《汉书·天文志》中已有少量记述。而在简牍日书中则可以看到更多占例，睡虎地秦简日书《星》及《官》、周家台秦简日书《系行》、孔家坡汉简《星官》

相同，只有占辞，而无占法。日本学者成家彻郎认为《官》篇是根据日躔之宿来占卜的，而汝阴侯墓所出“二十八宿圆盘”就是测定日躔的工具。其使用方法是：先在半夜时分观测出现在南中天位置的星宿是哪一个，“知道这个星宿后，则把二十八宿圆盘上盘直线的一端与下盘的那个星宿位置重合，这样一来，直线的另一端所指即太阳所在”^①。此说颇有道理，但操作性不强。首先，这种观测方法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如果遇到天阴等异常气候现象时就无法观察当日太阳所在星宿；其次，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日书的主人往往都是低级官吏，不可能有精力长期从事这些繁琐的工作。其实，只要他们掌握了二十八宿的距度，又知道某一节气点太阳所在的位置（这是固定的，如“冬至在牵牛初度”“立春在营室五度”等），就能够方便快捷地推算出任何一天太阳所在的“躔宿”。

我们认为《官》篇可能就是先用这种“推历考宿”的办法推算出某日“躔宿”，再据对应的占辞来占断吉凶宜忌的。这种占法可称为“历占”，《汉书·日者传》有占卜家曰“历家”，而据陶磊考证，《淮南子·天文》中的某些章节就是汉初历家的占卜纲领^②。历占虽然缺少式占的神秘性，但比后者更为简便易行。我们知道《官》篇中的二十八宿是系于十二月之下的，但如果把它看做从属于十二月的话，则似乎没有必要将这些星宿一一罗列出来，长沙子弹库帛书中就有直接以十二月为占的例子。因此，《官》篇实际上是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八个时段来占断吉凶祸福的，其中的十二月只是一种大致的时间符号，无怪乎与之内容大体相同的《星》篇干脆省去了十二月序，径以二十八宿占之。

以上所见，无论“式占”还是“历占”，二十八宿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放马滩秦简中并无类似《系行》或《官》的占辞，是否意味着

① [日]成家彻郎撰，裴岚译：《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占星盘》，《文博》1989年第6期。

②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44~158页。

《星分度》与占卜没有关系？我们猜想，现今所见竹简应当只是墓主生前藏书的一部分，而那些类似《系行》或《官》的内容或许没有用来陪葬。因此，《星分度》中的星宿及其距度用来占卜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第三节 《丹》的性质及其归属

《丹》是放马滩秦简中十分重要的一篇。三十多年来，研究者就此展开过很多讨论，内容涉及文字考释、简册编连及志怪小说的起源、鬼神信仰、丧葬风俗等多个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达成不少共识。但关于此篇的性质及其归属问题，学界迄今尚无统一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七说：

一是“墓主记”说，提出者是整理者何双全。他在最初介绍放马滩秦简时曾说：此批竹简的“内容有日书和纪年文书两类……纪年文书系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一个名叫‘丹’的人的故事。推测丹为M1墓主，所以把这部分内容定名为《墓主记》”^①。其后，张修桂、雍际春、李纪祥皆沿袭此说，但李纪祥又认为墓主可能是“邽(邸)丞”。^②

二是“占卜验证词”说，提出者是另一整理者任步云。他在介绍此篇内容时，曾称其为“占卜验证词”，但未说明理由。^③其说或是整理者最初的猜想，于实无据，在学界影响不大，后文不论。

三是“志怪故事”说，提出者是李学勤。他在重新释读此篇简文后曾指出：“简文所述丹死而复活的故事，显然有志怪的性质”，其“情节

①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② 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不注；李纪祥：《甘肃天水放马滩〈墓主记〉秦简所反映的民俗信仰初探》，《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恩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不注。

③ 任步云：《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

虽不如《搜神记》曲折，但仍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①其后，张宁、沈颂金、魏晓虹等更进一步，径将其定性为文学作品。^②受此影响，《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将篇题改拟为“志怪故事”，但仍然强调此篇“与一号墓主不无关系，很可能是依墓主的特殊经历而编创的故事，所以有一定写实的因素”^③。

四是“民间文学”说，提出者是祝中熹。针对前述“墓主记”说，他指出：“简文所述的这类怪异故事，在流行神秘主义思想的古代，可能被许多人相信，但它终归是一种虚构，是一种民间文学创作，而绝非某人经历的记实。”^④

五是“官文书”说。何双全曾指出此篇系郢（邸）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胡平生、李天虹也“倾向于这是一件辗转相抄的前代官文书，其最初的制作就是地方官听到民间有这样一事情，便报告了上级”^⑤，故将篇题改拟为“邸丞谒御史书”。宋华强、晏昌贵沿用之，大概是考虑到此篇行文与秦汉简牍中习见的官文书格式相近。^⑥

六是“私人文件”说，提出者是李零。他在讨论秦简的定名与分类问题时指出：古人生活在一个人鬼共存的世界中，此篇“是按古人的心理来描写丹之死、丹之葬和丹之祭，不能视为文学虚构”。因此，简文

①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下同不注。

② 张宁：《放马滩秦简〈墓主记〉的文学价值》，《秦文化论丛》第7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沈颂金：《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魏晓虹、姚晓黎：《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7页。

④ 祝中熹：《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下同不注。

⑤ 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帛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⑥ 宋华强：《放马滩秦简〈邸丞谒御史书〉释读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晏昌贵：《放马滩简〈邸丞谒御史书〉中的时间与地点》，《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中的丹仍有可能是墓主。文中又将此篇与睡虎地秦简《杂书》等一起归入“私人文件”。^①

七是“日书”说，提出者是孙占宇。他认为此篇与墓主无关，其“核心内容是介绍鬼神的种种好恶以及敬奉鬼神的方法，而不是讲述丹的传奇一生”。“再联系到本篇出土时并非单独编册，而是与乙种日书编联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有较为充足的理由相信本篇也是乙种日书中的一篇。”^②

以上诸家就《丹》的性质及归属问题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尽一致，考量问题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我们认为，要想求得这一问题的真相，最终还是需要从内容分析入手，搞清楚它的主旨是什么，是记述丹的传奇身世？还是宣扬鬼神信仰，传播祭祀礼仪？

一、此篇内容与墓主无关

此篇中的丹就是放马滩一号秦墓的主人吗？丹是否真有其人？是许多研究者颇费思量的问题。针对“墓主记”说，祝中熹曾提出过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们也有过相似的结论。但近来李零又从另外的角度论述了丹为墓主的可能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此，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申说、补充的必要。此处先引《丹》篇前半部分：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大梁人王里□徒曰丹，□今七年，丹【刺】伤人垣离里中，因自【刺】殴，□之于市三日，志1葬之垣离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

① 李零：《秦简的定名与分类》，《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不注。

② 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下同不注。

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志 2 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狐穴屈(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之赵氏之北志 3 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闻犬狐鸡鸣而人食。其状类益，少麋(眉)，墨，四支(肢)不用。志 4

以上简文采用官文书的形式，借邸丞赤之口叙述了一个名叫“丹”的人的离奇经历：某年，丹因为刺伤人而畏罪自杀，被埋葬在垣离里南门外。过了三年，丹竟然复活了。丹之所以能够死而复生，与将军犀武门下的一个舍人有很大关系。犀武曾与这个舍人谈起过丹的事情，后者认为丹罪不至死，于是向司命史公孙强祷告，公孙强就让一只白狐向墓穴打洞，把丹挖掘出来。丹在坟墓上站立了三天之后，又随司命史公孙强前往赵国。在这里住满四年，丹才能够正常吃饭、听见鸡鸣狗叫。此段叙事主要围绕丹这个中心人物展开，记述他的活动都系之以明确时间、地点，涉及其他人物及其职官皆似实指，这可能是何双全推测丹是墓主的主要依据。

记述墓主生平的材料，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是墓志。学界一般认为，墓志出现于东汉中期，秦代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墓志。^① 东汉以后，墓志渐多，内容一般都有死者籍贯、生卒年月、官职、家世、生平事迹方面等信息。与之相比，此篇虽然以较大篇幅介绍丹的经历，但对其基本身世(如生卒年月、家世)却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不合于墓志的基本要求。此篇行文采用官文书形式，也与常见墓志格式相去甚远。墓志常用的材料为砖石，而此篇书于竹简，材质也大不相同。从这些情况来看，此篇与目前所见典型意义上的墓志相去甚远。

1979 年陕西省文物工作者在临潼县赵背户村发掘了一处秦代刑徒墓地，出土刻字瓦 18 件，内容涉及死者生平信息。试录其中两条如下：

① 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0~140 页。

东武居费上造庆忌

阡陵居费便里不更牙^①

其文所述虽然十分简略，但已经包括了死者姓名、籍贯、爵位等基本信息，具备了标志死者身份的性质，或可视为墓志的早期形态。与之比较，《丹》篇中“大梁人王里口徒曰丹”一句似有相同之处。但实际上，此句交代丹的身份是为了引出后文丹死而复生的故事，而不是用来标志墓主。再者，《丹》篇中的故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具备一定的文学手法，而上引刻字瓦语言平实，标识死者的意图十分明显。我们容易看出，二者不是同一类材料。

“葉书”类出土文献中也包含一些与墓主有关的信息。如睡虎地秦简《葉书》主要按年记述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间统一六国战争进程中的一些大事，同时又附载了一个名叫“喜”的人吏宦生涯中的若干节点事件。整理者认为这个“喜”很可能就是 11 号秦墓的墓主。^② 何双全最初将此篇称为“墓主记”，也可能受到上述材料的影响。但我们认为此篇与《葉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材料，不好比对。首先，《葉书》所涉史实多与《史记》记载相符，其纪实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次，《葉书》所见喜享年四十六岁，也与墓主骨龄鉴定结果大体一致。再次，《葉书》所见喜曾担任过几个与法律有关的职务，该墓又出土大量法律简册。因此，研究者推定喜为墓主，证据链条十分完整，理由较为充分。但正如祝中熹所指出，“放马滩秦墓 M1 所出记事简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简文记述的纯系一则神秘故事，我们找不到可以把简文中的‘丹’与墓主联系起来的任何线索。因此，发掘报告将简文定名为《墓主记》显然有点草率”。

①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 年第 3 期。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李零又认为，古人的精神世界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生活于人鬼共存的世界。他们相信，人的一生并非以死亡为终点。此篇按照古人的心理描写了丹的死亡、埋葬及迁葬过程，并记录了丹对祠墓者的种种告诫，不能视为文学虚构。此说从古人的精神信仰出发，提出了丹实有其人的可能性，颇有道理，是我们过去未曾考虑到的。^①对于丹是否真有其人，学界早有讨论。李学勤曾指出：“与后世众多志怪小说一样，这个故事可能出于虚构。也可能丹实有其人，逃亡至秦，捏造出这个故事，藉以从事与巫鬼迷信有关的营生。”其说认为丹及其事迹或真或假，不好判断。祝中熹则直斥丹其人其事纯属虚构，文见前引。雍际春又说：“简文所述的丹及其伤人自刺应是真实可信的，只是自刺未死而藏匿逃亡至秦。”但丹“死而复生以及对阴间鬼神的描述，当为丹编造的离奇经历”。其说认为丹其人为真，但其事为半真半假。我们部分同意李零的看法，即不论丹其人其事是真是假，但时人信以为“真”，并把它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这倒是很有可能的。即便如此，丹有可能是墓主吗？

在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的开头部分，同样讲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但情节远不如此篇复杂，只有寥寥数语：“泰原有死者，三岁而复产，献之咸阳。”^②鉴于此两篇材料的相似度很高，抄写年代又大致相同，但出土地点相距甚远，我们推测二者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母本”。这个“母本”的源头在哪里？已经渺不可考。但在秦代，这个“母本”的基本结构及内容是大致固定的，即先讲述一个死而复生者的故事，再借这位复生者之口讲述死人好恶及祭祀禁忌。至于这个死而复生的人是谁并不重要，《泰原有死者》中甚至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他葬于秦原，献至咸阳，显然与丹不是同一个人。死者是如何复活的也不是

① 鲁迅在研究志怪小说的起源问题时亦有类似看法：“盖当时以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见氏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② 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下同不注。

重点,《泰原有死者》对此一笔带过,即是明证。因为,这两篇材料的核心任务是要告诉人们如何敬奉鬼神,而其中死而复生的故事只不过是数术家自神其说的“包装”而已(详见后说)。准此,此篇中的丹很可能是根据某个“原型”编创出来的,并非当时实际生活中的人,更不是墓主。同样,此篇中的“邸丞赤”也不一定真有其人。

但此篇内容涉及丧葬习俗,本身又出自墓葬,部分研究者认为二者之间必有联系。如夏德安就说:邸丞赤的“报告对死事的关系很明显,也许把它当做葬品对葬礼有着特殊的作用”,而这种关于“复活的记载很适合于丧葬”。^①何双全也说:“这则故事定与墓主有关,很可能寓意死后能复生的愿望,或表达了生者企盼死者能借尸还魂的遐想。”^②我们注意到,悬泉汉简中还有一枚简:

其死者。毋持刀刃上冢,死人不敢近也。上冢,不欲哭,哭者,死人不敢食,去。即上冢,欲其□T1410^③: 72^③

其中所述亦与此篇后半部分十分接近,应是某个类似文本中散失的一枚。但这条材料并非出自墓葬,而是邮置遗址。倘若上述推断不误,则此类文献就不可能是墓葬的“专属用品”了,而此篇中的丹与墓主之间就更没有关系了。

李零归入“私人文件”中的还有“质日”类材料,其中也附有一些与墓主有关的信息,不妨作一比较。如周家台 30 号秦墓及尹湾 6 号汉墓中皆有“质日”出土。研究者认为这些“质日”的所有者就是墓主。但在这些材料中,与墓主有关的信息都附注于历书之中,其材料的主体是实用历书,而此篇是以官文书的形式来讲述丹其人经历的,时间跨度很

① [美]夏德安著,陈松长、熊建国译:《战国民间宗教中的复活问题》,《简帛研究译丛》第 1 辑,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40 页注 6。“报告对”的“对”疑应是“与”字。

② 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 页。

③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3 页。

大，二者也不是同一类型的材料。

那么，此篇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丧葬文书？考古所见以简牍形式出现的丧葬文书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告地书”，即以地上官员的名义发文向冥府报送户籍、财产等事项的丧葬文书，较为多见。二是“告鬼神册”，是家人祈求各方神灵保佑死者的丧葬文书，江苏盱眙胡场5号汉墓、盱眙东阳汉墓各有一件。三是“解除书”，即阴阳家为死者禳除凶恶的文书，与“松人”配合使用，香港中文大学馆藏简牍中有一件。四是“遣册”，即随葬物品登记簿，较为多见。其中“告地书”的行文格式与此篇较为接近，试录孔家坡8号汉墓竹牍告地书如下：

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乡燕佐戎敢言之：库嗇夫辟与奴宜马、取、宜之、益众，婢益夫、末众，车一乘，马三匹。

正月壬子，桃侯国丞万移地下丞，受数毋报。

定 手

我们看到，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引告地书都与我们习见的秦汉官文书几乎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文书的移送对象变成了“地下丞”。与之比较，此篇除了在开头部分采用了官文书格式之外，其余部分则没有一句官文书套语，结尾部分也不见官文书必有的文件签发者或抄写者的署名，其实际内容与一般官文书差别更大，可见此篇不是告地书之类的丧葬文书，也不像是实际使用过的官文书。^①

① 部分研究者认为该篇是一份实际使用过的官文书，并对其何以出现在墓葬中的原因进行过种种猜测。如张修桂：“由于丹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呈文所记述的又是他的生平功过是非，所以在谒文呈报中央的同时，抄录一份随丹入葬。”雍际春：“丹本人则以这段真假混杂的离奇经历为荣耀，把邾丞上报的文书抄来保存，时时炫耀于人，借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和卜筮的权威性，并要求将抄件在死后随葬入墓。”李纪祥：“《墓主记》无疑是一篇邾丞向当地御史上报，叙述‘丹’复活事件的文字记录。”后来“邾丞保留此一木简并随之人葬”。

二、此篇主旨在于教人如何敬奉鬼神

既然此篇与墓主无关，那么篇中讲述丹的故事有何用意？此篇的主旨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后半部分内容：

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志4死人以白茅为富，其鬼贱于它而富。”丹言：“祠墓者毋敢馐，馐，鬼去敬（惊）走。已，收馐（馐）而厘之，如此鬼终身不食馐。”志5·丹言：“祠者必谨骚（扫）除，毋以淘口祠所。毋以羹沃馐（馐）上，鬼弗食馐。”志7

以上简文主要借丹之口讲述了死人的一些喜好及祭祀鬼神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死者不希望得到很多衣服。死人把白茅看做财富的象征，但鬼却不以为然。在墓地祭祀时不能哭，否则会把鬼惊跑。祭祀结束也不能马上收回馐食并将其全部吃光，如果这样鬼永远不再享用馐食。祭祀时要小心打好场地，不许在祠堂洒脏水，也不许把羹汤浇到祭饭上，否则鬼就不会享用馐食。

无独有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中也有类似内容。移录如下：

泰原有死者，三岁而复产，献之咸阳，言曰：死人之所恶，解1予死人衣。必令产见之，弗产见，鬼辄夺而入之少内。死2人所贵黄圈。黄圈以当金，黍粟以当钱，白菅以当髡。女子死三3岁而复嫁，后有死者，勿并其冢。祭死人之冢，勿哭。须其已食4乃哭之，不须其已食而哭之，鬼辄夺而入之厨。祠，毋以酒与5羹沃祭，而沃祭前，收死人，勿束缚。毋决其履，毋毁其器。6令如其产之卧馐，令其麟（魄）不得落（落）思。黄圈者，大叔（菽）7馐，势（势）去其皮，置于土中，以为黄金之勉。8

其文意，李零已有详尽注解，此处不赘。与《丹》篇比较，二者都讲述了死人的好恶，《丹》较为粗略；二者都讲述了如何祭祀，《丹》又较详细；《泰原有死者》还讲述了冥婚及如何收敛死人等方面的礼俗，《丹》则缺乏此类内容。但从总体来看，二者的主要精神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如何敬奉鬼神。

引人瞩目的是，《泰原有死者》中对死者复生过程的讲述极为简略，只有“三岁而复产”短短五字，没有任何枝节，之后便直奔主题，开始借复生者之口大讲丧葬、祭祀禁忌。其核心思想是什么，不言自明。我们曾指出《丹》篇的“核心内容是介绍鬼神的种种好恶以及敬奉鬼神的方法，而不是讲述丹的传奇一生”。《泰原有死者》的出现正好印证了这一判断。前举“墓主记”“志怪故事”“官文书”“私人文件”诸说都被篇中前半部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对后半部分内容有所忽视，不能不说是重要的疏漏。

众所周知，战国秦汉时巫鬼迷信之说盛行。《论衡·解除》：“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这在各地所出祭祷文书及日书中也有大量反映。其中所见鬼怪经常为害人类，而当时民众则习惯于用祭祷或厌禳的手段加以解除。如睡虎地秦简日书《梦》篇：

人有恶𦵏(梦)，𦵏(觉)，乃绎(释)发西北面坐，铸(祷)之曰：
“皋！敢告𦵏(尔)𦵏(梦)。某有恶𦵏(梦)，走归𦵏(梦)之所。𦵏(梦)强𦵏(饮)强食，赐某大幅，非钱乃布，非茧甲13背乃絮。”则止矣。甲14背壹

上文认为人做恶梦乃是鬼怪作祟所致，但只要醒来后向一种叫做“𦵏(梦)”的食梦之神祈祷一番，就不会再做恶梦了。而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则记录了40余种禳除鬼怪作祟的法术，堪称“驱鬼术大全”，试列举数条如下：

人毋(无)故鬼攻之不已,是刺鬼。以桃为弓,甲 27 背壹牝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则已矣。甲 28 背壹

灶毋(无)故不可以孰(熟)食,阳鬼取其气。燔豕矢(屎)甲 54 背壹室中,则止矣。甲 55 背壹

人毋(无)故室皆伤,是粲迺之鬼处之,取白茅及甲 57 背貳黄土而西(洒)之,周其室,则去矣。甲 58 背貳

上引简文所见一些鬼怪经常无缘无故加祸于人类,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面对鬼怪作祟为恶,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如若“刺鬼”无缘无故攻击生人,就可以用桃弓、棘矢射它,这样鬼就停止攻击了。若人们无法做熟饭食,则是“阳鬼”偷取了炉灶中的阳气所致,只需在屋内燔烧豕屎,它就不敢继续作祟了。若“粲迺之鬼”无故入室伤害生人,只要取白茅及黄土洒在住所周围,鬼就跑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鬼怪的习性颇为了解,熟知它们的弱点,因而总能够对症下药,找出制止鬼怪作祟的不同办法。而《丹》篇则从鬼的好恶出发,指出一些在祭祀活动中应当加以避免的事项,这样就可以讨得鬼的欢喜,从而避免它们作祟为恶。从这一点来讲,《丹》与《诘》殊途而同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前者是事先预防,后者是事后补救)。其目的,正如《诘》篇开头所讲:“鬼害民罔(妄)行,为民不羊(祥),告如诘之,𠄎,道(导)令民毋丽兇(凶)央(殃)。”反映了当时民众鬼神信仰中的一种实用主义心态。

既然如此,此篇为什么不直接讲述如何敬奉鬼神,而要借丹这个亦真亦幻的人物来说呢(文中又将他的命运与魏国将军犀武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主要是讲述者“自神其说”的需要。由于丹曾在阴间为鬼三年,对鬼的习性自然十分了解,因此这些东西经过丹说出来就是最具权威性的,不容置疑。这种自神其说的情况在日书类文献中屡有发现,如 1999 年所获虎溪山汉简日书中就有这样几条:

陈胜反攻秦,以十月壬申发,此正当西方,实不当有功。

章邯降籍，以八月西略秦。

陈豨以丙午诛军吏，丁未引其兵来攻。^①

上引简文列举了秦汉之际陈胜、章邯、（项）籍、陈豨等一些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日书中注出这些内容有何深意呢？很可能是为了证明作者自己占算的准确而已。此篇先讲出一个死而复生的丹，再由丹说出鬼神喜好，其目的也是为了突出其说教的权威性，使人们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同样是讲述如何对付鬼神，此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像《诂》篇那样直接说教，而是利用曾经死而为鬼的丹来“现身说法”，更具说服力。

此篇模仿官文书的格式，也是出于自神其说的需要。因为丹死而复生的事情毕竟不是自然现象，即使在巫鬼淫祠盛行的秦汉时代，也会有人提出质疑。为了使受众相信丹的话，还要设法证明其人其事的真实性，而借助官文书的形式加以“包装”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三、此篇应是数术类文献

目前，不少论者倾向于将此篇归入文学作品。我们也认为，此篇所述丹死而复生的故事已具备了志怪小说的基本要素，又比《搜神记》早出近五百年，学界将它作为此类文学体裁的源头是毫无问题的。但从此篇的整体结构来看，前半部分所述丹之事仅仅是铺垫，而后半部分的丹之言才是全篇的重点。其创作意图在于宣扬鬼神信仰，传播祭祀礼仪，而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文学意象。因此，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前文已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诂》侧重于厌劾精怪，此篇侧重于祭祀鬼神，其实质是一样的。《汉书·艺文志》数术类“杂占家”中收录

^① 郭伟民：《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了不少相关文献题名，如《变怪诰咎》十三卷，《执不祥劾鬼物》八卷，《请官除祲祥》十九卷；《请祷致福》十九卷等。其书已散亡殆尽，今看题名，前三部书重厌劾，正与《诰》篇类似。后一部书重祭祀，似与此篇类似。准此，我们倾向于将此篇归入数术类文献。

秦简中多见数术类文献，而日书又是其中的大宗，那么此篇会不会是日书中的一篇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弄清楚秦汉时期的“日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日书为“日者”所操之工具书，这是学界的一致看法。《史记·日者列传》裴驷集解：“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司马贞索隐：“卜筮占候时日通名‘日者’。”前注说日者所职为“占候卜筮”，含义较为宽泛，但后注将其限定在占卜时日吉凶一项。^①究竟何者为是？还需从《史记·日者列传》的相关记述中寻找答案。该传中记录了宋忠、贾谊二人与日者司马季主的大段对话，其中宋、贾说：

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

这是对日者的批评之词，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秦汉时期的日者所“占候卜筮”的对象其实十分广泛，除了占卜时日吉凶以外，还包括推算禄命、禳解灾祸、崇祀鬼神等项。其后司马季主又说：

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

这是司马季主的辩解之词，其中又透露日者的占卜活动是模拟天地四时的运行来展开的，其占卜手段甚至包括龟策八卦、式占筮占，远超出

^① 目前，一些论者将日书限定在择日术，当本于此。

“杂占家”的范围。验之以自题为“日书”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其内容除了大量择吉术之外，还有形法家的《相宅》《直室门》、祭祷祝词《马祿》及驱鬼术《诘》等篇。九店楚简日书中也收录了形法家的《相宅》、祭祷祝词《告武夷》及天文家的《十二月宿位》等篇。但其内容大抵不出《汉书·艺文志》所录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数术书籍的范畴。可见秦汉时期的“日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若仅从字面上将“日书”理解为择日之书，恐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

事实上，此篇出土时原本与乙种日书卷在一起，但因其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差异较大，又有纪年，故整理者将其单独析出。对此，何双全有过明确说明：“460枚简中除了日书外，就数《墓主记》的8枚简更加重要了。这8枚简，与日书同为一卷，出土时卷在一起，原编绳早已腐朽，原次序也不太清楚。整理时因内容与《日书》大相径庭，故分开编联。”^①对其在简册中的大致位置，何双全也有过介绍：“该册是从右至左编卷，故先写成者卷在最中间，后写成者卷在最外层。《墓主记》在最外层，即该卷册的最后部分，共7枚。”^②我们也曾数次日验原简，见其长宽、编绳位置、上下端留空、笔迹均与乙种日书一致，推想它应该编于乙种简册末尾。联系到放马滩秦简日书也不是纯粹的择日之书，其中还夹杂了大量其他数术作品，如天文家的《星分度》、五行家的《五音（二）》、杂占家的《鼠食》、形法家的《直室门》等，因此将此篇材料归入乙种日书也无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此篇所包含的简数，整理者先后有8枚或7枚两说。7枚说中的“墓6”或“志6”简，今释作：

■凡日者【天】毆，辰者地毆，星者游变毆。【得天】者贵，得地者富，得游变者其为事成。三游变会志6

① 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②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简首“凡日”二字，整理者误释为“丹曰”，故归入此篇，今剔出，归入乙种日书《阴阳钟》篇。8枚说中还有如下一简（原编号作“墓8”）：

见兵寇。其崇原死者。卜见人不吉。乙 276

其中有“死者”二字，最初归入此篇，《天水放马滩秦简》剔出，编为乙种日书 276 号。今看其内容，明显是《贞在黄钟》篇中的一枚简。从这两枚简归属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整理者将此篇与乙种日书分开，仅仅是由于其内容与常见“日书”存在较大差异而已，并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另外，乙种日书中的《鼠食》篇也与此篇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其文为：

■大赤言曰：“鼠食户以□，其室空虚，取土地以连之，得财及肉，□□有□毆。122 貳鼠食寇〈冠〉则□，□□则有央（殃），食领则有明。”121 貳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以“大赤言曰”引出后文的形式与此篇中以“丹言曰”起始讲述死者好恶及祠墓者禁忌事项的情况十分相似。可以看出，其中“大赤”也是某个方面的“权威人物”，其人之真假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借助“权威人物”自神其说的做法确实不止《丹》篇独有。而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作为将《丹》视为日书中一篇的佐证。

结 语

源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一直都用以纪月（星命月），从未用于纪年，难以作为中国十二生肖的起源。放马滩秦简《十二支占盗》等篇

中的十二禽与后世生肖大体近似，并已与阴阳五行结合，作为占卜的工具，应是今日十二生肖的源头。东汉中期，《太平经》中出现以十二支记述生年，配合十二禽卜算命运的记载，标志着十二生肖的初步形成。《大集经》中的十二神兽很可能是译者昙无讖根据中国已有的十二生肖，并结合佛经中某些内容编创出来的。斯坦因第 565 号文书是一件以十二禽为纲领的占卜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汉地日书的佉卢文译本，其创作者很可能是某个通晓佉卢文的内地僧人。

中国古代曾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星宿体系，《星分度》篇所见星宿名称与石氏一致。现存石氏体系中的距度又有古、今两种，该篇所见距度数值与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二十八宿圆盘”及刘向《洪范传》中的古度较为接近，应属同一系统。从古四分历的发展情况来看，《星分度》篇中的二十八宿古度大体形成于春秋末年，并在此时应用于历法实践。至汉武帝太初改历，采用唐都等人所测今度，这种古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该篇中的星月固定搭配反映了秦人对日躔问题的认识，其中月序是基于太阳视运动周期划分的节气月，而不是基于月亮视运动周期划分的朔望月。其中逐月日躔之宿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天文》有所不同，前者是由于二者所用星宿体系不同所致，后者是由于二者所取距度系统不同所致。

《丹》篇前半部分讲述了一个名为“丹”的人死而复生的故事。从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等材料来看，这个人物很可能是根据某个原型编创出来的，并非当时实际生活中的人，更不是墓主。该篇后半部分借丹之口讲述鬼的种种善恶及祭祀鬼神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意在宣扬鬼神信仰，传播祭祀礼仪，应是全篇的主旨所在。该篇内容在实质上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相似，应是数术家的作品。秦汉时期的“日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内容涉及《汉书·艺文志》所载数术类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各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该篇可归入广义上的日书。

第三章 放马滩秦简与秦汉数术研究

放马滩秦简内容丰富，绝大部分可归入《汉书·艺文志》数术类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各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秦代数术的整体面貌。对这些内容的深入研究，无疑会十分有助于今人对于战国秦汉时代数术文化的整体认识，并将这一课题研究不断深入推进。

我们在研习放马滩秦简的过程中，对于其中的数术原理较为留意，并获得点滴心得。此处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秦简日书所见早期置建法。第二，秦汉简牍日书所见禹步的基本功用及反支日的安排方法。第三，秦汉数术中的择吉太岁及其禁忌，刚柔日与葬日选择方法。第四，居延新简中的数术残简考证。

第一节 楚、秦建除术及秦简日书置建法

建除术是我国古代数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用于选择时日吉凶。据顾炎武考证，“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见于太公《六韬》，云：‘开牙门当背建向破。’《越绝书》：‘黄帝之元执辰破已，霸王之气见于地户。’”^①一般认为《六韬》及《越绝书》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此《协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3页。

纪辨方书·义例二》也称“盖其说与诸家同起战国时，而并记之黄帝云”^①。九店楚简中已有完整的建除十二神名称及其行事宜忌，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建除术已基本定型并得到广泛应用。而据连劭名考证，商代已出现了一些建除名称。如卜辞中的“可日”就是楚系建除中的陷日，秦系建除中的定日。^②若此说可以成立，则建除术的起源又可追溯到殷商时期。

秦汉时期，建除术颇受统治者推崇。《史记·日者列传》中记录了汉武帝召集各派占家选择娶妇吉日的事例，其中就有建除家。《汉书·王莽传》中也有王莽使用建除术选择即位吉日的记载。近几十年来，湖北江陵、云梦、随州及甘肃天水等地所出战国秦汉时期日书中有多种专门讲述建除的篇章，甘肃敦煌、内蒙古额济纳、江苏连云港等地所出两汉时期历谱中也有不少与建除相关的注记，说明建除术在民间也深受重视。

由于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述较少，过去人们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建除术了解不多。但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相继面世，其“庐山面目”日渐清晰。此处试图利用简牍材料，对其中若干细节问题进行讨论。

一、楚、秦两种不同的建除术

简牍日书诸“建除”篇皆由“建除表”及“占辞”两部分构成，前者为建除十二种神轮流值日表，后者详述各种神煞所主行事宜忌，二者互为表里，使用十分简便。正因为如此，各种日书多以“建除”篇置于卷首，作为选择时日吉凶的基本方法，地位重要。

简牍日书所见建除术又可分为两大系统：九店楚简《建除》，睡虎

^①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4《义例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② 连劭名：《商代的日书与卜日》，《江汉考古》1979年第4期。

地秦简甲种《除》、乙种《除》等三篇内容接近，可称为楚系建除术；睡虎地秦简甲种《秦除》、放马滩秦简《建除》（有甲、乙种，内容一致）、孔家坡汉简《建除》等三篇内容接近，可称秦系建除术。有些研究者认为二者关系密切，可能同出一源，我们基本赞同。但这两种建除术毕竟还有不少明显的差异，不能完全忽视，试梳理如下：

(一) 建除十二神名称存在很大差异

楚、秦两种建除术中的十二神名称差异很大。试将前述六种日书“建除”篇所见十二神汇为一表（见表 3.1）：

表 3.1 楚、秦建除十二神名称表

楚系	九店简《建除》	建	𨾏	𨾏	坪	寧	工	坐	盍	城	复	菀	𨾏
	睡虎地简甲《除》	建	陷	彼	平	宁	空	坐	蓋	成	甬	湏	媚
	睡虎地简乙《除》	建	窞	作	平	成	空	𨾏	盍	成	复	窞	羸
秦系	睡虎地简《秦除》	建	除	盈	平	定	摯	𨾏	危	成	收	开	闭
	放马滩简《建除》	建	除	盈	平	定	摯	𨾏	危	成	收	开	闭
	孔家坡简《建除》	建	除	盈	平	定	执	𨾏	危	成	收	开	闭

表 3.1 所见楚、秦二系建除十二神名称中只有“建”“平(坪)”“成(城)”等三个可视为完全一致，其余名称则各不相同。如秦系中的“除”，楚系分别作“𨾏”“陷”和“窞”；秦系中的“盈”，楚系分别作“𨾏”“彼”和“作”；秦系中的“开”，楚系分别作“菀”“湏”和“窞”；秦系中的“闭”，楚系分别作“𨾏”“媚”和“羸”。虽然其中一些名称可以互训互通，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来看，楚系建除十二神名称相对古老，含义隐晦，与占辞的关联度不高；而秦系神煞名称含义明确，多可与占辞中的相关事项对应。如果考虑到秦系名称中的“盈”在汉代由于避讳汉惠帝的原因而改作“满”，“𨾏”“𨾏”与“𨾏”皆从“皮”得声，可以通假等情况，则秦系建除

神煞与后世一致。

(二)建除十二神所值日支不同

试以睡虎地秦简甲种《除》与放马滩秦简《建除》两篇所见正月中建除十二神所值日支进行比较(见表 3.2)：

表 3.2 楚、秦建除十二神正月值日表

日支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睡虎地简甲《除》	湫	媚	建	陷	彼	平	宁	空	坐	盖	成	甬
放马滩简《建除》	建	除	盈	平	定	摯	彼	危	成	收	开	闭

表 3.2 中正月寅日所值神煞，睡虎地秦简甲种《除》篇为“湫”，放马滩秦简《建除》篇则为“建”；卯日所值神煞，睡虎地秦简为“媚”，放马滩秦简则为“除”。其下各日所值神煞无一相同。二至十二月中各日所值神煞也不一致。究其原委，在于两种建除术所用起建之日不同：楚系建除正月建辰，二月建巳，三月建午……其余各神顺行十二辰；而秦系建除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其余各神顺行十二辰。

(三)建除十二神所主行事宜忌差异较大

试以楚、秦两种建除术都有的“平”日宜忌为例说明如下(参见表 3.3)：

表 3.3 楚、秦建除“平”日宜忌比较

楚系	九店简《建除》	凡坪日，利以祭祀，和人民，誼事16 貳
	睡虎地简甲《除》	达日，利以行帅〈师〉出正(征)、见人。以祭上下，皆吉。生子，男吉，女必出于邦甲 7 貳
	睡虎地简乙《除》	平、达之日，利以行帅〈师〉徒、见人、入邦，皆吉。生男女，必乙 19A+16B+19C 壹

续表

秦系	睡虎地简《秦除》	平日，可以娶妻、人人、起事甲 17 貳
	放马滩简《建除》	平日，可取（娶）妻、祝祠、赐客，可以入黔首，作事吉甲 16 壹
	孔家坡简《建除》	平日，可取（娶）妇、嫁女，【可以】人人、起事15+残 5

表 3.3 所见楚、秦二系建除术中的“平”日宜忌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其差异更为明显。如楚系占辞云此日“利以行师（师）出正（征）”或“利以行师（师）徒”，^①即利于行军打仗，但在秦系占辞中却不见此类内容^②。秦系占辞云此日“可取（娶）妻”或“可以取（娶）妇、嫁女”，这一内容却不见于楚系。其余神煞名称多异，具体行事宜忌更是大相径庭，此不一一列举。总体来讲，楚系占辞较为关注祭祀、行师、田猎等军国大事，而秦系占辞则十分关心嫁娶、疾病、修造、狱讼、畜养等生活事件。

以上楚、秦两种建除术在十二神名称、十二神值日及行事宜忌等方面的差异性，说明当时各地建除术的具体面貌的确并不一致，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并非虚言，值得从区域文化心态的角度加以深入探析。

有意思的是，抄写于秦初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还保存了不少楚系建除术的内容，但汉初的孔家坡汉简日书建除术却基本不受楚系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楚系建除术或在秦代即已遭到淘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始皇帝文化大一统政策的巨大影响。正如刘乐贤所指出，“在楚、

① 其中“师徒”，借指军队。《左传》成公二年：“畏君之震，师徒挠败。”可证。

② “起事”一词有“起兵”义，但在简文语境中，显然是“作事”“办事”之类的意思。

秦两种选择术中，秦系最终获胜，这是历史的必然”^①。

二、秦简日书置建法讨论

置建法，即历术家安排建除十二神值日的方法。从考古资料来看，斯坦因所获东汉永元六年简牍历谱中就已标注“建”日，出自敦煌的北魏至唐宋时期的纸质历谱中也多注“建”。邓文宽对上述材料进行过深入研究，指出当时的历术家是以星命月（笔者注：即节气月）为周期来安排建除十二神值日的，每月交节则迭两值日。^②此说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唐宋以后历术家一直沿用此法，其具体操作，正如《协纪辨方书·义例二》引《历书》所云：

历家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十二日，周而复始，观所值以定吉凶，每月交节则叠两值日。其法从月建上起建，与斗杓所指相应。如正月建寅，则寅日起建，顺行十二辰是也。^③

但秦简日书诸“建除”篇中的置建法是否也用节气月？学界有过不同意见。邓文宽最初认为放马滩秦简《建除》篇中的月份是星命月。^④金良年则提出相反意见，认为秦简诸“建除”篇中的月份是历法月，而

^① 刘乐贤：《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影响——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见氏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6页。

^③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4《义例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④ 邓文宽：《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见氏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下同不注。

非星命月。^① 后邓文宽又倾向于金氏观点。我们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商讨的余地，以下略陈管见。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除》篇在正月至十二月之下分别标有斗、须(女)、营(室)等二十八宿名称。其文为：

十一月斗、十二月须、正月营、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甲 1 壹

其中十二月星宿与建除值日安排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月份是历法月还是节气月？并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前文已指出，这种星月搭配实际上是诸月日躔之宿的一种简化版本。而从其完整版本放马滩秦简《星分度》篇中可以明显看出，上文中的月份是基于太阳视运动周期划分的节气月(星命月)，而不是基于月亮视运动周期划分的历法月(朔望月)。^② 因此，我们认为睡虎地秦简《除》篇是用节气月来安排建除十二神值日的，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建除》篇中的置建法也应作如是观。

日书中月份使用节气月的现象并非个例。睡虎地秦简日书、放马滩秦简日书中有多个“日夕表”，内容为一年十二个月中昼夜长短的变化。睡虎地秦简《日夕》篇云：

正月，日七夕九。甲 60 背叁

二月，日八夕八。甲 61 背叁

三月，日九夕七。甲 62 背叁

.....

① 金良年：《建除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②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相关内容。

十二月，日六夕十。甲 62 背肆

其中月份显然为节气月。因为历法月中的昼夜长短年度差异较大，今年正月为“日七夕九”，明年正月则有可能为“日六夕十”。而日书中的“日夕表”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年份而言的，它适用于任何一个年份，因此其中的月份应是节气月。孔家坡汉简中有《刑德》篇，讲述一至十二月中“刑”“德”两种神煞在室、堂、庭、门、巷、术、野等“七舍”的情况，是一种推算阴阳吉凶的择日之术。《淮南子·天文》云：“十二〈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可见《刑德》篇中的月份也是节气月。

三、其他与建除术有关的方术与禁忌

放马滩秦简日书所见建除十二神还有其他宜忌，为诸“建除”篇所不见。兹列举如下：

凡建日死不利父，除日死不利母，开日死不利子，盈日死家不居。乙 112 壹

得其闭，病中□□。得其建，多余病。得除，恐死。得其盈，驾(加)病。乙 335

简乙 112 壹抄写在《五音日卜死》篇之后，我们视为独立一篇，拟为《建除日占死》。简文认为某人死于“建”“除”“开”等不同神煞所值之日，分别会对其父母及子女产生不利影响，而死于“盈”日则其住宅不可久居。简乙 335 属于《占疾》篇，简文认为若某人前来占病，经过一番数

字推算，得知其数与“建”对应，^① 则病痛不可能全部治愈；与“除”对应，恐怕会死去；与“盈”对应，病情会加重。

悬泉汉简中有分别以“成”“收”“闭”等建除神煞为占的日书残册，其文为：

成，戌不出，亥不出，子不出，丑不出，寅不出，卯不出，辰不出，巳不出，午不出，未不出，申不出，酉不出。I0309③:209A

收，亥北四，子北四，丑北四，寅东四，卯东四，辰东四，巳南四，午南四，未南四，申西四，酉西四，戌西四。I0309③:208A

闭，丑北六，寅北六，卯北六，辰东六，巳东六，午东六，未南六，申南六，西南六，戌西六，亥西六，子西六。I0309③:265A^②

据刘乐贤考证，上文与孔家坡汉简日书《死失》篇关系密切。其中借用建除十二神与每月十二地支的固定搭配来安排“归杀”的出没方位，与“死失图”配合使用。^③按，“归杀”也称“回煞”，是人死后所化鬼魅，可回家伤害亲属，需要按时回避。《颜氏家训·风操》：“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卢文弨补注：“俗本‘杀’作‘煞’，道家多用之。”王利器集解引戴冠《濯缨亭笔记》七：“今世阴阳家以某日人死，则于某日煞回，以五行相乘，推其殃煞高上尺寸，是日，丧家当出外避之，俗云避煞。”

上文是说若某人死于“成”日，即正月戌、二月亥、三月子、四月丑、五月寅等日，其“归杀”不会出现，死者家属无需回避；若某人死于“收日”，即正月亥、二月子、三月丑、四月寅、五月卯等日，

① 其中日、辰、时的推算方法以及如何与建除十二神的对应，尚待进一步研究。

②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6~177 页

③ 刘乐贤：《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文物》2008 年第 12 期。

则其“归杀”会分别出现于北四室、北四室、北四室、东四室、东四室等方位，死者家属可据此回避；若某人死于闭日，即正月丑、二月寅、三月卯、四月辰、五月巳等日，则其“归杀”会分别出现于北六室、北六室、北六室、东六室、东六室等方位，死者家属亦可据此回避。

成书于汉代的医书《黄帝虾蟆经》中也有与建除相关的禁忌。抄录如下：

建不治足，除不治尻，满不治腹，平不治背，定不治心，执不治手，破不治口，危不治鼻，成不治眉，收不治发，开不治耳，闭不治目。^①

上文所述为建除神煞值日的治病禁忌。饶有意思的是，其禁忌项目皆据建除等名称的字面意义而设立：足主站立，《玉篇·辵部》：“建，竖立也”，故建日不治足；尻主排泄（除），故除日不治尻；腹宜满，故满日不治腹；背宜平，故平日不治背；心宜定，故定日不治心；手主执（握持），故执日不治手；口主破（咀嚼），故破日不治口；鼻宜端正，《广雅·释诂》：“危，正也”，故危日不治鼻；眉宜并列，《仪礼·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郑玄注：“成犹并也”，故成不治眉；发宜收束，故收日不治发；耳宜通达，《小尔雅·广诂》：“开，达也”，故开日不治耳；目忌掩闭，故闭日不治目。

凡除日可已（以）服药治病，满日不可服药治病，病人难起。^②

上文中的禁忌也依建除名称的字面意义而设。“除”有药到病除的含义，

① 《黄帝虾蟆经·十二建禁处》，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48页。

② 《黄帝虾蟆经·附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60页。

故“除”日宜服药治病；“满”，《玉篇·水部》：“满，盈也”，有达到极限的意思。故在“满”日服药，病情会不断恶化，最后达到无法救治的地步。

第二节 禹步及反支

战国秦汉时期，上承殷周春秋宗祝史卜之余炽，下依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之泛滥，以日书为代表的择吉、厌禳等数术十分发达，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所见禹步在两晋之后成为道教中最常用的法术之一，反支也是西汉以来常见的历注项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定地位。

关于禹步的早期功用，李零、刘乐贤、胡文辉、李剑国、吕亚虎等人皆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①但总体成果仍嫌零散。关于睡虎地秦简《反支》篇中的“一月当有三反支”，李学勤、刘乐贤等人还有不同理解。我们在研读相关简帛文献的过程中，也就上述问题作了一些思考。

一、禹步的早期功用

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额济纳汉简等多批日书及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五十二病方》、张家山汉简《引书》中都有不少关于“禹步”的内容。扬雄《法言·重黎》云：“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轨注：“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

^①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1~268页；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天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465页；胡文辉：《马王堆〈太一出行图〉与秦简〈日书·出邦门〉》，《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李剑国、张玉莲：《“禹步”考论》，《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吕亚虎：《〈额济纳汉简〉所见出行巫术浅析》，《殷都学刊》2009年第2期。

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可见禹步乃是巫者仿效大禹行走姿态而作的一种步法。魏晋以后，这种步法被纳入道教系统，成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①，在多种仪式和场合下都有用及。但秦汉时期禹步的功用都有哪些？各种道教文献均不甚明了。以下试作梳理：

（一）用于紧急出行时辟除道路

放马滩秦简日书《禹须臾行不得择日》篇讲述一种与禹步相关的出行巫术，其文云：

禹须臾行不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乡（向）北斗，质画甲 66 貳地，祝之曰：“禹有直五横，今利行，行毋（无）咎。为禹前除道。”甲 67 貳

类似的内容又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出邦门》篇及额济纳汉简日书残册。前者云：

行到邦门困（闕），禹步三，勉壹步，諱（呼）曰：“皋，敢告曰：某行毋（无）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掇其中央土甲 111 背而怀之。甲 112 背

后者云：

欲急行，出邑门，禹步三，唬皋，祝曰：“土五光，今日利以行，行毋（无）死。已辟除道，莫敢义（我）当，狱吏、壮者皆道道旁。”2002ESCSF1：2^②

① 《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道藏第 28 册，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8 页。

②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4 页。

“须臾”是秦汉之际的一种方术流派。《后汉书·方术传》：“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李贤注：“须臾，阴阳吉凶立成之法也。今书《七志》有武王《须臾》一卷。”放马滩秦简将此种数术伪托于大禹，称为“禹须臾”，所述皆与出行有关。

从放马滩秦简“行不得择日”及额济纳汉简“欲急行”等语来看，这种数术实际上是一种在来不及选择吉日的紧急情况下出行时所采用的厌禳巫术。其施行过程大体是：出行者走到邑门或邦门，先行“禹步三”（睡虎地秦简所见还需“勉壹步”，即急行一步），“謦皋”或“唬皋”（即长呼）一声（放马滩秦简所见无此动作），再“质画地”或“五画地”（额济纳汉简中“土五光”一语也似与“画地”有关），最后以“为禹前除道”（睡虎地秦简作“先为禹除道”，额济纳汉简作“已辟除道”）的名义祝祷一番。在上述厌禳仪式中，“禹步三”是第一个“规定动作”，足见其重要性。

（二）用于行途夜宿中禁避盗贼及虎狼

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走方》中有一条也涉及禹步之术。其文云：

一曰：行宿，自謦（呼）：“大山之阳，天□□□，□□先□，城都不完，□以金关。”即禹步三，曰以产荆长二寸周书《画》中。^①

此条附于“走方”之下。该“走方”，整理者认为是“旅行时增加足力的药方”。但《抱朴子·登涉》中有一条暮宿山中避盗贼及虎狼的禁方，与此条十分相似。其文云：

^①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0页。

若暮宿山中者……以左手持刀，闭炁(气)，画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阴，太山之阳，盗贼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因以刀横句日中白虎上，亦无所畏也。

上文称暮宿山中者画地为防，置身其中，念动咒语，就可以禁避盗贼、虎狼的伤害。《抱朴子·登涉》专述登山涉水及隐居山泽所用各种择日之术和禁避之方，其中亦提及禹步之法可以用来隐身，使“人鬼不能见”，以免遭到祸殃，并称“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可见此禁方也不排斥禹步。

而前引马王堆帛书“走方”亦用于行途夜宿中，且其咒语及画地之法都与《抱朴子》基本一致。由此观之，这一“走方”恐怕也是古人用于行途夜宿中禁避盗贼、虎狼侵害的禁方，而非“疾行善趋之方”。其中“禹步三”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 用于驱逐鬼魅，祓除疾病

在古人心目中，许多疾病都是由鬼怪作祟引起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病》《有疾》等篇中说“父母”“王父母”等死后常化为“外鬼”“室鬼”“中鬼”等鬼魅，使家人生病。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也提到“狐”“麋父麋母”“漆王”等不少鬼怪都可以给人造成病痛。因此，驱除鬼魅就成为古人治病的基本方法之一。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提及禹步的共有六处，都是用来驱邪治病的。周家台秦简《病方》中也有多条采用禹步之法为人治病的祝由方，试看其中三条：

已龋方：见车，禹步三步，曰：“辅车车辅，某病齿龋，苟(苟)能令某龋已，令332若毋见风雨。”即取车轛(輶)，毋令人见之，及毋与人言。操归，匿屋中，令333毋见，见复发。334

病心者，禹步三，曰：“皋！敢告泰山：泰山高也，人居之。

□□之孟也，人席之。不智(知)³³⁵而心疾，不智(知)而咸戢。”即令病心者南首卧，而左足践之二七。³³⁷

操杯米之池，东乡(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皋！敢告³³⁸曲池，某癰某波，禹步擗房桀，令某癰𨾏(数)去。”³³⁹

上文透露，巫医在治疗龋、心、癰等多种疾病时均需先行禹步三步，再念诵咒语(不同的病痛，各有针对性的咒语)，并辅之以其他巫术动作(如“令病心者南首卧，而左足践之二七”)或行为禁忌(如“毋令人见之，及毋与人言”)，必要时还需配合以某些厌胜之物(如“车𨾏(𨾏)”“米”)。

古人也常借助禹步等巫术来“预防”因长途跋涉而产生的脚痛。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疾行方》云：

一曰：行欲毋足痛者：南乡(向)禹步三，曰：“何水不越，何道不枯，气(乞)我□□末。”末即取突墨□□□□□内(纳)履中。^①

上文称出行者只需向南方走禹步三步，祝祷一番，再取“突墨”(即“灶突墨”，中医名“百草霜”，亦为多种方术所用厌胜之物)放在鞋中就可以避免脚痛。

周家台秦简中还有一条可能是用禹步为马治病的祝由方，其文云：

马心：禹步三，乡(向)马祝曰：“高山高丝，某马心天，某为我已之，并企侍之。”即午³⁴⁵画地，而最(撮)其土，以摩(摩)其鼻中。³⁴⁶

①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1页。

其法与前述治人病者略同，即先“禹步三”，再面朝马诵读咒文，其后“午画地”，撮其土擦入马鼻中。

古者巫医不分，故医术亦多采巫术，《千金翼方》云：“禁病则皆须禹步诵禁文捻而用之”^①，即此之谓也。

(四)用于祭祀先农神

周家台秦简《先农》篇所见禹步之法可用于祭祀先农神，为其他材料所无。其文曰：

先农：以腊日，令女子之市买牛胙、市酒。过街，即行擗（拜），言曰：“人皆祠泰父，我独祠347先农。”到困下，为一席，东乡（向），三胙，以酒沃，祝曰：“某以壶露、牛胙，为先农除348舍。先农筭（苟）令某禾多一邑，先农恒先泰父食。”到明出种，即□邑最富者，349与皆（偕）出种。即已，禹步三出种所，曰：“臣非异也，农夫事也。”即名富者名，曰：“某不能350肠（伤）其富，农夫使某徒来代之。”即取胙以归，到困下，先侍豚，即言困下曰：“某351为农夫畜，农夫筭（苟）如□□，岁归其祷。”即斩豚耳，与胙以并涂困檐下。恒352以腊日塞祷如故。353

上文所述为腊日酬报先农神的祭祀仪式，祭祀场合主要在“困下”（即“种所”），东向设祭席，祭品有“牛胙”“酒”等，其核心仪式是反复向先农神祷告，共四次，分别在“过街”“困下”“出种所”、复到“困下”，祈求五谷丰登，大富大贵，最后斩豚耳，与胙食一起涂于困檐下。整个仪式显得十分隆重，而“禹步三”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①（唐）孙思邈撰，刘清国等校注：《千金翼方》卷29《禁经上·掌诀法第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第842页。

(五)用于养身导引，强健体魄

张家山汉简《引书》所见禹步还可用于养生导引。其文较长，此处只录首尾：

闭息以利交筋，堂落以利恒脉……禹步以利股间，前厥以利股
 却(膝)，反拑以利足踵，趺指以利足气，敦踵(踵)以利匈(胸)
 中，此物皆三而已。^①

上文讲述“闭息”“堂落”等各种导引之术的不同作用，其中禹步法有利于“股间”的锻炼，也是三次。

综上所述，禹步这种法术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被数术家们广泛运用于出行厌禳、禁忌盗贼、驱鬼去病、祭祀先农神等多种活动中。但在这些活动中，禹步还必须辅之以必要的仪式、祝咒语、厌胜物(或祭品)及其他动作后才能产生效力，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巫术形式。

关于禹步的具体步法，以上简帛文献中均未提及。但在东晋时期的《抱朴子·仙药》及《登涉》两篇都有详尽介绍，《登涉》的记述如次：

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②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②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17《登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2~303页。

二、“一月当有三反支”辨析

反支，又称“反枳”或“反只”，是一种依据日支推测行事吉凶的择日项目。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等几种日书以及各地所出两汉历谱中都有不少关于反支的内容。

(一)“一月当有三反支”辨析

睡虎地秦简《反支》篇云：

反枳(支)：子丑朔，六日反枳(支)；寅卯朔，五日反枳(支)；辰巳朔，四日反枳(支)。午未朔，三日反【枳(支)】；申酉朔，二日反¹⁵³背枳(支)；戌亥朔，一日反枳(支)。复卒其日，子有(又)复反枳(支)。一月当有三反枳(支)。¹⁵⁴背

对于上文中“一月当有三反支”一句，研究者有不同认识。李学勤认为其中“三反支”当为“五反支”之误。^①刘乐贤先生则从“复卒其日，子有(又)复反枳(支)”的解读出发，认为“一月当有三反枳(支)”的话也是正确的，并怀疑“最初的反支日可能是一月五反支，睡虎地秦简日书时代的一月三反支乃是为了减少每月中反支的数目而做的调整。到汉代，又恢复了原来的规定”。^②

后来公布的放马滩秦简及孔家坡汉简两种《反支》篇中对于何日为反支日的规定则十分清楚，不需要推算。前者云：

子朔巳亥，丑朔子午，寅朔子午，卯朔丑未，辰朔丑未，巳朔

①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②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寅申，午朔寅申，未朔卯酉，申朔【卯酉，酉朔辰戌，戌朔辰戌】，
乙 127 亥朔巳亥，是胃(谓)反只(支)。乙 128

后者云：

子朔，巳、亥反【支】。123 貳丑朔，午、子反【支】。124 貳寅朔，午、子反支。125 貳卯【朔】，未、丑反支。126 貳辰朔，未、丑反支。127 貳巳朔，申、寅反支。128 貳午朔，申、寅反支。129 貳未朔，酉、卯反支。130 貳申朔，酉、卯反支。131 貳酉朔，戌、辰反支。132 貳戌朔，戌、辰反支。133 貳【亥朔，巳、亥反支】。134 貳

我们看到，以上两者中对于反支日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若某月朔日为子，则其后巳、亥二日为反支；若朔日为丑，则其后子、午二日为反支……以此类推。举例来说，若某月朔日为子，则其后第六日巳、第十二日亥、第十八日巳、第二十四日亥、第三十日巳皆为反支日；若某月朔日为亥，则当日及其后第七日巳、第十三日亥、第十九日巳、第二十五日亥皆为反支日。照此推算，无论朔日为何，一月三十天之内总有五个反支日。

从广泛流行于秦汉时代的勾绳图或日廷图中，我们容易看出“反支”的确切含义。图 3.1 是我们根据孔家坡汉简《日廷图》绘出的十二辰方位。

《论衡·诂术》云：“日廷图甲乙有位，子丑亦有处，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营卫，常居不动。”其中十二辰与方位的搭配是固定的。图 3.1 可见，所谓“反支”，就是在日廷图中处于“对冲”位置上的六组地支，即：巳与亥、子与午、丑与未、寅与申、卯与酉、辰与戌，每组“反支”在顺序上相隔六位。反映在日序中，则每两个反支日之间相隔六日，一月三十天之中正好有五个反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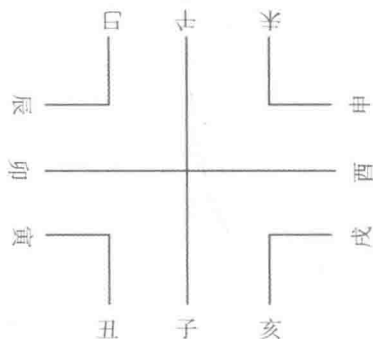


图 3.1 十二辰方位图

若这一理解不误，则睡虎地秦简《反支》篇中对反支日的规定宜作如下理解：若朔日为子(或丑)，则从子(或丑)位数起，第六日巳(或午)为反支；若朔日为寅(或卯)，则从寅(或卯)位数起，第五日午(或未)为反支，余可类推。由于反支日总是成对出现的，且其间相隔六日，所以该篇仅讲述如何推算第一个反支日，其后各反支日不言自明。准此，我们认为该篇所见一月之中也有五个反支日，简文中“一月当有三反支”为“五反支”之误的可能性很大。

(二)反支日禁忌

关于反支日禁忌，睡虎地秦简《反支》篇无载，孔家坡汉简《反支》篇简 135 壹中则有简短说明：“反支日，入一出百，出一入百。”放马滩秦简《反支》篇中的相关记述则十分详尽，抄录如下：

以徙官，十徙。以受忧者，十喜。以亡者，得十。𡗗(系)囚，亟出。不可冠带、见人、取(娶)妇、嫁女、入臣妾。不可乙 128 生歌乐鼓舞(舞)、杀畜生见血，人死之。利以出，不利以入，得一失十。以受贺喜，十忧。以去入官者，必去。以欧(殴)治(笞)人乙 309 者，必辱(辱)。乙 367

其禁忌以“反”为主要特征，如“以亡者，得十”“以欧(殴)治(笞)人者，必辱(辱)”，具有某种辩证法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中也有一条类似简文：

出一得十，亡人环(还)反(返)，以史(事)忧者得意，去官十迁。⁵³

此条原系于《稷辰》篇下，前后文不详。今从内容来看，与放马滩秦简《反支》篇近似，当是反支日禁忌。

传世文献中还有一些与反支日禁忌有关的零星记载，不见于前引日书。《汉书·游侠传》：“及王莽败，二人俱客于池阳，(张)竦为贼兵所杀。”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其原因，可能与反支日“亡人环(还)反(返)”的观念有关。《后汉书·王符传》：“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此反支日不受章奏之制，当与皇帝忌讳臣下“犯上作乱”有关。《黄帝虾蟆经》：“凡反支日……不灸刺、服药。大凶。”^①则是因为此日行事必反，若灸刺、服药，不但达不到治疗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第三节 太岁及刚柔日

在中国古代择吉术中，太岁及刚柔日都是十分重要的项目。前者是一种凶煞，举凡征伐、移徙及修造，皆需回避太岁所在之向；后者主要用于选择丧葬、婚嫁吉日，十分讲究日支的“刚柔相得，奇耦相应”，阴阳和谐方为良吉。时至今日，民间百姓中仍有深信不疑者。

① 《黄帝虾蟆经·附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60页。

关于简帛日书中的“岁”，曾宪通、郑刚、刘乐贤皆进行过探讨，大体认为此“岁”即岁星(木星)或“太岁”(指太阴，按十二辰顺次运行，岁居一辰)，^①后胡文辉正确地指出，此“岁”即《淮南子·天文》所见之“太岁”或“咸池”^②。关于“刚柔日”，刘乐贤、尚民杰也有过深入探索。^③这些成果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作为进一步探索的基础。

一、择吉太岁与纪年太岁

(一) 择吉太岁与纪年太岁

总体而言，秦汉数术中的“太岁”可分为择吉太岁与纪年太岁两种。孔家坡汉简《时》篇及放马滩秦简《土功(二)》简乙 139 分别记述了以“大时”“咸池”等神煞占卜移徙及修造方位吉凶的选择术，都与太岁有关，实为同一数术。前者云：

正月，小时居寅，大时【居】卯，不可东徙。111 壹二月，小时居卯，大时居子，不可北徙。112 壹三月小时居辰，大时居酉，不可东〔西〕徙。113 壹四月，小时、大时并居南方，不可南徙。114 壹五月小时居午，大时居卯，不可东南徙。115 壹(下文残断)

① 曾宪通：《秦简日书岁篇讲疏》，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81~501 页；郑刚：《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1~104 页。

② 胡文辉：《释“岁”——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见氏著《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8~134 页。

③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0~72 页；尚民杰：《〈日书〉“男女日”与“生子”》，《文博》2000 年第 1 期。

其中所见正月至五月小时所居之辰分别是：寅、卯、辰、巳(南)、午；大时所居之辰分别是：卯、子、酉、午(南)、卯。其月移徙所忌之向也分别是：东、北、西、南、东(还包括南)。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小时正月起寅，顺时针运行于十二辰位；大时正月起卯，逆时针运行于四仲之间。

这种情况正好与《淮南子·天文》中的有关记述互相印证。其文云：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正)月建(起)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①

上文所见小时正月起寅，顺行于十二辰，一年轮回一圈；大时正月起卯，逆行于四仲之间，一年轮回三圈。可分别用图 3.2、图 3.3 表示。文中先称“斗杓为小岁”，后称“小时者，月建也”。古人以斗杓所指之辰为斗建，也称月建，故“小时”与“小岁”“月建”及“斗杓”等实为同一概念；文中先称“咸池为太岁”，后称“大时者，咸池也”，故“大时”与“咸池”“太岁”也为同一概念。

将《时》篇与图 3.2 及图 3.3 比较，其中小时、大时的运行情况完全相同，可见《淮南子·天文》与《时》篇之间存在某种渊源。《时》篇以大时所居之辰为凶，云不利移徙。《淮南子·天文》谓“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似与征伐有关。

①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一文据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一枚汉简“正月大时在东方，舍卯，小时并在东方，舍寅”指出其中“二月”当为“正月”。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亦据此枚简将“二月建卯”改为“正月起卯”。二说甚确，今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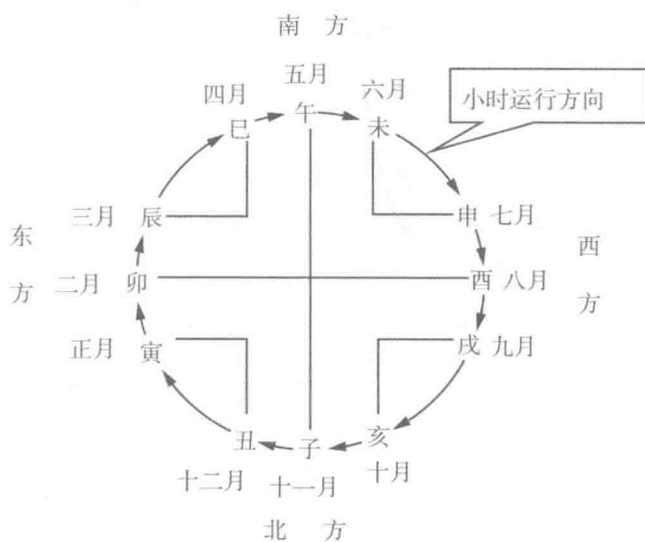


图 3.2 小时运行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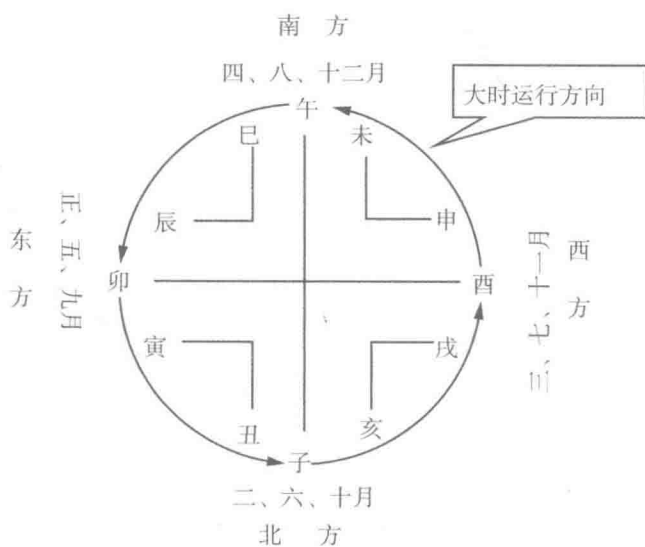


图 3.3 大时运行示意图

其他典籍所见太岁禁忌主要与征伐及移徙有关。《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坠）。”其文认为行军忌向太岁之位。《论衡·难岁》：“《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女亦皆避之。”其中所见太岁所居、所对都是凶辰，忌移徙、起宅、嫁女。

太岁在后世被认为是一个与修造有关的凶煞，俗语“太岁头上不可动土”即是其说。前人在解释这一“太岁”时往往将它对应于“摄提格”“单阏”等岁名，或某种在民间叫做“太岁”的真菌，此说或可商榷。除了前引《论衡·难岁》中说到起宅须回避太岁外，放马滩秦简日书《土功（二）》篇中也提及一种修造方位禁忌，正与太岁有关。其文云：

正月东方，四月南【方】，七月西方，十月【北方】，凡是谓咸池会月，不可垣其乡（向）。垣高庠，死。□谷兵，男子死。□坏，女子死。乙 139

上文称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等四个月为“咸池会月”，其月中修建宅院外墙各有方位禁忌。其中“咸池会月”一词难解，以下试作分析：图 3.2 及图 3.3 显示，在某些特定月份里会出现大时与小时同在某一方位的情况，即正月大时居卯，小时居寅，二者并在东方；四月大时居午，小时居巳，二者并在南方；七月大时居酉，小时居申，二者并在西方；十月居子，小时居亥，并在北方。由此观之，“咸池会月”的“会”，就是大时和小时会合于某一方之意。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等月中大、小时同居一方，是为凶辰，故为各种修造活动所忌。

上文“咸池会月”所忌修造方位与孔家坡汉简《时》篇及《淮南子·天文》中咸池（太岁）所居无不相合，那么将太岁作为修造禁忌的时代，可上推至秦始皇时代。

(二) 择吉太岁与纪年太岁

《尔雅·释天》云：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中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此即古代太岁纪年法，乃是将黄道附近一周天十二等分，由东向西配以十二辰，再虚拟一个与岁星运动方向相反的“太岁”，自东而西运行于十二辰之间，年行一辰，十二年行一周天。如图 3.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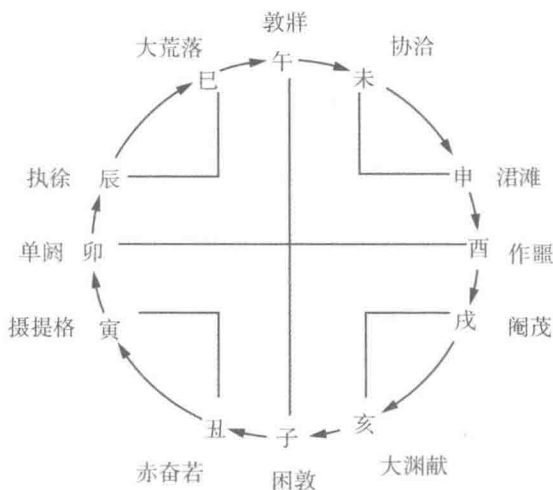


图 3.4 纪年太岁运行示意图

此处纪年法中的太岁与前文所见择吉术中的太岁（参见图 3.3）有所不同。择吉太岁逆时针运行于四仲之间，每年轮回三周，而纪年太岁顺时针运行于十二辰之间，每十二年轮回一周，二者名同而实异。究其原因，择吉术中的太岁与小岁对应，取意来自“时”，“时”分为大时与小

时，“岁”分为太岁与小岁，其实质是一样的。纪年法中的太岁取意来自岁星，乃是古人为纪年方便而假设的一个与岁星反向运动的虚拟星体，又称“岁阴”“太阴”等。岁星（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岁阴也是如此。后世未详此理，常以纪年太岁来附会择吉太岁，每每令人大惑不解。当代辞书《辞源》《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等中“太岁”条下或将二者混为一谈，应当予以澄清。

二、刚柔日及葬日选择方法

（一）刚柔日的划分及其功用

刚柔日，又称“男女日”“牝牡日”或“阴阳日”，是一种将日期按天干或地支分为阴、阳两类，用以占断疾病的预后及选择丧葬、婚嫁吉日的数术手段。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及孔家坡汉简等日书中皆有与此相关篇目。

睡虎地秦简《人日》及《葬日》篇云：

人日：凡子、卯、寅、酉男子日，午、未、申、丑、亥女子日。以女子日病，病瘳，必复之。以女子日死，死以葬，必复之。男子日如是。乙 108

男子日：寅、卯、子、巳、戌、酉，女子日：辰、午、未、申、亥、丑。乙 109

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谓）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谓）女日。女日死，女日葬，甲 30 貳必复之。男子亦然。甲 31 貳

其中将十二支日分为男、女两类。简乙 109 所见男日为子、寅、卯、巳、酉、戌等六日，女日为丑、辰、午、未、申、亥等六日。其余简文

中男日或为四日、五日，女日或为五日，当系漏抄所致。

放马滩秦简《刚柔日》则说：

男日【子】、卯、寅、巳、酉、戌。女日午、未、申、丑、亥、辰。甲 1 貳以女日病，以女日瘳，必女日复之。以女日甲 2 貳死，以女日葬，必复之。男日亦如是。甲 3 貳谓冈（刚）榘（柔）之日。甲 4 貳

其中明确指出，男女日即刚柔日。

以上简文内容大体相同：若某人在女日生病，又在女日痊愈，必定会复发；在女日死亡，又在女日下葬，必定会有重丧。男日亦然。类似的内容又见于《黄帝虾蟆经》及《论衡·讥日》。前者云：

属阳之类，可以治女，属阴之类，可以治男。甲、丙、戊、庚、壬皆阳也，乙、丁、辛、己皆阴日也。^①

后者云：

《葬历》曰：“葬避九空、地咎，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

秦汉时代，男女、牝牡、刚柔、阴阳这些概念是基本等同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即是其证。而阴阳之道在于相合，同书《基义》：“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

^① 《黄帝虾蟆经·择王神所舍时避灸判法》，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第 42 页。

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如果“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①。因此，上引简文中说若某人于女日病(或死)，再于女日瘳(或葬)，两者都为阴，无法相合，必然会有复发(或重丧)的不良结局。反之，若某人于女日病(或死)，而于男日瘳(或葬)，则阴阳相合，诸事顺利。

以上所见刚柔日皆按日支划分，放马滩秦简《刚柔日(二)》篇中刚柔日也可按日干来确定。其文为：

凡甲、丙、戊、庚、壬、子、寅、【卯、戌】、巳、酉，是胃(谓)刚(刚)日、阳【日】、牡日毖，女子之吉日毖。乙 113 壹

凡乙、丁、己、辛、癸、丑、辰、午、未、申、亥，是胃(谓)柔日、阴日、牝日毖，男子之吉日毖。乙 114 壹

以日干之奇偶来划分刚柔日，也见于传世典籍。《淮南子·天文》：“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壬癸。”《礼记·曲礼上》云：“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孔颖达疏：“刚，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前引《黄帝虾蟆经》所述也是其例。此处简文中以男日为女子吉日，女日为男子吉日，体现了阴阳和谐及对立统一的思想。

放马滩秦简《牝牡月日》及睡虎地秦简《取妻出女》篇中还有牝牡月的划分，与牝牡日(刚柔日)配合使用。前者云：

正月、二月、六月、七月、八月、十二月为牡月，乙 84 壹三月、四月、五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为牝月。乙 85 壹卯、巳、酉、戌、子、寅为牡日，乙 86 壹【丑、辰】、午、未、申、亥为牝日。乙 87 牡月牝日、牝月牡日，取妻皆吉。乙 88 牡日死必以牝日

^① 《汉书》卷 63《武五子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44 页。

葬，牝日死必以牡日葬。不然，必复之。乙 89

后者云：

子、寅、卯、巳、酉、戌为牡日，丑、辰、申、午、未、亥为牝。牝日以葬，必复之。甲 11 背十二月、正月、七月、八月为牡月，三月、四月、九月、十月为牝月。牝月牡日娶妻，吉。甲 12 背

放马滩秦简中牝、牡月均有六月，睡虎地秦简中牝、牡月各有四月，分别缺少二月、六月及五月、十一月，其中差异待考。前引《人日》等篇中牝牡日均单独使用，主要用来占断疾病及丧葬的吉凶，此处所引《牝牡日》等篇中牝牡日又可与牝牡月配合使用，用来选择娶妻嫁女之吉日。古人以男女之事为“合阴阳”，简文“牡月牝日、牝月牡日，取妻皆吉”的选择，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睡虎地秦简《土忌(二)》及放马滩秦简《土功(二)》篇所见某些特定的牝日还有其他宜忌。前者云：

春之乙亥，秋之辛亥，冬之癸亥，是胃(谓)牝日，百事不吉。以起土功(功)，有女丧。甲 136 背

后者云：

春乙亥、夏丁亥、秋辛亥、冬癸亥，是谓牝日，不可起土攻(功)，必死亡。乙 131 壹

上文认为春之乙亥、夏之丁亥(睡虎地秦简漏抄此日)、秋之辛亥、冬之癸亥等四个牝日都是凶日，百事不遂，如果进行修筑房屋等土功活

动，还会造成死亡事故。以上四个牝日，在后世选择术中被单独分出，称为“四穷日”。《协纪辨方书·义例三》引《总要历》曰：“四穷者，谓亥为阴绝之辰，以四时旺干临之，故曰四穷。所值之日不可远行征伐，出纳财务。”^①

（二）病瘳时日与秦汉鬼神观念

从前文可以看出，秦汉民众对于发病及病瘳的时日十分重视。其原因，除了传统中医特别强调阴阳平衡之外，与他们的鬼神思想也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医疗水平较为低下，人们往往将生病原因归咎于鬼神作祟。《论衡·订鬼》：“一曰：鬼者，人所见得病之气也。气不和者中人，中人为鬼，其气象人形而见。故病笃者气盛，气盛则象人而至，至则病者见其象矣。”睡虎地秦简日书《病》《有疾》等篇说的就是父母、王父母死后化为“外鬼”“室鬼”“中鬼”等作祟致人生病的种种情况。

在古人心目中，部分致使人生病的鬼神又是按日轮流主事的，《论衡·订鬼》：“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地之别气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而据该书《诂术》篇可以看出“甲乙之神”是一种值日神，实际上就是一种时日禁忌。既然生病的原委是触犯了时日禁忌，那么对发病及病瘳的时日就必须十分重视。日书中以女日病必以男日瘳，否则就会复发的说法，正是这种禁忌的反映。

有意思的是，古人对探望病人的时日选择也同样大有讲究，大概也是出于对“甲乙之神”的敬畏。睡虎地秦简日书云：

凡酉、午、巳、寅、辛亥、辛卯问病者，代之。乙 193 贰

意思是说，凡酉、午、巳、寅、辛亥、辛卯等日，皆不可探望病人。否则，自己会取而代之。类似说法在后世医书《医心方》卷二中也可以见

^①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5《义例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到，文繁不具引。

(三) 秦汉时期的葬日选择方法

秦汉民众对于葬日的选择也格外重视，《新唐书·吕才传》：“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可见唐以前用以选择葬日及阴宅的葬书甚多，而《论衡·讥日》所引《葬历》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葬历》曰：“葬避九空、地咎，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良吉。不合此历，转为凶恶。”何为“九空”“地咎”，我们还不得而知。^①“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已见前述，大概是阴阳家的数术。若用此术选择葬日，无论某人死于刚日或柔日，十二支日内必有六日可以下葬。

在睡虎地秦简《稷辰》《除》、孔家坡汉简《丛辰》等篇中还可以看到从辰家选择葬日的方法。《稷辰》篇云：

正阳，是胃(谓)滋昌，小事果成，大事又(有)庆……可葬
甲 34 狸(埋)。甲 35

阴，是胃(谓)乍阴乍阳，先辱而后又(有)庆……可取妇、家
(嫁)女、葬狸(埋)甲 45

结，是胃(谓)利以出货，不可以入……而可以葬狸(埋)甲 46

从辰家将十二支日按一定规律分为秀、正阳、危阳、敷(徽)、禹(介)、阴、劈、结等八个名目，俗称“丛辰八值”。其中正阳、危阳、禹(介)、阴等各占二日，其余各占一日。因此，若由从辰家选择葬日，十二日之内利于下葬的日期有五。

在睡虎地秦简《葬日》及《十二支忌》篇中还有一些具体日禁，可能

^① 后世选择术中也有“九空”，《协纪辨方书·义例三》引《广圣历》曰：“九空者，月内杀神也。其日忌修造仓库，出入货财。”似非汉时用于选择葬日的数术。“地咎”，我们怀疑可能就是日书中常见的“咎日”，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

是杂占家言。其文云：

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参。甲 31 贰

毋【以】辰葬，必有重丧。甲 105 贰

前者谓丁丑日不可以下葬，否则会有三人死亡。后者又说辰日不可以下葬，否则还会有人死亡。

此外，孔家坡汉简《星官》篇云：

三月胃，利入禾粟及为困仓，吉……不可以葬。65

该篇可能是历占家言，其中“三月胃”指的是太阳在每年三月（节气月）行经胃宿。从放马滩秦简《星分度》来看，太阳在此宿经停十三至十四日，则这些日子不宜于下葬。

范志军曾对史籍及碑刻材料所见两汉人物的葬日进行过全面考察，“发现汉代上自皇帝、皇后，下至诸侯王及其他一般人员，他们的丧葬时日一般都不符合先秦礼文献的记载，却符合《日书》的有关记述”^①。对此我们尚有不同看法。

首先，范文认为“男子死后葬于‘男日’，女子死后葬于‘女日’才吉利，否则就会不吉利”，应是对《葬日》篇的误解。实际上，该篇中“男日”“女日”的划分是对某个具体日支的数术界定，这与《秦除》篇中把所有日支配于建除十二神是同样的道理，并没有规定男子死后必须葬于男日，女子死后必须葬于女日。该篇云“女日死，女日葬，必复之”，是说如果某人（无论男女）在女日死亡，又在女日下葬，必定还会死人。因此，范文以男子是否葬于男日、女子是否葬于女日来考察汉人丧葬礼俗是否合于《葬日》，前提似有问题。

其次，《葬日》篇所见十二支日中，男日、女日各占一半。因此，

^① 范志军：《从〈日书〉看汉代人的葬日》，《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选择葬日，其日支必然为男日或女日，我们不能单纯以某人所葬日支合于男日或女日就认定他（她）的葬日是用“男女日”的方法来选择的。仔细核对范文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发现其中有具体死日和葬日的 55 个人物中，以女日死女日葬或男日死男日葬的就有 17 例，约占总数的 32.8%，恰好说明两汉社会在选择葬日的问题上并没有完全拘泥于《葬日》的规定。

秦汉之际，占家流派众多。占测同一事项，各家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武帝曾卜问某日可否娶妇？结果七派占家辩论不决。葬日的选择也可能是这种情况。《论衡·讥日》云：“夫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合于《葬历》，验之于吉（古？），无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数，案其葬日，未必合于历。”其中所验葬日虽以春秋时期为主，但在实际上已然回答了范文所关注的问题。前文所见秦汉时期葬日的选择方法甚多，很难说哪一派数术占据主流。

第四节 居延数术残简丛考

居延新简虽以屯戍文书为大宗，但其中也杂有不少日书、具注历日、禁方等数术类残简，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二十余年来，多位学者对这些材料进行过较为全面、深入的讨论，皆有所发明。^①尤以吴荣曾、胡文辉、刘昭瑞、宋艳萍、陆平等先生引证宏富、考订精审，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近年，我们有幸参与居延新简的再

① 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简牍学研究》第 2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春之卷（总第 27 期）；宋艳萍：《〈居延新简〉日书残简研究二则》，简帛网，2009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99；姜守诚：《〈抱朴子内篇·登涉〉中所见的辟虎狼之术》，（香港）《弘道》2013 年第 1 期。余见后文引述。

整理工作，对其中数术简较为留意，发现其中不少问题仍可作进一步探讨，此处略加申说。

一、《时》篇残简

大时	并在东方	北方	西方	【并在南方	东方 东方	东〈西〉方
小时		东方	南〈东〉方	南方 南方	南方 南方	西方

东〈西〉方	东方	并在北方	西方 南方	
西方	西方		北方 北方	S4. T2: 105+S4. T1: 3

上录两段残简(见图 3.5、图 3.6)所出探方相邻，材质相同，字体一致，内容相关，唯茬口无法拼接，当为一枚简断裂后残存的首尾两端。胡文辉已指出二者可以遥缀，为日书残篇，^①甚确。胡氏及本章第三节已据《淮南子·天文》、孔家坡汉简日书《时》篇指出，“大时”即“咸池”“太岁”，三者系同神异名；而“小时”即“小岁”“月建”“斗杓”，四者也为同神异名。《中国简牍集成》谓大时、小时皆为天文观象术语，^②似误。

简首“大时”在右，“小时”在左，其下分别是这两种神煞在十二个月中所在方位，其内容正可与孔家坡汉简《时》篇(见本章第三节引文)对读。《时》篇云：“正月，小时居寅，大时居卯”，则小时在东方，大时亦在东方，正与此枚简所见大时、小时“并在东方”一致；《时》篇云：“二月，小时居卯，大时居子”，则小时在东方，大时在北方，也与此枚简所见一致。其下神煞所在方位，两者皆可对应。由此可知，此枚简

① 胡文辉：《居延新简中的〈日书〉残文》，《文物》1995年第4期。下同不注。

②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12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可能是《时》篇残册。所不同者,《时》篇表述方位用十二辰,而此枚简用四向而已。



图 3.5



图 3.6

《时》篇主要根据大时、小时所居之辰来确定十二个月中不宜迁徙的方位。此枚简所见大时、小时“并在某方”的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在放马滩秦简乙 139 中又被称作“咸池会月”,其禁忌又与土功有关。^① 我们观察到此枚简右侧第一栏下、第十三栏上皆有三角形楔口,则其左还编有其他简,所述内容或是有关迁徙或土功的方位。

综合《淮南子·天文》、放马滩秦简乙 139 号及孔家坡汉简《时》篇等相关材料我们可知:三月小时居辰,属东方,七月大时居酉,属

^①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相关内容。

西方，八月大时居午，属南方。则原释文第四栏“南方”当为“东方”之误，^① 第八栏“东方”当为“西方”之误，第九栏“东方”当为“南方”之误。而两枚残简之间所缺四至六月内容亦可补为“并在南方”

东方
南方

东方，
南方。

二、《徙时》等篇残简

☐五月☐反合	天候在中	☐月移徙吉凶	西北殷光☐
☐须功天下☐		☐☐☐☐	正北吉昌

T5: 57A

原释文误释、未释之处较多，已据红外线照片订正如上。其中第一栏右行“☐反合”三字原释作“不肥命”；左行“须”“天下”三字整理者未释。第二栏左行，原释作“……”实无任何笔画。第三栏右行“月”上一字，原释作“五”，似误，暂缺释；左行，原释作“吏卒失亡”，实与此四字不类，暂缺释。

胡文辉已指出其中“西北殷光，正北吉昌”一句可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嫁子☐》篇对读。其文为：

正月、五月、【九月】，正东尽，东南夬丽，西南执辱，正西郅逐，西北续光，正北吉富，东北【反乡(向)】。乙 197

陆平发现孔家坡汉简《徙时》篇中亦有类似内容：

^① 本节所称“原释文”，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 1994 年版）两种释文。

徙时：正月、五月、九月，西北启光，正北吉昌，【东北反乡】，东死亡，东南斲(斗)，正南别离，西南执辱，正西却逐。⁹⁷

由上可知此枚简第四栏内容当属《嫁子口》或《徙时》篇，似是一种依据“大时”所居方位选择出行方向的数术。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日书简册是分栏抄写的，各栏内容往往属于不同的篇目。此枚残简或正好属于此类，其上三栏内容与第四栏似无内在联系。陆平已指出第二栏中“天候”即二十八宿之东井，为五月朔日之宿，^①其说甚确。《唐开元占经》卷六三《南方七宿占》：“巫咸曰：东井为天亭、天候。”是其证。而睡虎地秦简日书《除》《玄戈》及放马滩秦简《星分度》等篇中所见东井皆为五月“朔宿”，亦可证“天候”可代表五月。由此可知，此枚简第一、二、四栏皆是与五月有关的占文。联系到放马滩秦简《吉日及昼夜长短》篇利用月份的一致性将“吉日”和“昼夜长短”两种不太相干的内容合抄在一起的情形，我们亦可大胆推定此枚简所在简册是将一些按月份占测的数术合抄在一起的。而胡文辉、陆平二氏将第一至三栏内容也与《嫁子口》或《徙时》篇联系起来，恐非是。至于前三栏所述究竟为何种数术，尚待进一步考证。

三、《刑德七舍》篇残册

刑 术 巷 门 庭 堂 内申〈中〉 堂 庭 门 巷 术 野
T43: 185

德 堂 庭 门 巷 术 野 术 巷 门 庭 堂 内
申〈中〉T65: 48

^① 陆平：《散见汉日书零简辑证（一）》，简帛网，2010年12月17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53。

简文中“内申”二字，原释作“内中”，今据红外线照片改释。但从文意来看，此“内申”或系“内中”之误抄。内中，即“内室”。《礼记·檀弓上》：“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郑玄注：“内，正寝之中。”《汉书·武帝纪》：“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颜师古注：“内中，谓后庭之室也。”曾宪通：“《太平经》卷四十四有‘刑德’篇，其中称‘室’为‘内室’或‘室中’，居延简作‘内中’者盖其异名。”^①甚确。

曾宪通最早注意到此二枚简及简 S4T2: 80 所述内容实为《淮南子·天文》中的“刑德七舍”，甚确。但他认为此三枚简“出自不同的坑位，从字体行款判断，当出于不同的书手”，似可商榷。上录二枚简字体、行款实皆相若，似是同一人所书，其所出破城子 T43、T65 两个探方正相毗邻，当系同一简册之残。而简 S4T2: 80 书风与此二枚不类，又非同一遗址出土（此简出土于第四燧），当属另一抄本。

《淮南子·天文》云：

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二〈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

其中“十二月”，王念孙据其前文“冬至德在室”句认为当系“十一月”之误。验之以简文，二月及八月两个“刑德合门”之月容易确定，则此二枚简所述刑德七舍自十二月始，至十一月经。其中德居“内申

^① 曾宪通：《居延汉简研究二题》，《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下同不注。

(中)”(即“室”)之月正为十一月,足证王说无误。值得注意的是,曾宪通试图在“刑”下补出一“野”字,在“德”下补出“内中”二字,但红外线照片来看,该两处实无此三字。曾氏未指出此一补订之依据,我们猜测可能是受到前引《淮南子·天文》述说刑德学说自十一月为始的影响。

孔家坡汉简亦有《刑德》篇:

……及至德所在乃可治也。90 正月,刑在堂,德【在庭】。
91 壹二月,刑在【庭,德在门】。92 壹三月,刑在门,德在巷。
93 壹四月,刑在巷,德在术。94 壹五月,刑在术,德在野。95 壹
六月,刑德并在术。96 壹七月,刑在术,德在野。91 貳八月,刑
在巷,德在术。92 貳【九月】,刑在门,德在巷。93 貳【十月】,刑
在庭,德在门。94 貳十一月,刑在堂,德在庭。95 貳十二月,刑
德并在堂。

其中刑德无“室”,实有“六舍”,又以正月为始,与上录二枚简及《淮南子·天文》所见刑德存在差异,原因待考。

刑德是一种广泛流行于秦汉之际的数术,与阴阳学说关系密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刑德》七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今皆亡佚。《史记·龟策列传》:“龟者……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汉书·艺文志》:“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助者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皆以刑德与阴阳并称。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指出,刑德学说有两种:其一为一岁之刑德,即刑德七舍;其二为二十岁之刑德,从太阴所在支干而生。^①上录二枚简所述显然为一岁之刑德。近年来各地所出简帛文献中也有不少与刑德有关的内容,上引孔家坡汉简《刑德》亦为一岁之刑德,其余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2页。

放马滩秦简《刑德》、周家台秦简《三十六年置居》、阜阳汉简《刑德》等篇所见皆似二十岁之刑德。

四、《土功》篇残简

☐乙辛戊 乙辛戊 甲丁庚 甲丁庚 癸己丙 癸己丙 戊甲
辛T65: 21

此枚简上部残断无存。所见简文为七组天干，与常见表示日期的甲子组合明显不同，陆平已正确地将其归入“残断神煞简”，但未作进一步讨论。我们发现此简所述内容与日书中常见的一种叫做“九忌”的神煞相合。

睡虎地秦简日书《土忌(一)》篇：

正月【二月】丁、庚、癸，三月四月丙、己、壬，五月六月乙、戊、辛，七月八月甲、丁、庚，九月十月癸、丙、己，十一月十二月戊、辛、甲，不可以垣，必死。甲 108 壹

放马滩秦简《土功(二)》篇：

正月二月丁、庚、癸，三月四月丙、己、壬，五月六月乙、戊、辛，七月八月甲、丁、庚，九月十月丙、己、庚，十一月十二月甲、戊、辛，凡是谓“九忌”，不可垣，一堵必有死口。乙 141

孔家坡汉简日书《土功》篇：

土忌：正月二月丁、庚，三月四月丙、己，五月六月乙、戊、

207 参辛，七月八月丁、庚，九月十月丙、己、癸，十一月十二月

208 参甲、戊、辛，此胃(谓)“九忌”，不可立垣。209 参

与上引三种日书相比较，此枚简中日干组合与睡虎地秦简《土忌(一)》篇中某神煞在五至十一月所值之日完全一致。与放马滩秦简《土功(二)》及孔家坡汉简《土功》篇中“九忌”值日大体一致，唯九、十月中“癸”，放马滩秦简作“庚”，疑后者抄写有误；七、八月中日干，孔家坡汉简缺“甲”，疑后者有脱漏。由此可知，此枚残简亦为《土功》残文。

五、某年具注历日残牍

廿二日丁卯 开☐

廿三日戊辰 闭 月虚 下临☐

廿四日己巳 建 重☐

廿五日庚午 除☐T8: 12

此为具注历日残牍，其中己巳日下注“建”，则其所系之月当在四月。该月第二十二日为丁卯，则朔日为丙午。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符合此一条件的年份有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 29 年)、平帝元始三年(公元 3 年)及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等，因无其他信息，具体年代已不可确考。简文中“开”“闭”“建”“除”等皆为神煞名，俗称“建除十二神(客)”，前文论说甚详，此处不赘。下文试对“月虚”“重”等神煞略加讨论。

月虚，神煞名。《协纪辨方书·义例四》引《历例》曰：“月虚者，正月起丑，逆行四季。”^①则此一神煞在四月所值之日为辰，与此处正合。

^①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 6《义例四》，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5 页。

中国数术文化源远流长，后世许多时日禁忌都可在秦汉日书及具注历日中找到其源头，此即一例。其日禁忌，《协纪辨方书·义例四》又引《枢要历》曰：“月虚者，月内虚耗之神也。其日忌开仓库，出财物，结婚出行。”可参看。值得注意的是，《协纪辨方书》将“月虚”附于“月煞(杀)”下，似将二者视为同神异名。月煞(杀)，该书《义例四》引《历例》曰：“月煞者，正月起丑，逆行四季。”又引《广圣历》曰：“月杀者，月内之杀神也。其日忌停宾客，兴穿掘，营种植，纳群畜。”是月虚与月煞(杀)二神所值之辰一致，但其具体禁忌有所不同。

重，重日。神煞名。此处所见四月在己巳，后文简 T65: 425A 所见四月在辛巳，简 T65: 425B 所见六月在癸巳。《协纪辨方书·义例三》引《历例》曰：“重日者，巳、亥二日也”^①，与此处正合。其日宜忌，《协纪辨方书·义例三》又引曹震圭曰：“亥为阴极之位，坤辟在焉；巳为阳极之位，干辟在焉。是阳中阳而阴中阴也，故曰重其日。忌为凶事者，恐重犯也；利为吉事者，宜再见也。”可参看。

六、永元二年具注历日残牒

	四月	小	□	
	一日	辛巳	建	重□
□□□□	二日	壬午	除	复□
	三日	癸未	满	□T65: 425A
	九日	□□		
	十日	己丑	破	四傲 □□ 卅日□
	十一日	庚寅	危	仲伏□
	十二日	辛卯	成	天李□

^①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5《义例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十三日壬辰 收 八块☐
 十四日癸巳 开 厌 重☐
 十五日甲午 闭 亡☐
 十六日乙未 建 反支☐
 十七日丙申 除☐
 十八日丁酉 满 血忌 往亡☐T65: 425B

此枚残牍(见图 3.7、图 3.8)为具注历日残册, A、B 两面皆有文字, 系利用废旧习字简牍二次抄写。叠压在下层的习字墨迹较淡, 书写杂乱, 多不可辨识, 此不录。原释文多有误释、漏释, 今据红外线照片修订、补充如上。其中 A 面第一行“小”字, 写在“月”字内, 整理者漏释。第二行“辛巳”“重”, 原释文分别作“辛丑”“金”。第三行“壬午”, 原释文作“壬寅”。第四行“癸未”, 原释文作“癸卯”。B 面第二行“傲”及“卅日”、第六行“重”, 整理者皆未释。



图 3.7



图 3.8

此一历日中涉及多种神煞，其中“建除”“复”“天李”“八块”“反支”“血忌”等神煞皆是常见历注项目，前人论说甚详，此处不赘。下文试对“四傲”“仲伏”“厌”“亡”“往亡”等项目略加考证。

四傲，神煞名。又作“四敷”或“四傲”。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门》篇：

入月七日及冬未、春戌、夏丑、秋辰，是胃（谓）四敷，不可初穿门、为户牖，伐木、坏垣、起甲 143 背垣、斲（彻）屋及杀，大凶；利为啬夫。甲 144 背

又，《色日敷日》篇：

夏三月丑敷，甲 136 柒春三月戌〈戌〉敷，甲 137 柒秋三月辰敷，甲 138 柒冬三月未敷。甲 139 柒……凡敷日，利以渔獵（猎）、请谒、责甲 138 捌人、摯（执）盗贼，不可祠祀、杀生（牲）。甲 139 捌

B 面在乙未日下注“建”，则其所系之月为六月，属夏季。上引睡虎地秦简所见夏季“四敷”在丑，正与此处六月“四傲”己丑相合，是二者为一事。其宜忌，可参上引睡虎地秦简。刘乐贤认为今本《黄帝虾蟆经》中的“四傲日”及《星历考原》《协纪辨方书》中的“四击日”都是“四敷日”的别称，^①其说可从。

仲伏，即中伏，节令名。与“初伏”“后伏”并称“三伏”。三伏之节起源颇早，春秋时期已有之。《史记·秦本纪》：“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张守节正义：“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

^①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8～179 页。

伏避盛暑也。”三伏节的确立，据唐徐坚《初学记》卷四引《阴阳书》云：“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①此牒在六月十一日庚寅下注“仲伏”，与之相合（详见后文）。三伏的数术含义，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岁时》引《历忌释》曰：“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已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②可参看。

厌，月厌，神煞名。又称“阴建”。《淮南子·天文》中有“厌日”，其文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雌〉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

此二句颇多舛误，王念孙云：

“从”当为“徙”，字之误也。上文云：“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是其证。

《协纪辨方书·义例二》亦曾引述上录《淮南子·天文》部分内容，其中“从”正作“徙”，^③当有所本，亦可证王念孙说无误。王引之云：

“太阴所居辰”当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

①（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5页。

②（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5《岁时·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③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4《义例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徙一辰。太阴则左行而岁徙一辰。两者各不相涉。“太阴”二字，因下文“太阴所居”而误也。“为厌日”本无“日”字，此因下句“厌日”而衍也。厌者，郑注《周官·占梦》曰：“天地之会，建厌所处之日辰。”疏曰：“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还于天。厌谓日前一次，谓之阴建，故右还于天。”是也。今人犹谓阴建为月厌，是雌所居辰为厌，不名为厌日也。

王引之改“太阴”为“雌”，又谓“月厌”即阴建，《协纪辨方书·义例二》所引《淮南子·天文》中“太阴”又作“阴建”，也与王引之说一致。综合以上诸说，我们认为《淮南子·天文》所述“厌日”即月厌，实为北斗之神雌者所居之辰，十一月位子，右行（见图 3.9）。它与雄者（月建）相向而行，分别于五月、十一月会合于午、子二辰。与《协纪辨方书·义例二》引《历例》所谓“月厌者，正月在戌，逆行十二辰”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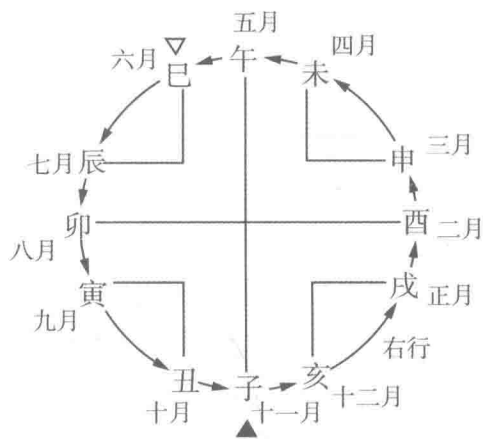


图 3.9 月厌运行示意图

图 3.9 所见月厌十一月起子，六月在巳，正与此处六月十四日癸巳相合。是简文中“厌”即月厌。其宜忌，《协纪辨方书·义例二》引《天宝历》曰：“月厌者，阴建之辰也。所理之方，可以禳灾祈福避病。所值

之日，忌远行、归家、移徙、婚嫁。”可参看。

亡，神煞名。即后世选择术中的“往亡”。往亡，《协纪辨方书·义例四》引《历例》曰：

往亡者，正月在寅，二月在巳，三月在申，四月在亥，五月在卯，六月在午，七月在酉，八月在子，九月在辰，十月在未，十一月在戌，十二月在丑。^①

此牒 B 面六月甲午日下注“亡”，正与上引“往亡”所值之日相合，则二者或为一事。此种正月起寅，六月在午的神煞在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三种日书中皆有所见，名称并不一致，或曰“土禁”“地杓”，或曰“大徼”，但都与土功有关。试录放马滩秦简《土功（二）》中相关条目如下：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谓“土禁”，不可垣。垣一版，费。三版，耐。成垣，父母死。乙

133 壹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谓“地杓”，不可垣。穿地井，到𦵏（膝），少子死。到要（腰），中子死。到夜（腋），长子死。乙 136 到𦵏（颈），妻死。没人，母父死。以它辰垣杓乡（向），不死大凶（凶）。以辰垣它乡（向），吝。延（征）行以杓辰乡（向），必死亡。乙 137

既然此牒 B 面中“亡”与“往亡”各有所指（详见后文），我们不妨大胆推定此处之“（往）亡”或即“土禁”“地杓”“大徼”之异名，是一个与土

^①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 6《义例四》，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1 页。

功有关的神煞。

往亡，神煞名。即后世选择术中的“气往亡”，或称“天门日”。《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丁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胡三省注引《历书》曰：“二月以惊蛰后十四日为往亡日。”《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胡三省注：“阴阳家之说，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二十七日为往亡。”此一“往亡”据节气而定，与前文所见依日支而定的“(往)亡”不同。

《协纪辨方书·义例四》引《历例》曰：

气往亡者，立春后七日，惊蛰后十四日，清明后二十一日，立夏后八日，芒种后十六日，小暑后二十四日，立秋后九日，白露后十八日，寒露后二十七日，立冬后十日，大雪后二十日，小寒后三十日。皆自交节日数之。^①

其中“气往亡”与上文所见《通鉴》胡三省注“往亡”完全契合，知二者实为一事。此牋在六月十八日丁酉下注“往亡”，与《历例》所见相合（详见后文）。

与前引放马滩秦简《土功（二）》中不利于兴作土功的“(往)亡”不同，《资治通鉴》所见两个“(气)往亡”日皆不利于出师征伐。宋代许洞《虎铃经·出军日》：“天门日，亦谓之往亡，不可出军。”亦是此类。《协纪辨方书·义例四》引《堪舆经》曰：“往者，去也；亡者，无也。其日忌拜官上任，远行归家，出军征讨，嫁娶寻医。”实为“气往亡”之禁忌，该书系之于“往亡”，恐非是。

刘乐贤已指出睡虎地秦简中同时存在与出行及土功有关的两种“往

^①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卷6《义例四》，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亡”，并云“《协纪辨方书》之‘气往亡’其实应该叫‘往亡’”。^①从此枚残牒来看，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睡虎地秦简相关篇目中的纪日法用朔望月，而《协纪辨方书》等用节气月，二者明显有别。实际上，日书中纪日法用节气月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前述《建除》篇。^②颇疑睡虎地秦简有关“往亡”的各篇中月份也为节气月，而古今一也。

此牒A面已见四月小，朔日辛巳，B面又见六月十日己丑，则六月朔日为庚辰。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符合此一条件的年代有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及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永元二年五月己未夏至，此牒于六月庚寅下注“仲伏”，正是夏至后第四个“庚”日，与前引《阴阳书》所谓中伏在夏至后第四庚相合。永元二年五月甲戌日小暑，此牒于六月丁酉下注“往亡”，正是小暑后第二十四日，与前引《历例》中“气往亡”值日相合。据张书推算，建平三年小暑在五月丙寅，六月丁酉在其后三十二日，与“气往亡”所值不合，可排除。则此一残历所系年代当为永元二年，而此牒A面上端若干残字应即“永元二年”。刘昭瑞曾推测此牒A面系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历谱，^③ 不确。

七、《厌魅书》

厌魅书：家长以制日踈魅，名魅名为“天牧”，鬼之精即灭亡，有敢苛者，反受其殃。以除为之T49:3

①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相关内容。

③ 刘昭瑞：《居延新出汉简所见方术考释》，《文史》第43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同不注。

吴荣曾最早指出此条简文“是一道厌劾(鬼)魔的文书”^①。刘昭瑞推测“该简抄自当时流行的方术书，故题为‘厌魅书’”。宋艳萍则更进一步说明，“《厌魅书》选择制日厌魅，和汉代的择日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应当就是择日术的一种”^②。我们同意以上看法。

秦汉之际，厌胜之术甚为流行，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就记录了多种以厌胜术来压服鬼怪的方法。《汉书·匈奴传》：“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欲以厌胜众兵。”则是以厌胜术来压服敌人。从《汉书·艺文志》对古代数术典籍的划分来看，此类材料当归入“杂占”类。^③

吴荣曾、刘昭瑞、宋艳萍曾分别对此条简文进行断句标点，并结合己意对其内容作了精彩的解读，已大致理清文意。吴荣曾标点作：

厌魅书，家长以制日疏魅名。魅名为天牧鬼之精，即灭亡。有敢苛者，反受其殃。以除为之。

刘昭瑞标点作：

厌魅书：家长以制日疎(疏)魅名，魅名为天牧，鬼之精，即灭亡。有敢苛者，反受其殃。以除为之。

宋艳萍标点作：

① 吴荣曾：《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不注。

② 宋艳萍：《居延新简〈厌魅书〉考析》，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③ 《汉书·艺文志》所录类似书籍有：《禋祥变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变怪诘咎》十三卷、《执不祥劾鬼物》八卷，皆属杂占家。

《厌魅书》：家长以制日踈魅名，魅名为天牧，鬼之精。即灭亡，有敢苛者反受其殃，以除为之。

我们的标点与以上三说有一定差异，主要在于对简文中“踈”“名”及“精”三个关键字的不同理解。以下略作陈述：

“踈”字，吴荣曾直接写为“疏”，训为“抄录”，刘昭瑞因之。宋艳萍也称：“踈通疏。疏，《康熙字典》解释为‘记注也’。这里的踈应为记录、书写之意。”二者大体相同。今按：踈，俗“疏”字。“疏”作“抄录”“书写”之义解时，特别强调其“分条”的特点，^①放在此简语境中，似乎不太合适。我们认为，此处“踈（疏）”的含义当为“除”。《广韵·鱼韵》：“疏，除也。”《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过灵溪而一濯，疏烦想于心胸。”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曰：“疏，除也。”皆是其证。简文“踈魅”即驱除鬼魅之意。此句谓：驱除鬼魅之活动，须由一家之主来主持，在“制日”施行。

第一个“名”字，三人皆上读，作“名称”（名词）解。我们认为这个“名”当下读，作“呼”或“呼其名”（动词）解。《礼记·曲礼下》：“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孔颖达疏：“言诸侯虽贵，不得呼其名也。”《战国策·魏策三》：“宋人有学者，三年反而名其母。”亦是此意。周家台秦简《先农》篇简350：“即名富者名”，句式与此处相同，其中第一个“名”当作动词解，全句含义应是：“呼唤富者的名字。”

吴荣曾指出，用呼唤鬼怪的名称来厌劾鬼怪，是秦汉魏晋时代的普遍做法，并引睡虎地秦简日书《梦》篇、《白泽图》及《抱朴子·登涉》等为证，甚确。《梦》篇已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引述，《太平御览·妖异部二》引《白泽图》云：

① 《汉书·苏武传》：“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颜师古注：“疏谓条录之。”可证。

故池之精名“意状”，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夜间堂下有小儿被发走，忽恶之，名曰“沟”，以其名呼之，即无咎。

《抱朴子·登涉》云：

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人入山，若夜闻人音声大语，其名曰“跂”，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热内”，亦可兼呼之。

《抱朴子·登涉》及《太平御览·妖异部二》中类似精怪甚多，但只要人“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或“以其名呼之，则逃去”。是可见简文“名魅名为‘天牧’”当理解为：呼唤鬼的名字“天牧”。

“精”字，吴荣曾认为这个鬼的名字就叫“天牧鬼之精”，“精”为鬼名的一部分。刘昭瑞云：“《论衡》卷22《订鬼篇》引时人言：‘鬼，老物精也’，即简文中的‘鬼之精’之义。”宋艳萍云：“精，《集韵》解释为‘强也。’鬼之精意为鬼之中的强者，应为厉鬼无疑。”我们认为，此处“精”可作“气”或“精气”解，“鬼之精”即鬼的精气。一般而言，古人迷信鬼乃死人之精。《论衡·案书》云：“今墨家谓鬼审【死】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论衡·讥日》又云：“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尝见鬼之饮食也。”即是其说。但在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中，亦可见鬼又有精气者。如：

桎(野)兽若六畜逢人而言，是票(飘)风之甲52背壹气，𡗗(击)以桃丈(杖)，绎(释)𡗗(履)而投之，则已矣。甲53背壹

人之六畜毋(无)故而皆死，欲鬼之气入焉。乃甲56背壹疾癯(癯)瓦以还□□□□□已矣。甲57背壹

其中“票(飘)风之气”“欬鬼之气”与此简“鬼之精”略同，皆可伤害人畜，但若加以禳解，则可除之。大约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精，鬼亦有之。准此，则简文“鬼之精即灭亡”可连读。

简文中的“制日”，吴荣曾引《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下云：“制日，干支上克下之日，戊子、己亥是也。”其说甚确。简文中的“苛”，可作“扰乱”解。《国语·晋语一》：“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韦昭注：“苛，扰也。”简文中的“央”，与“殃”通，意为“祸害”。简尾“以除为之”下有缺文，含义难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此枚简所述大意是：若有魅鬼为害，可由一家之主在戊子、己亥等“制日”驱除之。此日，只要家主呼喊这种魅鬼的名字“天牧”，其精气就消亡了。若有人敢于扰乱这一驱鬼活动，反而会受到这种魅鬼的祸害。

结 语

综合考察睡虎地秦简《除》及放马滩秦简《星分度》等篇中的星月搭配，可以明显看出《除》篇中的月份是基于太阳视运动周期划分的节气月(星命月)，而不是基于月亮视运动周期划分的历法月(朔望月)，因此秦简日书诸“建除”篇中的置建法使用节气月。放马滩秦简所见建除术还有其他用途：第一，以某人死亡所值建除神煞来占卜死者对其家属的不利影响；第二，以某种数字推算结果对应于建除神煞来占卜疾病的预后等。悬泉汉简日书残册中又借用建除十二神来安排“归杀”的出没方位，方便死者家属回避。

早在秦汉时期，禹步就已被术家广泛运用于出行厌禳、禁忌盗贼、驱鬼去病、祭祀先农神等多种巫术活动中，并占据重要地位。但在上述活动中，禹步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巫术形式。从放马滩秦简及孔家坡汉简两种《反支》篇来看，“反支”是在日珥图中处于“对冲”位置上的六组地

支，每组“反支”在顺序上相隔六位，则一月之中正好有五个反支日。因此，睡虎地秦简《反支》篇中“一月当有三反支”之“三”为“五”之误的可能性很大。

秦汉数学中的“太岁”可分为择吉太岁与纪年太岁两种。在择吉术中，“太岁”与“大时”“咸池”为同一概念。孔家坡汉简《时》篇及多种传世典籍所见太岁（大时）是一种与征伐、移徙有关的凶煞，而放马滩秦简乙 139 所见太岁（咸池）则是一个与修造有关的凶煞，俗语“太岁头上不可动土”或本于此。择吉太岁逆时针运行于四仲之间，每年轮回三周，而纪年太岁顺时针运行于十二辰之间，每十二年轮回一周，二者名同而实异。秦汉时期的葬日选择方法，除了“日之刚柔，月之奇耦”之外，还有丛辰家的手段及一些具体日禁，很难说哪一种数学占据主流。

居延新简 T43: 185 及 T65: 48 所述内容皆为“刑德七舍”，其字体、行款皆相若，所出探方亦毗邻，当系同一简册之残。清人王念孙认为《淮南子·天文》相关表述中的“十二月”系“十一月”之误，此两枚简可证其说。居延新简 T65: 425 为东汉永元二年具注历日。其中“厌”即《淮南子·天文》所述“厌日”，实为北斗之神雌者所居之辰，十一月位子，右行。“亡”即后世“往亡”，在秦简日书中又被称作“土禁”“地杓”或“大徼”，是一个与土功有关的神煞。“往亡”即后世“气往亡”，是一个与出行、征伐有关的神煞。“往亡”依日支而定，“气往亡”则据节气推算，二者不可相混。简 T49: 3《厌魅书》中“踈”当作“除”解，“名”当作“呼”解，“精”当作“精气”解。

第四章 岳麓秦简《梦书》研究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入藏一批珍贵的秦简。这批秦简当时已多有残断、破裂,且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霉斑。在入藏时分成大小8捆,分别用塑料薄膜加湿包裹,经过细致的揭取,共有编号2100个,^①其中比较完整的简1300余枚。另外,2008年8月,香港一位不愿留名的收藏家还将其所购藏的少量秦简共76个号(比较完整的有30余枚)无偿地捐赠给岳麓书院。这些竹简在形制、书体和内容上都与岳麓书院早先收藏的秦简相同,应属同一批出土。因此,岳麓书院藏秦简(简称岳麓秦简)一共有2176个编号。^②

整理者在对整个岳麓书院所藏秦简进行综述时,公布了属于这部分的10枚简的释文及其中5枚简的图版,当时这篇文献被定名为“梦书”。^③2009年6月4—5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了“《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国际研读会”,以厘定该卷释文、确定篇名、讨论简文的编连以及出版体例等问题,该篇文献收入其中,会议设专场研读,而题名则调整为“占梦”。^④其后,陈松长作为这篇文献的整理者,于

① 较早时候所确定的编号为2098个。见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75页。

② 参看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75页。

③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81~85页。

④ 参看李婧嵘:《〈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国际研讨会》,简帛网,2009年6月9日, 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202。

2010年12月6—8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0”上再次提交这篇资料供与会学者研读,此时该篇文献则改名为“占梦书”。^①2010年12月《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出版,^②完整公布了《梦书》的全部资料,包括释文、注释及两套三种图版(即彩色和红外两套,红外还有一种为1:1.5放大的图版),还附录有释文连读本以及竹简揭取时的原始照片及简序示意图。

对于此类文献,整理者指出《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有《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和《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但这两种书早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存。^③刘文英曾指出《黄帝长柳占梦》首次著录于《汉志》,至《隋志》已不存,可能在魏晋时亡佚。署名“黄帝”,显然是托名。战国至秦汉间有一种“托古”的习尚,作者可能欲神其书,故托名“黄帝”。但既托名“黄帝”,可能在秦汉前已经流行,亦可能有上古占梦的某些内容。^④郑炳林则进一步说该书撰写于战国时期。^⑤陈松长在讨论岳麓秦简该篇的文字特征时,指出这篇文献保存了较多战国古文字的文字形体。并推测抄手或是楚人,在抄写这篇文献时受到楚系文字的影响。^⑥据上述三位先生的研究,这类文献在战国时可能就已经出现并流行。^⑦岳麓秦简的整理者曾言,这篇书写在竹简之上的秦代《占梦书》乃是迄

① 参看刘国胜:《“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0”召开》,简帛网,2010年12月14日, 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315。

②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页。

⑤ 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⑥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中研院”史语所主办“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北,2012年6月;后收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53~155页。

⑦ 今按,黄德宽最近公布了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书中的占梦残简信息,详见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第54~56页。

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占梦书文献。^①虽然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书中的占梦残简时代更早,但残断严重,内容不完整。因此,岳麓秦简《梦书》作为此类文献首次系统的发现,^②其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由于简牍流转时间较长,出现了一定的损毁,其原始形态、信息多已丢失,加之无传世或其他出土文献可直接校勘,给复原和利用这篇文献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相关资料公布后,引起学界同仁的热烈关注,在文字考释、竹简编联、字词解诂以及内涵探求等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③但该篇文献仍留有不少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以及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今不揣浅陋,拟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秦简《梦书》的文本进行考证和复原,并进而对战国至秦这一时段的梦书文献源流和《梦书》所见梦占文化等问题略作讨论。

①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今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已有相关资料,但数量较少、性质也不近相同。初步的讨论可参看〔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57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年,第103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第228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79~180页。

③ 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可参看鲁家亮:《2010年秦汉魏晋简牍研究概述》,《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548页;于洪涛:《近三年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综述》,《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36页;鲁家亮:《2011年秦汉魏晋简牍研究概述》,《简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马芳:《〈岳麓书院藏秦简〔壹〕〉研究综述》,《中国文字研究》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89页;鲁家亮:《2013年秦汉魏晋简牍研究概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页;鲁家亮:《2014年秦汉魏晋简牍研究概述》,《简帛》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鲁家亮、李静:《2015年秦汉魏晋简牍研究概述》,《简帛》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页。

第一节 《梦书》字句考释

岳麓秦简《梦书》简2和简3关系密切，整理者将其先后依次编号，但未指出其可连读。^① 陈伟认为简2、简3可连读并将其置于《梦书》整篇之首，^② 其相关部分释文如下：

占梦之道，必顺四时而豫（与）其类，毋失四时之所宜。

关于其中的“豫”，陈伟怀疑当读为“与”，义与“顺”相近。“四时”指春、夏、秋、冬，“其类”则当指发、阳、闭、藏。^③ 又有学者指出“豫”当读作“序”，可理解为“依次序排列”。^④ 在先秦古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之较为接近的句例，或可帮助我们理解“豫”和“类”的含义，如《礼记·月令》：“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吕氏春秋·仲秋纪》：“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三处“其类”的“类”均当作“法式、法则”理解。《礼记·缁衣》：“下之事上也，

①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192页。下文所引《梦书》图版或释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②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后收入氏著《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③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④ 见网友“苦行僧”的主题发言《关于〈占梦书〉中的“豫”字》，简帛论坛，2011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670>。

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郑玄注：“类，谓比式。”《荀子·非十二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王先谦《集解》引王念孙曰：“类者，法也。言邪僻而无法也。”①《楚辞·九章·怀沙》：“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王逸注：“类，法也。”《礼记》和《吕氏春秋》所述内容的对象为“举大事”或“举事”，而《梦书》描述的对象为“占梦之道”。虽对象不同，但其强调的方法一致，即要顺应四时变化、顺应其固有的法则。《潜夫论·梦列》云：“夫占梦必谨其变，故审其征候，内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恶之效，庶可见也。”说的也是类似道理。如此理解不误，则“豫”的含义当与“因”相近，“因”可以理解为“顺应”，如《庄子·养生主》：“批大却，道大窾，因其固然。”陈伟认为“豫”义与“顺”相近，是十分正确的。

又沅陵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篇在阐述完“五胜”关系后，阎昭有一段详细解释的话，其文曰：

举事能谨顺春夏秋冬夏之时，举木水金火之兴而周还之，万物皆兴，岁乃大育，年饘益佻，民不疾役，强国可以广地，弱国可以抑（抑）强敌。故常以良日支干相宜，而顺四时举事，其国日益。所谓顺四时者，用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②

这里提到的五行配四时的原理，与《梦书》所运用的原理是相同的。

但是否将“豫”读为“与”，仍有争议。有学者指出：应将“豫”读为“叙”，“叙”有顺的意思。在这个意思上，“叙”与“序”古书中多混用无别，按照《说文》的解释，“叙”应为本字，“序”应为假借字。《书·尧

①（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页。

② 释文可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52页；晏昌贵：《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校释》，《长江学术》第5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212页，又收入氏著《简帛数学与历史地理论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9~100页。

典》“百揆时叙”，《康诰》“惟时叙”“曰时叙”，王引之《经义述闻》：“时叙者，承叙也。承叙者，承顺也。”《书·禹贡》“三苗丕叙”，江声《集注音疏》：“叙，顺也。”《国语·周语》“周旋序顺”，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旋序顺者，序亦顺也。《尔雅》曰‘顺，叙也’。《大戴礼·保傅》篇曰‘言语不序’，《周语》上篇曰‘时序其德’，《楚语》曰‘奔走承序’，序皆谓顺也。”^①其实，古书中也有将“豫”理解为“顺”的辞例，如《汉书·陆贾传》记载陈平与陆贾之间的对话，陆贾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土豫附；土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其中“土豫附”的“豫”，颜师古注为“素也”，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此条下注曰：“余谓豫，顺也。”《周易·说卦》：“豫必有随”，注曰“顺以动者，众之所随”，似也可以参考。

二

简5有“庚辛梦口山铸(?)钟，吉”。其中“梦”下的未释字，研究者意见分歧较大。如鲁家亮提出“分”字说，谓“分山”可能指开山。^②陈伟提出“次”字说，并在其后括注“即”。^③高一一致则认为该字左似从“工”，其右残笔上部似有一横、下部似为一撇一捺交叉，此字或当释为“攻”，“攻山”即开采矿山。^④庞壮城则据北大汉简《阴阳家言》中“反山求金铁”的文例将此字释作“反”。^⑤

① 见网友“苦行僧”2011年4月11日在简帛论坛主题《关于〈占梦书〉中的“豫”字》下的回复。

② 鲁家亮：《读岳麓秦简〈占梦书〉笔记（一）》，简帛网，2011年4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9；又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江汉考古》2014年第3期，第1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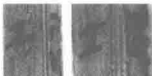
③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④ 高一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6页。

⑤ 庞壮城：《北大汉简〈阴阳家言〉、〈雨书〉、〈荆决〉、〈六博〉考释零笺》，简帛网，2015年11月1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62。

今按，此字残损较多，如表 4.1 所见，其与岳麓秦简中的“分”“次”“反”等字字形有别。结合字形和文例两方面来看，高一致的意见应是更合理的。^① 但对于字形的分析，还可略作补充。仔细观察该字，其左侧保留有向右上倾斜的两笔横画，两横画之间的笔迹残缺，所缺笔画极有可能是一竖，但是否出头尚难判断，^② 我们倾向于不出头。其右侧当为“攴”，但此种写法的“攴”较为特殊，其特征是省略了“攴”的竖笔。这种写法的“攴”又出现在《梦书》3 号简的“故”字之上，我们知道 3 号简与 5 号简皆为通栏书写，其出于同一书手的可能性极大，此种写法的“攴”正是这位书手个人特色的体现。

表 4.1 “攻”字等字形对照表

攻			
	原形	复原形	
			
	岳麓叁“尸等捕盗疑 购案”35 号简	岳麓叁“多小未能与 谋案”88 号简	岳麓壹《为吏治官 及黔首》21 号简
分			
	《梦书》03 号简	《梦书》03 号简	岳麓贰《数》09 号简

① 汤浅邦弘的释文也将此字补为“攻”。见[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 57 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 年，第 110 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8 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 2017 年版，第 190 页。

② 今按，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21 号简中“攻”字左侧所从“工”的写法是出头的，其字形见表 4.1。

续表

次			
	岳麓贰《数》 131号简	岳麓贰《数》 131号简	
反			
	《梦书》09号简	《梦书》28号简	岳麓叁《为吏治官及黔首》06号简
故			
	《梦书》03号简	《梦书》14号简	《梦书》32号简

注：①表中岳麓叁 35 号简、88 号简“攻”字字形，分别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4、141 页；岳麓壹《为吏治官及黔首》21 号简“攻”字字形，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8 页。②表中岳麓贰《数》09 号简“分”字形，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 页。③表中岳麓贰《数》131 号简“次”字字形，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1 页。④表中岳麓壹《为吏治官及黔首》06 号简“反”字字形，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1 页。

“攻山”即开山，先秦秦汉文献中多见。《后汉书·杨震传》亦云：“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管子·五行》记有“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死丧执政。七十二日而毕”。均可参看。出土文献中又有“反山”的说法，如银雀山汉简《人君不善之应》第 1935 号简“反山破石”。① 北大汉简《阴阳家言》7 号简“反山求金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9 页。

铁”。^① 杨安将银雀山的“反山”解释为“倒转山川”。^② 北大汉简的整理者结合银雀山汉简的记载将“反山求金铁”解释为“将山上的土石翻覆过来，寻找和发掘矿石”。^③ 王宁则指出“反”非翻覆义，应理解为“发”，“反山”即“发山”，指开掘山。^④ 综合上述文献和学者的理解，王宁对“反山”的解释应更可信。《梦书》所见“攻山”与“反山”含义接近，应指开山。《管子·五行》的记载更是将“攻山”与天干“庚”、五行“金”结合在一起，这与《梦书》简5的记载十分相似。

铸钟的“铸”字，原整理者存有疑问，不能最终确定。王勇释为“铁”，并将“铁钟”视为一个具体而单独的物品。^⑤ 方勇则释为“搏”，他指出“搏是指挥乐队的节奏性乐器，和钟、磬配合使用”，并怀疑“搏钟”之前的两个字是其修饰词。^⑥ 换言之，方勇是将“口山搏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

今按，此字左右两侧均有残缺，简面之上还有杂物干扰（位于右下方、与笔画粘连），如表4.2所见。受此影响，方勇将其右侧的偏旁视为“尊”。从去掉杂物后的图像来看，此字右侧显然不从“尊”。我们怀疑其右侧下方的偏旁应为“火”，此种从金、从火、𠂔声的“铸”字在秦简中习见（字形举例见表4.2）。本简中的“铸”字的写法还略有不同，

①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② 杨安：《〈银雀山汉墓竹简：佚书丛残〉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04页。

③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④ 王宁：《北大简三〈阴阳家言〉零释》，简帛网，2016年1月2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14。

⑤ 王勇：《五行与梦占——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29~30页；又收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5~146页。

⑥ 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三）》，简帛网，2011年4月16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56。

表 4.2 “铸”字等字形对照表

铸			
	原形	去杂物后之形	
			
	岳麓肆《内史杂律》 362 号简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13 号简背/154 反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 于陈起》04-134 号简
			
	里耶 8-454 号牍	《汉印文字征》	
铁			
	岳麓肆《内史杂律》 171 号简	岳麓肆《内史杂律》 363 号简	周家台秦简《卅四年 质日》第 17 号简
从尊 之字			
	《梦书》24 号简	岳麓叁“同、显盗杀 人案”142 号简	岳麓叁“同、显盗杀 人案”143 号简

注：①表中所举“铸”字字形，分别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5 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中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7 页；韩巍、邹大海整理：《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与专家笔谈》，《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38 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7 页；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卷十四，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 页。②表中“铁”字字形，分别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4、215 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8 页。③表中岳麓叁从“尊”之字，均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9 页。

其上部保留的形体，应与汉印中的写法最为接近。总之，此字应是“铸”的一种异体，整理者的原释应是成立的。“铸钟”即铸造钟，《韩非子·内储说上》云“叔孙为丙铸钟”。

高一致曾指出《梦书》简5“壬癸梦行川、为桥，吉”一句中“行川”和“为桥”当为独立内容，应断读。^①甚是。反观我们讨论的“攻山”和“铸钟”也应如此，“攻山”和“铸钟”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内容，两者之间也应断读。

与之相关，《梦书》简4中提及丙丁日梦的内容“失火高阳”可能也是两个独立的内容。如王勇解读“失火高阳”时将其大致理解为“‘失火’及其他与‘火’行相应的事务”。^②整理者引《孙子·地形》“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及张预注，指出“高阳”是高而向阳之地。但未明确指出其与“失火”之间的关联。^③庞壮城则进一步将“失火高阳”理解为“在高且向阳处失火”，并试图将“高地”“登高”之梦必得吉兆与之挂钩。^④庞说将“失火”再加限定条件，实无必要。“高阳”应如王勇的看法是与“火”行相应的事务。只是“高阳”这种地形如何与五行之“火”关联，颇令人费解。“高阳”一词，《孙子·地形》凡两见：

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人，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

① 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6页。

② 王勇：《五行与梦占——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30页。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④ 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9~40页。

与之相关,《孙子·行军》也多次提及“高”或“阳”在行军中的重要性,如:

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

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此外,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也有与之相关的简文:

·地平者稊莠生之,其高者貳(桮)□生之,其高者楚棘生之,其高者松柏生之,其平以下1667者蒲苇生之,其下者□[□生之],其下者□芙蓂(蓂)生之,其下者鱼鳖生之,其下者□青垢生1668之,此地高下所1669□

□高阳而□1670

地埤(卑)阴,山陵亦以高为阳而□1671①

结合《孙子》《曹氏阴阳》的记载来看,在古人眼中,描述地形的“高”与“下”(或“卑”)、“阳”与“阴”实际上是两两对应的关系。“高”和“阳”是互为一体的,因地势之高,而获得阳光照射充足,相应的环境干爽,不易产生疾病;与之相反,地势低下,环境阴湿,则易生疾患。这正是兵家看重“高阳”地形的根本所在。将此种观念进一步延伸,其又可和“火”与“水”、“燥”与“湿”相互关联。这也是为什么“高阳”这种地形与五行之“火”可以关联的原因。总而言之,据《梦书》记载,在含有“丙”“丁”干支的日子中,梦见了失火或居于高阳之地,是吉利的。

《梦书》简4-5中涉及将做梦日期(天干)、梦象与五行相配的思想,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貳]》,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学者结合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梦》篇已多有讨论。^① 据前文的讨论，我们将这段文本复原如下：

甲、乙梦伐木，吉；丙、丁梦失火、高阳，吉；戊、己【梦
□□】04官事，吉；庚、辛梦攻山、铸钟，吉；壬、癸梦行川、为
桥，吉。05

体现这种五行思想的文献，先秦秦汉古书中较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管子·五行》的一段记载：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厉。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宫室，筑台榭，君危。外筑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死，丧执政。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决塞动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则羽卵者段，毛胎者臄，臃妇销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毕也。

这段文献在阐述和利用“五行”的角度上，虽与《梦书》不尽相同。但是在“五行”与一些事物、现象、行为相结合时，其部分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梦书》的真正内涵。比如，《梦书》简4残缺约3字，其后的“官事”学者一般认为与“兴建宫室的土木之事”有关。^② 由《管子·五行》所见，“梦”下所缺二字及“官事”极有可能指的是修宫室、筑台榭、城郭之类。又如，《梦书》简5“行川”，学者解释多有不同，高一致认

① 王勇：《五行与梦占——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日]森和：《秦人の夢——岳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初探》，《日本秦漢史研究》第13号，日本秦汉史学会，2013年，第3~7页。

②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为是巡视河流,^① 凡国栋认为是疏浚水流,^② 庞壮城则主张直解为渡水过河^③。应该说仅从字面解释,三说均可通,也均和五行之“水”有关系,但是结合《管子·五行》来看,凡说应更贴切。

三

《梦书》简 1 有一段话整理者释文读作“醉饱而梦、雨、变气不占”。^④ 凡国栋将断句改作“醉饱而梦雨、变气,不占”。^⑤ 高一致赞同此说,并进一步指出“雨”和“变气”不占,应该是以“醉饱”为逻辑前提的。^⑥

今按,凡先生所说断句方式有一定道理,且简 16 有“梦一腊五变气,不占”,两者表述相近,可支持凡说。但此种理解基于一个前提,即需要将“雨”和“变气”理解为具体的梦象。^⑦ 不过,我们知道这段文字所在简 1 为通栏书写,它与其他 5 简所构成的一段文字涉及梦论,^⑧

① 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67 页。

② 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拾补》,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82 页。

③ 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46 页。

④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1 页。

⑤ 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六则》,简帛网,2011 年 4 月 8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5。

⑥ 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68 页。

⑦ 所谓梦象就是人在梦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象及其变幻。见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3 页。

⑧ 关于这段简文的遍联与排序,可参看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 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 年 4 月 9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7~158 页。

即关于占梦理论的阐述^①。具体到此处所讨论的简文则是对“不占”情况的总结。明陈士元《梦占逸旨·古法篇》也记载了“梦有五不占”的规定，其文曰“神魂未定而梦者，不占。妄虑而梦者，不占。寤知凶阮者，不占。寐中撼病而梦未终者，不占。梦有终始，而觉佚其半者，不占”^②。不难看出陈士元所记录的“五不占”均是对较为抽象情况的总结，而不涉及具体的梦象。《梦书》在阐述占梦理论的时候，恐怕也存在总结、抽象不占情况的趋势，而不会去一一描述不能占断的特殊梦象。因此，“醉饱而梦、雨、变气，不占”一句也有可能不涉及具体梦象。如此种理解不误，那么原释文的断句也可能成立，即在三种情况下“不占”：“醉饱而梦”“雨”与“变气”。“醉饱”是饮食之后的一种状态。《诗·周颂·执竞》：“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又《左传》昭公十二年引诗云：“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对于“无醉饱之心”，杜预注云：“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饱过盈之心。”我们怀疑“饱醉”之后所发生的“梦”可能因此而不真实，故而“不占”。随后的“雨”“变气”可能不是在描述具体的梦象，而是指做梦时的环境，即当时发生的自然现象。《汉书·天文志》：“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古人认为这种自然现象发于上天，因此做梦时，如果遇到了此类自然现象，肯定与上天有某种联系，随意占测是不可行的。

四

岳麓秦简《梦书》44号简正背均有文字。背面文字整理者未释，怀

^① 参看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明）陈士元：《梦占逸旨》卷二《古法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2页。

疑所见残画当是“梦书”二字，字形对比如表 4.3 所见：

表 4.3 《梦书》篇题字形对照表

梦		
	《梦书》44 号简背	《梦书》43 号简
书		
	《梦书》44 号简背	岳麓肆《行书律》196 号简

注：表中岳麓肆《行书律》196 号简“书”字字形，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3 页。

其中“梦”字仅残留左下角少量笔画，“书”字则保留左半部分，可与岳麓秦简《行书律》196 号简的“书”字对照。如这一推测无误，则此两字可能与该篇文献篇题有关。该简位于整篇《梦书》末尾部分，其中最末的 48 号简，陈伟怀疑其当接于 1 号简之后。^① 41 至 46 简均涉及“欲食”，其排列次序还存在讨论的空间。而 47 简的内容不甚清楚，也不能排除其被提前的可能。因此，44 号简置于全篇之末或尾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无疑增加了 44 号简背面文字作为篇题的可能性。

陈松长曾将此篇篇题定为“梦书”，^② 正式出版时又改作“占梦书”^③。以目前所见 44 号简背面残留文字来看，两种篇题的定名均有可能。有学者指出此残简当为原简的上半段，“梦书”二字之上再有“占”

①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 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 年 4 月 9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7~158 页。

②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 年第 5 期，第 83 页。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或其他文字的可能性不大。^① 该篇究竟最后如何定名，也许需要岳麓秦简全部资料公布之后才能进一步验证。根据目前的了解，我们倾向于定名为“梦书”。详见本章第四节的讨论。

第二节 《梦书》编联与分类的再检讨

《梦书》一共有编号 49 个，现缀合为竹简 48 枚。绝大多数简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断，残断较严重者 10 余枚。完整简的简长约 30 厘米，简宽 0.8 厘米。^② 竹简有三道编绳，上、下契口分别距简首、简尾约 1.2 厘米。^③ 其抄写形式分通栏与分栏两种，抄写时均留天头、地脚。

整理者已注意到这种抄写方式的不同对该篇的分类、编联极有助益，^④ 但未加以解释。在正式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中，我们看到整理者基本将通栏抄写的简排在该篇前列，其后再次以分栏抄写者，但有少数简未遵从这一原则，如简 35 本是通栏书写者，但与分栏书写之简排在一起。整理者对此略有说明，他们说通栏书写者有 6 枚，内容是用阴阳五行学说所进行的梦占理论阐释，分栏书写者主要记载的是梦象和占语。^⑤ 其中讲梦占理论的一共 5 枚简，整理者排序为 1-2-

① 见网友“亦趋”的主题发言关于《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 号简背面文字》，简帛论坛，2011 年 4 月 12 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676>。

② 参看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43 页。

③ 今按，据彩色原大图版测量所得。

④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 年第 3 期，第 83~85 页。

⑤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3-4-5,但对于是否连读则有犹疑。^①其后,陈伟指出2-5号简可连读,1号简与48号简也可连读,并应改置于5号简之后,而5号简与1号简之间似有一二枚简的缺环。^②这样关于梦占理论这段应至少包含6枚简,通栏书写简则应有7枚(简48也应视作通栏抄写),相应的简序应为2-3-4-5……1-48。高一致则对分栏简的排序提出一处调整,即认为可将15号简排列在10号简后。15号简第1栏言“秋冬梦”,9、10号简第1栏言“春夏梦”可以对应;9、10号简涉及“亡上者”“亡下者”,15号简涉及“亡于上者”“亡于下者”,彼此所指盖同。^③我们则因44号简简背书有篇题,指出该简位于全篇之末的可能性极大。^④此外,我们也曾指出12号和14号这两枚简并未严格与其他分栏书写简对齐,并指出其也属于通栏抄写的简。^⑤现在来看,注意到12号和14号简与其他分栏抄写简存在一定差异应值得肯定。但将其直接视为通栏抄写则有些武断,至少从两简的内容上来看,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分栏抄写的可能性。

其后,整理者专门撰文对整理《梦书》的过程中,整理小组对该篇的结构认识和处理加以阐释、说明,指出在对该篇结构进行处理时,除

① 比如第2、4号简简文结尾处均作句号,这就导致了此两简与后文之间文意的不连贯。但是在别处引这段文献时,又将断句处连读,如在简6的注释中就将2、3简连读为“占梦之道,必顺四时而豫其类”,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②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③ 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2页。

④ 鲁家亮:《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号简背面文字》,简帛网,2011年4月12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6;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汉江考古》2014年第3期,第120页;又见本章第一节第四条。

⑤ 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之二》,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了主要参考其梦象之辞外,^①还考虑了如下两个因素:一是其抄写的分栏格式,二是其占断之辞的内容^②。整理者在兼顾抄写格式和简文内容的基础上,将全文的篇章结构大致分成了以下三大部分:

一是梦论的部分,它由5枚通栏抄写的简组成,排在篇首。二是有关梦占的内容,它由35枚简组成,大致按照天、地、人的顺序排列,排在篇中。三是有关祭祀神灵的梦占内容,它由6枚简组成,排在篇尾。最后是两枚尚无法归类的与占梦有关的简,作为附录放在最后。^③

我们认为整理者在结构与分类上的这种处理大体可信,但是有一些细节值得再推敲。

如前所述,陈伟将附录中第48号简前移至梦论部分,^④则整理者所说排在篇首的梦论部分当由6枚通栏书写的简组成。对于这部分梦之理论的阐述,王勇指出其目的是说明梦的起因以及占梦的基本原则,运用了五行观念糅合时象与梦象的占梦方法。^⑤王氏还指出6、9、15号简所见“春梦”“春夏梦”“秋冬梦”等内容,正是这部分所强调的“占梦

① 今按,梦象之辞、占断之辞等提法来自刘文英的研究,见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12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兰州,2011年;后收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3页。

③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4页。

④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⑤ 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29~33页。

之法，必顺四时而豫”的体现。^①实际上，除此三简之外，10、12、14号简也直接有与之相关的记载。整理者在大致分类时，就先把具有时间概念的春夏、秋冬的占梦内容归在一起。^②因此，我们看到6、9、10、12、14、15号等简均在具体的梦占部分中排得较为靠前。这应该是较为合理的。但也应同时注意到，秦简《梦书》部分简文未记载四时，并不代表这些梦象与占断之辞不遵循理论部分“顺四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对简文进行排序、分类时，我们应更多地考虑梦象之辞的主体。

在具体的梦占部分，整理者主要参考的是梦象之辞，并以天、地、人的顺序排列；除此之外，还考虑占断之辞。关于梦象之辞“天、地、人”的分类，整理者云采自刘文英的研究，^③但对其亦有怀疑，并指出这种所谓天、地、人的排序，仅仅是最粗略的说法而已^④。汤浅邦弘也批评说“占梦书的内容被大致分为‘天’、‘地’、‘人’三个部分，不过是根据后世占梦书的臆测，就该《占梦书》而言，是否有意基于如此齐整的分类进行书写尚不得而知”^⑤。实际上，依据敦煌卷子P.3908号所载《新集周公解梦书》中“天文第一章”的记载来看，其梦象主要有天（包括上天、天明、天帝释、天崩等）、日月星辰（包括日月、日月照身、

① 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30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3页。

③ 参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④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3页。

⑤ [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57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年，第107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第232～233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85页。

拜日月、日月没、星、流星等)、气候现象(如雪下、霜露、雷雨等)等。^①而秦简《梦书》能与之对应的部分只有“梦天雨口”(8号简第1栏)、“梦见口云”(11号简第1栏)。^②此两例均与气候现象有关。但我们未见整理者将其排在这部分最靠前的位置,对此整理者进一步解释道:“又因为春夏秋冬的季节与天象有关,故按照天地人的顺序将其排在梦论之后的篇首位置。”^③这显然令人难以信服。强调占梦时应顺应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是秦简《梦书》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占梦方法,通篇都应遵循此原则。^④因此,我们不能将这部分是否出现春夏秋冬季节的记载视作梦象之辞的主体,以9号简中“春秋梦亡上者”所见,梦象应是“亡上”,而非“春秋”,因此9号简的梦象应与“天”无关。与“亡上”相关的梦象则是“亡下”(10号简第1栏)、“亡于上”“亡于下”(15号简第1栏),所以整理者将9、10号简连排,高一致将15号简次于9、10号简之后就符合依据梦象进行排序这一原则。整理者在不少简的排序上,都注意到这一原则,如19与20号简、22与23号简、31与32号简等。据此,我们似也可以将8、11号这两枚简排在一起。^⑤

除据梦象之外,占断之辞是整理者排序与分类的另一个重要依据。

① 参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39页;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② 方勇怀疑“梦天雨口”中的未释字为“风”,简文“雨风”和“风雨”应属同义,只是字词前后位置不同而已。见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三)》,简帛网,2011年4月16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56。又,方氏认为“梦见口云”中的未释字应是从“匀”得声的字,疑其通假为影母真部的“烟”字,简文“烟云”应指烟霭云雾之义。见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五)》,简帛网,2011年4月21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62。

③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3页。

④ 森和则认为《梦书》所见占梦理论与具体占梦实践存在一定的偏差。见[日]森和:《秦人の夢——岳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初探》,《日本秦漢史研究》第13号,日本秦汉史学会,2013年,第22页。

⑤ 庞壮城也有相似的意见,参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9页。

在此方面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存在疑问的情况。前者如置于篇尾那组与鬼神祭祀有关的占梦，共 6 枚简，即 41-46 号简；^① 后者如 35、36 号简，35 号简为通栏书写，但是内容又与梦占直接有关，整理者指出该简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分栏抄写的格局^②。因此，其排序只能从其内容上加以考虑，35 号简记载有“冬以衣被邦门、市门、城门”，34 号简第 1 栏则记云“女子而梦以其帛被邦门及游渡江河”，两简均有“邦门”，我们推测这是 35 号简列于 34 号简之后的主要原因。而 36 号简列于 35 号简之后，应该与两简在占断之辞部分均出现了“知邦端”有关。但是我们看 36 号简的梦象部分，为“梦伐鼓声”，^③ 显然两者并无直接关联。且 36 号简残断，尚难判断现存部分是位于原简的上半段或下半段。但无论是位于上半段还是下半段，均与其前的 35 号简，难以对应。

再如，11、12、13 号三简的排序，整理者指出因这三枚简下栏的占断之辞中均出现了“乃有内资”，就排在了一起。^④ 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11 和 12 号简第二栏不仅占断之辞相同，其梦象之辞也是一样

① 今按，44 号简简背因发现篇题，该简的位置应考虑后移至最末。另，41-46 号这组简，据书手的风格，还可细分为两组。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44 页。

③ 此句的句读多有争议，整理者原句读为“梦伐鼓声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7 页）；高一致断为“梦伐鼓，声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见高一致：《读岳麓秦简〈占梦书〉笔记四则》，简帛网，2011 年 7 月 8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05）；网友“汗天山”则提出断为“梦伐鼓声，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汗天山：《〈占梦书〉36 号简的句读及释义》，简帛论坛，2011 年 7 月 8 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752>）；网友“亦趋”主张断为“梦伐鼓声，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汗天山：《〈占梦书〉36 号简的句读及释义》第 3 楼发言，简帛论坛，2011 年 7 月 8 日）；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2 页。今按，此处取网友“汗天山”的断读，下文不再具注。

④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43 页。

的，均为“梦歌于宫中”。这种内容完全相同的简，前后相次，不好理解。加之，第12号简的抄写形式较为特殊，和其他通栏抄写简存在格式上的差异。整理者认为12号简中的“梦歌于宫中，乃有内资”属于第二栏，而其上栏存在两组梦象与占断之辞，即：

□□叟尽操箠阴(荫)于木下，有资。春忧(夏)梦之，^① 禺辱。12 壹

秦简《梦书》还有两例在一栏之中写有两组梦象与占断之辞的情况，即15号简的第一栏和第27号简的第二栏，其简文分别为：

【秋冬】梦亡于上者，吉；亡于下者，凶；是谓□凶。15 壹

☐梦死者复起，更为官(棺)郭(槨)。死者食，欲求衣常(裳)。27 貳

在这两例之中，虽然在一栏中出现了两组梦象与占断之辞，但是15和27号简所见的两组梦象与占断之辞均是密切相关的，15号简涉及亡于上或亡于下的梦象，27号简的梦象则均与死者的活动有关。而反观整理者所排定的第12号简上栏的两组梦象与占断之辞，则无直接关系。如果将“春忧(夏)梦之，禺辱”视作第二栏的内容，同样也面临两组没有直接关系的梦象与占断之辞同出一栏的矛盾。目前，尚难找到合适的理由去解释12号简中“春忧(夏)梦之，禺辱”是属于第一或是第二栏，也无法解释该简第二栏与11号简第二栏内容完全一致的现象。但基于

① 忧，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认为“忧”为“夏”之误写。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读〈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复旦网，2011年2月28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今按，读书会意见可从。

这种占断之辞的相同，而将 11 和 12 号简相次的处理方案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那么属于这组的 13 号简，有无理由与 11 号简编次呢？比较 11 和 13 号简上下两栏的梦象与占断之辞，不难发现两简中的梦象之辞并无直接关联，两简的相似之处则为在其第二栏的占断之辞部分均出现了“乃有内资”的提法。如果主要依据占断之辞而不顾梦象的巨大差异将这两简排在一起，实际上是与整理者所确定的分类原则相违背的。依据整理者的原意，梦象是初步分类的主要参考，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占断之辞，所谓考虑占断之辞，我们的理解是将表述相近的占断之辞放在一起，同时也要兼顾梦象。比如 41-46 号简，其占断之辞均为某种神灵欲食，但是神灵的名称却全不相同。对应的梦象部分，则主要是梦见某种动物（如羊、豕、犬、马等）或某类人（如汲、斩足、彭等），虽略有差异，^①但是整个行文的格式非常一致，再考虑到占断之辞的相关性，因此将其划为一类，是比较合理的。

回到 11 和 13 号简，这种占断之辞完全相同，但是梦象毫无关联的，放在一起就比较勉强了。因此，我们同意整理者关于占断之辞在分类中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意见，但是占断之辞用于分类必须要以梦象的相关性为前提，占断之辞可以是相近的表述，但是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表述，其实从逆向思维去考虑，更是不应放在一起的。准此，11 和 13 号简放在一起也难以成立。前文已述，11 号简应与 8 号简关系较为密切。

13 号简，我们怀疑与 36 号简存在关联。13 号简第一栏的梦象为

^①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43 页。今按，整理者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差异，实际上受到后世《梦书》分类的影响，但是在早期的梦书中是否已开始进行此种分类，尚有疑问。

“歌带軫玄”，整理者提出“玄，或读为‘弦’，‘軫玄’当代指弦乐器”^①。陈伟则认为“軫”或当读为“衿”，“衿玄”是上下同色的玄衣玄裳。“带”有披戴义。歌带衿玄，是说身着玄色衣裳唱歌。^②无论是带乐器而歌还是着玄色衣裳而歌，此条梦象的重点应为唱歌，应是无争议的。36号简的梦象为“伐鼓声”，即打鼓的声音。与唱歌、打鼓声这两种梦象相似的一些梦象，在敦煌卷子P.3908号所载《新集周公解梦书》中均属于“佛道音乐章第八”，^③其文云“梦见打鼓者，远信至”“梦见唱歌者，有口舌”^④。而在S.2222所见《周公解梦书》残卷中也属于同一章，即“哀乐章第四”，其相关的文例如“梦见歌舞者，大吉”“梦见打鼓，有[喜]”。^⑤因此，我们怀疑13号简和36号简可能存在关联，不应被分置得如此远。

总之，我们认为在依据其内容对秦简《梦书》进行分类、排序时，首先应考虑的是梦象之间的关系，后世的一些梦书的分章可以作为借鉴与参考；在梦象相关的基础上，再考虑占断之辞的关系，相近表述的占断之辞可排在一起，而完全相同的占断之辞反而要考虑排开。

除依据抄写形式、内容进行排序和分类外，文字的书写特征也可以用于分类。陈松长指出从线条运行和文字结构来看，《梦书》大致出自

①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②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臆说（三则）》，简帛网，2011年4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0；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③ 参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页；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④ 其中的“鼓”字，有不同的释法，今从郑炳林之释。见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88页。

⑤ 参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32页；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两位抄手，并以“食”字为例加以说明。^① 秦简《梦书》中的“食”凡 12 见，主要出现在 41-46 号这组与神灵欲食相关的简文之中，除此之外还见于 24 和 27 号简，陈松长已指出 27 号简的“食”与 44 号简中的“食”写法相同，应出自同一抄手，此类“食”字最后一笔并不下拉，线条比较短促刚劲；而 42 号简第一栏、43 号简第二栏中所见的“食”写法不同，应为另一抄手所写，这类“食”字最后一笔都拉得较长，线条比较舒展。^②

循此思路，我们将秦简《梦书》中所见“食”字的字形(包含残字)全部加以对比，如表 4.4 所见：

表 4.4 《梦书》“食”字形分类对照表

	24 壹	42 壹	42 貳	43 壹	43 貳	45 壹	45 貳	46	27 貳 ^③
A									
B	41 壹	41 貳	44						

①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56 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56 页。

③ 今按，陈松长认为 27 和 44 号简的“食”字写法相同，但也同时指出 27 号简的“食”比 44 号简的“食”多一横（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56 页）。换言之，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实际上 27 号简的“食”字与 43 号简第二栏和 45 号简第一栏所见“食”的写法更为接近，已经呈现出末笔下拉的趋势。此外，27 号简上的“者”“欲”等字也与 41 和 44 号简的写法不同，尤其是“欲”字差异特别明显（参见表 4.6）。

表 4.4 中的 A 类“食”字正是最后一笔都拉得较长者，B 类“食”字的最后一笔则并不下拉，此外 A 类比 B 类多一横画。我们知道整理者是将 41-46 号简视为一组的。现在我们通过“食”字写法的差异，推断这 6 枚简至少出自两个抄手。因此，这 6 枚简能否编为一组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换言之，42、43、45、46 号四枚简为一组，41 和 44 号简应属另一组，两组均涉及神灵欲食的内容。

不仅“食”字的写法存在不同，考察“者”“欲”等字的写法，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如表 4.5、表 4.6 所示：

表 4.5 《梦书》“者”字字形分类对照表

	5	9 壹	9 貳	10 壹	10 貳	13 貳	15 壹	17 貳
C								
								
	18 壹	19 貳	20 貳	21 壹	21 貳	22 壹	22 貳	27 貳
								
								
	29 壹	29 貳	38 貳	39 貳	40 貳	42 壹	42 貳	43 貳
								
	45 貳	46						
								

续表

D	23 壹	41 壹	41 貳	44				
								

表 4.6 《梦书》“欲”字字形分类对照表

E	27 貳	42 壹	42 貳	43 壹	43 貳	45 壹	45 貳	46
								
F	41 壹	41 貳	44					
								

由表 4.5 所见，C、D 两类“者”字的写法差异，主要体现在其下部“日”形，在其包口处 C 类往往是用两笔完成，字形显得较为方正；而 D 类字形则显得较为圆滑。

由表 4.6 所见，E、F 两类“欲”字的写法差异，主要体现在右部“欠”字之上，E 类“欲”字的欠旁往往比 F 类要多出一笔，且 E 类的写法较为规整、笔画交代得较为清楚，反观 F 类，则较为含混，笔画似连在一起。

41-46 号这 6 枚简恰好也分属 C、D 或 E、F 两类，且与“食”字写法差异的情况相同。因此，我们推断 41-46 号这 6 枚简应析分为两组，第一组为 42、43、45、46 号简，考虑到其“者”字的写法与 5 号简中“者”写法相近，推测他们与通栏书写的梦论部分出自同一抄手；第二组为 41 和 44 号简。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则秦简《梦书》原来的排序，42、43、45、46 号等简的位置应较为靠前，46 号简是这部分的末简。46 号简下栏空缺也倾向于支持这一分析。而 41 和 44 号简的位置

应较为靠后，考虑到 44 号简背记写篇题，所以这两枚简应在全部简书的末尾处。

第三节 《梦书》编卷复原臆测

从编联状况、内容等信息来看，《梦书》原应属于一卷。但从竹简揭取时的原始照片及简序示意图可以看到，《梦书》的 48 枚简已分属多捆，呈现出极为严重的散乱。为考察这批简原始编卷状况，我们将竹简形制方面的信息制成表 4.7。

表 4.7 《梦书》竹简形制信息表^①

简号	整理号	所属捆	简首完残情况	简尾完残情况	分栏情况
01	1523+1522	第六捆	完	略残	通
02	1525	第六捆	完	略残	通
03	0102	第一捆	完	略残	通
04	1514	第六捆	完	略残	通
05	1526	第六捆	完	略残	通
06	0031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07	2190	第九捆	完	残大半	待定
08	0312	第二捆	完	残小半	分
09	1518	第六捆	略残	略残	分
10	1495	第六捆	完	略残	分

① 表 4.7 只记录竹简的 6 类信息，分别为简号、整理号、所属捆、简首与简尾完残情况、是否分栏。整理号以 J 开头的简，因不在竹简揭取时的原始照片及简序示意图之中，其状况不清，但为方便表述，我们将这部分简暂时视为一捆，即 J 捆。残断较为严重的简加阴影标识。

续表

简号	整理号	所属捆	简首完残情况	简尾完残情况	分栏情况
11	1474	第五捆	略残	完	分
12	1493	第六捆	略残	略残	分(不规则)
13	1503	第六捆	完	略残	分
14	0012	第一捆	残小半	完	分(不规则)
15	1527	第六捆	略残	略残	分
16	1513	第六捆	略残	略残	分
17	0029	第一捆	残一半	略残	分
18	0049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19	0073	第一捆	略残	略残	分
20	1517	第六捆	略残	略残	分
21	0048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22	1512	第六捆	略残	略残	分
23	J39	J捆	略残	残小半	分
24	0074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25	0004	第一捆	残一半	完	分
26	1499	第六捆	略残	完	分
27	0034	第一捆	残一半	完	分
28	1591	第六捆	完	略残	分
29	0015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30	1492	第六捆	残小半	略残	分
31	J53	J捆	完	完	分
32	1508	第六捆	完	略残	分
33	0315	第二捆	略残	残小半	分
34	J50	J捆	完	完	分
35	1465	第五捆	完	略残	通
36	0025	第一捆	略残	残一半	分

续表

简号	整理号	所属捆	简首完残情况	简尾完残情况	分栏情况
37	0047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38	J51	J 捆	略残	略残	分
39	1500	第六捆	完	略残	分
40	1494	第六捆	完	略残	分
41	1223	第五捆	略残	略残	分
42	1470	第五捆	略残	完	分
43	0011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44	0009	第一捆	略残	残一半	待定
45	0013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46	0017	第一捆	略残	完	分
47	1033-10	第四捆	略残	残一半	待定
48	1095-32	第四捆	略残	完	通

由表 4.7 所见，48 枚简分属 7 捆，其中第一捆和第六捆所包含的简较多，分别为 17 枚和 18 枚。此外，第二捆和第四捆均包含 2 枚、第五捆和 J 捆则均有 4 枚、第九捆 1 枚。下面我们逐一结合竹简揭取时的原始照片及简序示意图加以分析。

第一捆，含简 17 枚。其中残断较为严重的简有 6 枚，即 14、17、25、27、36 和 44 号简，比较完整的简则有 11 枚，即 3、6、18、19、21、24、29、37、43、45 和 46 号简。3 号简为通栏抄写者，其他 16 枚简则均为分栏抄写。我们将这些简的位置在竹简揭取时的简序示意图上加以标识，其中斜线填充标示残断较严重、阴影标示比较完整、横线填充标示通栏抄写(后同)。如图 4.1^① 所见。

① 在整理者提供的《简序示意图一》上修改而成，原图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5 页。

200枚编号: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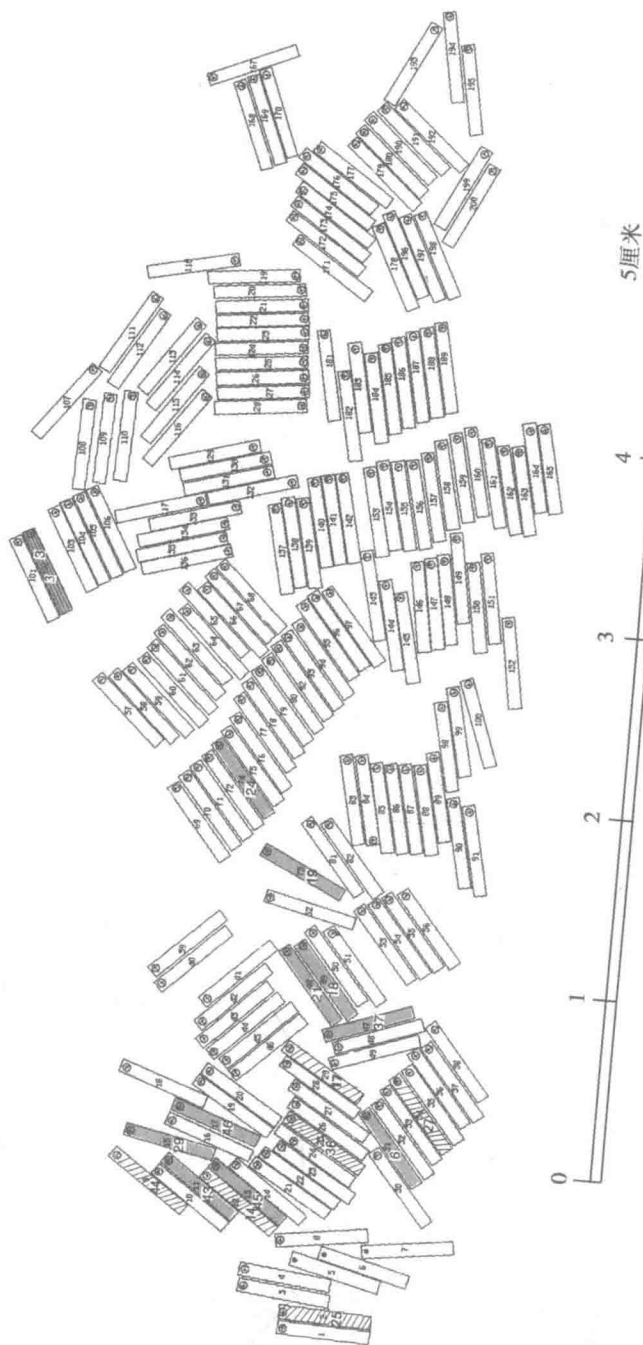


图4.1 《梦书》简分布示意图(第一捆)

从图 4.1 可以看到,属于《梦书》的这 17 枚简绝大多数位于第一捆竹简的左侧,只有少量简出现在这捆竹简的中间或偏右的位置,如 3、19 和 24 号简等。参考该捆简揭取前拍摄的侧视图(见图 4.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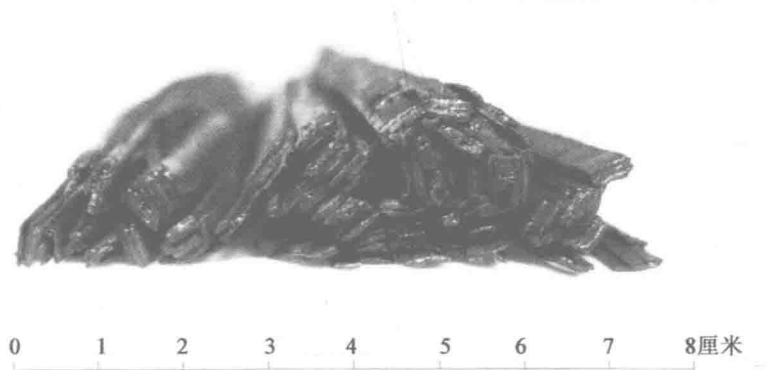


图 4.2 岳麓秦简(第一捆)侧视图

可见,所谓的第一捆简可能至少包含两小捆竹简,属于《梦书》的 17 枚简应属于左侧的这一小捆。竹简在揭取前,被平摊开来,因此导致左侧的那一小捆滑落至整捆简的左侧,而部分简如第 3 号简则留在整捆简靠右侧的顶端,没有随这一小捆简滑落至左侧,其原始的位置可能应在 16、17、21、19 号等简所包含的半弧形范围之内。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残断较严重的简均位于整捆简的左侧,且基本都在最外围,如 44、14、25、27 号等简。^② 肖芸晓在利用清华简考察竹简收卷时,指出:

第二,竹简在收卷后紧密放置,外力作用有时会让位置相邻或相对的竹简同时受损,若两简的受损情形十分相似,亦可推知竹简的位置关系,从而了解简序与收卷;第三,成卷的竹书越靠外侧的

^① 该图原编号为“图 1-2”,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4 页。

^② 从图中的位置来看,17 和 36 号简有可能属于同一枚简。

竹简更易受到损害，可根据残损竹简位置的趋势判断哪一侧竹简在收卷保存时位于外侧，哪一侧位于中心。^①

诚如肖氏所云“成卷的竹书越靠外侧的竹简更易受到损害”，由图 4.1 所见，秦简《梦书》在收为一卷时，其外侧损害较为严重，因此残断较为严重的简均出现在左侧的外围，而相对完整的简则出现在右侧，被左侧外围的简所包裹。我们知道 44 号简的简背记有该篇的篇题，因此可以推测《梦书》在收为一卷时，是从篇首卷向篇尾的，相应地，篇首的各简应位于整卷的最内侧。《梦书》中篇首的部分主要由通栏书写的 6 枚简构成，其中 3 号简位于我们讨论的第一捆简之中，前文我们已经推测 3 号简的实际位置可能在 16、17、21、19 号等简所包含的半弧形范围之内，亦即整卷竹简靠内侧的部位。从图 4.1 所展示的情况来看，大体与我们的推测相吻合。

下面再来看第六捆简的情况。该捆共有属于《梦书》的简 18 枚，这其中残断较为严重的简只有 1 枚，即 30 号简；比较完整的简则有 17 枚，即 1、2、4、5、9、10、12、13、15、16、20、22、26、28、32、39 和 40 号简。其中，1、2、4、5 号简为通栏抄写者，其他 14 枚简则均为分栏抄写。我们同样将这些简标记在揭取的简序示意图上。

从图 4.3^②可以看到，属于《梦书》的这 18 枚简绝大多数位于该捆竹简的下部，只有少量简出现在这捆竹简的上部，如 5 和 15 号简。参考该捆简揭取前拍摄的侧视图（见图 4.4^③）。

① 肖芸晓：《清华简（一~五辑）简册制度考察》，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99 页。

② 在整理者提供的《简序示意图六》上修改而成，原图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5 页。

③ 该图原编号为“图 6-2”，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4 页。

102枚 编号: 1492-15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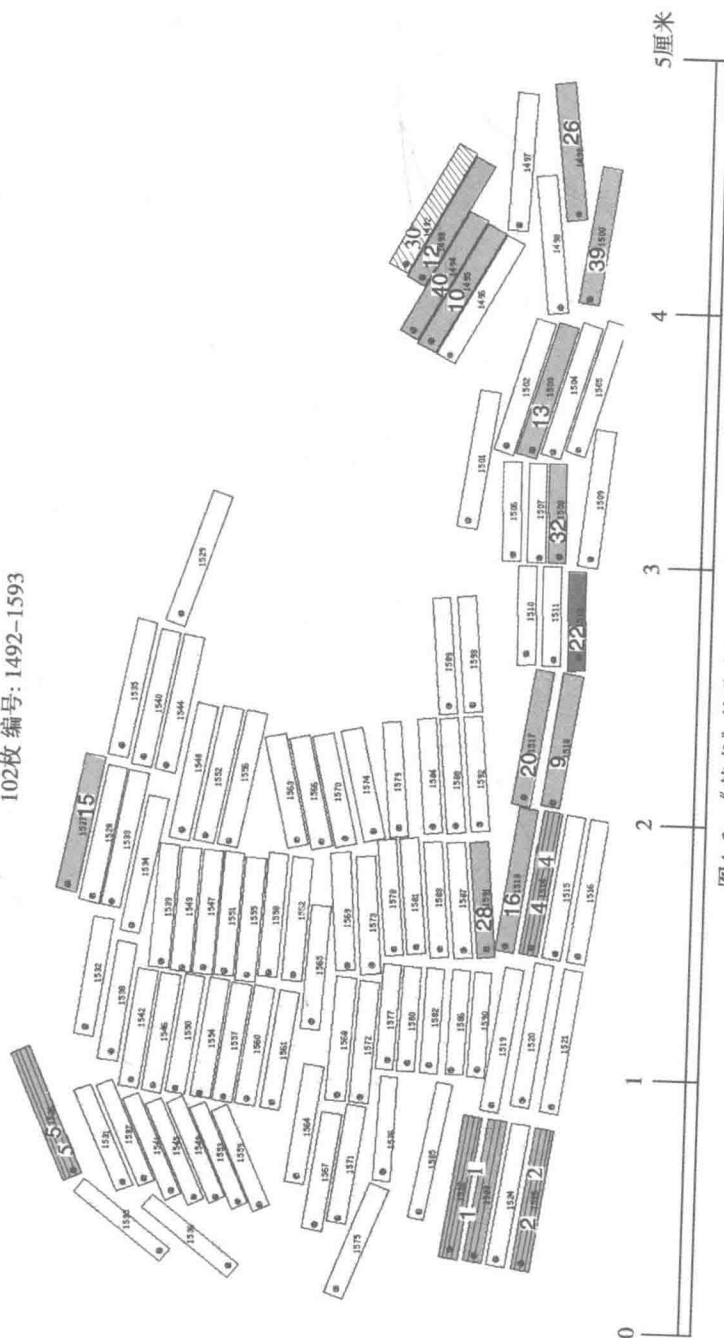


图4.3 《梦书》简分布示意图(第六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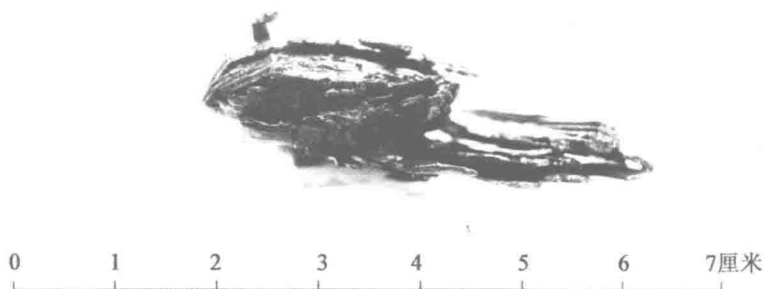


图 4.4 岳麓秦简(第六捆)侧视图

可见,所谓的第六捆简可能也是由至少两小捆简组成的。第六捆简的主体是中间一大卷保存较为完整的简,此外,在这一大卷简的下部以及下部偏右的位置散落有少量竹简,属于《梦书》的 18 枚简中的 16 枚均出于此部分。而不在其中的第 5 和 15 号简,位于第六捆主体部分一大卷保存较为完整简的外侧,位置较为疏离,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位移,而导致这两枚简出现于第六捆的上部。其原始位置,我们推测第 5 号简应该与第六捆简中 1、2 号简的位置较近,可能位于 1 号简上方,而 15 号简则尚难推定。

前文我们在讨论 3 号简的位置时,推测其实际位置应该在 16、17、21、19 号等简所包含的半弧形范围之内,亦即整卷竹简靠内侧的部位。第六捆简中通栏书写简的位置情况,也可以与之吻合。从图 4.3 我们可以看到通栏书写的简,如 1、2、4、5 号等简基本位于整捆简的下方的左侧,^①按照上文的论述,这些通栏书写的简应位于成卷竹简的最内侧。因此,结合图 4.1 和图 4.3 来看,原来成卷的简除在外侧受到外力侵扰,使得竹简发生残断外,很有可能还因某种特殊原因,而被分割为两大部分,即我们分别在第一捆和第六捆看到的这

① 前文已经说明,5 号简实际的位置可能应在 1 号简附近。

两部分简，第一捆中通栏书写的简位于右侧，而第六捆中通栏书写的简位于左侧，如果将两部分合并在一起，恰恰 1、2、3、4、5 这几枚通栏书写的简全部位于编卷的内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1、2、3、4、5 号简虽均位于揭取前各捆竹简的外围，但基本未残断或虽有残断却能拼合的原因（如 1 号简即由两段拼合，这两段在图 4.3 中位置相邻）。

第六捆中属于《梦书》的这部分简与第一捆中的《梦书》简分离后，与一大卷保存较为完整的简放置在一起并受到其挤压，而逐渐趋向扁平，即我们在图 4.3 中所看到的属于《梦书》的 16 枚简均位于该捆的下部，并自左向右逐渐散开，最左侧以通栏书写简为主，向右发展逐渐变成分栏书写的简，这部分简大多保存完整，没有明显的残断，只是在最右侧才出现一枚残缺较严重的简（30 号），这应是《梦书》原有编卷的最外侧，与第一捆中所见的第 44 号等简的情况类似。

第二捆简中有 2 枚属《梦书》，即 8 号和 33 号简，均有较大残损，如图 4.5^① 所见。这两枚简位于第二捆简的左部靠外侧的位置，应是成卷简散开之后，零星落入本捆之中的。

第四捆简也有 2 枚属于《梦书》，其中一枚残断，即 47 号简，另外一枚完整，且为通栏书写者，即 48 号简。其所在第四捆中的位置如图 4.6^② 所示。

这两枚简处于整捆简靠右且较为中心的位置，如果是从成卷的竹简中散落出来进入本捆之中，其位置似不应位于较为中心的地带。我们知道 47 和 48 号简，整理者是作为附录简看待的。^③

① 在整理者提供的《简序示意图二》上修改而成，原图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7 页。

② 在整理者提供的《简序示意图四》上修改而成，原图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1 页。

③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44 页。

195枚 编号: 301-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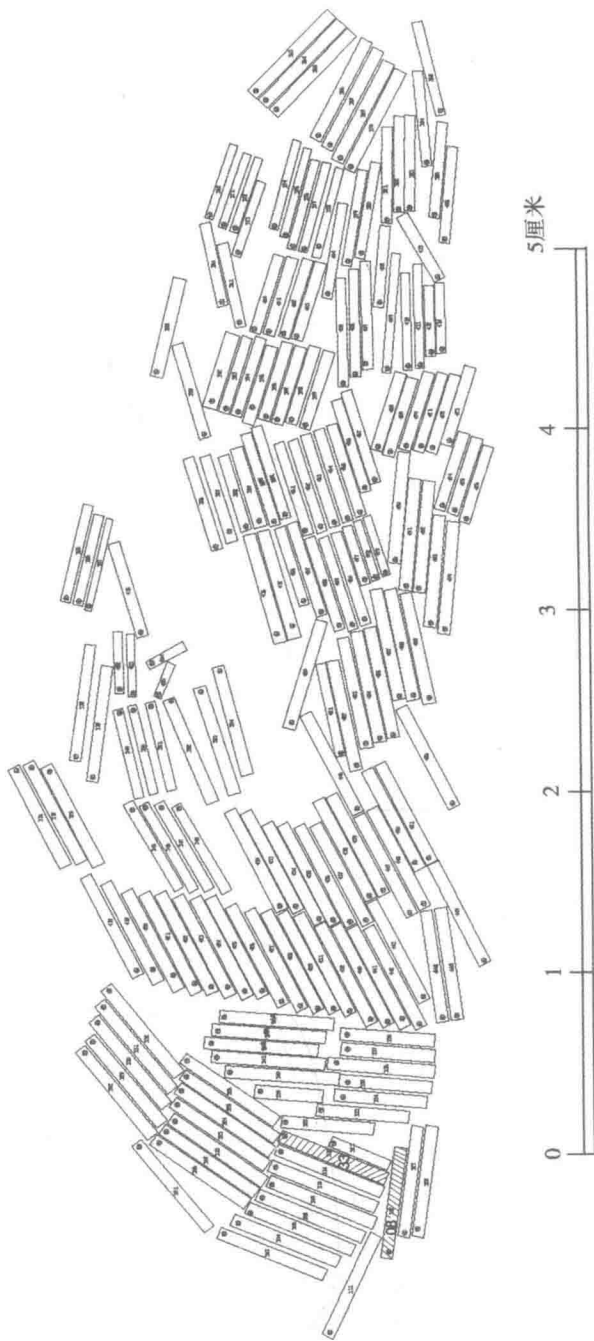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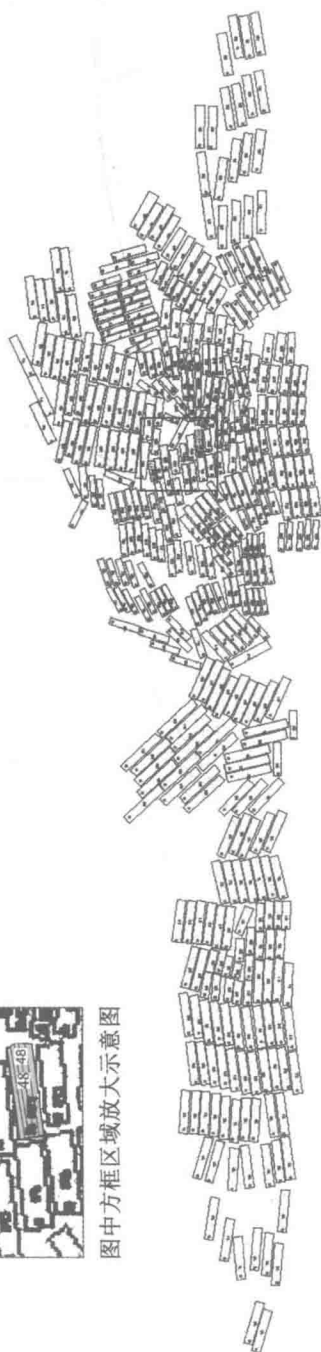


图4.5 《梦书》简分布示意图 (第二捆)

440枚 编号: 756-1195



图中方框区域放大示意图



0 1 2 3 4 5厘米

图4.6 《梦书》简分布示意图(第四捆)

47号筒的内容是“□□□中有五□为”，似很难看出与“占梦”有何关联，在考虑到其在图4.6中的位置后，我们认为整理者将其作为附录处理是很审慎的。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47号筒完全与《梦书》没有关系。48号筒，陈伟将其置于1号筒之后，划为讨论占梦理论的通栏书写简这一类。^①此前，我们已指出成卷的《梦书》发生过一次分离，原属于编卷最内侧的通栏书写的几枚简在这次分离后，出现在现有成捆筒的外侧位置，如第一捆中的3号筒和第六捆中的1、2、4、5号筒等。48号筒可能也在这次分离之后，散落在某捆筒的外侧。此后，如何进入第四捆的中心地带，我们不得而知其具体过程，但可以想见的是这枚筒的移动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假如47号筒不属于《梦书》，那么这种情况就只有这一例。

第五捆筒有4枚属于《梦书》，均较为完整，其中通栏书写者1枚，即35号筒，分栏书写者3枚，分别为11、41和42号筒。其所在位置，如图4.7^②所示。4枚筒散落在两处，其一为第五捆筒左侧的最外围，这枚筒是41号筒。上节我们在讨论抄手问题时，曾指出41和44号筒均出同一抄手，参考44号筒在全篇中的位置，41号筒恐怕也会比较靠后。因此，41号筒有可能是从《梦书》编卷的外围散落至此的。另外3枚筒所在的位置在第五捆筒中部偏下，其中11和42筒基本处于最下，35号筒略靠近中心一些。这3枚的散落应与41号筒不同，也不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怀疑这3枚筒也是成卷《梦书》的那次重要分离时散落至第五捆的。

第九捆和J捆无相应的简序示意图对应，但是我们可以从简牍形制略作推测。J捆共有4枚简，其中较为残损的简1枚，即23号筒，

①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② 在整理者提供的《简序示意图五》上修改而成，原图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296枚 编号: 1196-1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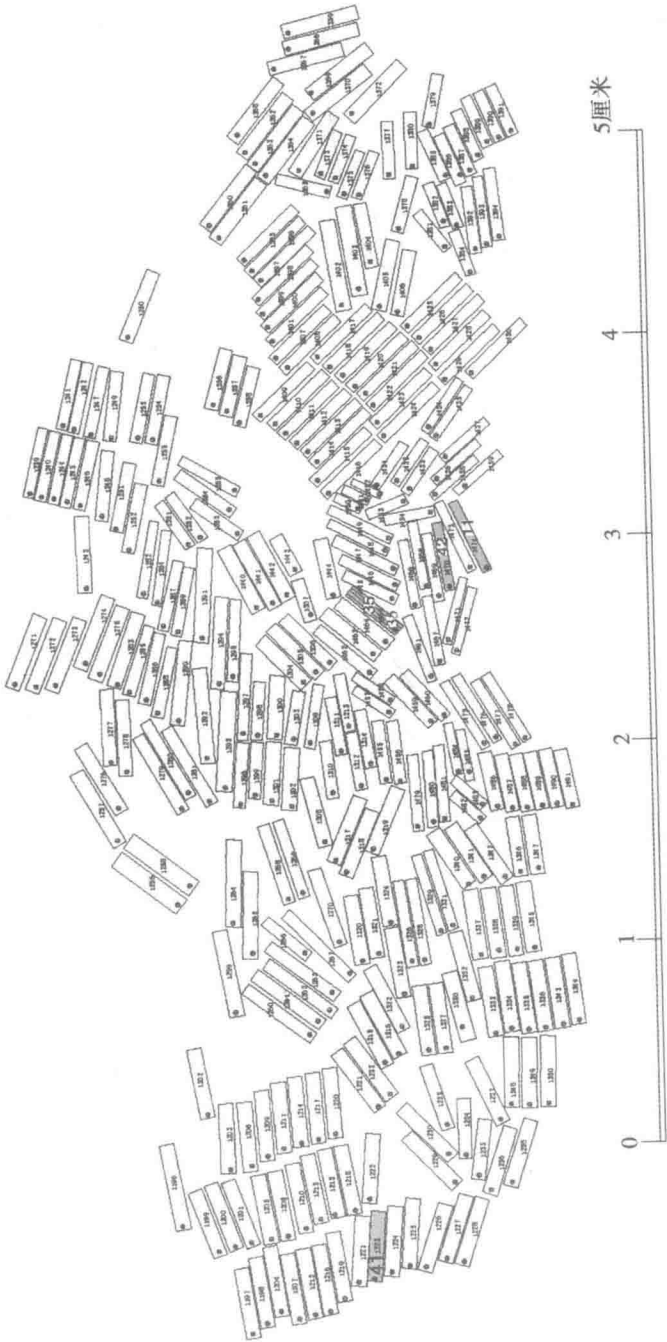


图4.7 《梦书》简分布示意图 (第五捆)

完整简3枚，分别为31、34和38号简。这其中31和34号简关系较为密切，因这两枚简的第二栏均与梦到某种植物有关，31号简为“梦见桃”，34号简为“梦见枣”。在内容上与之相关的还有32和33号简，其中32号简属第六捆，33号简属第二捆。因为内容的关系，整理者将这4枚简相次。但是现在这4枚简分属不同捆之中，我们推测这种散乱恐怕也是在成卷《梦书》的那次重要分离之后而造成的。由此，23和38号简可能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散落出来的。

第九捆简有整理者提供的揭取前的俯视图(见图4.8^①)。从图4.8中可以看到，该捆还保留有竹席的残片，可能是竹简置于竹简中所留下的印记。第九捆中的简数量较少，残损也较为严重，属于该捆的《梦书》简只有1枚，即7号简。其散落的情况，可能与第二捆中的8和33号简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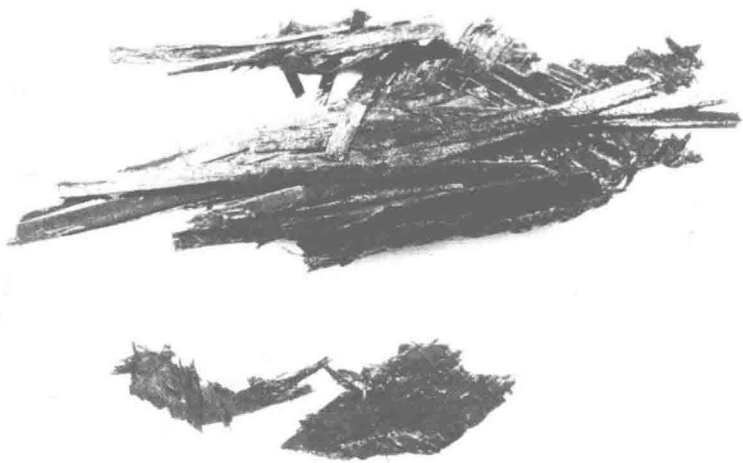


图4.8 岳麓秦简(第九捆)俯视图

^① 该图原编号为“图9”，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至此，我们主要通过第一捆和第六捆竹简揭取的示意图，并参考其他捆中零星简散落的情况，大体复原出秦简《梦书》的原有编卷状态。虽不完整，且有不少推测的成分，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秦简《梦书》原应属一卷，其收卷的方式是从篇首向篇尾收卷，篇首的几枚讨论占梦理论的简应位于整卷的最中心，与之对应的即目前所见通栏书写的绝大部分（如 1、2、3、4、5、48 号简等）；篇尾位于整卷的最外侧，篇题书于篇尾之简上，这与篇题所在的 44 号简应处于我们推测的整卷最外侧相吻合。

第二，秦简《梦书》收为一卷之后，其外侧竹简逐渐受到各种外力侵害而发生残断。目前所见残断较为严重的简绝大多数应位于编卷的外围，如第一捆中的 14、25、27 和 44 号简；第六捆中的 30 号简。此外，第二捆中的 8 和 33 号简、第九捆中的 7 号简，可能也应属于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残断，但是 J 捆中 23 号简的残断情况则难以判断。

第三，除残断外，这卷《梦书》还发生过一次原因不明的分割，导致其主体分为两大部分并被分置于不同捆中，即我们在第一捆和第六捆简中所发现的两组《梦书》简，合计 35 枚。这次分离，导致了《梦书》部分简的散落、缺失。比如，陈伟怀疑在 5 号简与 1 号简之间尚有 1~2 枚简的缺环。^①又如，第五捆中的 11 和 42 号简、J 捆中 31、34 和 38 号简可能就是在本次分离之后散落出来的。

第四节 《梦书》篇题再考

对于秦简《梦书》的定名，整理者曾经有过调整。最初对整个岳麓

^①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 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 年 4 月 9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7~158 页。

书院所藏秦简进行综述时,这篇文献被暂时定名为《梦书》,整理者说:“这是有关梦占的内容,因为它不是具体某一天的梦占记载,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完全不同,而是对所梦对象的占语式解读,而且还有几枚是关于梦占的理论阐述,因此我们暂称之为《梦书》。”^①后来,陈松长在追溯这一定名的由来时,进一步补充说:“在最初的整理过程中,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用于整理释读的依据主要是黑白和彩色照片,不包括竹简反面的全部图像资料。因此,我们在理解《占梦书》这篇文献时,根据其主要内容归类分析后,曾将其命名为《梦书》。”^②

对于“梦书”这一定名,法国学者贺旦思(Dimitri Drettas)认为其含义过于宽泛。^③陈松长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说以《梦书》为名确实看不出这篇文献的时代特征。^④其实,在稍早的时候,整理者已经对这篇文献的定名开始进行调整了,在2009年6月4—5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国际研讨会”上,这篇文献的题名被改为“占梦”。^⑤此外,胡平生在介绍一批在香港古玩市场出现的简牍时,也指出其中一枚当属《占梦》,现在看来这批简正是后来岳麓书院所购藏的秦简。^⑥同年9月,贺旦思提出参照敦煌卷子中《周公解梦

①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83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4页。

③ 此为贺旦思在2009年9月23—29日来长沙访问时,与陈松长讨论有关《梦书》定名问题时的建议。转引自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4页。

④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4页。

⑤ 参看李婧嵘:《〈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国际研讨会》,简帛网,2009年6月9日, 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202。

⑥ 胡平生:《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3页。

书》的形式定名为“解梦书”的建议。^① 陈松长加以否定,他指出敦煌卷子《周公解梦书》的时代偏晚不宜用以给时代较早的文献定名,同时从文本格式和内容来看,两者也存在区别和差异。^② 因此,“解梦书”也不适合本篇的定名。

由“梦书”改为“占梦”的认识,在其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10年12月6—8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0”上研读这篇资料时,该篇文献的题目被进一步调整为“占梦书”。^③ 在2010年12月出版的简牍整理报告《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中,“占梦书”作为这篇文献的标题被正式确定下来。^④ 陈松长对这一定名确认的理由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拟定篇名时,他们主要参照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同类书名。其中《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两部梦书,即《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梦书八部,分别为京房撰《占梦书》三卷、崔元撰《占梦书》一卷、《竭伽仙人占梦书》一卷、周宣等撰《占梦书》一卷、佚名撰《梦书》十卷、佚名撰《解梦书》二卷、佚名撰《新撰占梦书》十七卷、佚名撰《杂占梦书》一卷。^⑤ 在对这十部古代梦书的题名进行了分析后,陈松长总结道:

鉴于《汉志》和《隋志》所载的梦书篇名情况,我们最后确定将原定名的《梦书》改称为《占梦书》,我们当时认为:这一字之差,也许没有太多的深意,但至少是注明了这篇文献的大致时代特征,

① 转引自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4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4~135页。

③ 参看刘国胜:《“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0”召开》,简帛网,2010年12月14日, 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315。

④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刘文英曾对这十部文献有过考证,详见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66页。

它应该是与《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和《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相类似的文献，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秦代占梦文献，应该以《占梦书》作为篇名比较妥当。^①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出版后，我们在第44号简背面的红外图版上发现了“梦书”二字的残文，并指出其与该篇文献的篇题有关，但对于最终的定名是“梦书”还是如整理者所定“占梦书”取了存疑的态度。^②网友“亦趋”则指出此残简当为原简的上半段，^③“梦书”二字之上再有“占”或其他文字的可能性不大^④。其显然是倾向“梦书”作为篇题的。

但陈松长依然倾向于“占梦书”作为篇题，其理由有二：第一，他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残缺的简首上面可能还有一个字，即不需要多少书写空间的“占”字，并通过字形的举例方式，说这些“占”字的写法都差不多，由于笔画不多，所占空间都相对比较小。因此，很怀疑在第44号残损简的简首还有一个“占”字。第二，从“占”字出现的比例和内容来看，简文所要表述的主要内容也是讲占梦的原理和梦占的结果，如其中

①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6页。

② 鲁家亮：《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号简背面文字》，简帛网，2011年4月12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6；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江汉考古》2014年第3期，第120页；又见本章第一节第四条。

③ 此简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中被视为下半段残简，除网友“亦趋”外，尚有其他学者也认为该简应属上半段，见网友“亦趋”的主题发言关于《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号简背面文字》（简帛论坛，2011年4月12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676>）第2、3楼评论。

④ 见网友“亦趋”的主题发言关于《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号简背面文字》，简帛论坛，2011年4月12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676>。

所说的“梦一腊五变气，不占”“其兵卒不占”等，都是讲不宜占断的情况，而简 1525 上更是明确指出这批简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占梦之道”，因此，这篇文献的篇题很可能还就是“占梦书”。^①

44 号简背文字发现后，虽确定与篇题有关，但是篇题究竟应该是“占梦书”还是“梦书”的问题一直未有解决，学界一般还是沿用“占梦书”的称谓。其实，定名问题的关键有二：一为这批秦简篇题的书写位置，是位于简背上部、中部还是下部？其与编绳的关系如何？二是具体到 44 号简背残缺的简首之上究竟有没有空间再写下一个“占”字？我们不妨对此再加讨论。

首先，从已经公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情况来看，所有的篇题均书写在整简的上半部分，如《廿七年质日》《卅四年质日》《卅五年私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数》《亡律》等。^②一般是在第一道编绳之下开始书写，这在《卅四年质日》《卅五年私质日》以及《数》中均能清楚看到。唯一的例外是《亡律》，其篇题“亡律”二字分别书写在第一道编

①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37 页。

② 今按，《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所见“讵、妘刑杀人等案”中的 137、139 和 140 号简背面均书有文字，整理者据此作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整篇定名的参考，将这批文献定名为《为狱等状四种》，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对此，学者多有争议，可参看苏俊林：《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命名问题探讨》，简帛网，2013 年 8 月 10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78，后收入《简牍学研究》第 5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14 页；苏俊林：《秦汉时期“状”类文书的性质和功用——以岳麓秦简中的“状”为讨论中心》，简帛网，2013 年 9 月 11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95，又《秦汉时期的“状”类司法文书》，《简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1~310 页；[德]陶安(Arnd Helmut Hafner)：《〈为狱等状四种〉标题简“奏”字字解订正——兼论张家山汉简〈奏献书〉题名问题》，《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8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48 页；胡平生：《岳麓秦简〔叁〕〈为狱等状四种〉题名献疑》，《出土文献研究》第 14 辑，中西书局 2015 年版，第 27~30 页。因此，我们未将这部分文献的篇题纳入分析的范围。

绳的上下。^① 这些篇题的具体书写位置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岳麓书院藏秦简篇题位置示意图

《廿七年 质日》	《卅四年 质日》	《卅五年 私质日》	《为吏治官 及黔首》	《数》	《亡律》
					

注：图版分别参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7、67、91、149 页；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 页；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0 页。

① 今按，纪婷婷对岳麓简《亡律》的笔迹作有详细比较，大致可分为 4 组（见纪婷婷：《岳麓书院藏秦简〈亡律〉集释及文本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第 66~77 页）。但将篇题“亡律”二字的字迹与纪文所归纳的 4 组比较之后，“亡律”二字当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组，疑是另一书手所题，其题写的目的和正面所载律文的先后时间，也颇值得玩味。因此，在考虑《亡律》篇题书写位置差异的成因及使用这一资料时，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亡律》篇题写在背面第一道编绳的上下，或不是一种符合秦简篇题书写规则的行为。

目前岳麓秦简的资料公布还未结束，由于属非考古发掘，这批秦简是否全部来于同一墓葬或遗址，学界尚无定论。^①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秦简篇题的考察范围再稍作扩展，即将已发表秦简牍中相关书题或篇题的书写情况全部纳入考察。在睡虎地秦简《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乙种、周家台秦简《卅六年日》以及北京大学藏秦简《田书》等文献中，篇题书写的位置一般也是位于简的上半段，也是从第一道编绳之下开始书写。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其他秦简所见篇题位置示意图

《语书》	《效律》	《封诊式》	《日书》乙种	《卅六年日》	《田书》
					

注：图版分别参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中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56、685、758、875 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9 页；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 年第 6 期，第 87 页。

① 整理者对这批简是否出于同一墓葬存疑，见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 年第 3 期，第 88 页。而史达(Thies Staack)认为岳麓秦简很可能来源同一墓葬。见[德]史达：《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者的身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16~17 页。陈伟则谨慎地认为这些简册出自同一墓葬的可能性较大。见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先王之令解读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1 分，2017 年，第 71 页注 57。今按，对此问题，我们暂存疑。下文不再具注。

参照这些例证,大体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即秦简的篇题或书题一般书写在简背的上方,绝大多数位于第一道编绳之下。准此,则秦简《梦书》44号简显然更可能属于原简的上半段,其背面所书篇题文字很可能也位于第一道编绳之下,与编绳相距应不会太远。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简44残缺部分是否存在空间书写“占”字的问题,应具体理解为在该简第一道编绳之下是否还有空间容纳一个“占”字。在秦简《梦书》现存48枚简中,简首完整者有15枚,即1、2、3、4、5、7、8、10、13、28、31、32、34、39和40号简,其中首字为“梦”者有9枚。我们可以将这9枚简与44号简进行对比,以探查44号简残断部分的容字空间情况。同样,我们也可以考察秦简《梦书》中“占”字在书写时所需占用的简面空间情况。如表4.10所见。

由表4.10可知,44号简正面第一道编绳之下(细横线表示)残去之简的空间正好可以满足一个“梦”字的书写空间需要,其辞例“梦见××”也与43号等简所见辞例一致。将44号简正背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背面第一道编绳之下与残字“书”之间(细横线与粗横线之间的空间)只能容纳一字,这个字也应是“梦”字。如果要在空间之内再多写一个“占”字,则现有空间应至少拓展50%(这是最保守的估计)。^①在简面空间不变的情况下,要想多容纳一个“占”字,只有两种可能,即“占”字写得特别小或“占”字书于第一道编绳之上。我们知道后一种情况是不符合此前我们总结的秦简篇题书写的一般规律的,因而可能性较低。而前一种情况,通过进一步比对秦简《梦书》“占”字书写状况也可以确定。

① 今按,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表4.10中看到“占”字上下往往还有一定的空白,写得不是十分紧密。换言之,这里如果在“梦”字之外还要再容纳一个“占”字,其实际所需要的简面空间肯定不少于“梦”字所占空间的50%,而且说50%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表 4.10 《梦书》篇题文字所占空间示意表

简号	7	8	10	13	28	31 ^①	32	39	40	44 背	44
梦											
简号	1	2	8	16	28	34	37	48			
占											

由表 4.10 所见，秦简《梦书》中“占”字虽笔画较少，但与“梦”字比较起来，其在简面上需要的空间差别不是很大，我们判断其所需空间至少也在“梦”字所需空间的 50% 以上。且从书写习惯上来看，书手并不会因为文字笔画较少而减少相应的空间，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占”字与前后各字之间留有较多的空隙。因此，在 44 号简第一道编绳之下与“书”字之上，不可能容纳“占梦”二字，换言之“占”字写得特别小这种情况也是行不通的。

又 44 号简的残长约为 13.6 厘米（据彩色原大图版测量），加上残

① 今按，31 号简的红外照片有残缺，我们使用其彩色照片替代。

字“梦”所需占用的简面空间，这段残简的长度约为 14 厘米。对比《梦书》中上段较完整简的第一和第二道编绳之间的距离（如 8、10、13、19、28、32、40 等简），可知对 44 号简残长的计算和容字情况的推测是与《梦书》其他简的情况基本符合的。

因此，依据现有资料所提供的形制上的信息，我们倾向于认为 44 号简简背上的残字应只有“梦书”二字。相应地，其篇题也应以“梦书”为宜，整理者最开始的定名反而是合理的。

第五节 占梦文献在汉以前的流传

秦简《梦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占梦文献。^① 汉代以前与占梦有关的资料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的保留，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占梦事例（或称占梦故事），这些事例在《诗经》《左传》《国语》《论语》《礼记》《韩非子》《庄子》《晏子春秋》《越绝书》等书中均有记载，又以《左传》所见最多且详。^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占梦事例在其他出土简牍资料中也有出现，如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柬大王泊旱》、清华大学藏竹书《程寤》等，^③ 可与传世文献相互补充。

① 参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胡厚宣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过梳理，见胡厚宣：《殷人占梦考》，载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6~329 页。

③ 《柬大王泊旱》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2~204 页；释文可参看陈剑：《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雎〉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载氏著《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8~133 页。《程寤》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 2010 年版，第 135~136 页；释文可参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附：〈尹至〉、〈尹诰〉、〈程寤〉释文）》，复旦网，2011 年 1 月 5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2>；沈宝春：《论清华简〈程寤〉篇太姒梦占五木的象征意涵》，简帛网，2011 年 3 月 14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12。

其二，是占梦制度或理论方面的记叙，主要见于《周礼》，如：

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周礼·春官·大宗伯》）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觴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周礼·春官·大卜》）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周礼·春官·占梦》）

这些记载主要涉及周人对占梦职官的设计、周太卜所掌《三梦》之法、周人的占梦原则以及对梦的分类等内容。^①

但上述文献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梦书。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关于此类书籍存在的间接记载，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所见“景公病水蓍与日斗晏子教占蓍者以对”章记云：

景公病水，卧十数日，夜蓍与二日斗，不胜。晏子朝，公曰：“夕者蓍与二日斗，而寡人不胜，我其死乎？”晏子对曰：“请召占蓍者。”出于闾，使人以车迎占蓍者。至，曰：“曷为见召？”晏子曰：“夜者，公蓍二日与公斗，不胜。公曰：‘寡人死乎？’故请君

^① 刘文英对上述内容均有讨论，分别见氏著《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6、61~71、211~214页。

占蓍，是所为也。”占蓍者曰：“请反具书。”晏子曰：“毋反书。公所病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故病将已。以是对。”占蓍者入，公曰：“寡人蓍与二日斗而不胜，寡人死乎？”占蓍者对曰：“公之所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公病将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赐占蓍者。占蓍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赐之。晏子曰：“占蓍者以占之言对，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则不信矣。此占蓍之力也，臣无功焉。”公两赐之，曰：“以晏子不夺人之功，以占蓍者不蔽人之能。”

这个故事中提到占梦者要求“请反具书”和晏子回应的“毋反书”，^①两处“书”所指应为春秋时期的占梦类文献。占梦者将梦的内容与这些梦书加以比对，以验证吉凶。这是春秋时，梦书类文献存在的间接证据。但是，《晏子春秋》提到的这部梦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我们不清楚。从其所具有的翻看、查阅的功能来看，不排除其为各类梦象与占辞汇编的可能。以秦简《梦书》所见，亦存在这种情况。后世的梦书类文献，此特点更为鲜明，比较极端的如元明时期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所收之解梦文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该书“载历代名贤格训及居家日用事宜。以十干分集，体例颇为简洁”^②。而现在依然使用的老黄历，其中也收录解梦精华，亦是简洁明了。这些时代较晚的文献所具有的供人们日常查阅的功能和性质，如果追溯其源头，恐怕在此类文献的早期版本中已可见端倪。

战国至汉之前，梦书存在的证据大致有三。

其一，是《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年间所出《汲冢书》中有“《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此后半句，刘文英断作“诸国

① “请反具书”的“反”读作“翻”，“具”则视为“其”字之误。相关考证见[清]于鬯著，张华民校：《香草续校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4页。

② （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25页。

卜梦、妖、怪、相书也”，并认为束皙对这批竹简的内容亲自检视过，其说法可信，当为战国时期梦书存在的例证。^① 不过，对于《琐语》所载的这部梦书的性质和结构，我们需要更谨慎一些。刘文英总结古代梦书的体例时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国古代梦书编纂的体例，一般在书前安排有简短的梦论或小序，然后才是正文。……然不管有论无论、有序无序，正文都是按照梦象分类进行编排的。梦象的分类，大致以天、地、人为序。……然后每一种梦象，都分别说明其吉凶。所以，历代的各种梦书，不过是把种种梦象的占辞分类编纂而已。^②

如果《琐语》所载梦书的结构大体如此，那它当然是战国时代已出现梦书的证明。但是，我们知道《汲冢书》中还出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左传》中关于占卜一事的记载极多，其中就有不少与梦占有关系，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而后有子犯的占梦；成公十六年“吕錡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出现了日食，是夜“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此后记有史墨“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的占梦^③。凡此之类的占梦事例，大抵在《师春》之中会有所记载。如果《琐语》是对这类占梦事例的汇编，那么其就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梦书。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②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③ 杜预认为此处是“史墨知梦非日食之应，故释日食之咎，而不释其梦”。刘文英对此有辨析，他认为此例恰好反映了当时以占星进行占梦的特点，见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其二，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见“《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这两部汉代流行的梦书，刘文英虽未明言其为战国时代的占梦类文献，但其倾向于这两部书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流行。如他说《黄帝长柳占梦》的“作者可能欲神其书，故托黄帝之名。但既托黄帝之名，可能秦汉以前已经流行，亦可能有上古占梦的某些内容”^①。郑炳林则进一步说该书撰写于战国时期。^②而对于《甘德长柳占梦》，刘文则指出其作者甘德为战国中期占星家和天文学家，或即《史记·天官书》中的“甘公”，^③以占星来占梦是《周礼》的占梦之法^④。显然，对于这两部书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占梦文化的时代，刘文英是倾向于在秦汉之前的。对此，我们表示赞同。

其三，出土简牍文献中的证据。目前所知道的、与梦书密切相关的简牍文献主要有6批，即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占梦残简；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中的《梦》篇；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梦书》；威武磨咀子6号汉墓杂占木简；额济纳汉简中的占梦残简。

第一批资料为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书简中的占梦残简。这批竹简于2015年初入藏安徽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共有编号1167个。其中有一篇包含11支残简，内容与占梦有关。黄德宽公布了其中三条释文，即“某梦得金玉生肉生鱼”“某梦不能举其手”“梦乘鬼车鬼马乘舟”。^⑤上述释文所记内容似均为“梦象之辞”，而缺少对应的占断结果。因此，这篇文献的构成形式还需要等资料完整公布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页。

② 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③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页。

④ 今按，《周礼·春官·占梦》云：“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可参看。

⑤ 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第54~56页。

后才能判断。整理者认为这批竹简为战国时期的楚简。^①如此判断不误，则这批占梦残简当是战国时期楚地出现占梦文献的有力证明。

第二批资料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中均有《梦》篇，其释文如下：

人有恶梦(梦)，觉(觉)，乃绎(释)发西北面坐，铸(祷)之曰：“皋！敢告璽(尔)猗琦。某有恶梦(梦)，走归猗琦之所。猗琦强歃(饮)强食，赐某大幅，非钱乃布，非茧13背/154反乃絮。”则止矣。14背壹/153反壹(《日书》甲种)^②

甲乙梦被黑裘衣冠(冠)，喜，人(入)水中及谷，【得】也。189壹

丙丁梦□，喜也。木金，得也。190壹

戊己梦黑，吉，得喜也。191壹

庚辛梦青黑，喜心。木水，得也。192壹

壬癸梦日(白)，喜也。金，得也。193壹

凡人有恶梦，觉而择(释)之，西北乡(向)择(释)发而骠(咽)，祝曰：“繇(皋)，敢告璽(尔)宛奇，某有恶梦。老来□194之，宛奇强歃(饮)食，赐某大畛(福)，不钱则布，不璽(茧)则絮。”195壹(《日书》乙种)^③

睡虎地《日书》甲种的《梦》篇是一段禳梦之辞，相似的内容又见于《日

① 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第56~58页。

②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貳]》，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7~408页。

③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貳]》，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7页。又，193壹中的“日”，饶宗颐指出“当作白”，可从。见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页。

书》乙种《梦》篇之末、敦煌本《白泽精怪图》，其禳梦之法是符、咒并用。^①乙种《日书·梦》除禳梦之辞外，还有一段由梦象之辞、占断之辞及释梦之辞三部分组成的占梦文，^②饶宗颐指出这段占梦文的释梦原则是五行相生说^③。刘乐贤对此有所保留，他指出五行相生说可以圆满地解释甲乙、庚辛、壬癸三条，但是戊己、丙丁两条似与五行相克有关，这段文字的释梦原则必与五行学说有关。^④王勇进一步指出秦人占梦主要参照做梦时间与梦中景象，同时通过五行学说将两者结合起来，两者相应则为吉，否则为凶。^⑤刘文英则认为五行观念与占梦的交流与渗透主要发生在两汉时期。^⑥现在出土简牍文献让我们知道五行观念渗透进占梦文化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⑦

① 参看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214页。

② 参看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381页。

③ 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页。

④ 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⑤ 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31~32页。

⑥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⑦ 刘文英指出汉代以后这种宗教迷信的相互交流、渗透、利用，体现在占梦上包括五行讖纬、佛道思想等。见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1页。今按，《占梦书》1号简云：“若昼梦亟发，不得其日，以来为日；不得其（其）时，以来为时”，此处涉及占卜时间的确定依据。在新刊北大汉简《六博》的20号简中也记载有“知行若亡日，以案之博道。不知，以初来问日占之”（释文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庞壮城注意到两者虽性质不同，但对于占卜时日之要求却相同，此或可证秦汉时期之数术方式互相交融之现象（见庞壮城：《北大汉简〈阴阳家言〉、〈雨书〉、〈荆决〉、〈六博〉考释零笺》，简帛网，2015年11月1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62）。庞说甚是，此又为占梦与其他文化思想的相互渗透、影响添加一证。

除《梦》篇外，甲种《日书》的《诘》篇中也有两条与占梦相关的材料，值得注意。其释文如下：

一宅之中毋（无）故室人皆疫，多瞢（梦）米（寐）死，
40 背壹/127 反壹是=勾鬼狸（埋）焉，其上毋（无）草，如席处。

41 背壹/126 反壹屈（掘）而去之，则止矣。42 背壹/125 反壹^①

鬼恒为人恶瞢（梦），瞢（觉）而弗占，是图夫，
44 背贰/123 反贰为桑丈（杖）奇（倚）户内，复（覆）黼户外，不来
矣。45 背贰/122 反贰^②

刘乐贤指出《诘》篇的性质应为古代的解除之事，内容与《论衡·解除篇》所说的解除相近，其对象多是宅中或喜欢侵入宅中的鬼怪。^③ 鬼怪作祟的表象很多，如上引两例所见恶梦是其中之一，甚至如图夫这样的鬼怪，^④ 还会影响梦者醒来后对恶梦的占验^⑤。诚如刘乐贤所说该篇的主旨在于解除，但考虑到恶梦的背景，因此这两条简文也应看做与禳梦有关的文献，和前揭《日书》甲、乙种所见《梦》篇的禳梦部分是比较相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4 页。

②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6 页。

③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5 页。

④ 将“图夫”视作鬼怪者，如刘钊：《秦简中的鬼怪》，《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 年第 3 期，第 104 页；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3 页。

⑤ 学界对简文“觉而弗占”的“占”字理解存在争议，原整理者引《广雅》解释为“验也”（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8 页注 44）；王子今则认为“占”应直接作占梦解，“觉而弗占”即恶梦之后无法占问（王子今：《睡虎地〈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4 页）。

似的，或说《诂》篇中的这两条简文是针对特殊鬼怪的一种禳梦。^①

鬼怪与梦关系密切，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胡厚宣在利用甲骨文对殷人占梦进行考察时，就注意到梦的对象多有鬼怪。^② 刘文英在此基础上，指出殷王多鬼梦和怕鬼梦，似与“殷人尚鬼”的宗教心理有关。^③ 宋镇豪亦进一步阐述道：“殷人受限于对自身构造与梦景梦象的不解，产生了把梦与鬼魂信仰相系的梦魂观念，视梦因乃出自鬼魂所致”；“殷人出于梦的迷信，视梦为鬼魂对做梦者忧咎祸孽的示兆，每每通过占梦释梦以预测人事吉凶”。^④ 这种鬼神与梦结合的观念，一直对后代的占梦活动产生影响。《左传》中有大量梦见先祖、先君鬼魂的记载，如狐突梦太子申生、孔成子和史朝梦康叔、鲁昭公梦襄公、韩宣子梦晋文公、韩厥梦其父子舆，等等。此外《左传》中厉鬼入梦的情况也比较多，如成公十年晋侯所梦大厉，昭公七年郑人所梦伯有、同年晋侯所梦黄熊，等等。睡虎地秦简中鬼神与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禳梦的层面，岳麓秦简《梦书》中也有零星梦鬼的记载，如 27 号简第二栏提到的“梦死者复起”“死者食”以及 40 号简第二栏所见“梦见蛭者，魄君^⑤为祟”等。更晚时代的梦书中，梦鬼神、亡者等内容也经常作为重要的类别出现，如敦煌写本《新集周公解梦书》（编号 P. 3908）中有“生死疾病

① 马王堆帛书《杂禁方》也有一条（简 1-5）对恶梦禳除的记载，其背景和禳梦的方法很不相同，其文云：“又（有）犬善皋（嗥）于亶（坛）与门，涂（涂）井上方五尺。夫妻相恶，涂（涂）户口方五尺。欲微（媚）贵人，涂（涂）门左右方五尺。多恶薨（梦），涂（涂）牀下方七尺。姑妇善听（斗），涂（涂）户方五尺。婴儿善泣，涂（涂）塙（牖）上方五尺。”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59 页。

② 胡厚宣：《殷人占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4 页。

③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 页。

④ 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文物》2006 年第 6 期，第 66~67 页。

⑤ 魄君，整理者指出其是窃鬼。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9 页。

章第十七”；敦煌写本《占梦书》残卷(编号 S. 620)中有“冢墓棺槨篇第卅五”“鬼魅军绿污辱篇第卅八”，等等。^①

睡虎地 11 号秦墓的墓主名字叫“喜”，据同墓所出《叶书》可知，^②其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在秦王政元年傅籍、三年掄史，简文终结于秦始皇三十年，时年喜 46 岁。墓中人骨经鉴定系 40~45 岁男性，整理者推断他就死在始皇三十年。^③因此，墓中所出《日书》甲、乙种中与梦相关的这些文献，其时代也应与墓主活动的年代大体相当，即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天下后，下限当不晚于秦始皇三十年。换言之，在这一时段内是有梦书存在并流传的。乙种《日书·梦》的占梦之辞已较为完整，保留了梦象之辞、占断之辞以及释梦之辞，并融入了五行理论，加之禳梦之辞的重见与多样，使得我们在考察战国晚期向统一之秦过渡这一变革时段梦书演变情况时，拥有了重要的文本参照。

第三批资料王家台秦简发现于 1993 年，整理者在《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一文中对该墓所出简文有介绍，指出《日书》中包括“梦占”，“梦占”简的内容较为完整，与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所含内容不尽相同。^④此后，王明钦对这批简牍进行更为全面的概述时，在《日书》中则未曾提到这个小类。^⑤不过，我们注意到在《日书》的最后一类《日忌》中有 2 条简文与“梦”有关：

① 参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47~48、61~63 页；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177、262~269 页。

② 该篇原题名“大事记”“编年记”等，后改称“叶书”。相关讨论参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 页；陈伟：《秦汉简牍〈叶书〉刍议》，《简帛》第 10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5~89 页。

③ 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④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第 39 页。

⑤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47 页。

一日是胃奋光，祭有斗败者，亡人曰：归也，黠人93行，不行。以战，有和有得。占五矢得，疾人凶梦有言□104

十日曰駮，是胃逋。□(作)美事吉。以取妻，先有□庠，百矢吉，以112有疾，少飡，五矢言也，取妻不吉；以行，各人以六畜，吉。疾人不23死，梦言也，有命来，为事不吉，亦毋大咎也。……143①

从现有简文的记载来看，很难判断这两条简文是否就是整理者在起初所说的“梦占”。不过在形式上，确实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不同，也与我们后来看到的岳麓秦简《梦书》、敦煌写本梦书不同。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等待王家台秦简的资料正式公布以后才能进行。

第四批就是岳麓书院所收藏的《梦书》，但是由于这批简牍并非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因此其年代难以判断。目前有两方面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缩小《梦书》的年代范围。其一是陈松长在讨论该篇的文字特征时，指出这篇文献保存了较多战国古文字的文字形体，并推测抄手或是楚人，在抄写这篇文献时受到楚系文字的影响。② 其二是岳麓书院所收藏的这批秦简中其他部分的内容记载有年代信息，如三种《质日》的年代分别是秦始皇二十七、三十四和三十五年。③《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所见案例的年代最早者为秦王政十八年(《识劫婉案》)、最晚者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绾等畏夷还走》)，即秦统一六国的前夕，④ 还有个别案例

①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53~155页。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67、91页。整理者曾据此将岳麓简的时代下限定在秦始皇三十五年，见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两条秦二世时期令文》，《文物》2015年第9期，第88页。

④ 参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

所追溯案情的发生年代，能早到秦王政十二年(《多小未能与谋案》)①。《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所见秦律令提供的直接时间信息有限，陈松长曾据 329-331 号、344-345 号简所见两条令文将岳麓简的时间下限调整为秦二世三年。② 陈伟则认为这两条令文的复用时间为秦王政二年、三年，并非整理者所说的秦二世二年、三年。③ 这样来看，目前岳麓秦简的时间下限仍以整理者早前推测的秦始皇三十五年为宜。综合上述两点，如果岳麓书院所收藏的这批简牍来源于同一墓葬或遗址，那么《梦书》的年代也应在战国晚期至秦灭六国后不久这一时段之内。

第五批为威武磨咀子 6 号汉墓杂占木简。整理者指出杂占木简的第 10、第 11 两简，残泐磨灭，字迹难辨。第 11 简“见”上或有梦字，则梦书之类也。④ 其释文为：

□有 取有 之者有风雨□10

……见妇人□11⑤

汤浅邦弘则认为其性质更接近《日书》中的梦。⑥ 由于残缺严重，两简

① 参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3 页注 1、第 144 页注 5。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两条秦二世时期令文》，《文物》2015 年第 9 期，第 91 页。

③ 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先王之令解读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八本第一分，2017 年，第 73 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8 页。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7 页。

⑥ [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 57 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 年，第 103~104 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 2014 年版，第 228 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 2017 年版，第 180 页。

的内容是否为梦书难以决断。暂附于此。

第六批为额济纳汉简中的占梦残简。谢桂华在梳理额济纳汉简中的数术新资料时,收录有三枚简,其简文中均包含有“膏”字。^①最近,刘乐贤将此三简中的“膏”字改释为“瞢”,读作“梦”,^②其修订后的三简释文如下:

☐瞢(梦)☐者,且束☐。瞢(梦)长者,吉,言治。瞢(梦)舍者,吉。瞢(梦)☐者,吉,言得。瞢(梦)☐2000ES7SF1: 15

☐☐天☐者,大吉。瞢(梦)☐☐

☐☐2000ES7SF1: 58

·壬癸瞢(梦)见水及黑物,且有得也。瞢(梦)☐2000ES7SF1: 79^③

如刘先生所言,上述三简尽管书写风格和格式存在差异,但其内容均与占梦文献密切相关。^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谢先生所录数术新资料中还有一个简:

☐·十五吉得福事 ·十四凶讼畜生饮食事2000ES7S: 11^⑤

该简为2000年额济纳旗第七烽燧中出土,而前揭3简则是同年额济纳

① 谢桂华:《初读额济纳汉简》,原载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又收入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② 刘乐贤:《汉简中的占梦文献》,《文物》2017年第9期,第71~72页。

③ 图版见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61、163页;释文见刘乐贤《汉简中的占梦文献》(《文物》2017年第9期,第72页),并参该文注释35、36、37等。

④ 刘乐贤:《汉简中的占梦文献》,《文物》2017年第9期,第72页。

⑤ 图版、释文见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旗第七烽燧的 F1 房舍遗址出土，4 简均来自额济纳旗的第七烽燧。此外，该简也是分栏书写，其内容似为对某些事物的集类汇总，其性质颇与后世敦煌写本解梦书中所见章题相近。敦煌写本《新集周公解梦书》中即有“饭食章第七”“六畜禽兽章第十一”，^① 与本简中所见“畜生”“饮食”的集类十分相似。因此，简 2000ES7S：11 也有属于占梦文献的可能。如然，则额济纳汉简中的占梦残简当有 4 枚。虽然通过这些残简我们仅能窥见汉代梦书的一鳞半爪，但汉简梦书的确定，弥补了中国古代梦书流传中的缺环，终于将战国秦汉时代简本梦书与敦煌写本梦书串联了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和上述六批简牍资料的考察，可以初步判断在战国末年至秦灭六国后不久这一时段内，已有梦书存在并流传。

第六节 《梦书》所见占梦文化

刘文英是中国古代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是在讨论战国时期占梦文化时则语焉不详，他大体认为这一时期占梦在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市场急骤缩小，在民间虽影响很深，但史料有阙，无法具体评述。^② 相应地，在战国时代的占梦家、占梦术等内容的讨论上也均是一笔带过。秦因祚短等因素，留下的文献更为稀少，使得我们难以了解春秋以降至汉代，中国古代占梦文化的流变历程。胡厚宣在梳理传

① 参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3~174 页。

②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 页。

世文献中与“梦占”相关的资料后，也曾感叹“旧籍文献，不足以征也”。^① 因此，需要借助甲骨文来讨论殷商时期殷人的梦景、梦人、梦因、梦祸。^② 宋镇豪结合新出甲骨资料，对这个问题续有补充，如指出殷人不仅有凶梦，也产生了吉梦的观念；又如他对殷人释梦方法和禳梦活动的讨论，等等。^③ 这些均是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对汉之前占梦文化进行研究的代表。

睡虎地秦简等资料发现后，使得我们渐窥战国末期至秦灭六国初期占梦文化的鳞爪，研究者已注意到五行理论、鬼神与占梦的关系，但还是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这一瓶颈的突破，得益于岳麓秦简《梦书》的发现与公布。王勇最早利用《梦书》对其所反映的占梦术详加论述，指出其占梦方法是五行思想与时梦观念的糅合，^④ 这让我们了解到了战国末期至秦灭六国初期占梦文化流变的一种趋势。但此后，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文本分析上，鲜有更深入的关于占梦文化的论述。^⑤ 因此，我们拟参考胡厚宣、刘文英等关于占梦讨论的方法，对秦简《梦书》所见占梦文化再加解读，主要涉及梦的主体、梦象之辞、占断之辞等问题。

① 胡厚宣：《殷人占梦考》，载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0 页。

② 胡厚宣：《殷人占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3~339 页。

③ 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文物》2006 年第 6 期。

④ 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 年第 4 期，第 33 页。

⑤ 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见[日]森和：《秦人の夢——岳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初探》，《日本秦漢史研究》第 13 号，日本秦汉史学会，2013 年。[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簡〈占夢書〉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 57 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 年；后收入氏著《竹簡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 2014 年版；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簡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 2017 年版。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一、梦的主体

梦的主体，即做梦之人。胡厚宣简称为“梦人”，并指出武丁时卜辞中所记做梦之人，多为殷王，间亦有与王关系密切之人，若王妃、近臣等。^①传世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古代的君王(或其近亲)之梦，如殷高宗梦得傅说(《尚书·说命》)、^②太姒(周武王母)之吉梦(《逸周书·程寤解》)，^③等等，《左传》之中的梦则以各国的诸侯公卿为主。因此，这些梦或多或少与天神授命、先祖先君显灵、厉鬼为恶等内容相关。换言之，做梦之人与梦的内容密切相关，因人而异，梦也千差万别，《关尹子·二柱》云：“天下之人盖不可以亿兆计，人人之梦各异，夜夜之梦各异。”^④王符在《潜夫论·梦列》中就对梦的主体加以区分，其云：

今事，贵人梦之即为祥，贱人梦之即为殃；君子梦见即为荣，小人梦之即为辱。此谓人位之梦也。

陈士元在《梦占逸旨·古法篇》中亦说：

古法亡而梦不可占已。帝王有帝王之梦，圣贤有圣贤之梦，舆台厮仆有舆台厮仆之梦。穷通亏益，各缘其人。凶人有吉梦，虽吉亦凶，吉不可幸也。吉人有凶梦，虽凶亦吉，凶犹可避也。

① 胡厚宣：《殷人占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② 另可参清华简《说命》三篇，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1~131页。

③ 亦见于清华简《程寤》篇，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6页。

④ 今按，《关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有载，题为尹喜所著。但目前所见传本似为后人托名之作，时代较晚。参(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37~1938页。

《关尹子·六匕》还对不同类型人常见的梦象加以归纳：

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多梦兵刀金铁，好礼者多梦簠簋
筴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

刘文英因此强调做梦之人的职业、性格与梦象关系密切：

人们的职业不同，经常接触的事物则不同。人们的性格不同，平时所注意的事情则不同。职业、性格不同其心理的追求和烦恼亦不同。既然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人们所积存的各种印象材料，又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人们的梦象也必然会显示出相应的差异。^①

岳麓秦简《梦书》中亦有少量信息揭示梦的主体。如：

吏梦立^②匕上，元(其)占□^③8 貳

女子而梦以元(其)帛被邦门及游渡江河^④ 34 壹

34 号简是女子梦，强调了梦者的性别。^④ 甲骨文中就记载了为王妃之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6 页。

② “立”，原释文作“企”并指出其有“站立”之义（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4 页）。凡国栋指出该字可改释作“立”，见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拾补》，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82~583 页。今按，从凡说改。

③ 高一一致认为“占”后残字疑可补为“事”或“吏”，见高一：《〈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74 页。

④ 参[日]森和：《秦人の夢——岳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初探》，《日本秦汉史研究》第 13 号，日本秦汉史学会，2013 年，第 16 页。

梦贞的例子,①前引《逸周书·程寤解》记有太姒吉梦,②《左传》昭公十一年也记有“泉丘女子之梦”。但是关于女性的梦例在文献中记载还是比较少。

8号简记有“吏梦”,整理者怀疑此处的“吏梦”是“梦吏”之误倒,简文当读为“梦吏企匕上”。多位学者已注意到此处“吏梦”当与梦的主体有关,无误倒之过。③许道胜更是怀疑这种记述是早期占辞的遗痕。④

关于“匕”字,整理者则提出三种解释,一为箭簇;二是将其读作“比”,指考校、核查;三是认为其是“亡”字的讹误,“匕上”犹简文之“亡上”“亡于上”也。⑤其实,此条简文,如果将梦象与梦者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得出比较简捷的解释。即这里不存在“吏梦”是“梦吏”之误倒,当如前揭诸位学者所言,“吏梦”恰好是要交代梦的主体是谁。相应地,梦象部分应与梦者“吏”的身份有关。梦象之辞“立匕上”显示,“匕”应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物。“匕”在先秦古书中除有“箭簇”之义外,也可以指一种食器,《说文·匕部》:“匕,亦所以用匕取饭,

① 胡厚宣:《殷人占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② 亦见于清华简《程寤》篇,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6页。

③ [日]森和:《秦人の夢——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初探》,《日本秦汉史研究》第13号,日本秦汉史学会,2013年,第16页。[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57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年,第107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第234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86页。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13年,第77页。

④ 许道胜:《读岳麓秦简〈梦书〉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4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31页。

⑤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一名栖。”孙机认为匕主要用于从鼎中取肉，因而匕的头部（即叶）做得相当尖锐，以便挑举。匕叶薄而锋利，可以切肉。汉代所见匕的实物叶部开始加宽，但叶端尚略尖。^①综合孙机的研究来看，匕一般细长、叶头薄而锋利，那么立于其上就显得格外困难，使人不免有危机之感。我们知道，秦代对吏的考核十分严苛。因此这个梦象恰应是做梦之人（吏）现实压力的写照，可以刘文英所论述“作梦之人的职业与性格与梦象关系密切”这一理论加以解释。但可惜的是，这条简文的占断之辞残缺，我们无法看到其对应何种结果。

秦简《梦书》中只有这一条简文显示了做梦之人的身份是吏，其他简文均无明确记载。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方面来推测，秦简《梦书》中对做梦之人“吏”的身份多有反映。

其一，简文的占断之辞显示有不少内容与为吏有关。如：

梦见李，为复故吏。32 贰

梦见□□□□□及市，乃有雨。^②冬以衣被邦门、市门、城
门，贵人知邦端，贱为筍，女子为邦巫。35

① 参孙机：《汉代物资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0~352页。

② 此句，整理者原释文作“梦见□□□□□及市(?)□，乃有雨”（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高一致认为整理者对“市”字的释读可从。“乃有雨”前衍“□”符号，可删。“乃”为整理者补释，亦可从。“乃有雨”与11号简“乃有纳资”、25号简“乃大旱”、39号简“乃伤于兵”相类，均是对梦象的占验结果。此条梦占句式完整，可以句号断读（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3页）。谭竞男指出“梦见”与“及”字间同样衍一“□”符号，应删（谭竞男：《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拾遗》，简帛网，2011年9月15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47）。今按，高、谭二文的意见可从，释文据此调整。

梦伐鼓声，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① 36

梦见熊者，见官长。39 贰

这4条简文中，占断之辞均与吏有关。32号简中记载梦见李，整理者引文献指出其与狱事有关，^②因此在占断之辞中出现了复故吏的占断，说明其原应为吏，如果使用者原非吏，则这条占断无法应验。35、36号简两处出现了“知邦端”，只是主语不同。整理者指出“知，主持掌管”“邦端”即“邦政”，即国家军政。^③这显示了这些梦书的使用者有强烈的仕途晋升的倾向。39号简记因梦见熊，而见官长亦是如此。高一致补充《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④说明梦熊在先秦早已有之，是吉梦的代表。只是在秦简《梦书》中吉梦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拜见官长，这对于为吏之人显然是很重要的。假如梦的主体发生变化，所谓的吉梦恐怕就有其他的具体含义。以梦熊为例，《左传》昭公七年记晋侯梦黄熊，其背景是晋侯有疾，子产点明黄熊来历，晋人禳梦，晋侯病逐渐痊愈。在这个例子中，梦熊为吉梦的具体所指则是病痊。敦煌《占梦书》残卷（编号S. 620）“野禽兽篇第卅三”记云：“梦见熊罴居人上，大吉”“梦见骑熊群聚，必征讨事”。^⑤在这两条梦占之中，梦象被进一步具体化，占断之辞则呈现出两种形式，其中“必征讨事”很难说与吉梦有关。显示梦熊的占断可能从吉梦向其他方向变化。总而言之，针对不同的梦者，占断之辞可能会

① 此句句读从网友“汗天山”说。见汗天山：《〈占梦书〉36号简的句读及释义》，简帛论坛，2011年7月8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752>。

② 即《太平御览》卷九六八：“李为狱官。梦见李者，忧狱官。”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④ 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4页。

⑤ 释文可参见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有非常具体化的展现。综上，以秦简《梦书》的记载所见，其中存在梦的主体是吏的因素。

其二，通过与《梦书》一起入藏岳麓书院的其他秦简可推测这批文献使用者身份是吏。三种《质日》中均有吏活动的记载，如《廿七年质日》和《卅四年质日》均可见“归休”“视事”“具事”等吏事；《卅五年私质日》也有“治销”的记载；《为吏治官及黔首》属于宦学教程，目的在于教人如何做官治民，其读者必然包含吏。^①《数》与计算有关，^②其与吏的职责关系密切，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云：

久次敢问：“临官04-150立(莅)政，立庀(度)兴事，可(何)数为急？”陈起对之曰：“夫临官立(莅)政，立庀(度)兴事，04-151数无不急者。04-152^③

至于《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所见法律文献，^④《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所见秦律令，^⑤以及将要陆续刊布的律令条文，^⑥更是与吏的日常工作息息相关。相似的情况，我们在睡虎地11号秦墓墓主喜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睡虎地秦简《杂书》显示他在秦王政三年开始出任史，其后还担任过乡史、令史等职。^⑦该墓发现的简牍包括《杂书》《语书》《秦

① 三种《质日》和《为吏治官及黔首》的主要内容，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参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韩巍：《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释文语译》，《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234页。

④ 参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参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

⑥ 参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86~87页。

⑦ 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历》，《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第47~50页。

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和岳麓书院入藏的这批简的主要内容比较接近。在《日书》中也记有不少与吏有关的内容，甚至有专门与之相关的篇章，如甲种《日书》中有《吏》《入官》等篇；^①乙种《日书》也有《入官》篇，但与甲种《日书》不完全一样。刘乐贤指出《吏》这篇文字是供官吏查阅的。^②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绝大多数内容，普通人均可使用，但其中亦包含了供吏单独使用的内容，显示出其有一定的社会分层，这些简牍文书的具体内容会受到使用者身份的影响。假如岳麓书院收藏的这批秦简来自同一墓葬或遗址，相信这批简的使用者应为秦吏。^③那么梦的主体包含吏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岳麓秦简《梦书》中体现了不同人群在查阅、传抄梦书类文献时，会依据其自身特性加以取舍或裁剪。因此，秦简《梦书》中除包含普通大众共同认可、使用的梦占资料外，也包含了少量针对梦者为吏的梦占资料。只是这种分层或差异在当时的基层社会中并不明显，也不会被当时使用这些资料的人所注意。梦书类文献在后世的发展中，这种差异进一步被缩小，相似或相同的梦象被进一步抽象，以趋同的方式加以记录，占断之辞也是如此。所以才会出现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老黄历中的那种极简的形态。

① 《吏》篇在放马滩秦简、周家台秦简以及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中均有发现，可参看刘乐贤：《简帛数学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4页。

②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③ 汤浅邦弘指出岳麓秦简的墓主或为与治狱有关的人物。见[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57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年，第101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第225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78页。史达则认为岳麓秦简所出墓葬的墓主很可能曾（至少公元前220—212年）任江陵县丞。见[德]史达：《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者的身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7页。陈伟认为墓主应是生活在南郡的一个小吏，见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先王之令解读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八本第一分，2017年，第71页。

二、梦象之辞

刘文英参考龟书占辞、易书占辞，指出梦书占辞的构成为：第一，梦象之辞；第二，释梦之辞；第三，占断之辞。梦象之辞，指记述梦象的词句；释梦之辞，是解释梦象、说明梦意的词句，释梦之辞位置多变，甚至可以省略不提，唐宋以后的梦书大多省略；占断之辞，则是最后判断吉凶的词句。^① 陈松长结合岳麓秦简《梦书》的情况，指出省略释梦之辞的情况，在秦的《梦书》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必晚至唐宋。^② 其说甚是。

梦象之辞和占断之辞是梦书的主体，也是整理者进行秦简《梦书》分类排序的重要依据，其在具体的记述形式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别。分析这些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原始梦象、占断的情况，也可以藉此推测由原始梦象、占断转化为梦书文本的过程。下面我们分别加以梳理，先来看秦简《梦书》梦象之辞的情况。

梦象之辞，据刘文英归纳在记述方式上一般为“梦见××××”和“梦得××××”。^③ 陈松长则据岳麓秦简《梦书》归纳为三类，即“梦见××××”“梦为××××”或“梦××××”，并举例加以说明。^④ 汤浅邦弘则概括为“梦见 A，B”“梦 A(或梦为 A)，B”“梦以 A，B”三类，并指出第三类是第二类的变体，三类在形式上无大差。^⑤ 结合上述学者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110 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38~139 页。

③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 页。

④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38 页。

⑤ [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 57 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 年，第 107 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 2014 年版，第 233~234 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 2017 年版，第 185~186 页。

的意见,我们对《梦书》中梦象之辞的记述形式加以分类统计,如表 4.11 所见:

表 4.11 《梦书》梦象之辞分类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梦见”	【梦】见□云①	11 壹
	梦见獬、豚、狐生(腥)臬(臊)	16 貳
	梦见鸡鸣者	21 貳
	梦见肉	23 貳
	梦见项者	22 壹
	梦见□□②	24 貳
	梦见大反兵、黍粟	28 貳
	梦见五币	30 貳
	梦见桃	31 貳
	梦见李	32 貳
	梦见豆	33 貳
	梦见枣	34 貳
	梦见□□□□□及市	35
	梦见众羊	37 貳
	梦见虎豹者	38 貳
	梦见熊者	39 貳

① 方勇将□释作“烟”。见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五)》,简帛网,2011年4月21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62。

② □□,方勇释作“朱(珠)玉”。见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五)》,简帛网,2011年4月21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62。

续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梦见”	梦见𩚑(饮)①酒	40 壹
	梦见蚺者	40 貳
	【梦】见羊者	41 壹
	梦见豕者	41 貳
	【梦见】犬者	42 壹
	梦见汲者	42 貳
	梦见斩足者	43 貳
	【梦见】彭者	44 壹
	梦见贵(?)人者	45 貳
	【梦见】马者	46 壹
“梦”	春梦飞登丘陵, 缘木生长燔(繁)华	6 壹
	梦伪=(化为)②丈	6 貳
	梦登高山及居大石上及见☐	7
	梦天雨☐③	8 壹
	吏梦立匕上	8 貳
	春夏梦亡上者	9 壹

① 𩚑, 原释文径作“饮”, 高一一致认为当释作“𩚑”, 读为“饮”。见高一致: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第 84 页。今按, 从高说改。

② “伪=”, 整理者读为“人为”或“为人”, 而“丈”则读为“杖”(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54 页)。高一一致支持读“人为”“杖”, 又引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48 简有“是神狗伪=鬼”句怀疑此处“伪=”或亦可为“伪为”合文(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第 73~74 页)。陈伟则将“伪=”析读为“化为”, “梦化为丈”是说梦见自己变成丈(或“杖”)。详见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 9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159 页。今按, 此处从陈说读。

③ 方勇怀疑“雨”下一字为“风”。见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三)》, 简帛网, 2011 年 4 月 16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56。

续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梦”	梦夫妻相反负者	9 貳
	梦亡下者	10 壹
	梦身被枯	10 貳
	梦歌于宫中	11 貳
	春忧《夏》梦之	12 壹
	梦歌于宫中	12 貳
	梦歌带軫玄	13 壹
	梦有夬去乌①身者	13 貳
	夏梦之	14 貳
	秋冬梦亡于上者；(梦)亡于下者②	15 壹
	梦为女子	15 貳
	梦一腊五变气	16 壹
	梦□中产毛者③	17 貳
	【梦】□产毛者	18 壹

① 乌，整理者原释作“鱼”，陈剑将其改释作乌，但认为含义不明。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

② 今按，包含两个梦象，第二个梦象从前省略了“梦”字。

③ □，整理者未释。谭竞男怀疑此字可释作“身”或从“身”之字，又疑其与望山1号墓89号简的“巢”字相似（见谭竞男：《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拾遗》，简帛网，2011年9月15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47）。陈剑认为其形下从“手”旁尚清晰，“手”上是一较小的“口”形，再上部分据其轮廓、结合文意，可断定全字当释为“掌”（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

续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梦”	梦蛇入人口，□不出①	18 貳
	梦燔𦵏(其)席蓐	19 壹
	梦蛇则(戔)②𧈧(蜂)𧈧(螫)之	19 貳
	梦燔③洛遂(坠)隋(堕)至手	20 壹
	梦人谒门去者	20 貳

① “不出”前一字，学界争议较大。整理者认为此字在楚简文字中或释为“舌”；陈松长后又引郭店简《语丛四》19号简的“𦵏(舌)”字作补充，并认为此字是岳麓简中直接承袭楚简文字形态的代表之一（见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54~155页）。网友“小草”则认为此字的隶定和解释均有问题，主张该字应是“育”字（见小草：《〈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考释一则——兼谈“育”字》，复旦网，2011年3月7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26>）。袁莹最早怀疑此字可读为“抽”（见小草：《〈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考释一则——兼谈“育”字》一文下的评论；又袁莹：《岳麓秦简〈占梦书〉补释二则》，复旦网，2011年10月23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86>）。高一致提出此字可释为“胄”，读为“抽”（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78页）。张崇礼则认为该字是“胤”，用为“引”（见张崇礼：《释岳麓秦简〈占梦书〉的“胤”字》，复旦网，2011年10月25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87>）。

② 则，整理将其看作连词，表并列关系。陈剑认为“则”所表示的应该是跟“蛇”和“蜂螫”相近的一个词，简文四者并列，均系“螫人”者。据此循音以求，“则”疑当读为“戔”，也就是今天俗称的“杨痢子”（或写作“杨辣子”“杨腊子”“洋辣子”等）。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今按，从陈说改。

③ 燔洛，整理读为“繁露”；凡国栋读为“燔络”，指梦见烧断捆绑之绳索（见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六则》，简帛网，2011年4月8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5）。陈伟曾认为燔洛恐犹言“炮烙”或“炮格”（见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臆说（三则）》，简帛网，2011年4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0）。凡国栋认为只是从简文的表述来看“燔洛”或“洛”应为一较小的物件，而“炮烙”或“炮格”似乎无法“遂（坠）隋（堕）至手”（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拾补》，张德芳：《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4页）。此后，陈伟又读“洛”为“落”，认为“燔”即“腍”，祭肉也。此句指祭肉降下落在手上（见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续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梦”	【梦燔】□者 ^①	21 壹
	梦身生草者	22 貳
	【梦】溃汙(其)腹, ^② 见其肺肝赐(肠)胃者	23 壹
	【梦】市人出汙(其)腹 ^③	24 壹
	梦新(薪)夫焦(樵)	25 壹
	梦亡其钩带备掇(缀)好器 ^④	26 壹
	梦引肠	26 貳
	梦死者复起;(梦)死者食 ^⑤	27 貳
	梦乘周(舟)船	28 壹
	梦井洫(溢)者 ^⑥	29 貳

① 【梦燔】□者,整理者原释作“□□□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认为该句首字据文例可补为“梦”,第二字据残画似可释作“燔”。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读〈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复旦网,2011年2月28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今按,读书会意见可从。

② 溃,原简残断,整理者未释。陈剑认为原38号简彩色图片其“梦”下之字的拼合,形态很不自然、笔画难以相接,拼合后的文字也不知如何释读。简23正好简头也略残、缺“梦”字。“汙”上缺文原残存右下半,很像是“贝”旁下半: 。据此,可试将简38头部小片改为拼合于此23头部。据残笔结合文意可断定是“溃”字。其左半“水”旁仅略存墨点,简38头部小片所存系“贵”旁上半与其下“贝”旁上笔。简文云“梦溃其腹,见其肺肝肠胃”,甚为通顺。“溃”与“腹”连言一类说法古书多见。详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今按,从陈说改。

③ 今按,其后的“其中产子”四字,也有可能属于梦象之辞。

④ 高一致认为“备掇(缀)”有多解,似当为修饰、限定“好器”之语,可于“钩带”后断读开(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0~81页)。

⑤ 今按,包含两个梦象,第二个梦象从前省略了“梦”字。

⑥ 洫,整理者认为是田间的水沟。陈剑认为此“洫”字实是作为“溢”字用的。“井溢”即井水漫出,古书多见以此为异象者。详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今按,从陈说改。

续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梦”	梦以弱(溺)洒人	31 壹
	梦以泣洒人	32 壹
	梦绳外刳(剔)；(梦绳)内刳(剔) ①	33 壹
	女子而梦以汙(其)帮被邦门及游渡江河	34 壹
	冬以衣被邦门、市门、城门②	35
	梦伐鼓声③	36
	梦衣新衣	39 壹
不详者	□□叟尽操箜阴(荫)于木下	12 壹
	☐□□□【乐将】发④	14 壹
	☐污渊⑤	29 壹
	☐□□□□□	30 壹
	汙(其)兵卒	37 壹

① 今按，包含两个梦象，第二个梦象从前省略了“梦绳”二字。

② 今按，包含两个梦象，疑第二个梦象从前省略了“梦”字。

③ 此句句读从网友“汗天山”说。见汗天山：《〈占梦书〉36号简的句读及释义》，简帛论坛，2011年7月8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752>。

④ 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根据所存残画和文意，认为“将”字之上当可补出“新乐”二字（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读〈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复旦网，2011年2月28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高一一致则指出此简上栏残段部份所缺字当不止三字，整理者以三个“□”标示，不当。补入“☐”（见高一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76页）。今按，高一一致之说可依，复旦读书会所补“乐”字可从，“新”字则依据不足。

⑤ “污渊”之上，整理者认为缺两字，补作“梦见”。高一一致则怀疑所缺部分至少可容纳三字，补入“梦见”尚不确定，但所补释文确作“梦见□”（见高一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1页）。今按，高文所认为的缺三字，较为合理。但所缺之字应缺如。又陈垣昶认为“污”与“洿”通，可训为“深”（见陈垣昶：《岳麓秦简〈占梦书〉补释三则》，简帛网，2013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43）。

续表

类别	梦象之辞	简号
不详者	𠄎入井𦵏(韓)中及没渊①	38 壹
	【梦见】□□②	43 壹
	【梦见】□□③	45 壹

据表 4.11 统计,以“梦见××××”形式出现的梦象 26 例;以“梦××××”形式出现的梦象最多,有 44 个;以“梦为××××”则只有 1 例,情况不明者 8 例,^④ 凡 79 例。“梦为××××”形式的 1 例,具体为“梦为女子”,高一指出“为”可训为变为、成为,表示某种形态、状态或身份改变。“梦为女子”所针对做梦者似当为男子,即可理解为男子梦中幻化、变为女子。^⑤ 因此,正如汤浅邦弘所总结,此例实际上可归入“梦××××”这一形式。^⑥ 如此,则由秦简《梦书》所见,梦象

① 简首部分的彩色照片整理者有拼接,释文亦据此而作,陈剑已指出其拼接存在问题,彩色照片中简首的残片应属 23 号简。𦵏(韓),整理者原释文作“𦵏(沟)”,陈剑改释作𦵏,读为“韓(韩)”,详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 年 10 月 5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今按,从陈说改。

② 今按,简已残,释文为整理者所补,当存疑。

③ 今按,简已残,释文为整理者所补,当存疑。

④ 汤浅邦弘认为这些因为残缺而情况不明者,其记述方式也应属其所归纳的三种类型之中。见[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 57 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 年,第 108~109 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 2014 年版,第 235~236 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 2017 年版,第 187~189 页。

⑤ 高一:《〈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75 页。

⑥ [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 57 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 年,第 107 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 2014 年版,第 233~234 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 2017 年版,第 185~186 页。

的表述形式只有“梦见××××”和“梦××××”两种。

在“梦见××××”这种形式中，对所梦见的具体梦象记载往往比较简短，如“梦见肉”“梦见五币”“梦见李”“梦见饮酒”等；与之相反，“梦××××”这种形式在对梦象描述时，既有比较简短者，如“梦引肠”“梦亡下者”；也有比较具体者，如“【梦】溃汙(其)腹，见其肺肝赐(肠)胃者”等。此外，在以这种形式描述时，时而增加对梦的季节的限制，如“春梦飞登丘陵，缘木生长燔(繁)华”“春夏梦亡上者”“梦亡下者”“秋冬梦亡于上者；亡于下者”。时而增加对梦的主体的限定，如“吏梦立匕上”“女子而梦以汙(其)帮被邦门及游渡江河”。有时不是增加，而是进行省略，如“春忧(夏)梦之”“夏梦之”，省略的是梦的具体内容，以“之”代替。甚至如“冬以衣被邦门、市门、城门”，直接将“梦”都省略了。凡此种种，显示此种形式的描述或直接来源于做梦者的转述，因此形式很不规范，也不固定，还未经过梦书编撰者(疑即占梦者)的后期整理，是比较原始梦象的反映。而经过整理后的梦象，往往相对简洁、规范，去除了原始梦象中的相异成分，将相同成分提炼、整理，成为对梦象的一般认识。事实上，通过查阅此类高度凝炼之后的梦象，无论其描述简单还是复杂，只要具备了梦象的主要特征(如某种动物或植物)，就可以加以占断。这样，占梦的难度其实大大降低，普通人也可以通过梦书完成占梦。

纵观中国古代梦书的发展历程，正是占梦的神秘外衣逐渐退去，由殷王、周王、诸侯等王公贵族依靠专职的占梦官占梦走向了普罗大众人人皆可自己占梦的道路。换言之，只要你识文断字，就可依据梦书完成吉凶的占断。此亦即刘文英所说秦汉之后，占梦从官方的一种宗教迷信，逐渐变成民间的一种世俗迷信。^①今以秦简《梦书》的梦象之辞观之，这一转变的历程恐怕从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7页。

三、占断之辞

占断之辞，刘文英分为四类，即第一，直接判断梦之吉凶，但对吉凶的内容不作任何具体的说明；第二，不直接判断梦之吉凶，而只是说明所预兆的人事；第三，既直接判断吉凶，又对吉凶内容作具体说明；第四，对吉凶提出附加条件，即有时为吉，有时为凶。^① 陈松长举例指出岳麓秦简《梦书》中以上四种占断之辞均存在。此外，他还补充说有一类特殊的占断之辞，即根据不同的梦象来预测所需要祭祀的鬼神，但是这种特殊内容的占断在汉魏以下，特别是唐以下的占梦书中没有传承下来。^② 我们对秦简《梦书》中几种形式的占断之辞也加以统计，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梦书》占断之辞分类表

类别	占断之辞	简号
第一类		
第二类	劳心	6 貳
	岁大襄(穰)	8 壹
	元(其)占□ ^③	8 貳
	有□□□□乃弟	11 壹
	乃有内资	11 貳
	有资	12 壹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0~112 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39~140 页。

③ 高一致认为“占”后残字疑可补为“事”或“吏”，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74 页。今按，此简虽残断，但参考 28 和 34 号简的辞例，可将其视作一类。

续表

类别	占断之辞	简号
第二类	乃有内资	12 貳
	乃有内资	13 貳
	有□也①	18 壹
	有芮(退)②者	19 貳
	有新蒿未塞	20 貳
	□入寒秋	21 壹
	有蒿未③塞	21 貳
	有亲道远所来者	22 壹
	死沟渠中	22 貳
	必有亲去之	23 壹
	忧肠(伤)	23 貳
	元(其)中产子,④ 男女食力傅死	24 壹
	为大寒	24 貳
	乃大旱	25 貳
	必去其所爱	26 壹
	必弟兄相去也	26 貳
	为远行	28 壹

① 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认为是“将得”二字(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读〈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复旦网,2011年2月28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今按,“将”字的改释似不确,与14号简残存“将”字比较,当非将字。“得”字残缺严重,存疑。

② 芮,整理者读为“退”,陈伟疑读为“蛎”,亦作“蚋”。见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③ 未,整理者原释“又”。凡国栋认为该字笔画随竹纤维剥离,中间部分完全看不到墨迹,不过简20有类似的文句作“梦人谒门去者,有新蒿未塞”。比较二字的图版,结合文例和简20字残存的笔画来看,该字释作“未”更为妥帖。见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六则》,简帛网,2011年4月8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5。今按,从凡说改。

④ 今按,“其中产子”四字,也有可能属于梦象之辞。

续表

类别	占断之辞	简号
第二类	𠄎(其)占自当也	28 貳
	有明名来者	29 壹
	出财	29 貳
	【为】大寿①	30 壹
	皆为苛忧	30 貳
	得𠄎(其)亡𠄎(奴)②婢	31 壹
	为有苛忧	31 貳
	得𠄎(其)亡子	32 壹
	为复故吏	32 貳
	𠄎(其)占大贵人	34 壹
	得君子好言	34 貳
	乃有雨③	35
	有行千④里	37 貳
	见贵人	38 貳
	乃伤于兵	39 壹
	见官长	39 貳

① 今按，此简甚残，“为”是整理者所补，不确定。

② 𠄎(奴)，原释文径作“奴”，陈剑认为“奴”字右下从“弓”形尚明显，当释为“𠄎”读为“奴”。以“𠄎”字为“奴”较特别，但前已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讞书》简41、46，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今按，从陈说改。

③ 高一致认为“乃有雨”与11号简“乃有纳资”、25号简“乃大旱”、39号简“乃伤于兵”相类，均是对梦象的占验结果。此条梦占句式完整，可以句号断读。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3页。

④ 千，整理者原释作“乙”。夔一认为此字当是“千”之残字，“行千里”，古占书常见。见夔一：《读岳麓简〈占梦书〉小札五则》，复旦网，2011年4月19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72>。今按，从夔一说改。

续表

类别	占断之辞	简号
第三类	入汤中，吉	19 壹
	居室而毋户，□死①，大吉	38 壹
第四类	(春)吉②	6 壹
	(春夏)凶③	9 壹
	妻若夫必有死者	9 貳
	(春夏)吉④	10 壹
	妻若女必有死者，丈夫吉	10 貳
	(春忧<夏>)禺辱⑤	12 壹
	有忧，不然有疾	13 壹
	(夏)禺辱⑥	14 貳
	(秋冬)吉；(秋冬)凶⑦	15 壹

① “死”上一字，整理者疑是“封”字的古文异构字，又加按语说此字或是《说文》中所说的“古文封省”的异体字，“封死”或应是“封闭而死亡”之义。后又补充认为此字形与上博简《容成氏》中 (封)字形相类，两字的右部偏旁虽有差异，但本应是同一个(见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53~154 页)。陈剑则认为此形右半与“丰”形有别。秦汉文字中“毛”旁或“屯”旁皆可作此类写法，此字释为“𦍋(耗)”或“𦍋”(字已见于郭店《老子》甲本简 9)均有可能。但由于此处文意的限制性不强，究竟应该如何释读理解，似尚难以断定(见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 年 10 月 5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方勇后来又对“𦍋”字的理解提出三种可能，见方勇：《对岳麓秦简〈占梦书〉中“𦍋”字释读的三种臆测》，简帛网，2014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97。

② 今按，梦象之辞为“春梦飞登丘陵，缘木生长燔(繁)华”，增加了限制条件。

③ 今按，梦象之辞为“春夏梦亡上者”，增加了限制条件。

④ 今按，梦象之辞为“梦亡下者”，从 9 号简第一栏省略了“春秋”这一限定条件。

⑤ 今按，梦象之辞为“春忧<夏>梦之”，增加了限制条件。

⑥ 今按，梦象之辞为“夏梦之”，增加了限制条件。

⑦ 今按，本栏有两个梦象，对应两个占断之辞。此外，梦象分别作“秋冬梦亡于上者”“亡于下者”，也是增加了限制条件，第二个梦象亦有省略。

续表

类别	占断之辞	简号
第四类	必有失也，女子①凶	15 貳
	在丈夫取(娶)妻，女子家(嫁)	16 貳
	丈夫得资②，女子得鬻	17 貳
	丈夫为祝，女子为巫	18 貳
	殷囚吉③	20 壹
	梦绳外削(剝)为外忧，内削(剝)为中忧	33 壹
	不出三日家(嫁)	33 貳
	贵人知邦端，贱人为筭，女子为邦巫	35
	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④☐	36
	不出三日必有雨	40 壹

① 女子，整理者原释作“婢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认为红外线图版中“子”上一字笔画模糊，不能辨识。但在彩色图版中可以看出此字十分清楚地写作“女”字，因此此句当改释作“女子凶”，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读〈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复旦网，2011年2月28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今按，读书会意见可从。

② 资，陈垣认为对比简17(编号0029)前后二简，简16(编号1513)、简18(编号0049)两简的“取妻”和“家”，“为祝”和“为巫”都为语义对应之词，所以将“得资”和“得鬻”视为语义相对或相近之词，更显合理，即“资”字表示一类陶器，而非“财货”，作为陶器名的“资”应是战国秦汉之时罍(罍)、缶、瓮(甕)这类陶器的楚方言词。此外，“资”可能是《说文》中所说的“甗”，甗是缶的楚地方言。见陈垣：《岳麓秦简〈占梦书〉补释三则》，简帛网，2013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43。

③ 此句句读，整理者作“殷(系)囚，吉”。陈伟认为“殷(系)囚”为“吉”的主语，其间不当断读。1495(10)号简云：“梦身被枯，妻若女必有死者，丈夫吉。”1527(15)号简云：“梦为女子，必有失也，婢子凶。”均是类似句式，见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今按，陈说的句读可从，如依整理者断句方案，“殷囚”和“吉”的关系为刘文英所概括第三种占断之辞，但是依一般常理“殷囚”并非“吉”事，这样两者存在矛盾。因此，从陈说断句。

④ 此句句读从网友“汗天山”说。见汗天山：《〈占梦书〉36号简的句读及释义》，简帛论坛，2011年7月8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752>。

续表

类别	占断之辞	简号
第五类	故忧未已,新忧有(又)发,门、行为奈(崇)	14 壹
	更为官(棺)郭(椁);欲求衣常(裳)①	27 贰
	魄君为崇	40 贰
	伤(殇)欲食	41 壹
	明欲食	41 贰
	行欲食	42 壹
	疒、租欲食	42 贰
	灶欲食	43 壹
	天閼(阨)欲食	43 贰
	兵死、伤(殇)欲食	44 壹
	大父欲食	45 壹
	遂欲食	45 贰
	父欲食	46 壹
第六类	不占	16 壹
	不占	37 壹

第一类占断之辞,为直接判断梦之吉凶,但对吉凶的内容不作任何具体的说明。此类陈松长举“春夏梦亡上者,凶。梦亡下者,吉”之例,以为秦简《梦书》中已有此种情况。^②汤浅邦弘还举了“春梦飞登丘陵,缘木生长燔(繁)华,吉”“秋冬梦亡上者,吉。梦亡下者,凶”两例,也

① 今按,此栏有两个梦象,对应两条占断之辞。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9页。

认为这是直接判断吉凶的情况。^①实际上,这些例子均是有限制条件的,即所谓春(6号简)、春夏(9号简)、秋冬(15号简)有别。刘文英所举例子中,敦煌卷子《解梦书残卷》(编号P.3105)所载的一条与此例最为相似:^②

梦见雨落,春夏,吉;秋冬,凶。^③

由此可见,陈松长、汤浅邦弘所举这数例,当归入第四类。实际上,第一类占断之辞,在秦简《梦书》中未有发现。刘文英曾指出对占梦者来说,这种占断比较灵活、主动。^④但从秦简《梦书》的记载来看,占梦者还未注意并利用这种形式的占断之辞,增加其占梦的可信度。

第二类占断之辞,为不直接判断梦之吉凶,而只是说明所预兆的人事。此类在秦简《梦书》的占断之辞中数量最多,近40例。刘文英指出这种占断之辞由于内容说得比较具体,有时对占梦者倒是一种限制。^⑤但我们也注意到,在秦简《梦书》中,此类占断之辞有内容重复出现的情况,如“乃有内资”凡三见(11、12、13号简),与此相关的还有“有资”(12号简)。“有新蒿未塞”(20号简)与“有蒿未塞”(21号简),“皆

① [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57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年,第108页;后收入氏著《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第234~235页;又[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87页。

② 此卷子篇题从郑炳林说。见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235页。

③ 释文参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页;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④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⑤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为苛忧”(30号简)与“为有苛忧”(31号简),也均是两组占断之辞比较接近的例子。这说明,虽然此种占断之辞由于描述具体,对占梦者限制较多。但是,占梦者已注意到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占断,突破这一限制。

这些相同或相似的占断之辞重复出现,或说明此类人、事在日常生活出现的概率较高,因此比较易于得到应验。“乃有内资”“有资”应与财货有关,^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几率极高。“有新蒿未塞”“有蒿未塞”,陈伟提出与祭祀相关,^②祭祀也是当时人日常生活的常见事项。“苛忧”,整理者读为“苛扰”,即狠虐、骚扰之义。如《墨子·所染》:“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隶释·汉都乡正卫弹碑》:“自是之后,吏无苛扰之烦,野无愁痛之声。”^③实际上,《梦书》出现多次“苛忧(扰)”,描述的是官府与民众的关系,这一主题在当时十分常见,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均记载有为吏要“安静毋苛”。^④《盐铁论·执务》云:“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六韬·文韬·国务》记“吏清不苛扰则喜之”“吏浊苛扰则怒之”。

综上,第二类占断之辞作为秦简《梦书》占断之辞的主要类型,虽对占梦者限制较多,但当时的占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这种限

① 内资,整理者认为“内”可读为“纳”,“内资”犹纳货进财也。高一致认为“纳资”亦可理解为缴纳、贡献财物。12(1493)、13(1503)壹中“内资”与此同。见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76页。

② 陈伟认为“蒿”疑当读为“祷”,“塞”是祷后的酬神仪式。祷未塞,是说祷祠后没有酬神。新祷,大概指新近的祷祠。见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臆说(三则)》,简帛网,2011年4月10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0;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制加以突破。此外，第二类占辞之中，还有3例值得关注，即以“其占”开头者，这可能是占梦者原始占梦记录的保留。

第三类占断之辞，为既直接判断吉凶，又对吉凶内容作具体说明。在《梦书》中有2例保存下来，陈松长所举“馵囚吉”一例，^①因断句有调整，我们将其归入了第四类。刘文英指出这种占断一般先划分吉凶，而后再说具体内容。只要事情没有大的出入，梦者会觉得占断基本应验。^②以《梦书》保留的两例所见，则是先说具体内容，再划分吉凶，其实刘文英所举例子中也有此种情况，^③因此他的描述不是十分准确。我们怀疑这种占断之辞，应是第二类占断之辞向第一类过渡的一种形态。但是《梦书》所保留的这2条梦例，含义不甚清晰，无法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四类占断之辞，为对吉凶提出附加条件，即有时为吉，有时为凶。此类有约20例，所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有几种：附加季节者，如“(春)吉”“(春夏)凶”“(秋冬)吉”“(秋冬)凶”“(春忧(夏))禺辱”“(夏)禺辱”等；限定占断之辞应验的时间者，如“不出三日家(嫁)”“不出三日必有雨”；限定占断之辞应验的主体者，如“妻若夫必有死者”“妻若女必有死者，丈夫吉”“必有失也，女子凶”“在丈夫取(娶)妻，女子家(嫁)”“丈夫得资，女子得鬻”“丈夫为祝，女子为巫”“馵囚吉”“贵人知邦端，贱人为筭，女子为邦巫”“必长众，有司必知邦端”，此类限定的例子最多，多为男女差异或贵贱之别；区别梦象细微差别者，如“梦亡于上或亡于下”，“梦绳外刳(剝)或内刳(剝)”；甚至还有占断结果二选一者，如“有忧，不然有疾”。这些限定条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与第一或第二种占断之辞均有交叉，甚至这些限定条件还会附

①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39页。

②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③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加于梦象部分，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刘文英指出这种占断形式比较便于占梦者进行附会，^① 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占断结果应验的几率。以秦简《梦书》所见，占梦者主要通过此种方式增加占梦的灵活性，而非使用第一种。而后世的梦书中，第一种形式则使用较多。

第五类占断之辞，由陈松长提出，并认为主要根据不同的梦象来预测所需祭祀的鬼神。^② 其标识性语句应为“某某欲食”。刘文英在后世梦书中也发现存在“梦见什么，欲什么”这类占辞，^③ 但与我们在秦简《梦书》中看到的“某某欲食”完全不同。这种“某某欲食”既是占断之辞，其实也是禳梦之法。除陈松长指出的 10 例外，在《梦书》中或许还有 3 例与之有关，可划入此类。3 例又可细分为两种：

一种是“某某为祟”型，见于 14 和 40 号简。14 号简在描述了占断之辞后，又补充点明作祟者为“门、行”；40 号简则只说作祟者为“魄君”。^④ 显然这里点出作祟者，也就是指明了禳梦的方向。在战国楚地的卜筮祷祠简中此种为祟、攻解的记载不少。^⑤ 可以参考。另一种有 1 例 2 条，均见于 27 号简的第二栏。此例中梦象均与死者有关，因此占断之辞，也是满足死者的需求，即分别为其更为棺槨和给予衣裳，这种满足死者之需求的占断实际也就是禳梦。^⑥

综上，第五类占断之辞的特点就是在占断结果中加入了禳梦方法或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2 页。

②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第 139 页。

③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4~105 页。

④ 庞壮城更是直接将 14 号简次于 40 号简之后。见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20 页。

⑤ 如包山 2 号墓、望山 1 号墓、葛陵 1 号墓出土的简册中均有此类记载。详参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⑥ 庞壮城认为简 27 涉及死者求索之梦，将其与 41-46 这组简直接归为一大类。见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20 页。

指出了禳梦方向。这或许也是占梦者原始占梦记录的一种保留。后世，此类占断之辞逐渐消失，可能与占梦神秘性减退和梦书形式逐渐规范化有关。

第六类占断之辞，未见刘文英和陈松长指出。其占断之辞的特点就是“不占”，我们将其归为一类，或可称为“不占”类。秦简《梦书》也在梦论部分对“不占”有一些记载，如：

醉饱而梦、雨、变气，^① 不占。昼言而莫(暮)梦之，有 1 不占。48^②

我们看到对“不占”的情况，当时的占梦者已经着手加以归纳，但还不成体系，因此在具体占梦之辞中还散落着少量“不占”的记录。16 号简记“梦一腊五变气”正符合其归纳的“变气不占”的情形。但 37 号简由于残缺，所记“其兵卒”的含义不甚明确，其为何不占也就难以明了。

后世研究占梦者对不占的归纳则要系统不少，如陈士元在《梦占逸旨·古法篇》中归纳了梦的五不占与五不验：

是故梦有五不占，占有五不验。神魂未定而梦者，不占。妄虑而梦者，不占。寤知凶阨者，不占。寐中撼病而梦未终者，不占。梦有终始，而觉佚其半者，不占。占梦之人，昧厥本原者，不验。术业不专者，不验。精诚未至者，不验。削远为近小者，不验。依违两端者，不验。

① 对于此处句读的分析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三条。

② 1 号简与 48 号简的编连从陈伟之说。见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 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 年 4 月 9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7~158 页。

可为参考。

综上所述，秦简《梦书》的占断之辞可划分为五类，即第一，不直接判断梦之吉凶，而只是说明所预兆的人事；第二，既直接判断吉凶，又对吉凶内容作具体说明；第三，对吉凶提出附加条件，即有时为吉，有时为凶；第四，占断之辞包含禳梦方法或方向类；第五，不占类。这与刘文英所归纳、陈松长所补充的情况略有差别，少了他们所认可的直接判断梦之吉凶这一类，多了不占一类。

秦简《梦书》所见占断之辞主要采用不直接判断梦之吉凶，而只是说明所预兆人事的方式。刘文英曾说在汉唐梦书的佚文中多使用这种方式，^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末期至秦灭六国之初这一时段的梦书中也是此种情况。这种方法对占梦者的限制较大，增加了占梦结果应验的难度。当时的占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或通过增加一些限制条件，或使用日常生活中出现几率较高的人、事作为占断之辞，以灵活占梦，提高占梦结果的应验比率。战国至秦汉时期，占梦在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除引入五行等理论外，也越来越复杂、精巧和圆滑。^②占梦之辞的情况，亦可看出这种端倪。又，在《梦书》的梦论部分还出现了“晦而梦三年至，夜半梦者二年而至，鸡鸣梦者【一年而至】”的记载，^③这实际上给占梦的应验留下非常长的时间，一年甚至三年之中遇到与占断之辞相应之事的几率被放大了很多，几乎可以说是无占不应。

①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②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③ 叶山(Robin Yates)在2009年6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国际研读会”上提出“鸡鸣梦者”后应有“一年而至”一类文字，转引自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年4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又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王勇也有类似意见，见王勇：《五行与占梦——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30页。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秦简《梦书》也保留了一些原始占梦的记录，如“其占”的用语、禳梦因素在占断之辞中的残留等。

结 语

本章我们从文本复原、文献源流以及占梦文化等三个方面对岳麓书院藏秦简《梦书》重新加以考察，除具体的文字考释外，大体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这篇文献的篇题大体可以确定为“梦书”而非“占梦书”。

第二，秦简《梦书》原应属一卷，其收卷的方式是从篇首向篇尾收卷；篇首主要为通栏书写的梦论部分，篇尾应为篇题所在的 44 号简。对收卷方式的推测大体符合学界对《梦书》分篇、编联的基本认识。在分篇、编联时，除考虑抄写形式（通栏与分栏）、内容结构（梦象之辞与占断之辞）外，书手的特征也值得关注。

第三，秦简《梦书》是战国末期至秦灭六国之初这一时期的梦书文本，其使用者或抄写者可能具有吏的身份。

第四，考察秦简《梦书》的梦象之辞、占断之辞，可以丰富和细化以往对占梦文化的认识，比如占梦的世俗化、精巧圆滑化的发展趋势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对梦书的整理、规范化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展开的；秦简《梦书》亦保留了不少原始占梦记录的痕迹，等等。

《汉书·艺文志》云：“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反映了汉代人对“占梦”在众杂占中的地位认识。我们无意于夸大“占梦”的作用和地位，但秦简《梦书》的发现，确实弥补了以往讨论此类问题时所留下的缺环。不过，由于简牍材料保存状况的限制，我们对秦简《梦书》的复原并不理想，很多问题的讨论也留有遗憾，这应是我们今后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约略归纳，至少有三：

其一，文本的考释与复原。其推进需要其他同类资料发现的支持以

及岳麓书院藏秦简余下资料，尤其是残简的公布。

其二，占梦事例与梦书的对照。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时记“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濯。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其时间为四月，当春夏之时，晋侯所梦是楚子伏在自己身上并且在吃自己的脑子。显然可以理解为晋侯亡于楚子之下。《梦书》9、10、15号简云：“春夏梦亡于上者，凶；梦亡下者，吉。秋冬梦亡于上者，吉；亡于下者，凶，是谓口凶。”《左传》的这个梦例正符合《梦书》“春夏梦亡下者，吉”的记载。如果我们系统地对文献中的占梦事例加以搜集、整理，相信还会有不少类似的发现，这将有助于我们考察梦书的形成过程。

其三，占梦理论的深入考察。如梦因的认识、占梦术所体现的逻辑关系等。

主要参考文献

A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B

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C

陈剑：《岳麓简〈占梦书〉校读札记三则》，复旦网，2011年10月5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77>。

陈剑：《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睪〉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氏著《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陈侃理：《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2014 年第 9 期。

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历》，《国学学刊》2015 年第 4 期。

陈美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宋)陈彭年等：《宋本广韵》，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明)陈士元：《梦占逸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1 年版。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 年第 3 期。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文字特征试论》，“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北，2012 年；收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

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识》，“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兰州，2011 年；收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

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两条秦二世时期令文》，《文物》2015 年第 9 期。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1525 号等简的编连问题》，简帛网，2011 年 4 月 9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6。

陈伟：《岳麓秦简〈占梦书〉臆说（三则）》，简帛网，2011 年 4 月 10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0。

陈伟：《放马滩秦简日书〈占病崇除〉与投掷式选择》，《文物》2011年第5期。

陈伟：《读岳麓秦简〈占梦书〉札记》，《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陈伟：《秦汉简牍〈爰书〉刍议》，《简帛》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先王之令解读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八本第一分，2017年。

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陈垠昶：《岳麓秦简〈占梦书〉补释三则》，简帛网，2013年4月9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43。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

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日]成家彻郎撰，茆岚译：《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占星盘》，《文博》1989年第6期。

程少轩：《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日]池田知久撰，刘兴邦译，林树校：《从〈史记〉、〈汉书〉看〈淮南子〉的成书年代(节译)》，《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D

[日]大西克也撰,任锋译,宋起图校:《“毆”“也”之交替——六国统一前后书面语言的一个侧面》,《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日]大西克也:《放马滩秦简用字的几个特点》,《第二十一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吴大学 2010 年版。

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宋)丁度等编:《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董家遵:《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1946 年第 1 期。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F

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六则》,简帛网,2011 年 4 月 8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35。

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拾补》,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三)》,简帛网,2011 年 4 月 16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56。

方勇:《读岳麓秦简札记(五)》,简帛网,2011 年 4 月 21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62。

方勇:《对岳麓秦简〈占梦书〉中“垠”字释读的三种臆测》,简帛网,2014 年 11 月 10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97。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冯其庸、邓安生：《通假字汇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冯先思：《读放马滩秦简〈日书〉笔记二则》，复旦网，2010 年 1 月 16 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056。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附：〈尹至〉、〈尹诰〉、〈程寤〉释文）》，复旦网，2011 年 1 月 5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2>。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读〈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复旦网，2011 年 2 月 28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

G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 年第 2 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高一致：《〈岳麓书院藏秦简〔壹〕〉集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高一致：《读岳麓秦简〈占梦书〉笔记四则》，简帛网，2011 年 7 月 8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05。

[日]工藤元男著，[日]广濑薰雄、曹峰译：《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1 卷，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李传书整理:《尔雅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郭伟民:《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 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H

[日]海老根量介:《放马滩秦简的钞写年代蠡测》,《简帛》第 7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韩巍、邹大海整理:《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与专家笔谈》,《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韩巍:《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释文语译》,《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 年第 6 期。

网友“汗天山”:《〈占梦书〉36 号简的句读及释义》,简帛论坛,2011 年 7 月 8 日,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752>。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

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 年第 2 期。

(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 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胡厚宣:《殷人占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 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 胡平生：《里耶秦简 8-455 号木方性质刍议》，《简帛》第 4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 胡平生：《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出土文献研究》第 9 辑，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 胡平生：《岳麓秦简〔叁〕〈为狱等状四种〉题名献疑》，《出土文献研究》第 14 辑，中西书局 2015 年版。
- 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1 期。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
- 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 年第 9 期。
-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中西书局 2013 年版。

J

- 纪婷婷：《岳麓书院藏秦简〈亡律〉集释及文本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17 年。
- (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

本),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江晓原、钮卫星:《天人之际——中国星占文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姜守诚:《〈抱朴子内篇·登涉〉中所见的辟虎狼之术》,《弘道》2013 年第 1 期。

姜守诚:《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中的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5 期。

姜守诚:《汉晋时期“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四川文物》2015 年第 2 期。

金良年:《建除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编:《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 6 集, 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K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名春等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网友“苦行僧”:《关于〈占梦书〉中的“豫”字》,简帛论坛,2011 年 4 月 9 日,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670>。

夔一:《读岳麓简〈占梦书〉小札五则》,复旦网,2011 年 4 月 19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72>。

L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李纪祥:《甘肃天水放马滩〈墓主记〉秦简所反映的民俗信仰初探》,《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恩出版社 1994 年版。

- 李剑国、张玉莲：《“禹步”考论》，《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
- 李婧嵘：《〈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国际研讨会》，简帛网，2009年6月9日，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202。
-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 李零：《秦简的定名与分类》，《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 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
- 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
-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
- 连劭名：《商代的日书与卜日》，《江汉考古》1979年第4期。
- 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第17、18期。
- 林梅村：《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
- 刘道超：《论太岁信仰习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 刘道超译注：《协纪辨方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刘国胜：《“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0”召开》，简帛网，2010年12月14日，http://www.bsm.org.cn/show_news.php?id=315。
-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刘乐贤：《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文物》2008年第12期。

刘乐贤：《汉简中的占梦文献》，《文物》2017年第9期。

刘伟：《睡虎地秦简〈日书〉巫文化钩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

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

刘信芳：《〈日书〉驱鬼术发微》，《文博》1996年第4期。

刘信芳、苏莉：《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刘增贵：《放马滩秦简〈日书·置室门〉及门户宜忌简试释》，《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刘钊：《秦简中的鬼怪》，《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

刘昭瑞：《居延新出汉简所见方术考释》，《文史》第43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卢央：《中国古代占星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鲁家亮：《读岳麓秦简〈占梦书〉笔记（一）》，简帛网，2011年4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9。

鲁家亮：《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号简背面文字》，简帛网，2011年4月12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6。

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之二》，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江汉考古》2014年第3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陆平：《散见汉日书零简辑证（一）》，简帛网，2010年12月17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53。

[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

吕亚虎：《出土简帛资料所见出行巫术浅析》，《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吕亚虎：《〈额济纳汉简〉所见出行巫术浅析》，《殷都学刊》2009年第2期。

吕亚虎：《〈天水放马滩秦简〉识小》，《简帛》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吕亚虎：《试论秦汉时期的祠先农信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吕亚虎：《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M

麻根生：《十二神兽文化探源》，《民俗论坛》1993年第3期。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马英昌：《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O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P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

庞壮城:《〈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占梦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庞壮城:《北大汉简〈阴阳家言〉、〈雨书〉、〈荆决〉、〈六博〉考释零笺》,简帛网,2015 年 11 月 19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62。

蒲慕州:《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二本第四分,1993 年。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版。

普慧:《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Q

(清)钱铎撰集,李发舜等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5 期。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 年第 7 期。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808~809 册,商务印书馆 2006 年影印本。

R

饶尚宽：《颛顼历辨正——“古历论稿”之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

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任步云：《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任攀：《读〈天水放马滩秦简〉札记一则》，复旦网，2009年10月18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944。

S

[日]森和：《秦人の夢——岳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初探》，《日本秦漢史研究》第13号，日本秦汉史学会，2013年。

[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

尚民杰：《〈日书〉“男女日”与“生子”》，《文博》2000年第1期。

沈宝春：《论清华简〈程寤〉篇太姒梦占五木的象征意涵》，简帛网，2011年3月1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12。

沈刚：《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秦时民间信仰活动探微》，《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沈颂金：《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德]史达：《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

- 者的身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
-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 (南朝)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铮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宋华强：《放马滩秦简〈邸丞谒御史书〉释读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
- 宋华强：《放马滩秦简〈日书〉识小录》，简帛网，2010年2月1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20。
- 宋会群、苗学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宋艳萍：《先秦秦汉丧葬习俗中的数术行为》，《管子学刊》2008年第2期。
- 宋艳萍：《〈居延新简〉日书残简研究二则》，简帛网，2009年12月3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99。
- 宋艳萍：《居延新简〈厌魅书〉考析》，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 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文物》2006年第6期。
- 苏俊林：《秦汉时期“状”类文书的性质和功用——以岳麓秦简中的“状”为讨论中心》，简帛网，2013年9月11日，<http://www.bsm>。

- org.cn/show_article.php?id=1895; 又《秦汉时期的“状”类司法文书》,《简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苏俊林:《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命名问题探讨》,简帛网,2013年8月10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78;《简牍学研究》第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
- 孙机:《汉代物资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 (唐)孙思邈撰,刘清国等校注:《千金翼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
-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等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
- 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

T

- (北京)昙无讖等译:《大方等大集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
- 谭竞男:《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拾遗》,简帛网,2011年9月15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47。
- [日]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の思想史的位置》,《中国研究集刊》巨号(总第57号),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13年。
- [日]汤浅邦弘:《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の探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
- [日]汤浅邦弘著,白雨田译:《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
-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
- [德]陶安:《〈为狱等状四种〉标题简“奏”字字解订正——兼论张家山

汉简〈奏讞书〉题名问题》，《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齐鲁书社2003年版。

W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卢光明等整理：《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王贵元：《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

王建民、刘金沂：《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圆盘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王建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王宁：《北大简三〈阴阳家言〉零释》，简帛网，2016年1月2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14。

王胜利：《〈云梦秦简日书初探〉商榷》，《江汉考古》1987年第11期。

王胜利：《睡虎地〈日书〉“除”篇、“官”篇月星关系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世界书局1974年版。

王勇：《五行与梦占——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

- 刊》2010年第4期；收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
- 王仲尧：《智顗〈摩诃止观〉之三十六兽说考论》，《佛学研究》（年刊）2004年。
-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 王子今：《睡虎地〈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
-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 郭文玲：《读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 吴荣曾：《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
- 吴宇虹：《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X

- [美]夏德安著，陈松长、熊建国译：《战国民间宗教中的复活问题》，《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 肖芸晓：《清华简（一~五辑）简册制度考察》，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南朝）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

小草:《〈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考释一则——兼谈“育”字》,复旦网,2011年3月7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26>。

谢桂华:《初读额济纳汉简》,原载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又收入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徐锡祺:《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徐雁宇:《商周秦汉葬日制度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许道胜:《读岳麓秦简〈梦书〉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4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

Y

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晏昌贵:《放马滩简〈邸丞谒御史书〉中的时间与地点》,《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晏昌贵:《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校释》,《长江学术》第5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氏著:《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晏昌贵:《天水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分篇释文(稿)》,《简帛》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汉)扬雄:《扬子法言》,中华书局1954年版。

杨安:《〈银雀山汉墓竹简·佚书丛残〉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杨华:《出土日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

5 期。

杨锡全：《出土文献“是=”句浅析》，复旦网，2009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958。

伊斯拉斐尔·玉苏普、安尼瓦尔·哈斯木：《维吾尔十二生肖源流考》，
《民族语文》2009 年第 3 期。

佚名：《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道藏》第 28 册，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佚名：《行林》，《大正大藏经》第 76 卷《绪诸宗部七》，台湾新文丰出版
有限股份公司 1994 年版。

佚名：《黄帝虾蟆经》，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

亦趋：《关于〈小议岳麓秦简《占梦书》44 号简背面文字〉》，简帛论坛，
2011 年 4 月 12 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676。

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 年第
5 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
2010 版。

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游逸飞：《里耶秦牍 8-455 号木方选释》，《简帛》第 6 辑，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11 年版。

(清)于鬯著，张华民校：《香草续校书》，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袁莹：《岳麓秦简〈占梦书〉补释二则》，复旦网，2011 年 10 月 23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86。

Z

臧知非：《从里耶秦简看“书同文字”的历史内涵》，《史学集刊》2014 年

第2期。

曾宪通：《居延汉简研究二题》，《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张秉伦：《十二生肖与动物崇拜》，《大自然》1984年第1期。

张崇礼：《释岳麓秦简〈占梦书〉的“胤”字》，复旦网，2011年10月25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687>。

张德芳主编，杨眉著：《居延新简集释〔二〕》，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张德芳主编，张德芳、韩华著：《居延新简集释〔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张德芳主编，张德芳著：《居延新简集释〔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张德芳主编，孙占宇著：《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张杰点校：《四库全书术数类全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张铭治：《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秦汉史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张松辉译注：《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2011年版。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

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语气词“殷”》，《殷都学刊》2011年第3期。

(明)张自烈编,(清)廖文英补:《正字通》,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6 年版。

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廖名春等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赵岩:《放马滩秦简日书札记二则》,简帛网,2009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53。

(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餘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郑刚:《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 1964 年版。

周波:《秦汉简〈日书〉校读札记》,复旦网,2010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11。

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线装书局 2012 年版。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朱文鑫：《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南朝)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后 记

本书由孙占宇、鲁家亮共同完成。其中第一、二、三章由孙占宇执笔，第四章由鲁家亮执笔。部分章节曾作为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在统稿过程中，我们又作了必要的修订与充实。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章，第二节《简册编连与断简缀合》曾以“放马滩秦简编连十二例”为题刊于《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收入本书时在内容上有增补，在结构上有调整。第三节《通假字使用》曾以“放马滩秦简通假字56例”为题刊于《兰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合作者莫超先生、冯玉女士，现经他们同意，收入本书。新增通假字4例，也在结构上作了调整。第四节《标识符号及其功用》曾以“放马滩秦简中的标识符号及其功用初探”为题刊于《简帛研究》2016年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收入本书时，在文字表述上作有微调。

第二章，第二节《〈星分度〉的距度系统及相关问题》曾以“放马滩秦简日书‘星度’篇初探”为题刊于《考古》2011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在结构上有调整，删去了与文字考释有关的内容，新增“应用年代”部分，在其他地方也有所充实。第三节《〈丹〉的性质及其归属》曾以“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为题刊于《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又对近年来相关新说作有回应，新增“附论”部分，在材料上也有所充实。

第三章，第一节《楚、秦建除术及秦简日书置建法》曾以“战国秦汉时期建除术讨论”刊于《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

删去了与“元康三年历谱”所见置建法有关的内容。第二节《禹步及反支》、第三节《太岁及刚柔日》的“太岁”部分，曾以“简帛日书所见早期数术考述”为题刊于《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在文字表述方面作有修订。第四节《居延数术残简丛考》的主体部分曾以“居延新简数术残简新探”为题刊于《简牍学研究》第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收入本书时删去与神煞“下临”考证的相关内容，并在文字表述方面作了修订；“《厌魅书》”部分曾以“居延新简《厌魅书》再析”为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日专版，收入本书时作有微调。

第四章，第一节《〈梦书〉字句考释》的第一、四两则曾于《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江汉考古》2014年第3期）一文中发表；第三则曾于《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之二》（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中发表。在收入本书时，结合新刊布的岳麓秦简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作有不同程度的修订。

陈伟先生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又是本项目的首席专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对我们始终严格要求，勉励有加，并亲自修正了书稿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指导与耐心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顺利出版。

第一至三章也是孙占宇所撰博士学位论文《天水放马滩秦简整理与研究》相关章节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该文写作过程中，导师张德芳先生曾给予全面、细致的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谨致以衷心感谢！

在全书的撰写过程中，还得到湖南大学陈松长先生及肖灿女士，南开大学李忠林先生，兰州城市学院莫超先生，江汉大学谭竞男女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高一致先生，以及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冯玉，硕士生魏振龙，武汉大学博士生雷海龙，硕士生袁证、陈运影等师友的热情指导与无私帮助，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秦汉数术之学博大艰深，向有“绝学”之称。我们学养有限，勉为此书，舛误必多，敬祈学界批评指正！

孙占宇 鲁家亮

2017年8月21日

秦简牍

秦简牍校

度考察

秦律研究

秦简牍地理研究

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

秦简虚词及句式考察



- 责任编辑 / 李 程
- 责任校对 / 汪欣怡
- 版式设计 / 汪冰滢
- 封面设计 / 涂 驰

ISBN 978-7-307-19916-3



9 787307 199163 >

定价: 99.00元